

蕩寇志

繡像仿宋本



上海图书馆藏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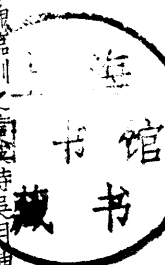


A541 212 0017 25808

蕩寇志 卷四

第五十二回 吳用智禦鄆城兵 宋江奔走泰安府

却說上年冬季吳用因病困在泰安城內得安道全醫治漸有轉機適接到山寨中徐槐臨訓之信當時吳用神識尙昏此話傳入耳中倒也不十分着急只說些不怕他不關緊要的話又說些必須防備不可大意的話到了次日却早已忘了安道全議方進藥吳用漸漸神識清了恰又接到秦明陣亡之信安道全一聽見忙出來知會衆人道此信千萬不可傳入軍師耳中了軍師心疾暫得平安若一聞此報憂驚齊至神明再被擾亂爲害不小衆人稱是大家約會了瞞得實騰騰地一面安道全趕緊處方調理吳用無事擾心倒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所以服藥帖帖得益衆人倒替他日夜提心深恐又有甚麼警報擾亂了他的心思且喜連冬過春徐槐這邊久無消息更喜雲陳兩處亦無動靜一路順風無些毫打擾之事以是吳用漸漸向愈安道全已開了一張補心養神的方說道此方卽有加減亦不過一二味而已服此方三十劑可以全愈衆人皆喜不料驟然起了一樁大打擊的事你道是甚事原來安道全係好色之徒腎元素虧更兼上年冬季星夜渡水受了風寒內經云冬傷於寒春必病溫又云冬不藏精春必病溫安道全既不藏精而又傷於寒寒邪乘虛襲入少陰深藏不出日久蘊釀成熟至春時少陽氣升再經外感一召內邪勃發那日安道全診視吳用畢出來覺得有些困倦便上牀去躺了一躺天晚起來覺得身子發熱次日便口渴頭痛神思不清衆人忙來問候安道全提心診了自己的脈便道不好了此名春溫症來勢不輕衆人都就起憂來安道全自己開了張藥方衆人看時乃是薄荷杏仁桔梗枳殼淡豆豉牛蒡子之類方味極輕衆人不解當日安道全還扶病出來到吳用房裏診視吳用說道原方不必改易仍可守服吳用勸安先生歸房養息安道全退出到了自己臥房上牀便睡侍從人將他自己開的藥方配藥煎好與他吃了當夜無話第三日病勢漸漸沈重覺得指頭蠕蠕微動眩暈驚悸腰膝痿軟齒燥唇焦口渴不解安道全道不好了此腎虛亡陰將成痲厥之候也此時已起牀不得便叫旁人書方用生地黃麥門冬元參知母炙甘草板龜鱉甲衆人都進來看望看那藥方分兩太重又不解其故只是問候數語而已安道全道小可賤恙竟是大險症可惜兩個小妾都遠在山寨中此處無貼身服侍之人原來安道全這兩妾都有羞花閉月



之貌。是山寨中搶擄來的。當時安道全看得中意。向宋公明討了她。此時病急。還記掛這兩個寶貝。衆人都道。這事容易。今日便差人到山寨去。迎取兩位如嫂夫人來。道全點首。衆人退出。是日吳用守服安道全原方。聞知安道全病重也。兀自記挂。親自扶病出來。探看安道全。一次安道全上午服了藥。至下午病勢不少衰。安道全便吩咐用熟地黃生地黃芍藥石斛麥門冬五味子元參阿膠炙甘草。其生熟地分兩。竟用出二三兩以外。衆人看了。盡皆駭然道。怎麼外感症好吃這種大補藥。算來快刀不削自己的柄。一準是他昏了。開錯的。須接位高明先生來評評看。須臾請到泰安城內一位極行時的先生。叫做過仙橋。前來診視。衆人求他直言。那過先生診了安道全的病出來。看了安道全的方兒。拍案道。安先生誤也。此症內外邪氣充塞。豈可服此滋膩收斂之藥。此藥如果下咽。必然內陷。他起初這張方。原自不差。不知何故忽然更改。說罷。便就他起初的原方。加了前胡根鉤藤黃芩連翹。并批了幾句。慎防內陷。瘧厥等症。用了茶。拱手升輿而去。安道全索看那醫方。便道。殺我者必此人也。衆位休睬他。只顧煎了我那個藥方來。衆人諾諾而出。主見難定。吳用亦躊躇無計。只見旁邊一個小廝稟道。此地東門頭大王廟大王菩薩。最爲靈驗。廟內設有藥籤。何不去求帖神藥來吃。花榮喝道。你省得甚麼。却來多嘴。吳用道。也是。但我想天道遠。人道邇。藥籤不必求。可將那過先生與安先生的藥方。寫了鬪兒。就神前拈卜罷了。衆人依言。卽忙做了兩箇。備副香燭。花榮親去到了大王廟裏。拜禱拈鬪。也是梁山一班魔君業緣。將盡當收伏。安道全本在地煞數內。如何免得。當時偏偏拈着那過先生的方。花榮轉來。衆人主見遂定。也不去問安道全。便將那過先生的方配藥煎了。時已掌燈。安道全病勢大重。已催藥好幾次。衆人忙將那藥煎好。遞進去。原來那兩張方氣味判然不同。安道全上嘴呷了一口。便叫苦道。你們果聽那庸醫之言來殺我也。推開藥盞。叫快煎我。那方劑救我。恐怕不及了。語言已覺蹇澀。衆人聽此言語。急迫無計。便將他方劑減取三分之一。說道。且試試看。如不錯。明日依他原劑不遲。豈知時不待人。當夜煎好。與他服了。到了天明。安道全已舌卷囊縮。四肢抽搐。不能言語。急請了過先生。並幾位名醫齊來診視。吃藥不瞞。卽中竟將昨夜安道全不肯服過先生的藥。先服自己的藥等話說了。過先生道。果然補壞內陷了。我說何如。當時衆人共議了一張藥方。無非羚羊犀角柴胡鉤藤之屬。灌了一劑。全然無效。吳用此時雖守服安道全原方。然因安道全病危。心中連日着急。也覺得病重了些。那安道全竟不言不語的臥了一日。次日衆醫竟至。過先生已儼不開方。還有幾個不知死活的。在那裏開方議藥。所有藥味也。記他不得。這許多不上三日。竟把一個神聖工巧的地靈星神醫安道全。送入黃泉。當時感殮好了。送回山寨。吳用

的病正是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驟然失却良醫，莫能措手，不免也。請那班過先生之流來酌議方藥，可憐那班先生還不敢十分改易安道全的原方，不過略略增減了幾味。吳用服下，便覺乖張。衆人都惶急起來。吳用道：「我想安先生病急時，會說此方可以守服。如今安先生已故，又無人能增減，只好老守他這張吃過去。衆人稱是。吳用仍服安道全原方。日復一日，不必細表。吳用覺得精神復舊。這日正在商議攻取之策，忽報宋江差人來請公孫勝、魯達、武松、樊瑞項充、李充同守泰安，并報知徐槐攻入水泊之信。吳用大驚道：「這話從何而來？」公孫勝便將上年冬李、徐、槐親到水泊，又導龍岡交鋒、秦明陣亡等話說了。并道：「那年因軍師貴恙沉重，所以廝瞞。吳用道：「原來先有此一事，當初何不早爲防備？」花榮道：「那時小弟一聞此信，便稟知公明哥哥，知會盧兄長，飭嘉祥、濮州來攻鄆城。那時因寒凍，開兵不得。今已春暖，他們不知爲何，按兵不動。說至此時，吳用凜然變色道：「濮州可動，嘉祥萬不可動。緣劉廣在兗州，虎視眈眈，倘呼延兄弟偶一離開，必遭毒手。就是濮州林兄弟進兵，也須相機施行，不可鹵莽。我料這徐官兒必有防備，只是現在水泊已失，大非所宜。但願保得頭關，方可無事。」公孫兄弟此去，便將我這番言語，致意公明哥哥爲妙。如今我病體新愈，難以道途跋涉。這徐官兒未必一時退得。俟數日後，我稍可行動，即便拔步而來。公孫勝應諾，即辭了吳用。諸人領魯達、武松、樊瑞項充、李充赴泰安去了。吳用對花榮道：「不料又遭了意外之虞。看來此處剪除雲陳之舉，只好暫擱一擱。起我歇數日，必須親往花榮道。我們山寨頭關地形峻險，料想那徐官兒未必一時破得他不得頭關，也不能常守水泊。吳用說：「賢弟之見固是。然我終心內記掛得緊，必須親去走遭。二人因此時時憂慮，不數日，忽報戴院長到。吳用大驚，急問戴宗甚麼急務。戴宗報稱頭關已失，并具言官兵從坎離谷上面殺入，以致失利。現在公明哥哥急遽無計，速請軍師回山商議退敵之策。吳用驚得幾乎跌倒。衆人盡皆失色。吳用道：「這官兒真有些神出鬼沒之奇。這坎離谷上亂峯怪石，跬步不容。他却如何進來？現在事已如此，我只得速去也。」花榮便命歐鵬點五千兵護送。吳用忙叫：「不可不可。此去路過兗州，劉廣在彼。我雖有五千兵，如何敵得？却反打草驚蛇。我想不如青衣小帽，同戴院長偷渡過去，爲穩花榮道。軍師貴體新痊，豈可如此奔勞？」吳用道：「也說不得。便教侍從人打起包袱，衆人送行。盡皆淒咽無色。吳用對花榮道：「花兄弟善守新泰，并知會泰安公孫兄弟、萊蕪朱兄弟三處聯絡，把守千萬不可失利。我回去退了這徐官兒再來說罷。與衆人別了。同戴宗拔步上路。不說花榮等送別吳用，自回新泰，與公孫勝、朱武聯絡把守。且說吳用同了戴宗回山，一路曉行夜宿，不日到了兗州地方。時已昏黑，尋個客店安身，不防劉廣早已料他要來，十餘日前已差荀桓在

境上嚴行查察。這日吳用方到境上，荀桓早已訪着，便飭兵役直到店中來拿吳用。幸虧吳用機警，早一時先已覺得，忙與戴宗拴上甲馬，星夜皇遽遁逃。神行法快，荀桓追不着而返。吳用戴宗一口氣奔馳，腳不暫停，一日一夜逃出兗州西境。吳用已覺得喘乏，眩暈緩緩地到得梁山，只見前面水泊盡築了堤岸土圍，一帶旌旗戈甲嚴緊守備。吳用叫苦道：「他這意分明要永遠和我廝併也。」便繞轉梁山東面尋入山的路。戴宗叫苦道：「方纔小弟出來，是走這條路的。此刻又被他用兵堵住了，我們歸去不得，怎好？」吳用道：「後山如何？」戴宗道：「後山有鎖撫將軍兵馬堵住，難以進出。吳用道：「在水泊以外，否？」戴宗道：「在水泊以外，吳用道：「這却不妨事。這路兵馬一準是徐官兒邀他來，虛張聲勢的。我可以設法偷渡進去。當時吳用戴宗從東泊，曲曲彎彎，左迴右避，渡到後山，果然不被官兵所覺，直到後關關上，李應見了吳用，急忙開門迎入。一面差人報知宋江，宋江聞吳用到了，急忙迎見。宋江盧俊義一齊訴說徐槐利害。此刻他將頭關上築了土圍，悉力攻我二關。他手下三員勇將，驍勇異常，無人近得，怎好？」吳用道：「且守住了二關，再說。小弟走了這番急路，兀自有些頭眩心悸，說未了。宋江忙道：「我正忘了。軍師貴體，何如？」吳用道：「旬日前賤體精神，竟已復舊，固耐此番回來。兗州境上吃劉廣那廝搜根剔齒，價尋來，不是小弟先機逃走，性命幾傷他手。現因與戴院長連走了兩夜一日，兀自疲乏得緊，打熬不得了。宋江及眾頭領聽了，都咬牙切齒，憤怒起來，道：「誓必生擒這廝們來，碎割出口惡氣。」宋江道：「既如此，軍師且請安睡養息，改日再議。」吳用便進房去睡了。宋江盧俊義及眾頭領，登二關守備，且說徐槐自渡過水泊，攻破頭關之後，賀太平本章奏入，天子大悅，便加徐槐壯武將軍銜，特賜紫羅傘蓋，金爵玉帶。李宗湯韋揚隱任森顏樹德，均加都監銜。張叔夜又奏徐槐此番深入梁山，竊恐兵力不足，請勅山東鎮撫將軍酌撥全省人馬，前去協助。并勅山東安撫使酌撥錢糧。天子准奏，便傳旨往山東去。徐槐奉旨謝恩，感激奮勉，不等各路兵馬來，便與韋揚隱李宗湯安派人馬，將軍分爲二隊，韋揚隱李宗湯分領了兵，輪替攻打二關。晝夜不息，顏樹德兼領二隊先鋒，勇銳衝突。宋江盧俊義飭眾入死命把守，那裏還敢鬆手。只等吳用養息好了，商議退敵之策。吳用却足足臥病了三日，幸虧安道全原方將根本培足了，所以不致敗壞。三日之後，漸漸養轉，便請宋江到牀前來議軍務。宋江到了牀前，先問候了幾句。吳用便開言問道：「坎離谷上官兵到底怎樣殺進的？」宋江道：「我前日方纔探得，那廝實從幽洞天懸繩而下，吳用變色道：「這裏原來有如此老大破綻。我當初兀是防到谷下，却不防到這谷上也。兄長快派精細頭目四面巡察，現在二關內并四面隘山谷道，再有沒有這樣漏洞。」宋江道：「盧兄弟已巡察過一遍，小弟回山時也巡察了一遍，却沒

有甚麼漏洞看得出。吳用道：「雖如此說，寧可再尋尋看。倘或有之，不惟我可預防，并且乘那廝不知，就可從此處出奇制勝。」宋江稱是，便傳令帳下各頭目，仍去分頭巡看。吳用又道：「兄長你後山如許防堵重兵，設他做甚？」宋江道：「軍師，你不看見後山現有鎖撫將軍馬十萬，壓境立陣，此處豈可疎虞？」吳用笑道：「十萬便如此怕他，若百萬壓境待怎地？兄長可曉得鎖撫將軍張繼有甚伎倆？」這枝兵馬怕不是這徐官兒邀他來虛張聲勢，牽制我們的？我們用重兵把守，豈不是正受其欺？」宋江恍然悟道：「軍師真是高見，如今依軍師調度，將如何？」吳用道：「他既虛張聲勢，我亦何妨虛作備禦。如今前面既如此緊急，我們去丟開後面假局，盡傾寨內之兵對付前面。這徐官兒一面要正觀我山寨，又兼顧嘉祥濮州，我料他兵力必然不足。如今我以全寨之力對付他，何患不勝？」宋江喜道：「得軍師此策，吾無憂也。」軍師且請安息，我去如法調度說罷，便出廳傳令，教後泊早寨水寨，各各虛插旌旗，只留少許兵丁把守。這裏將寨內所有兵將盡數點齊，殺向二關。徐槐正在攻關，宋江傳令開關殺出，韋揚隱、李宗湯領兵奮勇迎戰。徐槐見賊兵勢大，便傳令先約後隊退入頭關。宋江督率衆頭領與韋李二人拚命大戰。徐槐傳令，教韋李二人左右呼應。徐青退回頭關，宋江領衆緊逼上。韋李二人領兵先後按隊進了頭關土圍。宋江兵馬直逼土圍，那土圍上鎗炮矢石已密麻也似守住。宋江大怒，顧衆兄弟道：「我兵馬四倍於他，若三日之內破不得他土圍，我宋江也無顏立於山寨了。衆兄弟受這番激動的話，端的督率衆兵捨死忘生，親冒矢石，攻打土圍，攻到第二日，忽報後山水泊各港火發，官兵已殺入圍寨。宋江大驚，原來徐槐數日前探知吳用回寨，便差人到鄆城教徐青娘與汪恭人商議。汪恭人道：「不妨，吳用雖然多智，並不是上界天神，令叔但當心抵禦，儘夠敵得。未見定是他勝我敗，只有一着山後鎖撫兵馬本是虛張聲勢，他既來了，必然料破此計，被他料破，他必傾寨而來。那時令叔寡不敵衆，却是老大費手了。」青娘沉吟道：「他既料我那面是假，必然不設防備，我何妨叫他弄假成真？」汪恭人笑道：「我也這樣想。那賈夫人才智超羣，他的兵馬訓練有方，儘可用得。那年金成英突起草野，只借她八千名兵，便能迅掃強敵，成效彰彰可睹。如今我便屈她親身下場，顯點手段，有何不可？」青娘聽了甚喜道：「既如此，煩恭人從速寫起書札，我回署去，即將梁山後面輿圖攜來，一并寄去，以便賈夫人相勢進攻。」汪恭人稱妙。青娘當即回署，取了梁山後面輿圖，復到汪府來。汪恭人已將書信寫好，當時看畢封好，即差人賈送到鎖撫署內去。青娘辭別回署，那賈夫人接到汪恭人書信，并梁山輿圖，暗想道：「此事却難，我從未親臨戎行，今日驟然用兵，我與將士不會相習，深恐呼應不便。但此番係國家大事，我家世受皇恩，未有涓埃報答，今日汪恭人大義勸我，我怎好

不去。想了一回，便與張繼說了，請了令箭兵符，大擺鎮撫將軍儀仗，裝束起行。不日到了營中，大小將士一齊接見。夫人陞中軍帳坐了，便先將皇朝恩德現在情勢，剴切宣諭了一番。衆將齊聽命。賈夫人按地圖水泊各港道路，將戰守兵丁一一派定。次日傳令一齊進攻，八萬人馬，勢力浩大，火攻水戰，鎗炮捲雷，般打進水泊。吳用聞報，大驚，急差人報與宋江道：「今番只好撤回軍馬，不然頭關未得，後關先失了。」宋江便傳令退兵，來人忙稟道：「軍師尚有一言，退兵須要舒徐，切不可露出急遽之態。若吃那廝併力追來，深恐後關未保。」二關又失了，宋江依言，便將軍馬分作數隊，陸續退入二關。宋江一退入關，就卽教盧俊義同了張清、燕青、張魁、保守二關，自己帶同李應、徐寧、燕順、鄭天壽，率領後半人馬，同吳用飛速去策應。後關鎮撫兵馬已登北岸，吳用教宋江且守後關，待軍心稍安，再定計議。守了一日，賈夫人探得宋江已到後關，便收兵退去了。徐槐已在那邊力攻二關，宋江對吳用道：「如此怎好？」吳用皺眉不語。半晌道：「且兩邊都堅守了，過幾日再看機會。」宋江吳用當日在後關看守了一日。次日，教李應等留心防禦。宋江便同吳用到二關，官兵力攻，賊兵力守，兩下拒住。且說林冲在濮州，上年冬季奉到盧俊義夾攻鄆城之令，等到本年春暖，便差鄧飛馬、麟領兵一萬二千名，偷渡魏河，襲擊鄆城。鄧飛馬、麟領令前去，到了魏河，鄧飛馬與麟商議：「馬麟領兵一半先渡魏河，礮飛在後，黃應、商議停當，馬麟先渡得河時，正想灘地安營，忽聽得對面截林山一個號礮，飛入九天，四邊林子內大礮鳥鎗，佛狼機子母砲，兵兵兵，潮湧般捲進來。馬麟大驚，率衆飛逃，却不見一個官兵追來。馬麟大怒，復殺轉來。鄧飛在對岸望見馬麟兵敗，大怒，領兵盡數渡河，與馬麟合兵一處，只見一個官兵，鄧飛馬、麟大怒，催兵殺進三番衝突，都被林子內鎗砲打退，賊兵死傷無數，銳氣已墜，只得領兵渡河回去。方纔過得一半，只聽後面又是一個號礮，大隊官兵殺來，賊兵此時已無心戀戰，任森一馬當先，揮衆殺賊。南岸賊兵盡死，鄧飛馬、麟領着北岸敗兵，逃回濮州去了。任森派兵守住截林山，自己領百餘騎到鄆城報捷。徐青娘在署，正與汪恭人接談，忽接到任森報捷。汪恭人稱賀道：「將軍以五千兵勝賊兵一萬五千，真妙才也。」任森道：「小將現在仍派五千兵丁守截林山，深恐賊人經此一跌，威怒而來，這邊兵少，抵當不住，所以特來與恭人小姐商議。」青娘未及開言，汪恭人道：「任將軍所見甚是，今可速稟徐相公，調定陶曹縣兵馬，守住魏河西連截林山兵馬，東連水泊土圍兵馬，隔河與鄆城范縣又相呼應，賊兵自不能飛渡也。」青娘笑道：「恭人全不顧嘉祥一面耶，真是大胆。」汪恭人亦笑，當時任森將魏河捷音，并汪恭人之議，報與徐槐、徐槐甚喜，答書慰任森，并教依恭人之議，安排各路。任森得信，便傳徐知府令檄調各路人馬，安排去訖。忽報嘉祥賊兵殺

來任森差人往探，乃是韓滔彭玘領三千兵到來。任森報與汪徐二夫人。汪恭人道：「今番又有三千顆首級，請任將軍建功也。」任森傳令軍士各處堅守。衆將道：「濮州賊兵一萬二千，主將尚欲迎戰。今嘉祥賊兵只得三千，主將何故反要堅守？」任森道：「諸君未知其故。濮州賊兵一萬二千，其氣甚銳，若不先破其銳氣，使他全力逼近攻圍，何時得解？今嘉祥賊兵只得三千，其氣甚餒，必不能與我久持。我但堅守以俟其退，退而擊之，必得大勝。今日不消得性急也。」衆將皆稱是。遵令各處嚴守，拒住賊兵。原來呼延灼在嘉祥，本欲夾攻鄆城，自接到宋江教他防備劉廣，不可輕動之諭，便不敢與兵。這日聞得徐槐殺入水泊，破了頭關，林冲兵馬又敗大爲駭異，便集宣贊、郝思文、韓滔、彭玘商議，只得遣了公明將令發兵攻鄆城，却又心下難決。只遣韓滔、彭玘帶領三千名出去，那韓滔、彭玘攻鄆城，攻了五日，官軍堅守不出，毫無便宜。呼延灼見劉廣一邊毫無動靜，便教宣贊、郝思文守嘉祥，自己領兵一萬去接應韓滔、彭玘。誰知兗州的劉廣自聞徐槐攻梁山，又得徐溶夫轉致牽制嘉祥之信，便教荀彧日日差人探聽嘉祥消息。這日探得呼延灼大隊出境，劉廣便與荀彧、劉麟、劉麟點起兵馬四萬，卽刻起身攻擊嘉祥。一日卽到城下，呼延灼聞報大驚，卽忙轉來與劉廣兵馬遇着。劉廣、荀彧的兵馬本是訓練有素，呼延灼被他牽制奔勞，如何敵得？當時交鋒一陣，賊兵大敗。劉廣等四人奮勇率衆廝殺，斬獲無數。大掌得勝鼓，回兗州。韓滔、彭玘聞報大驚，忙抽軍回救嘉祥。任森見了，便驅大隊銳騎掩殺出來。韓滔、彭玘大敗。任森揮軍痛殺，殺得賊兵全軍敗覆。韓滔、彭玘領數百殘騎逃回嘉祥。任森收集人馬，仍與汪恭人、徐青娘商議守備之法。差人報捷于徐槐，徐槐聞報大喜，便策衆力攻二關。宋江、盧俊義同吳用費盡心機，協力守備。徐槐兵馬在二關下，毫不相讓。自春歷夏，此攻彼守，相拒四月有餘。中間彼此各有小勝小負。徐槐只是不退。此時徐槐已陸續收齊鎮撫將軍調撥的人馬，又得賀安撫接運的錢糧，勢力愈大。便將軍馬調作十餘撥，勻派勞逸，輪替相代。竟將梁山四面合圍。宋江、吳用在圍城中，百計守禦，十分焦急。宋江道：「這徐官兒兵力愈大，竟與我永遠相持，怎好？」此刻我寨內兵糧尚不見缺乏，但日久攻圍不解，終屬不妙。吳用道：「不但此也。他三四月間，還用力攻打，此刻他竟按兵死守，坐困我們，此其意不可測。我被他四面圍合，弄得一人進出不得。外面消息竟無從探聽，如何是好？」宋江愁急萬分，不上幾時，頭髮白了許多莖數。吳用仍教頭目嘍囉們去尋四邊的僻路，忽一頭目稟稱：「尋着一洞，在後關外北山下。宋江、吳用皆喜，忙問怎樣的。」那頭目道：「小人見這山下榛棘中，好像有洞，便掃除了榛棘進去，果然是洞。小人隨卽進洞細探，果然通外面的。」吳用道：「外面通甚路？」頭目道：「只有一條崎嶇狹隘小路，正至瓊河。宋江道：「瓊河寸寸節節。」

都有瀟聞對岸密疏的都是東平州營汛燉煌如何用得來兵吳用道用兵雖用不得但有此一路可以探聽消息亦是老天賜其便也便差戴宗出去先往東京打聽轉來便往泰安新泰萊蕪嘉祥濮州各處都打聽些消息速即回報戴宗領命即日由後山洞偷出飛速往東京去了原來種師道自征遼奏凱回京之後天子本要就命他征討梁山那時蔡京尚未正法一心要替梁山出力便奏稱邊關重地不可無人仍奏命種師道去鎮守天子竟准其奏吳用也聞知此事所以一向不以東京為慮自蔡京正法之後種師道仍出鎮邊關因力保張叔夜可當征討梁山之任天子准奏便召張叔夜內用適因高俅奉差誤事辜恩溺職天子便將高俅貶了三級削去太尉之職復命張叔夜陞授太尉因與叔夜議征討梁山之事便命兵部先行檢點軍馬戴宗一聞此信驚出一身大汗急回頭便走也無暇往泰安等處便取路急回梁山正走到東平地界運河岸邊忽回頭見一人徘徊岸上戴宗認得是公孫軍師的心腹吃了一驚悄悄問其故那人悄答道公孫軍師有緊急文書差我投遞如今我到了此地無路可入怎好戴宗便引他同取後山洞到了大寨宋江聞得張岱仲將放經略之說嚇得魂不附體看看吳用道怎好怎好吳用道且慢事至於此已危急萬分兄長急壞無益待小可想一法來宋江只顧自己口裏嘈道可惜蔡京已死不然求他斡旋最好吳用正在低頭沉思一聞宋江此言便顧宋江微笑道既失大龜蓋求小子宋江恍然大悟便教蕭讓趕緊修起一封求童貫的信來蕭讓領命退去那隨戴宗同來的差人便呈上公孫勝的文書宋江拆開看時只見上寫着雲天彪率領大隊人馬來攻泰安小弟策行守備幸未疎虞因探知陳希真女兒傷已平復希真日日操演人馬想不久亦便要來滋事矣小弟兩邊策應深恐疎失特請兄長與吳軍師教之宋江看了又添一重焦急吳用道這泰安三城本是緊要所在我此來本欲速退了這徐官兒便去策應那邊如今本寨兵圍不解泰安又軍報緊急為今之計只有兄長親赴泰安助公孫兄弟協同保守方好宋江聽罷沉吟吳用道泰安三城乃緊要所在若使此處疏失了雲陳兩處兵馬無阻無礙直達本寨為害不小小弟因公孫兄弟未必知得所以請兄長前去這裏山寨小弟同盧兄長在此協力保守另想一法破這徐官兒兄長勿憂宋江點頭依允只見蕭讓將信稿呈上宋江吳用一看都稱甚好便命蕭讓即速騰清又命即速辦齊賄賂次日便命戴宗帶了書信賄賂飛速往東京求童貫去了戴宗已去宋江也隨即起身帶了幾個伴當由後山洞出去不說吳用與盧俊義守山寨且說宋江出了後山不數日到了泰安公孫勝等迎入城中訴說雲天彪全隊在秦封山下攻打已有五十餘日十分利害弟等百計守禦幸未失守現在探得陳希真兵馬已起小弟已急教花榮

趕緊備禦。但如此兩路受敵。如何是好。宋江道。吳軍師籌畫此處。三城聯絡呼應。四面險要。各設重兵。本是盡善之法。今日叵耐山寨被徐官兒所困。以致如此緊促。爲今之計。只有各處嚴守。諒此地儘雲陳二人之力。未必一時拔得。我但求保守得定。統候山寨圍解之後。再定計議。公孫勝稱是。便一面傳知新泰花榮。萊蕪朱武。這裏請宋江同往秦封山堅守。忽報官兵已盡行退去。宋江公孫勝都大爲詫異。親赴秦封山去。差人再去探看。果然去遠了。宋江不解其故。又不敢追擊。只得督令加修寨柵。訓練兵丁。忽報陳希真差上將領兵一萬。直奔新泰。花榮在望蒙山協力堵守。聞得後面還有官兵。希真父女親自要來。爲此特來請令。宋江大憂。先差人去教花榮且自嚴守。這裏日日去探天彪兵馬。果然盡行歸鎖了。宋江方委公孫勝督衆保守秦泰。封自己領魯達武松并泰安兵五千。星夜奔程趕到新泰。直趨望蒙山。只見花榮遠迎來。並無官軍。宋江見了花榮。便問道。官軍何在。花榮道。連日攻望蒙山。昨日小弟還與欒廷玉廝殺一陣。收兵後。三更將分。他營裏尙是火光燭天。漸漸漸滅。及黎明後。探得盡剩空寨。所有人馬。一齊退去。宋江大怒。便傳令追擊。花榮忙諫道。我們今日只求沒事罷了。追上去萬一中其奸計。悔不可及。宋江只得依言。領軍兵進了新泰城。住了十餘日。忽報雲天彪攻萊蕪緊急。宋江忙令花榮堅守新泰。自己領兵往救萊蕪。說也不信。竟又是新泰的老戲法。宋江怒極。領兵追去。果然中伏。大敗而歸。天彪也不追轉。只顧領兵退去了。看官。你道這是何故。原來天彪起初攻秦安時。本想一鼓而下。不料賊人守禦得法。攻了一月有餘。只是不動。天彪便遣人與希真商議。希真想賊人三城聯絡。四面險要。一時本難猝拔。爲今之計。不如用春秋伍子胥疲勞楚之法。各將兵馬派勻。輪替攻擊。令其無一日之安。又不擇東南西北。隨處攻擊。令其茫然不知。我所圖者在何處。待其疲乏厭怠。然後突用大軍。併力進剿。一路必得大勝。當時想停當了。便修書答報天彪。天彪大喜。便依計施行。宋江大受其困。半年之間。奔命九次。明知天彪希真用計困他。亦叫做無可如何。只得恨恨而已。後事按下慢表。且說徐槐圍梁山。自二月至六月。圍得梁山十分危急。又接到張哲仲書信。言不久便有天兵征討。勸其守待天兵。萬勿疎虞。徐槐得信大喜。衆將皆喜。徐槐傳諭各營嚴緊守備。靜待天兵。不料自六月至八月。日日盼望天兵。只是不來。徐槐大疑。這一事不知爲何。助逆棄順。眞叫做無巧非書。有分教。羣盜殘魂苟續。留須盈貫之誅。眞仙大願漸成。終著精忠之望。畢竟天兵不到。是甚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三回 東京城賀太平誅倭 青州府畢應元薦賢

話話徐槐接到張罄仲書信，靜候天兵，眼睜睜望了幾個月，只不見天兵到來。徐槐正在疑惑，忽一日，接閱京報，方知睦州方臘造反，賊勢浩大。童貫奏請將征勦梁山之師，改征方臘，奏稿剴切詳明，申言梁山現有勇幹大員進勦，不日可除，似可無庸專伏。其奏詞內有云：陳希真才冠三軍，雲天彪威揚全省，劉廣統強兵以壓敵境，徐槐率勁旅以搗賊巢。小醜就擒，指日可得。等語。天子動聽，殊批所奏甚是。即命張叔夜為經略大將軍，統領三十萬人馬，赴睦州去征勦方臘。張叔夜明知童貫中有詭詐，只因方臘勢力猖獗，征討亦不容緩。今日已奉簡命，不能不去。當日受命謝恩，回府沉思道：童貫奸賊，默佑梁山，其意叵測。我今奉旨遠征，獨留此種奸佞在朝，秉政將來為害不淺。如何是好？又想了一回道：有了，古人有薦賢自代之法。今山東賀安撫其人深能辨別賢奸，外貌雖委蛇隨俗，而內却深藏風力。若使此人在朝，必能調護諸賢，潛銷奸黨。我明日便在官家前力保此人，內用罷了。次日，叔夜入朝，便請召賀太平。內用。天子應許，即日便傳旨加陞賀太平為吏部尚書，兼理太尉事務。來京供職。叔夜謝恩，待到天子所命的出師吉日，便率領張伯奮、張仲熊、金成英、張騰蛟、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統領天兵，辭朝出征。原來這鄧辛、張陶四將，于上年秋冬，本年春初，陸續調京內用。四人恰做了四城兵馬司總管。張叔夜見四人才勇超羣，此番出征，必須此等上將，方可成功。便奏准了天子，調撥四人一同協征。當時天子御錢，叔夜領旨，率諸將天兵，進趨睦州。途中，伯奮請道：睦州路遠，軍情事重，防有緊急事務，父親尚須遴選專事往來差官一員為妙。張公沉吟點頭道：有了。我記得種經略處有一人，姓康名捷，為種公驅馳多年，甚為得力。我今日不妨備文移調，諒種公必不我却說罷。便繕起一角文書，差人賈到種公處去。這裏一面興兵起程，果然行至中途，康捷奉命而至。一同向睦州進發。討平方臘，這是另一起公案。不涉水滸之事，不必細表。且說一件事來，也是國運興隆，合當除奸削佞。這件事却是崑崙閣幢功歸廊廟。原來童貫因蔡京引進了梁山路頭，近來因宋江事急相求，又得了宋江的油水不少。童貫實是老奸一點不露形跡。即如阻張公征討梁山之師，反以攻方臘為詞，又極力贊揚雲陳諸人外面看來，豈非一片公道。不知從中包藏奸究，誤國賣權實實罪無可道。當時聖明天子，以及在朝諸臣，一時都看他不出。誰知道天道昭彰，自古無不破之奸兇。那童貫百般詭秘，却不知不覺，弄出一件事來。原來童貫自富貴之後，變章季女，充室盈房，雖不能舉行實事，但意淫日構，倍勝于人。就中有個最

鍾愛的小子。名喚珠兒。年紀十有七八。生得曲眉豐頰。俊俏異常。又能粗通文墨。作事乖覺。童貫派在內書房。管理一切書札。至於上房。姬妾雖多。也只有一個極寵愛的。本是童府裏乳娘帶來的女兒。小字阿繡。後來長得十分標緻。性情又極伶俐。童貫便消受了。合家便稱爲繡姨。童貫在她身上。真是百般優待。千樣溫存。誰知那繡姨。因徒受虛聲。都無實惠。未免心內有些不自在處。童貫全然不覺得。只是日日照常過去。那珠兒。素常掌管筆墨。遞送書札。有時童貫在繡姨房內。時珠兒便進房內投遞。童貫寵愛他。也不呵斥。也日日照常過去。從此人不知鬼不覺。那珠兒同繡姨。竟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兩相交易了。初時。把個童老頭兒。嚇得實騰騰地。困在鼓裏撒雷。日後也漸漸有些括到他耳朵裏。因想這阿繡。終不是眞妻室。且裝做假驛。由他們去。忽念無故弄出個烏龜的名聲。心中大爲不悅。便一心要處治他們。也叫做天網恢恢。合當有事。往常童貫回府。必先由外通報。內外大小。各守職。以待這一日。童貫回來。絕無消息。一脚直奔到阿繡房中。只見阿繡斜靠妝臺。珠兒在後。爲其整理簪珥。童貫驀地一驚。放下那張不好看的面孔。來珠兒。見顏色不善。丟開了手。往外一跑。童貫在屏門前。見他跑出。便對着珠兒。冀門一靴脚踢去。珠兒只顧一溜烟的跑出去了。阿繡也立起身。紅着兩隻俏眼。低聲作泣道。珠兒害我。他無緣無故走進來。此時童貫又氣又愛。倒弄得毫無主張。進房坐下道。你們這般不要好。阿綉道。珠兒害我。我不要做人的了。但這回並不會同他怎的。我今晚死了。還要求你好好的收殮我。說罷。嗚嗚咽咽的啼哭起來。看官這番情形。如何騙得過老奸巨猾的童貫。只因童貫十分鍾愛這阿綉。又恐怕這事聲張出去。弄得名聲不好聽。便堆下好面色來道。你也不用哭。下次不可就是了。阿綉還要哭個不住。童貫又撫惜了幾句。方纔無事。童貫便在阿綉房中。同吃了午飯。方纔出去。便到書房。只見珠兒也紅着兩眼。見了童貫。只是抖個不住。似乎怕打模樣。童貫道。不必裝腔。下次不許進出罷了。珠兒又陪了許多小心。童貫便吩咐道。蒼頭老僕婦。以上房石環門爲界。男婦毋須混行出入。立了章程。那知童貫章程雖立。珠兒進出依然。日復一日。又有些括到他耳朵裏來。童貫無可如何。只得大度包容。只求不聲張出去而已。那珠兒和阿綉。因爲童貫上回一番發作。又立了這樣章程。弄得進進出出。十分礙手。眞所謂畏首畏尾。身其餘幾。所以兩人當興酣意濃之時。或聞人聲。必惕然驚起。苦不可言。兩人時常相對愁嘆。也叫無法。話中單表珠兒每當府中無事之時。常常上街閒行。酒肆茶坊。尋些快樂。衆人因他是個相府裏的親隨。儀表又好。誰不想結識他。所以珠兒到處。有人奪會酒鈔。茶鈔。珠兒少年高興。也喜歡結交朋友。是正天假奇緣。奸臣數當伏法。那賀太平春間。回任吏部尚書。將要進京。適值當家總管的一

個老僕因病亡故。無人堪任此職。此時蓋天賜已陞東昌知府。與賀太平本來最爲投契。聞得賀府少一得力家人。遂薦一個姓高名鑑的。這高鑑是蓋天賜親信的人。爲人有才識。有智量。生性忠樸。又最和氣。賀太平一見。便極歡喜。當時收用了一同進京。原來賀太平生的面皮黃皺。鬚髮蒼白。腰背微偻。舉止安詳。聲音幽靜。童貫輩素來叫他做賀鼻涕。所以此番進京內用。那些奸黨。竟沒有人來畏忌他。那家人高鑑在府中。他不過掌管些家常事務。公忠勤謹而已。一日高鑑出來閒行。忽被那珠兒看見了。珠兒便叫聲高二伯伯。原來珠兒本是山東人。他的老子會與高鑑同事過的。所以識得。當時高鑑也回叫了一聲。兩人便相邀茶店。敍坐。彼此各問了原由。那珠兒本來歡喜拉扯。又見高鑑是父輩朋友。更兼高鑑也是相府僕從。同聲相拂。同氣相求。便邀高鑑到酒館裏去。那高鑑本來和氣。又與珠兒多年不見。今日珠兒又邀得親熱。不好回他的意。便隨了珠兒同去。當時酒館中兩下談話。倒覺知己。次日高鑑也回請珠兒。數日後。珠兒又回請高鑑。由是彼此盤桓。往來月餘。便覺得十分親熱起來了。一日同遊承天寺。靜室閒談。不覺談及主人的知遇。看承。高鑑便講賀相公如何聽信他。如何委任他的話。說了一遍。珠兒羞地記起童貫踢打之恥。便道。老伯福氣好。遇着這樣英雄主人。得展才猷。高鑑全然不覺。便道。貴上人身宿相位。國家柱石。吾弟協理公務。亦是勤勞王事。珠兒沉吟半晌。道。老伯真所謂但知其一。不知其二。高鑑聽到此際。心中大疑。便問道。此話何來。珠兒道。唉。說他做甚。高鑑不好過問。下去。將此話放在肚裏。那口裏却說向別處去了。當下閒談一番。高鑑肚中尋思道。他時常聞得舊主人蓋相公。說童貫那廝是個奸臣。只是訪他不着。真憑實據。今日我聽這珠兒口中的話。大有蹊蹺。莫非這奸人合當天敗。休管他待我賺他一下。便對珠兒道。賢弟。今日有沒有公事。珠兒道。沒有公事。高鑑道。既如此。何不請到舍間一叙。珠兒應諾。當時二人出了寺門。高鑑竟邀珠兒到了自己家中。高鑑道。今日屈駕來舍。一因貴務閒暇。可便長談。二因家有薄醪。聊申微意。珠兒稱謝。敍坐。高鑑吩咐家裏治酒。須臾。間裏面搬托出來。主客謙遜就坐。果然好酒。珠兒稱贊不絕。高鑑不住的勸侑。酒後話多。扯東拉西的。已說了一大片。高鑑乘勢又提起那主人知遇的話。頭那珠兒口裏終不提及自己主人。高鑑已瞧着到七八分。便道。貴上人童郡王精忠報國。中外咸仰。吾弟在他手下。真個不在。珠兒聽到此際。本不肯說出童貫陰謀。奈因一來酒後。二來年輕。三因高鑑打夥之情。四因童貫阻姦之際。便開言道。老伯。你兀自道他忠臣哩。我同老伯情分。不比別人。但說何妨。便將童貫怎樣私通梁山的話。從頭至尾。細細說了。高鑑故作愕然道。貴主人有這等舉動。珠兒道。梁山書信。常常來往。高鑑道。噯。那書怎樣寫法的。珠兒道。明日拿來與你。

看看便知。高鑑道：「倒要瞻仰瞻仰。」說到此處，又另談別項事了。當時兩人暢飲而別。臨別時，珠兒相邀明日酒樓上回請。高鑑領諾，到了次日下午，高鑑果然不失信，直到童府來等。珠兒甚喜，便一同出去，到一所酒樓上，酒至數杯，珠兒笑嘻嘻的向懷中取出那封梁山寄與童貴的書信來，原來是珠兒同阿綉商量通了，向內室去偷出來的高鑑一接。此信心中倒驀地詫異起來，暗想道：「這封書來得直如此容易，便收了那信，立起身來，附着珠兒的耳朵道：『這裏人多，此信不便開看。』」一面說，一面就將那信揣在自己的懷裏了。方將坐下，忽賀府中一個親隨氣急敗壞的進來，一見高鑑，便道：「高二爺果然在此，老爺有件要事，等你已久，快去。快去。」高鑑一聽，便立起身，對珠兒道：「做主人既有要事，只好改日再會了。」說罷，便同那親隨離了酒樓，一直奔到賀府，見了賀大人，完結了那件事。高鑑便請屏退左右，將那封書信呈上，并稟說如此如此得來。賀太平聽了，并將那信從頭至尾細看了一遍，又看那信內接到日期，確是童貴親筆標寫，勃然大怒道：「我說童賊大有蹊蹺，原來如此。」便教高鑑退去，吩咐備馬，原來賀太平作事，凡百迂徐，惟有做到舉賢除奸兩樁事上，便刻不停留。當時懷了書信，直達宮前，叩闈請見。時已酉牌，天子正在內宮，前門官報入，天了急忙召見。賀吏部進前，便將童貴書信，面奏童貴奸慝誤國。天子聽了賀太平所奏，又見了童貴親筆，不覺大怒道：「怪道這廝時常諫阻，征討梁山，便立刻傳旨，召童貴當面。」天子一見童貴，也不說話，只將宋江之信擲與童貴。童貴一看，嚇得魂不附體，俯伏金階，一言不發。天子便命拿交刑部，可憐一個位極人臣的童貴，早上還煊赫朝中，晚間已拘囚獄底了。京中臣民駭異之聲，不絕於耳。那珠兒方自酒樓回來，聞得童老已吃拿了，喜出望外，便同了阿綉捲了細軟，見機而作，騰雲般不知去向了。次早，聖上傳旨，將童貴家私盡行查抄。第三日，三法司彙奏童貴罪狀。天子便傳旨，將童貴綁赴市曹正法。童貴臨刑之時，方曉得此案係賀太平所奏，浩然嘆道：「我素常笑他是個鼻涕，不料今日死於鼻涕之手，頃刻間，一道靈魂往孽鏡臺去了。」士民無不稱快。天子便命賀太平供樞密院使之職，賀太平因高鑑舉事敏捷，得除大奸，甚為歡喜，便重賞了高鑑。從此大為重用，又深服蓋天錫知人之明，便在天子前奏舉蓋天錫。天子也深知蓋天錫才能可用，山東檢討使缺出，天子便命蓋天錫特陞山東檢討使。傳旨山東去訖，按下朝中之事，且說蓋天錫奉旨陞任山東檢討使，端的秉公治事，去佞舉賢，政聲愈著。其時濟南府推官畢應元，就是那年在曹州府做押獄的，因其才能強幹，深得賀太平器重，一力提拔，直做到這個位分。今又值蓋天錫做檢討使，畢應元本是舊屬中之知己，此刻上下相孚，更為莫逆。因青州知府缺出，蓋天錫特保畢應元陞任，真個是人地相宜，才能稱職。時值初夏，畢應元收

拾了行李，稟辭了蓋天錫，由濟南赴青州。當時出了濟南城東門，一路車仗馬匹，平坦道路，到了接龍山，接站歇宿。次日，行抵集鳳村，棄岸登舟，由沉龍港一路直抵章邱縣南境，夢熊河。時已傍晚，到了站頭，泊舟隄下。畢應元吩咐僕人造飯，自己負手出蓬，四邊閒看，只見羣舟停泊，一片燈光與水光相映，大小桅檣密麻也似的排列隄下。那隄岸高二三丈，連雲屹峙，畢應元看了一回，走進艙來，吃了夜飯，就在燈下觀書。夜分已深，方將就寢，忽聽得人聲喧嚷，羣舟紛紛解纜，十分忙亂。畢應元急忙出問，甚事。舟子道：「老爺快請艙內安坐，這裏隄岸將倒，小人們解纜急避也。」說未還了，羣舟已紛紛離岸，不多時，只聽得天崩地塌的一聲響亮，那條長隄已坍倒了四十餘丈。幸喜各舟迴避得快，未曾打壞一隻。只聽一片聲叫：「運氣，叫個不絕。」畢應元問舟子道：「這隄岸我方纔看他好好的，為何忽地崩壞？你們為何預先曉得？」舟子道：「老爺有所不知，這河裏有個豬婆龍作怪，這豬婆龍最喜攻決隄岸。方纔小人們聽得隄下水聲異常，便曉得這孽畜作怪了。」應元道：「原來如此，這倒是一方巨害，理合速行設法驅除。」舟子道：「數日前這裏地方上共想一個釣他的法兒，原要明日舉行，不料今夜他先作怪了。」應元道：「今夜他既如此，想明日一發要捉他了。」舟子道：「正是。」應元道：「這豬婆龍怎樣捉法？」我明日且看他們捉了再去。當夜無話。次早，舟子進來稟道：「老爺要看捉豬婆龍，他們此刻來了。」畢應元甚喜，便叫推開船窗，應元憑牕看時，只見一隻小艇，五六個漁人，載了鉤具，到了江心，便將那棍子粗的一根釣索，鉤了香餌，投下江去。眾人都靜悄無言，不移時，只見數內一人叫道：「有了。」眾人急收繩索，却叫聲苦。原來這豬婆龍力氣倍常，眾人收索子時，他儘力往後一退，這船上五六個人，險些都被他拖下水去。眾人力急，忙將索子吊在船上。那隻船已被豬婆龍拽得飛也似去了。眾人皆驚，只見那船隨了水中的豬婆龍，到了一處岸邊，那船泊的往水裏一沉，嚇得眾人面如土色。幸喜那船却不認真沉下，漸漸在水面浮定了。眾人將船攏岸，大家都上了岸，就岸打了個樁，將索子頭在樁上牢繫了。畢應元暗想道：「這豬婆龍真個大力，方纔這船在水上一沉，分明是他尋着了石骨，忽的鑽入水底去，據石骨之故。」他在水底一鑽，這船自然在水上一沉了。但他已據了石骨，一時到難取他。且看他們如何設法。只見眾人在岸上略歇了一歇，便再邀幾個幫手，在岸上一齊拿了繩索，一聲打號，眾力齊舉，只見那條巨索，好像水底下生牢的一般，休想拽動分毫。眾人拽了好一歇，力氣已盡，岸上看的人，已圍箕般立攏來。數內有幾個人，不伏氣，便一闌闌起了三十多人，再來協力共拉。只見呼噓連天，煙塵陸亂，拉了好半歇，那根索子動也不動。那三十多人，一半還拉住索子，一半已丟了手，氣呼呼地看着水裏，束手無計。畢應元在船裏也看得呆了，替他們想不出法。

兒那對岸看的人，也如圍牆般立着。正想渡河過來幫他們，忽見這岸人叢中有一個老翁，鬚髮蒼白，精神矍鑠，臂長腰挺，面赤耳長，接近岸旁，揚聲道：「你們做甚，連問數聲，一個壯漢道：『你問他做甚？我們拉攏，你可來幫幫麼？』那老人冷笑道：『甚麼叫做拉攏？只怕你們這樣拉式，就拉蛆也，也拘不起來。內中有幾個不服道：『你這爺兒不懂人事，我們多少人，拉不動，你有多大本領，來說風涼話？』那老人道：『原來如此，我倒不信了。』那羣壯漢呼的將繩索遞與老人道：『你不信，便是你拉。』畢應元在船內暗點頭道：『這人倒有些古怪，只見那老人不慌不忙，接繩在手，却並不拽動，反將岸上一大槓繩索放入江內，約有半時之久，旁人冷言微笑，半多不解，忽聽得水中花然一聲，眾人都吃了一驚，只見那老人迅手拽起，絕大一件東西，提到岸上，兩岸齊聲喝采，眾入急忙上前亂鉤亂搭，竟是一個大大的豬婆龍，只是那豬婆龍左爪已斷，原來豬婆龍的前兩爪深據沙中，最為有力，所以任憑牽扯，只是不動，待老人將繩索放鬆片時，他却拔鬆了一爪，去挖上脛的鉤，吃老人猛然一拽，應手上來，但一爪據沙力已非常，若非老人大力，亦斷不能拔斷。其左臂也畢應元見了，大為驚異，忙令親隨上岸，請那老人登舟相見。那老人笑道：『致謝相公，老夫現有要事，容日再當稟見罷。』應元在舟中，又打發第二次人上岸道：『老先生少留，容主人登岸親見。』應元一面便出舟登岸，那老人見其至誠，便隨着應元回到舟中，應元遜坐道：『適見老先生神力異常，不勝欽佩，敢問尊姓大名？』仙鄉何處？高壽何年？願領大教。』老人深深長揖，答道：『老夫姓龐，名毅，小字致果，祖貫泰安人氏，現在暫居此地。』章邱縣界，虛度七十三春，自幼不成一藝，靡元恭敬道：『先生武技絕倫，詞論高雅，必有一番著績，敢問幼壯年間，曾有若何功業？』龐毅道：『長官謬贊了，老夫乃漢臣士元之裔，業儒數世，老夫幼年也曾攻讀詩書，暇時習練些武藝，記得那年薛仲張公，做甘肅蘭州錄事參軍時，老夫正做蘭州提轄，那時年富力強，正值張公平定西羌，老夫備員行列，效得微勞，因遷團練，陞授防禦，後張公內用，老夫仍在蘭州，祇以性情剛戾，與上司不相投合，以致沉滯多年，後聞張公為蔡京所害，貶謫西安，老夫聞信之下，憤惋不食者數日，又因自身現在地位，亦毫無功業，可建，便辭退原職，告休回家了。回家之後，無所事事，少年狂態未除，聊以入山採獵為戲，當世英雄中，老夫素所稱許者，乃是蒲州大刀關勝，竊以為此人忠勇軼倫，後聞那廝竟降於賊，詫異不絕者累月，因嘆世上人心難測如此，遂不敢出而問世了。家居多年，倒也躁釋矜平，那年雲將軍攻討真山，老夫在奉安，正是咫尺之地，頗有人勸老夫投軍，老夫因想年紀老邁，還有何用？況且雲將軍手下，謀士如雨，勇將如雲，也不少我龐毅一人，因此不出。今日閒游過此，偶見孽蟲害人，未免又使少年豪興，適被長官見之，竊恐為長官所笑，應元

道先生說那裏話來。眼見得文武高才。老當益壯。定是笑傲當世。不屑屑於榮祿者。如不見棄。願訂金蘭。龐殺道承長官過愛。只是老夫癡長。未免妄僭了。當時在舟中。便焚香證盟。訂爲異姓昆仲。畢應元便吩咐舟中。治筵席。龐殺道既承仁弟不棄。一見如故。可以無須如此客套。舍下離此不遠。願請行旌小住一日。未知可否。應元欣然應諾。龐殺家在章邱東境。應元此去。正是順路。遂命舟解纜前行。只聽得岸上那班人。還在那裏哄哄的講說。豬婆龍的利害。老頭兒的本領。畢龐二人。自在舟中暢談不多時。同到了龐氏草廬。龐殺請畢應元登岸。只見三間矮屋。斜臨江口。龐殺指着對應元道。這就是愚兄舍下也。相邀一同進去。裏面院子極其空闊。廊下掛列些弓矢刀鎗。又棍鑼鎗。只見面前三間平屋。左首窗前。倚着一把厚背薄刀。截頭大砍刀。畢應元近前看時。約重六十餘觔。應元道。這想是老兄軍器也。龐殺點頭道。正是。當時邀應元進內坐地。只見有十餘人。供奉驅策。內外肅清。少頃擺上酒餚。龐殺遜了坐。應元見他珍饈百味。不同於人。異樣品類。珍奇烹餌。應元一一問了。龐殺一一答道。這是豹肝。這是虎膽。這是狼臂。這是豺臄。諸如此類。真是嘗所未嘗。應元極口稱許。龐殺道。山肴野味。不足供君子之饗。今仁弟既是通家。勿嫌褻瀆。應元謙謝席間。應元問道。老兄貴貫泰安。何年遷居此地。龐殺道。說起來。倒也一大段緣由。愚兄自蘭州退歸之後。泰安境下。伏處多年。舍間就在秦封山內。這山外面峻險異常。入內蹊徑彎雜。所以那年三山關青州時。各處村坊。均被擾害。獨有此山。安然無事。後來梁山巨賊。每犯青州。必經秦封。却因地勢險阻。從未敢來。愚兄生性懷安。也因循不遷。上年忽聞泰安來了一位姓寇的總管。懦弱凡庸。愚兄看到此際。深恐不好。便挈眷避居在此。誰知遷避不上半年。泰安已陷。愚兄真深慚天幸也。應元佩服其先見。便動問秦封山形勢。龐殺道。此是愚兄朝夕進出之所。豈有不知。便將山前山後。山左山右的形勢。細說了一遍。又道。那時愚兄因賊兵新到。情形未必熟悉。愚兄原想募集鄉勇。殺退強賊。恢復此山。但因經費繁多。難以招募。即使募得幾名。不加訓練。亦未必可用。爲此觀望中止。況且雲將軍現在節制青萊。雄兵十萬。輜略如神。料想泰安不久亦當恢復。正不必草野愚夫多此一事也。應元聽到此際。暗暗點頭道。天誘其衷。應元得遇此公。想雲統制合當添此一臂。當時與龐殺談起雲統制智勇雙全。才能出衆。手下無一弱將。制勝萬都。真是朝廷柱石之臣。你談我說。興會淋漓。龐殺又深羨畢應元際此名將屬下。真可大展謀猷。畢應元又說些當此羣賢際遇之時。理當少竭愚才。報效王國。便說到大丈夫乘時建業。休錯機會。因勸龐兄奮建暮年功業。追跡鷹揚。龐殺奮髯而起。慨然應諾。當下一番暢談。正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看看夕陽在山。兩人俱不覺頽然醉倒。夜間畢應元就在龐宅安歇。次早起

來應元因上任程期迫促，只得告辭。相約一月之內，龐毅到青州府盤桓，戀戀不捨而別。畢應元即由章邱東境起岸，不日到了青州，接理青州知府印務。謁見了雲天彪，天彪見應元儀表非俗，十分敬重。接談之下，異常投合。應元連日進見，一日廡論及泰安之事。天彪道：總須審明秦封山形勢，然後進兵。方爲上策。畢應元便特表龐毅深悉秦封形勢，兼且武藝超羣，提及路上如何得遇，如何捉豬婆龍之事。天彪亦甚驚喜，便教畢應元寫起一封書札，差一心腹官贖了聘儀，持了書信，逕到章邱縣去，聘請龐毅。不數日，龐毅攜眷同了差官來到青州。差官去統制署中銷了差龐毅先到知府署內，見了畢應元，應元甚喜，坐談一回，便與龐毅同去見天彪。天彪接見龐毅，敘禮遜坐，接談數語。天彪大悅，吩咐內廳治筵相待，邀畢應元相陪。三人聚談甚是投契，酒畢，天彪命送廣宅安置龐毅，又送衣服器具之類，甚爲周備。數日後，天彪請龐毅進署，細問秦封山形勢。龐毅一一具對，瞭如指掌。天彪大喜，便聚集衆將，商議攻取泰安之策。忽聞人傳進江南家報，天彪慌忙拆看，看得未及數行，只見雲統制啊呀一聲，往後便倒，嚇得衆人目定口呆，不知爲甚緣故，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汶河渡三戰黑旋風 望蒙山連破及時雨

却說雲天彪接到江南家報，拆看數行，立時暈倒。大衆不知家中有何禍事，畢應元便即取書一看，知是雲老太公於七月初七日仙逝之信。一時衆人齊集上前，喚醒天彪。雲龍在內聞報，飛速出來，一看書信，也即放聲慟哭。天彪甦醒轉來，大叫道：生不能奉事，殮不能憑棺。雲天彪萬死莫贖了大衆齊聲勸慰。天彪號痛一番，飲泣一番，神氣稍定。與雲龍同取家報，重復從頭至尾細閱。方知子儀太公因年高類唐，歿前三日，身體微覺不適，忽傳集家人面諭道：我夢不祥，去期將至，後事應得如何如何辦理，毋違喪制。我有遺訓一通，可寄至青州。毋失。天彪閱至此處，忙索信後果有太公親筆一紙。天彪持訓號哭，匍匐於地，泣血看視。雲龍亦隨在後面，俯伏地上，拭淚而看。只見上寫着：囑天彪大兒知悉，人誰不死，我年老矣，死固其所。况一一生上不愧於國，下不愧於家。我死亦無遺憾，願爲我子孫者，居家則孝，爲官則忠，勿隕家聲。毋墜我志。至於毀身哀瘠，枉白傷懷，於九泉何益哉。况汝致身事國，此身乃國家驅馳奔走之身，若令悲毀廢沒，則上負乃君之知遇，卽下負乃父之屬望，必戒之。陳道子頗知自愛，是我之所最愛企者。爲我道辭。七月初五日，子儀特諭。天彪看畢，同雲龍一齊起來，又痛泣一番。大衆又勸其仰承遺囑，不可過哀。天彪卽時將兵符印信，交與

總管傅玉護理一面疊起計狀報知各鎮惟陳希真處附寄一封專信提及遺囑道辭之意這裏就都統制署內設座守孝開喪致客各官員贈賻弔奠絡繹不絕風會在清眞營接到計信大驚即時備下儀物親來弔奠想起風雲莊聚首之情不禁悲從中來就靈前慟哭一番又慰勸天彪一番仍回職守天彪開喪事畢擇日率領雲龍劉慧娘及衆眷奔喪回江南風雲莊去了且說陳希真自那年汶河渡戰敗之後回鎮休養訓練待至春和陳麗卿養傷亦愈惟眞大義傷未痊可希真見自己兵馬精足而新泰等處守禦得法因與雲天彪商議亟肆多方之法年餘以來雲陳兩處錢糧不費兵甲不頓又且小有斬獲宋江早已被他溜得奔走疲乏這日希真在署內後堂祝永清祝萬年都在希眞正議致書與雲天彪夾攻新泰忽接到雲太公計信并知遺囑後提及道辭不覺失聲慟哭道「千儀叔自那年風雲莊一別不意竟成永訣了萬年永清也都悲泣起來麗卿追想到風雲莊一番厚待情節放聲慟哭因此父女二人索性想到極難時的苦楚不覺血淚併流希眞道「我爲職守所羈不能往弔速備厚資禮儀寫下懇切祭文差人前去麗卿道「這個自然但我處先須設位祭奠希眞稱是當卽遙向江南風雲莊供立雲太公神位三牲五簞虔備香案父女二人泣叩祭奠眞所謂如喪考妣事畢希眞復集諸將商議道「本帥初意欲與雲統制夾攻新泰不料事出意外雲統制丁艱回籍我處失一幫手現在賊人盤踞新泰等處已有年餘若不速行勦滅必至養癰貽患看來此處只有我們獨任其事了衆將稱是當時便傳諭各營將弁檢點軍士馬匹一應糧草器械令方下忽報護理都統傅玉差人投信希眞卽時拆看原來傅玉誠恐智謀不及天彪與衆將商議此番如欲興兵征討究當請教老將因此專信前來希眞見信便默想了一回令來差且暫休息次早給與回文信內言賊人泰安新泰萊蕪三處聯絡相守勢難猝拔爲今之計請傳統制領重兵扼住秦封山天長山等處以便景陽兵攻取新泰如新泰收復之後泰安萊蕪勢孤攻取自易也差人領回文去訖傅玉自然奉教而行這裏希眞點齊景陽沂州猿臂青雲四處大小兵將乃是祝永清陳麗卿欒廷玉欒廷芳祝萬年唐猛謝德宴燕八員大將四萬人馬又移文至兗州鎮劉廣處調眞祥麟范成龍二人率領二千人馬前來助戰擇日起行眞大義上前稟道「上年主帥屢次興兵因係設計誘疲賊人不是眞廝殺所以小將不從戎馬今主帥此番興兵志在克滅賊人小將也願同去希眞道「將軍傷未平復如何去得眞大義道「休管他且去去看希眞躊躇一回道「眞將軍臥病年餘未曾一試奮力今日何不試試看眞大義欣然請令希眞命取十六斤硬弓交與眞大義眞大義接弓在手儘平生氣力開得大半覺右臂酸痛異常支持不得撇弓在地大嘆道「大丈夫生於聖世不能報知

遇之恩慚恨已極。原來真大義那年在汶河渡，與武松鏖戰之際，因急閃不迭，右肩受傷，百般服治，創口雖合，筋骨已損，竟不可用。希真勸慰道：「那年恢復兗州，全出將軍之力，將軍也不爲無功於國了。如今事已如此，也叫做無可如何。休要煩惱，真大義嘆了口氣道：罷了。魏先生與我同事，他功勞才智，倍於我，尚且退居山林，不樂仕進。我想望甚麼，遂就希真前告退原職。後來希真替他表奏朝廷，給予都監半俸，養具終身。真大義自此叩別了希真，拜辭各將，竟奔九仙山，與魏輔樑隱居去了。希真厚厚贈了些糧，灑淚而別。言歸正傳，且說陳希真統領諸將兵馬，由景陽鎮浩浩蕩蕩，向新泰進發。起程了一日，正欲安營棲宿，忽報檢討使蓋天錫，遞到通行書文一角。希真卽忙拆看，只見內開：奉樞密院面奉聖諭，嗣後所有梁山，大盜就擒之日，訊係盜中頭目，一概隨地監禁。統俟巨魁獲到之日，以備獻俘等諭。這角文書，是通行各鎮各地方衙門的，自然一體遵照。陳希真領了此諭，便吩咐衆將，努力擒賊，以副聖心。次日拔寨起行，不日到了蒙陰。早有嘍囉探了信息，飛泰安報知宋江。宋江自上年屢次奔命以來，這番聞希真又來，竟猜不出來。意只得飛速傳諭花榮，率領李逵、楊林、黃信，先行拒住汶河。自己領魯達、王良、火萬城、星夜奔命，到了汶河。希真兵馬已在汶河南岸，又檄訓召家村、召忻、高粱、史谷、恭花、貂金莊，率領鄉勇齊來下寨。西岸寨柵連雲，旌旗蔽日，夾河相拒，足足拒了三日，並不開戰。李逵大肆咆哮，對宋江道：「他不過來，我不過去。等到幾時，誰肯耐這股鳥氣！萬一等了幾日，這廝們又鳥躲了去。我們又吃他哄了，實在不甘心。趁今日一直殺將過去，活捉那廝們來下酒。」宋江道：「你休亂說。陳希真那廝，不是好惹的。此刻他對岸列陣三日，不見動靜，不知又是甚麼詭計。我今番只有靜守，若直奔過去，必中其計。李逵不敢再說，忍了一肚皮氣，快快而退。再說希真在營中，與祝永清商議道：「我與賊兵如此相拒，勝負難分。總須設計渡河決戰，方可成事。」永清道：「昨晚卿姐想得一法，倒也用得。」希真問是何計。永清道：「她說請岳父在此嚴守，小壩分兵暗地抄到渡尾，由巔巖嶺至望蒙山。希真點頭微笑道：「若使吳用在彼，此計斷難行得。如今彼軍幸無吳用，且着精細探子去汶河尾探看形跡，再定計議。」永清稱是。當時發探子去，不一時，探子轉來回報：「那裏毫無賊兵。永清倒疑惑起來道：「宋江智謀，雖不及吳用，然何至疎虞如此。莫非另有詭計。」希真笑道：「賢婿休用心過頭，反高看了這廝。這廝不守此路之故，我曉得了。也被我多方所誤，待欲分兵四守，又恐我乘其力薄，用全力將攻一處，他却抵禦不住。因此不敢兼管這路也。總而言之，吳用不在營中，此路進去，必無妨礙。」永清點頭道：「當時希真派永清、麗卿、眞祥麟、范成、龍花、貂金莊領兵一半，悄悄前去。麗卿得令，聞知竟用其計，大喜，便欲飛速進去。永清忙止住道：「不可。當晚部署了人馬三

更時分。掩旗息鼓。直到渡尾。抄過顛峴嶺。約計行了數十里。果然無人知覺。漸漸到了望蒙山。只見望蒙山燈燭輝煌。却有賊兵把守。原來宋江守汶河。花榮深恐望蒙山有失。便請了令帶了魯達王良火萬城。去守望蒙山。祝永清見了。心生一計。便令軍馬火速進去。直逼山下。鎗砲弓矢。一齊驟發。仰山攻打。花榮大驚。急忙督兵抵禦。祝永清便差百餘名兵丁。詐作敗兵。直奔宋江營前。報稱望蒙山已失。宋江聞報。大驚。急令後隊改作前隊。令楊林先行。黃信護中軍。李逵斷後。飛速赴望蒙山救援。又吩咐李逵道。你後隊且慢動。使對岸不露消息。若敵軍曉得我退。必然全師過渡。一時難禦了。李逵道。哥哥不要管他。我在後邊只管放一百二十個心。他若敢追來。包管他來一千死一千。出出李伯伯的烏氣。宋江再三叮囑。休得鹵莽而去。且說陳希真自遣永清等去後。約計永清兵馬將到望蒙山。料得宋江必然退軍。密令水軍探子偷渡。彼探有形跡。曉得賊軍業已拔動。留後隊緩行。希真便率領祝萬年。欒廷玉。欒廷芳。謝德。婁。熊。唐。猛。召。忻。高。梁。史。谷。恭。人。馬。齊。到。岸。邊。吶。喊。振。天。只。是。不。殺。過。河。李。逵。見。官。軍。不。過。來。便。想。道。這。廝。一。定。見。我。走。得。慢。了。所。以。不。敢。來。追。如。今。烏。耐。煩。和。他。等。過。去。不。如。我。走。得。快。些。讓。他。趕。來。便。好。惡。鬥。一。場。便。傳。令。速。退。退。不。到。數。里。果。見。官。軍。飛。流。競。渡。霎。時。間。兵。馬。盈。岸。李。逵。大。喜。急。轉。身。狠。命。來。戰。此。時。天。已。大。明。陳。希。真。見。是。李。逵。便。教。唐。猛。召。忻。高。梁。道。你。們。二。人。快。去。盤。住。這。黑。賊。須。依。本。帥。之。計。如。此。如。此。今。番。定。可。生。擒。也。但。須。先。去。其。手。中。板。斧。方。可。集。事。三。人。領。令。前。去。希。真。便。率。領。眾。將。豁。地。分。為。兩。路。從。李。逵。左。右。兩。邊。抄。去。李。逵。不。省。事。機。只。顧。虎。吼。般。迎。殺。唐。猛。召。忻。高。梁。三。人。希。真。兵。馬。已。抄。出。背。後。此。時。宋。江。先。行。一。步。與。李。逵。中。間。脫。節。希。真。急。令。軍。馬。從。中。截。斷。宋。江。見。希。真。兵。馬。已。到。明。知。李。逵。失。陷。不。敢。還。救。便。一。直。向。望。蒙。山。去。了。且。說。唐。猛。召。忻。高。梁。奉。希。真。將。令。敵。住。李。逵。召。忻。一。馬。當。先。先。與。李。逵。廝。殺。那。唐。猛。高。梁。都。退。去。了。李。逵。見。對。面。只。得。一。人。便。抖。擻。精。神。輪。動。雙。斧。直。劈。召。忻。召。忻。展。鎗。相。迎。兩。個。就。在。衰。草。地。上。一。步。一。馬。一。來。一。往。一。去。一。還。鬥。了。六。十。餘。合。這。金。鎗。使。展。開。來。如。一。片。黃。雲。那。板。斧。要。圍。過。去。如。兩。個。白。團。狼。鬥。多。時。不。分。勝。負。召。忻。便。詐。作。力。乏。虛。幌。一。鎗。回。馬。而。走。李。逵。見。他。如。此。略。略。站。定。把。上。身。衣。服。卸。去。脫。得。赤。條。條。的。提。起。兩。柄。板。斧。如。飛。也。似。的。趕。上。去。只。轉。得。一。個。林。子。召。忻。早。已。不。見。急。得。李。逵。暴。躁。如。雷。大。叫。道。鳥。賊。那。裏。去。了。言。未。畢。只。見。背。後。一。人。狂。笑。道。黑。賊。休。急。俺。等。久。也。李。逵。急。回。頭。看。時。正。是。唐。猛。李。逵。更。不。答。話。劈。面。就。是。一。斧。不。防。唐。猛。一。面。銅。劉。早。已。捲。到。脅。下。李。逵。忙。跳。離。了。數。丈。唐。猛。見。李。逵。閃。開。便。舞。動。那。面。銅。劉。旋。風。也。似。捲。進。去。李。逵。大。怒。輪。起。手。中。雙。斧。直。上。直。下。揮。霍。按。亂。的。砍。過。來。唐。猛。毫。不。怯。懼。要。開。那。面。劉。渾。身。上。下。化。作。一。輪。滿。月。將。李。逵。雙。斧。敵。住。

氣得李逵舞着雙斧，急切沒砍處，須臾間，那兩柄板斧，盤旋左右，也化兩條閃電。此時斧光劉光，早已鎔成一片銀光，不辨人影。但聞喊叫之聲，震天動地。只見後面一員女將，舞動雙刀，飛也似殺來，須臾衝到面前。唐猛見是高梁，便將劉一閃，跳出圈子，讓高梁去戰李逵。高梁輪着雙刀，直取李逵。李逵雙斧高梁雙刀，扭合便鬪。鬪到三十餘合，只見一片刀斧之光，飛騰穿插，變作四條殺氣。正在狠命相撲，忽見召忻躍馬舞鎗而來，大叫黑賊，你也好歹息了！你那兵馬已被咱們殺完，你還要戀戰做甚？李逵大怒，翻身又鬥召忻。召忻舞鎗敵住，那高梁更不住手，助召忻同戰李逵。李逵戰了幾合，托地跳出圈子，大叫道：我也識得你們這班鳥賊，用車輪戰的法兒，想弄殺我。我如今也不要命了！你們也休想好好的回去，說罷，舞動雙斧，又殺入來。只見唐猛從右邊捲舞銅劉，飛也似殺到。唐李二員步將，勁敵相逢，作個正戰。召忻高梁兩馬，盤住李逵的左右，策應唐猛。李逵一人敵住三員上將，力氣雖乏，還能勉力招架。高梁見他如此，想道：此時若要傷他，却也不難，只是帥令務要生擒這廝，如何下手？便把雙刀一晃，縱馬而出。召忻唐猛盤住李逵，李逵見少了一個對頭，略略放心。正在奮身鏖戰，不防着的一響，一飛刀正中右手背上。李逵啊呀一聲，丟了右手板斧。唐猛便乘勢旋轉，一劉捲過李逵後三路。李逵急忙轉身，單只左手一斧招架唐猛，不防召忻一鎗已捲進左脅。李逵急閃不迭，早吃那鎗割開左臂，赤膊身上。腕筋割斷，李逵狂叫一聲，左手斧也擲去了。唐猛撇了銅劉，忙將兩手叉住。李逵後頸掀倒在地，不料李逵飛起右腿，正中唐猛膝蓋，唐猛急閃，把手一鬆，幾乎放起李逵。召忻即忙下馬，撇了軍器，拘住李逵兩脚。高梁也飛馬來助，任李逵萬夫不當，到此也難為力。軍士們蜂擁而前，把李逵同野豬也似細綁牢，擡了去了。召忻高梁唐猛各收了自己軍器，統領本部人馬，押了李逵正身，并羣賊首級，緩緩的隨了大軍去。見希真且說希真自將兵馬截住宋江之後，宋江明知後隊有失，不敢轉來，只得直趨望蒙山，襲擊祝永清。陳希真見了，即令祝萬年、欒廷玉、欒廷芳去追擊宋江。此時陳希真前面是宋江的兵馬，宋江前面是祝永清的兵馬，祝永清前面是望蒙山上花榮的兵馬，四隊軍馬，五花三層，價間錯着。就中最吃苦的是宋江，夾在中層，左衝右突，廝勝不出。這邊萬年及欒氏弟兄縱兵掩殺，湯林、黃信二人一面迎敵，一面要保宋江。危急萬分，陳希真已遣謝德從左邊殺來，婁蔗從右邊殺來，希真同史谷恭分頭指揮衆軍，大呼衝殺。花榮在望蒙山上，正策衆力拒永清，忽望見宋江被圍，大驚，急令魯達、火萬城領兵殺下山來。祝永清急與陳麗卿、真祥麟、范成龍、奮勇迎住。又合花紹、金莊去搶望蒙山。花榮與王良將望蒙山死命守住。魯達、火萬城在永清官軍隊裏，亂衝亂突。宋江在後面望見，便叫楊林、黃信奮力向永清一邊衝去。

與魯達火萬城會着了一同奔望蒙山。花榮王良接應上山去了。當宋江衝突之時，祝永清見賊兵捨命死鬪，忙命軍馬分開，讓出一條走路。放宋江過去。宋江已過，便合兵追擊一陣，斬獲無數。即將花紹金莊收回本陣，與後面希真軍獲賊人上將一名，斬首二千餘，擒獲賊徒一千餘名，奪獲器械馬匹不計其數。雖望蒙山未能奪得，賊人軍馬未能全覆。然此場戰功已非小可。希真記功錄簿慰勞三軍，一面將李逵釘入陷車，差營弁押解到沂州寄收府監，嚴行拘禁。這裏三軍安營造飯商議，攻取望蒙山之策。慢表且說宋江上了望蒙山，方知望蒙山並不會失，乃為敵人所誤。傳又知李逵遭擒，大怒，叫衆兄弟兒郎，休要息力，盡殺下山，決一死戰。奪這汶河北岸。花榮忙諫道：「陳希真詭計絕人，未可輕敵。况我軍銳氣所挫，惟有堅守數日，再行設計報復。」宋江那裏肯聽。花榮再三苦諫，宋江只得忍了氣，依從了。當時查點死傷補緝隊伍，將望蒙山嚴行守住。次日，陳希真果統大隊來攻望蒙山。宋江聽花榮之勸，堅守不出。希真攻了一日，毫無破綻，只得收兵。次日，又攻宋江，只是不出接連攻了五日，不能取勝。希真與永清商議道：「這廝堅守不戰，如何是好？」永清道：「我去攻他，他死守，我爲其難。他來攻我，我力戰，我得其易，須得誘他來擊，方爲上計。」希真點頭道：「甚是。但誘他的法，總不出於大激其怒而已。賢壻可想得一激他的法麼？」永清沈吟道：「宋賊此刻恨我已極，但用其深仇之人以激之，必然感怒而來。希真道：「我亦想得一法。昨晚接到青州傳總管軍報，知青州馬陞等處兵馬已出，我們這裏不如遣人辱罵他一場，却詐退兵，使他又疑我是誣肆多方之法，必然感怒而來。永清稱妙。希真便叫驪卿進帳，授了密計，吩咐如此如此。驪卿道：「孩兒理會得。當時帶了五百名精兵，驟馬直到望蒙山來，高叫宋江瞎賊，出來說話。宋江大怒，即刻點起三百名親兵護送出營，大罵賤人來此何幹。驪卿在馬上大笑道：「瞎強盜，你還不受死麼？」上年新泰來蕪奔得好有趣。如今我們又要去了。特來通報你一聲，快回去守泰安去。這個地方冬令一定再來。宋江不聽，則已。一聽此言，不覺三尸爆炸，七竅生煙。大喝道：「小賤人，安得胡言。你老頭子，如果好漢，不要再走。好夕大戰一場，如再躲去，便比狗彘不如。驪卿大笑道：「瞎賊，不要誇口了。我還未會動手。你這裏一員上將李逵，已經獻了上來。若再一戰，連你瞎賊的性命也難保住了。我老實通知你，這番我是特來誘你出來，你若害怕，不敢出來，便吃我白罵一頓。我就要走了。說罷，帶轉馬頭便走。宋江氣得腦門幾乎炸破，叫道：「我怕你不是人，便將望蒙山上兵馬盡數點齊，惡狠狠殺下山來。驪卿回頭見賊兵已潮湧般下來，曉得銳不可當，便不敢使性邀擊，飛速奔回大營。希真已將兵馬拔退。驪卿也隨

同走了。宋江兵馬殺到營前。見希眞營前一無人馬。只是圍上旌旗插滿。靜蕩蕩聲息全無。宋江便傳令殺進營去。花榮忙諫。深恐有詐。不可逞念中計。宋江那裏肯聽。三軍一齊吶喊。殺進營內。竟是空營。賊軍一齊吃驚。宋江忙令四邊探看。不見一個伏兵。只見中軍帳前懸着一匹白布。上有大字數行。道：陳希眞謹奉勸宋公明。貴寨被困有年矣。根本重地。心腹大患。何故棄而不顧。尚戀戀於此數邑之地耶。希眞不忍乘人於危。勸公明大宜慷慨。割愛此地。速救本源。若猶忍而不捨。大禍必至。數萬雄師。盡折於外。毫無補救於本寨。亦非計之得矣。宋江看罷。倒也怦然動念。再想起龐卿辱罵情形。重復大怒。便催軍馬殺出營後。追擊希眞道。休教那廝白手走了。好歹要與他混殺一場。三軍得令。齊起殺出。後營又追上十餘里。希眞軍馬已在岸邊。背水佈陣。只見希眞軍馬分爲三隊。希眞橫矛立馬。親押中軍。龐卿先爲前部先鋒。謝德、婁熊二將分護左右。一字兒盡是紅旗。左軍乃是欒廷玉率領。欒廷玉爲副將。一字兒盡是青旗。右軍乃是召忻統領。高梁爲副將。一字兒盡是白旗。端的旌旗嚴整。盔甲鮮明。軍中大將。個個全裝披掛。佩帶軍器。立在陣前。威風凜凜。等待廝殺。宋江見了這樣軍容。方知他志在廝殺。並非退兵。心中暗暗叫苦道：這番我又中計也。既已到此。不得不戰。便將軍馬也分爲三隊。宋江魯達領中隊。黃信領左隊。楊林領右隊。佈陣畢。將要出戰。宋江叫花榮密議道：我不合逞一時之忿。不聽賢弟之諫。以至於此也。我看這賊道詭計。必是又去奪望蒙山。我此刻若即速分兵去。分兵一半回去。說只去抄襲敵人右路。却令軍士不知不覺。忽到望蒙山罷了。宋江稱是。急令花榮、王良、火萬城帶兵一半去了。這裏宋江傳令三軍奮勇開戰。三軍得令。吶喊齊出。希眞見宋江躊躇良久。然後出戰。便曉得其氣已餒。即將此意宣諭三軍。一齊出陣迎戰。龐卿當先搦戰。魯達飛禪杖出來。敵着龐卿。二人大奮神威。狠鬥六十餘合。謝德、婁熊兩騎飛馬驟出。不助龐卿。直取宋江。宋江大驚。魯達急忙撇了龐卿。轉救宋江。轉身敵住謝德。婁熊見了。便驟馬直取宋江。楊林在右隊。急忙來救。欒廷玉驟馬飛出一鎚。過去。楊林閃個不及。頭顱上正着。腦漿迸裂。死於馬下。賊人大驚。欒廷玉已驅左軍。掩殺賊人右軍。召忻高梁也驅右軍。掩殺賊人左軍。賊人大亂。宋江急得面如土色。幸喜魯達一枝禪杖。一面敵住龐卿。一面兼戰謝德。殺氣影中。禪杖一閃。謝德翻身落馬。婁熊驚退。官軍亦稍却。宋江方得收集軍馬。急忙飛逃。希眞已約全軍追來。宋江急逃。希眞急追。追上十餘里。直到望蒙山下。只見花榮已與祝永清祝萬年等兵馬大戰廝殺。宋江見了。便急忙迎上去。原來花榮方到得望蒙山時。祝永清兵也正到望蒙山下。花榮忙令三

良領兵先去佔住山頂。誰知永清一見花榮，便也速令唐猛領兵去佔山頂。當時王良與唐猛在山頂上廝殺，花榮火萬城與永清等在山脚下廝殺。山上山下苦鬥不解，花榮正在惶急，忽見宋江到來，便與宋江合兵一處。急忙上山去會王良，永清見了，也即便招呼希真，一同上山去接應唐猛。官軍賊軍一齊都在山上，宋江兵馬已大半帶傷，廝殺不得。花榮也獨力難支，只得一齊從望蒙山北面奔落山下去了。希真、永清合兵一處，佔住了望蒙山，就在山上安營立寨。原來望蒙山在新泰城東南，離城四里，山高五里，實為新泰保障。希真奪了此山，心中大喜。當日三軍在山休息，無話。那宋江同花榮等逃過了望蒙山，到了新泰城下。李俊、歐鵬、穆洪出來迎接。宋江喘息方定，收集敗殘人馬，正要入城，猛想此城保障已失，如何守得？便對花榮道：「我今番要與陳希真拚命了。今日可將受傷力乏的軍士挑開，另選精銳的補數。明日就攻望蒙山。若奪不轉望蒙山，誓不為人。花榮道：「哥哥請從長計較。」宋江道：「此番非我復設計，這望蒙山既被希真奪去，新泰如何可保？今城中糧草器械雖然備足，但保障已失，那廝曠日持久，與我攻圍，大非妙事。如今我也急切無計較處，只在乘這廝新得此山，安排未定，我便儘力攻之。我細細想來，竟無別法。賢弟如有妙計，小弟無不樂從。」花榮無話可答。宋江主意遂定到了黎明，宋江部署人馬，領了花榮、歐鵬、王良、火萬城四位好漢，一萬人馬，直到望蒙山下。宋江叫軍士一齊辱罵，叫希真下來廝殺。永清對希真道：「瞎賊此來，必因我奪了他險要，他曉得退守，必至坐困，所以情急求戰也。但拚命而來，其氣甚銳，我們且堅守以避之。希真稱是。當下便傳令堅守，不許出戰。宋江攻了一日，希真不出。宋江忿忿而返。到了次日，宋江又來討戰，希真只是不出。第三日，宋江怒氣填胸，一定要大廝殺一場。又來山下討戰，希真笑着對永清道：「這瞎賊叫罵了三日，可憐喉嚨都乾了。今日准了他罷。我今日與他廝殺一場。若是我勝，便可直臨城下。若我不勝，便退保此山。左右無妨害也。永清稱是。便道：「請泰山保守此山。俟小壻下山去，與他小耍一陣罷了。」希真依言，便命祝永清、陳鵬、祝萬年、變廷玉四員大將領兵一萬，殺下山去。永清到了半山，見宋江軍馬逼近山脚，便大叫：「宋公明，你太不曉事。既要我下來廝殺，為何不放片戰場與我？」宋江一聽此言，便揚眉答道：「你要下來，我便讓你。你若欺我，便不是人。」永清笑道：「我值得欺你。」宋江便將軍馬約退。永清等四人領兵下山，就在山下扎住陣脚。兩陣對圓，鼓角齊鳴，一聲吶喊，祝永清倒提方天畫戟，拍馬先出。高叫：「對陣誰人出馬？」花榮挺鎗而出，兩人更不敘話，舉器便鬥。戰場上一戟一鎗來來往往，鬪到四十餘合，麗卿挺着梨花鎗出來，直取花榮，替回永清。麗卿與花榮兩馬盤旋，兩鎗捲舞，戰鬪多時。歐鵬見花榮不能取勝，便拍馬挺鎗來助花榮。麗卿不慌不忙，一枝鎗敵住花

榮歐鵬這邊變廷玉見了，也提鎗躍馬去助麗卿戰場上四條鎗，神出鬼沒，虬舞龍飛，化一團殺氣，兩陣都暗暗喝采。那邊王良看了多時，更耐不得，便托鎗在手，驟馬奔來，奔回花榮。宋江見了，便叫火萬城也去替回歐鵬。火萬城挺鎗便出，兩戰兩鎗，飛花滾雪，價往來廝殺。麗卿統計前後已經戰二百餘合，生恐馬乏，便抽身回陣。變廷玉一枝鎗敵住火王兩戰，轉戰不衰，兩陣戰鼓振天，喊聲動地。宋江見變廷玉鎗法神明，變化火王兩個敵他一個，兀自遮攔多攻取少，正想再着人去幫，只見對陣祝萬年已橫鎗躍馬而來，變廷玉見火王二人本領不見甚高，便抽身而出，讓萬年且去廝併。幾合再看萬年，便挺鎗向前，敵住火王二戰，大呼廝殺。祝萬年開那枝畫戟，忽左忽右，迎敵火王。火王二人各一畫戟，左旋右轉，攢刺萬年，戰到二十餘合。那三枝畫戟上的金錢豹尾幡，忽然攪作一處，各人都要傢伙使用，急切掙拆不開。對陣小李廣花榮却看得親切，連忙將鎗掛了，拈弓搭箭，拍馬向前，拍滿雕弓，覷定萬年咽喉，颼的一箭射去，喝聲着，看官須也識得花榮弓箭不比尋常。今射萬年咽喉，又復覷得親切，豈有不着之理。當時那枝箭去萬年咽喉，也只不過一尺光景，前回陳麗卿射宋江時，幸有黃信在旁救護，今日萬年却並無那個救護他，然則萬年性命怎樣，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五回

陳麗卿鬪箭射花榮

劉慧娘縱火燒新泰

却說祝萬年與王良火萬城三枝畫戟攪做一團，花榮看得親切，對萬年咽喉一箭射來，這也是祝萬年名列雷宮，不容妖魔加害。早被陣上陳麗卿心眼快，瞥然看見，即忙撒鎗在地，抽弓搭箭大叫對陣休使暗計，語未絕，花榮一箭已到萬年咽喉，說時遲，那時快，花榮箭到麗卿一箭也到，兩箭相遇，噹的一聲箭簇和箭簇射個正着，將那花榮的箭射開數丈，兩枝箭都滴溜溜的斜插在衰草地上。官軍一聲喝采，驚得那賊軍個個目瞪口呆。連花榮也駭得倒退數步，麗卿長笑一聲，又是一箭雷光到處，那三枝戟上豹尾，豁地分開。王良火萬城嚇得汗雨通流，不敢戀戰，兩馬飛速跑回本陣去了。祝萬年精神振奮，挺鎗追去，花榮插弓提鎗，慌忙迎住，祝永清飛馬殺出，那邊歐鵬也慌忙出馬，麗卿將弓插了，捨了那枝鎗，正待殺出，只見萬年永清和花榮歐鵬戰得不分勝負，各自勒馬回陣。兩陣一齊收兵，先說宋江回營，煩悶異常，滿擬此番大勝官軍一陣，便好奪望蒙山，不料希真將佐如此利害，不能取勝，想起來不覺憂從中來，長吁短嘆，衆頭領各無言語。花榮見宋江如此，便起身對宋江道：哥哥休要心焦，陳麗卿箭法却高，小弟到氣他不

過何不竟去下個戰書訂她明日專來鬪箭先除了這人陣上之事就容易了宋江依言當夜修起一戰書差人送往希眞營裏且說當日祝永清收兵回來希眞在山上迎接入營安放人馬少頃設酒敘宴談論本日戰陣之事萬年深謝麗卿救命之恩麗卿道花榮那廝端的好箭名不虛傳此人不除將來陣上好生不便言未畢忽報敵軍有戰書呈上希眞拆開看時只見上寫着山東義士宋江致書於總管閣下竊以兩將相爭各爲其主人各有技將各有能貴營中陳麗卿決拾專能僕姑擅妙每挾鬪弓之術常圖暗箭之施但正士不尙陰謀君子何妨爭射與其潛身以取事不如明奏以圖功敵寨中有花榮者藝亦成名學能志毅茲屈兩軍相見何妨二矢如遺各盡其才各施其技專誠鬪箭共覩張弓餘器不列於陣前他將不容乎助戰縱有死傷而勿論必分勝負以收兵肅泐奉陳立請時日希眞看罷回顧麗卿花榮要與你鬪箭你意如何麗卿聽了這句話正如天上脫落一個大寶貝來歡喜得五臟開張對希眞連稱道有何不可有何不可爹爹就批了今夜如何希眞笑道無此理也你旣願去就批明日當時將戰書批了交來差帶了轉去次日黎明宋江部署人馬黃信魯達等頭領均保守新泰這裏先調鳥鎗兵長鎗兵短刀兵列爲三層派歐鵬王良火萬城管領都藏在陣後只等花榮射殺了麗卿便乘勝衝殺過去調弓箭兵做了頭陣花榮領兵宋江押陣而行當時三聲號砲鼓角齊鳴拔寨齊起殺到望蒙山下早有營門小校報入希眞中營道賊兵來也希眞便傳弓弩兵簇擁了麗卿這裏安排鎗砲劍戟刀牌各隊埋伏陣後等待麗卿得勝即便刺殺祝永清祝萬年欒廷玉欒廷芳召忻高梁隨着希眞齊出只留史谷恭率領唐猛蕙蕙花招金莊看守山上大營當時三聲號砲官軍一齊下山就山下一片大空地上扎了陣腳恰好兩陣對圓各品三通黃角震天震地須臾一聲吶喊兩軍靜蕩無聲兩邊無數勇將俱在陣腳邊遠遠觀看靜等陳麗卿與花榮鬪箭但見賊軍一邊旗門開處花榮先出那花榮頭帶一頂鋪霜耀日紅纓鳳翅金盔身披一副榆葉鉤嵌唐猊錯腰繫一條鍍金獅子鬘帶前後獸面掩心繫着一條緋紅團花戰袍下穿一雙捲雲黃皮鞋左佩一口赤銚劍右懸一壺修幹銅牙箭手中拿着張棹皮青鶴弓坐下一匹慣戰能征大宛名馬不帶別項軍器拍馬直到垓心等待鬪箭這邊陣上麗卿見花榮不帶軍器也不帶那梨花鎗只一副弓箭放響而出那麗卿頭戴一頂閃雲鳳翅金冠身披一副連環鎖子黃金甲腰繫一條鍍金夔龍鉤心帶前後兩面青銅護心鏡繫一條大紅湖縐綉鳳戰裙下穿一雙盤金飛鳳鞋左佩一口青鐔劍右懸一壺雕翎狼牙箭手中持着一張塔淵寶雕弓坐下一匹飛電棗騮馬緩緩縱到垓心兩陣上寂靜無聲那花榮見麗卿出陣便在馬上橫弓欠身道女將軍聽者俺花榮

久慕神箭，願請賜教。麗卿道：既是將軍先願比箭，就請將軍先射。花榮縱馬放開，萬聲道：有僭了！言未畢，翻身開弓，雙的一箭，麗卿即忙抽箭搭在弦上，緊對着花榮箭頭，一箭射去，殺氣影中，電光飛到，將那花榮的箭，釘頭一激，兩箭力不相讓，箭鋒錯過。麗卿的箭斜向花榮一邊去了，花榮的箭也斜向麗卿一邊去了，兩箭都不傷人，空擲在衰草地上。兩陣上都看得呆了。花榮道：女將軍且住，若照如此，只管箭鏃對鏃射過去，射到幾時，須得另議章程，立分勝負。麗卿道：花將軍意中，待要怎樣射法？花榮道：此次你射三箭，我射三箭，輪流代換。你射時，我不動手，我射時，你也不許動手。麗卿道：甚好，仍請將軍先射。說罷，便帶轉馬頭，潑刺刺向東而走。花榮驟馬趕上，右手放下韁繩，便去壺中拔箭。麗卿的馬已馳電般去了。幸虧花榮的馬還追得上，花榮在馬上扣弦搭箭，暗想道：這賤人，很不易取，我須用聲東擊西之計，便把那扣好的這枝箭取下，亦與左手和弓一併捏了，右手便將弓虛扯一扯，麗卿聽得腦後弓弦聲響，急忙閃避。花榮便從她閃避這邊一箭射來，麗卿閃了個空，曉得中計，便索性往閃的一邊再閃過去。那枝箭恰恰的在耳邊拂過了，希真在陣上替麗卿捏了一把汗。宋江連稱可惜，麗卿的馬已跑到圍場處，把馬一兜，霍的回轉身，望西邊跑來。花榮也勒轉馬頭，就勢裏趕將來，地上八隻馬蹄，颼風掣電，價奔走。麗卿識得花榮利害，十分提心。花榮因初計不成，心內有虛怯，抽箭在手，又生一法，想道：我用送往迎來之計，看她何如。即忙搭箭弦上，却將馬一拍，往斜刺裏便走，便把那弓拽滿，却不去覷準麗卿，偏將那箭鋒向麗卿馬前過去。少許地方，一箭射去，麗卿見他馬向斜刺裏走，早已識得，却偏要蹈險逞奇，竟放心一馬衝去。那枝箭已橫飛的到了胸前，麗卿只把身子往後一仰，順便用手將那枝箭桿一撐，那枝箭遠遠的跌落在地下了。宋江及衆賊將都大吃一驚，希真與諸將都同聲稱奇。花榮心中十分焦躁，麗卿見花榮如此利害，因想再閃了他一閃，須要讓我射了好歹要結果了他。只見那馬跑到西邊盡頭，忽地又回轉身來。花榮見麗卿轉馬，猛想得一個移遠就近之計，便將自己的馬立住了，將箭藏在身後，只等麗卿的馬迎過來，霍地翻身，雙的一箭，向麗卿劈面射去。麗卿不慌不忙，張開櫻口，將那箭頭輕輕的御住，面不改色。花榮及兩陣上一齊失驚，一片駭聲不絕。麗卿見花榮失驚，即將花榮的箭搭在弦上，雙的射來。花榮急忙閃過，這箭出人意外。若非花榮急避得快，當下便已斷送性命。當時花榮閃避了這箭，拍馬便走。麗卿的馬奔雷掣電，價追上。第二枝箭已發，花榮不及提防，箭鋒已到後頸。花榮急閃，那枝箭已從頭頸邊貼肉的刮過。花榮驚出一身大汗，背後弓弦又響。花榮急扭過身子，把手中的弓忙去一隔。麗卿第三枝箭早到，只聽潑刺一聲。花榮的弓幹已被那箭劈碎。這是麗卿的連珠箭法，神化

無比。精妙絕倫。花榮看得目瞪口呆。呆麗卿高叫道：「花將軍且請回馬換弓，再來比較。」花榮更不答話，拍馬回陣去了。麗卿也放馬歸到本陣。希真、永清迎接麗卿入陣，都咋舌稱險。麗卿道：「爹爹休慌，只是花榮這廝好生了得。他頭一箭險些着他的手。希真道：「你此時劈碎了他弓幹，已算得勝。我看鬪箭一事就此停止，速將陣後鳥鎗兵放出，乘其不備，掩殺過去，倒好得個大勝。」麗卿道：「不可。孩兒已約他再來比箭，豈可失信。永清道：「兵不厭詐，但能得勝，失信何妨？」麗卿道：「我也不但為此。這人不除，終是大患。今日好歹要射殺了他，以便日後陣上放心。」希真拗她不過，只得依了。麗卿在陣中少息，等待出陣。那邊花榮回陣，宋江迎入，只是搖頭咋舌。花榮下了馬，略坐坐定了神。宋江口裏不說，心中躊躇想：「此番若再教花榮出去，深恐萬一失手，又送一個兄弟。若不再出，又實實氣她不過。只見花榮開言道：「這陳麗卿果然利害，待小弟略歇歇力，定要去除滅了她。」一來為兄長除一大患，二來為小弟方纔折弓之恥，也須洩念。宋江未及回言，只聽得對陣起鼓。麗卿已出，花榮急忙換張新弓，又添了幾枝好箭，飛身上馬，縱出陣前。兩人相見，更不打話，開弓便射。但見兩騎奔軼，一似飛電相追。兩箭往來，一似流星相逐。各逞本領，各顯神奇。足足放了十八枝箭。你來我閃，我去你逃。兩邊各無傷損。麗卿心下焦急起來，因想：「此番若不射他的馬，斷難取事。」此時花榮馬在前奔，麗卿馬在後追。當時搭上弦，拽滿雕弓，眼睜睜覷定花榮坐馬跨後一箭射去。花榮回頭看時，只見那枝箭向着下三部風也似的追來，便識得是射馬。即忙把韁繩一偏，這馬霍地一跳，那箭從馬腹下過去了。花榮大怒，便也聽的一箭向麗卿馬頭對得準準地射來。那匹飛電驟馬見有箭來，不待人去照應，急竄向斜刺裏去。那箭却射到空處去了。麗卿大怒，一箭往馬左射去。花榮急忙避得，一箭又從馬右射去。兩箭幸而都射不着。花榮心裏惶急起來，暗想：「這番認不得真了，不如乘她射馬之時，她正全神照顧下面，我却出其不意，射她頭盔，不管她死傷何如，我便算得勝回營。」算計已定，誰知麗卿心中也生算計。一心要借射馬作樣，略放高些射他的肚皮。正是人各有心，各不相知。此刻兩陣上的主帥將官兵卒都靜悄悄的，提心觀看。只見兩弓齊開，兩箭齊發。花榮的箭略早些兒，一箭過去。麗卿頭盔飛去。希真陣上一齊大驚。花榮大喜，驀地裏一聲狂叫：「一箭中腹，仰後而倒。」宋江大驚退後。希真陣軍殺上。麗卿得意已極，插弓在袋，挽了頭髮，揮劍當先，殺入賊軍。賊軍見花榮陣亡，個個心膽碎裂，那敢迎攻。希真、永清統領大軍鎗炮夾着箭矢，潮湧般殺上來。宋江又氣又驚，神識已昏。歐鵬、王良、火萬城只得緊緊保着宋江奔逃。那有餘神約束全軍。只見官軍個個精神奮發，大呼掩殺。賊兵早已屍橫遍野，血流成河。黃信在新奉城內聞報大驚，即忙領兵出城接應。宋江、宋江、歐鵬、王良

火萬城紛紛隨着黃信逃入城中。官兵已到城下，賊軍把城門急閉。官軍乘勢攻城，幸喜城上早有準備，攻了半日不下。希眞傳令收兵，就把新泰城團圍圍定，四周扎下了營寨。天色已晚，希眞傳令各營開筵暢飲，酒筵之間，衆人讚揚麗卿聲不絕口。麗卿搖頭道：「今日之事，只好算個僥倖，其實那花榮端的好箭，當今之世，只怕再要第二個花榮，斷沒有了。想今番也是他命該絕，不然這箭有何難避？」希眞、永清都道：「花榮眞個利害，今番除滅了他，我們眞大放了心。大衆各歡喜，酣飲盡歡而散。」

准擬次日攻城，且說宋江逃入城中，急得神昏氣散。黃信代他料理登城守備之事。宋江半晌神定，想到花榮陣亡，兵馬大敗，官軍逼臨城下，事勢危急，萬分眞是無法可施，不覺放聲大哭道：「天絕我也，衆人急前解勸，宋江收淚凝坐，浩然長歎道：「花兄弟與我患難至交，不料今和他分手了，不覺大哭。衆人又慰勸了一番，宋江方問起守城之策。黃信答道：「方纔敵人逼攻城下，小弟和衆人協守擋禦一陣，此刻已退去了。現在已探得他已沿城築營，竟把我們團圍圍住。宋江聽了，接連頓足道：「不好了，不好了，我這新泰城內，雖然錢糧充足，器械完備，只是被他久圍不解，終於難支。況且此刻泰安萊蕪兩處，也被官兵大隊扼住，不能來救。望蒙山又被希眞奪去，他若從望蒙山窺探我城中虛實，最爲便捷。我却如何守得？衆人皆相向無言。宋江歎道：「如吳軍師在此，我何至於此？」徐官兒眞害殺我也。當晚無話。次早黎明，忽報陳希眞兵馬攻城，宋江急忙與衆將登城守備。只見官軍數萬蜂擁而來，麗卿當先一馬飛出，見宋江在城上，便哈哈大笑道：「瞎強盜，我教你不要誇口。今日何如？又是一員上將決送了氣，得宋江暴跳如雷，便要開城決一死戰。忽想前日不忍一時之忿，失將亡師，今已銳氣新挫，未可輕出。只得將那股氣捺了一捺，捺下去了。便當心守城。希眞見宋江此番激他不動，只得傳令硬攻一番。但見城上城下鎗炮之聲，乒乒兵兵震天動地。這陳希眞攻法十分勇猛，那邊宋江守法亦十分嚴密，攻了一日，不分勝負，只得收兵回營。希眞道：「攻城原無猝攻之理，只有將兵馬分爲數隊輪替攻打，晝夜不息，方可濟事。永清道：「正是。只是我早上教史谷恭在望蒙山探看城中虛實，爲何此刻還不來報說？未了，忽報史谷恭差人來報知城中之事。希眞卽叫傳來人進來，來人將城中情形細細的稟述了一番。希眞道：「據此說，這城倒一時難破。如何是好？那來差獻上一封小稟，希眞拆開看時，乃史谷恭擬一攻城之策。希眞點頭稱是。次日，希眞依了史谷恭之計，點兵攻城，攻了一日，只是不動。是晚，永清想了一法。第三日又去攻城，仍然不下。話休絮煩，那希眞、永清督令官兵接連攻新泰城，攻了十餘日，那城樓雉堞雖然也攻壞了數處，宋江堅守得法，隨壞隨補，終是無隙可乘。希眞、永清日日登望蒙山窺探城中，有時就在望蒙山與史谷恭商量計策。這日希

真正在望蒙山。忽報江南雲龍公子同劉慧娘到來。前來請見。希真訝然道：「這事奇了。雲統制丁艱回籍。久已挈眷同行。今日何以復來此地。急請入見。」雲龍慧娘都上前請了安。希真道了契闊。二人又與永清麗卿等相見了。遜了坐。希真問道：「賢梁孟隨同尊人回籍已久。此際何來？」雲龍道：「父親回家不多幾日。正在料理祖公窀穸之事。特奉聖諭。因山東正在整飭戎行之際。不可疎忽。卽着父親奪情辦事。仍回原職。父親趕辦葬事已畢。隨卽起行。先令小姪奉母率眷。先行抵畧。因聞大軍在此。特來進謁。希真道：「原來是尊大人奉旨復任。這於梁山事宜大有裨益。二位此來亦是奇遇。便吩咐備酒。就在山上擺開筵席。與雲龍夫妻接風。席間雲龍慧娘問起破賊之事。希真從汶河渡鑿戰之事。逐節說了。說到活擒李逵。二人俱嘖嘖稱奇。說到箭射花榮。二人俱深深佩服。麗卿漸漸說到目下攻圍新泰。已有十餘日。總不能破。慧娘回眸一望。便對希真道：「這山下望城中。歷歷分明。形勢爲我所據。理宜卽速可破。希真道：「就是這城中錢糧充足。機械俱備。無從設法。永清道：「秀妹慧娘想必分外看得分明。今日旣已來此。合是天賜其便。何不就請賢妹探看一遭。或有破綻可尋。」慧娘欣然首肯。當時席間。希真永清麗卿雲龍慧娘等人。各各細敘些別况。酒闌席散。日方過午。慧娘一時高興起來。便道：「趁今日天色未晚。甥女就去探望一遭。」希真永清皆喜。當時希真永清麗卿雲龍慧娘五騎馬。同出營前。望下去。只見新泰城。雉堞圍圍。鱗居比列。雲龍道：「賊中莫說無人。這點堞子小的城池。却這般守禦得法。麗卿道：「可惜沒有這樣長的火箭。不然放火燒他。慧娘一聽麗卿的話。猛回頭一看。那營前這枝旗竿。橫影在地。欣然得計。便吩咐隨從人。去行李內。取那算籌標桿象限儀。三件傢伙來。隨從人應了去。慧娘忽走到旗竿前。細細將那影看了。又看。又向城中一望。皺眉道：「這座山恐防用不得。躊躇了一回。又縱目四望。忽見東邊一座高峯。慧娘指着問希真道：「這座峯頭。是何名字？」希真道：「叫做東高峯。就同這山相連的。」慧娘道：「旣如此。我們且往那裏去看看。當時帶了算籌等三件傢伙。便一同到了東高峯。慧娘揀了一片平地。立起標竿。量了日影。佈了象儀。向城中一望。佈開算籌一算。又將象儀向影上一量。口裏自言道：「這山在城的正東偏南十五度。正是乙山辛向。一定好用了。且待算這山的高低。并離城的遠近。看當時又豎起標竿。掛起象儀。測量一回。佈了算籌。道：「這山原來高七里。離城中十二里。又算了一回。便笑着對希真道：「姨夫快去安排人馬。來日巳初三刻。此城立破矣。」四人一齊驚喜。希真永清忙問其故。慧娘道：「回營去再說。」當時五騎一齊回營。進帳坐地。慧娘道：「那年公公收降白瓦爾罕之時。甥女得其火鏡之法。能引太陽真火。於十數里外。射入敵營。燒燬諸物。方纔甥女聽卿姊說想放火箭。因此想到此法。但此法須山之高低遠近方向。」

與太陽地平經緯一一符合。方可應用。甥女見這望蒙山在新泰之南。太陽到南方。總是午正前後。其影最高。這山不見得高。所以不合用。那東高峯一處。說也奇怪。竟是大生成燒這新泰城的緣。此地北極距天頂五十四度。此時在白露節後。太陽距北極八十四度。甥女算定明日巳初三刻。太陽地平經度。係正東偏南十五度有零。却好這東高峯向城中是乙山辛向。也是正東偏南十五度有零。與太陽地平經度符合。至於太陽地平緯度。係高三十度稍強。却好這山高七里。離城中十二里。用切線法取之。也是高三十度稍強。與平陽緯度符合。到了這時刻。只須在這峯頭安放火鏡。那太陽真火便直射城中。更有巧極妙極者。甥女算其火光所射之地。正是糧草房。稍移一度。便是火藥局。城中無故火藥自炸。糧草自燒。賊軍必然驚亂。乘其驚亂。一攻而破矣。希真大喜。便請雲龍蕙娘多留一日。當夜陞帳。分派將官兵馬。祝永清祝萬年。領六千人馬攻北門。繼廷玉繼廷芳。領六千人馬攻西門。召忻高梁。領六千人馬攻南門。主帥親帶陳蕙卿。婁蕙花。貂金莊。領八千人馬攻東門。查得新泰西北有清江渡一處。宋江如失城逃出。必奔泰安。此路必經之所。便派眞祥麟。蒧成龍。唐猛。領兵四千名前往埋伏。又派史谷恭前去司察瞭望信號之事。其餘老弱帶傷之兵。均着看守望蒙山。即請雲龍將領。并護從劉蕙娘在東高峯上。審候時刻。安放火鏡。分派已定。衆將紛紛領令而去。個個摩拳擦掌。只等明日巳初三刻。便要一齊動手。且說宋江在新泰城中。日日提心守禦。真是目不交睫。衣不解帶。所幸城中錢糧器械。通盤計算。還可支持一年。略爲放心。不料這一日。宋江正在東門。看見希真全隊人馬。早已圍住各門。宋江全神照應外面。忽城中疊次報來。糧草房無故火發。宋江急回頭一看。其時天高日晶。萬里無雲。諸物風燥。只見糧草房中烟焰障天。烈火橫飛。宋江大驚。急令黃信領守東門。彈壓軍心。休得驚亂。自己急忙下城。方要查問何人失火。忽見前面震天動地的一個冲天霹靂。房舍屋宇。磚瓦椽木。盡行騰空。拔起。黑焰障天。乃是火藥局內數萬斛火藥。無故崩炸。城內大驚人聲鼎沸。只聽得亂哄哄講說有人親眼看見天上射落一團大火。以致火發。宋江驚得不知所措。四門官軍早已吶喊登城。魯達李俊。王良火萬城。率領八百名銳騎。保着宋江。衝突北門。而出。正遇着祝氏弟兄。率衆攻城。魯達手提禪杖。大吼一聲。當先衝起。李俊保了宋江。緊緊跟了魯達。先走。永清萬年兩騎。已攔腰截來。把王良火萬城截留城中。萬年挺戟。邀鬥王良火萬城。永清飛也似追宋江去了。萬年與王良火萬城奮勇廝鬥。正在勝負難分。永清因鬪不過魯達。便撇了宋江。轉來助萬年力戰。王良正在捨命苦鬪。不防永清一騎衝到。王良急忙招架。永清已一戟刺入左脅。往外一擺。死於馬下。火萬城大驚。急忙與萬年虛架一戟。勒馬人叢中。便走。萬年驟馬追去。

對後心一戟，早已了賬。永清萬年各取了首級，領兵進城去了。那兩門歐鵬聞城中沸亂，大吃一驚，忙欲差人查問。只見欒廷玉欒廷芳已率衆登城，霎時官兵佈滿城上，見有賊兵，即便砍殺。歐鵬知不是頭，欲待逃去，早被廷芳邀住。歐鵬只得轉身來廝鬪，不防廷玉已殺到背後，一鎗刺入左腿，歐鵬撲翻於地。衆兵急前，網住廷玉。廷芳便網了歐鵬，領兵進城去了。那西門穆洪見城中火發，急差人往探。宋江已無消息，召忻高梁已領兵直到城下。穆洪急下城，開城衝出，召忻提鎗攔住。穆洪便鬪，鬪不數合，穆洪早已手軟。高梁驟馬追來，穆洪急忙招架，早被高梁看出破綻，便將右手刀掛了，就勢賣進，輕舒玉臂，將穆洪摘離雕鞍，生擒過來，擲於地上。衆兵急前，網住賊兵。早已殺盡，召忻高梁便押了穆洪，領兵進城去了。那東門黃信奉宋江命，彈壓軍心。宋江去後，賊中愈亂，軍心愈驚。陳麗卿已當先搶入城上，婁燕花貂金莊一齊隨後殺上。黃信不及招呼，宋江急忙避入城下。花貂金莊便統兵在城上殺賊。麗卿婁燕追黃信下城。黃信迎住麗卿巷戰，戰不到十合，麗卿一槍桿敲着黃信落馬。婁燕急縛了黃信。麗卿便開門迎接希真與花貂金莊一同領兵進城去了。再說魯達李俊保着宋江，從北門逃出重圍，一路馬不停蹄，約計走了一個時辰，却逃到清江渡。正欲奔到渡口，覓船過渡，誰知早被史谷恭在高阜處看見，便燃起一個號炮。真祥麟從左邊林子殺出，范成龍從右邊林子殺出，大喝：「瞎賊！快走！咱們等候已久。」宋江驚得魂飛魄散。魯達李俊急忙迎敵，不防唐猛已從背後殺來。魯達因保宋江要緊，無心戀戰，輪起禪杖，在重圍中衝出一條路，帶着宋江，一溜烟向小路走了。李俊失了宋江，又與三勇將相遇，如何抵敵得住，只得賣個破綻，抽身跳出圈子，一口氣奔向清江渡。正要赴水逃命，唐猛脚步如飛，早已趕在他前路當面攔住。背後真祥麟、范成龍兩馬亦到，三人攔住李俊，不由分說，把李俊橫拖倒拽的，網捉了來，與史谷恭一同收兵。同轉新泰城來了。希真已在城中收合各路兵馬，救滅了餘火，計殺傷賊兵二萬餘人。生擒賊目四員，并賊兵五千餘人，收復了新泰。希真便出榜安民，一面差人到望蒙山迎接雲龍、慧娘入城，深謝慧娘助計破城，設筵慶賀。當日將李俊、穆洪、黃信、歐鵬四人釘入囚車，派隨營幹員解往沂州府監內收禁了。隨將收復新泰事具摺奏聞。一面申報都省。希真在城中妥辦善後諸務，不日雲天彪到來，聞陳希真已收復了新泰，甚喜，便入城道賀。希真邀留敘宴，談些事務。天彪因工事緊急，不敢稽留，便別了希真，帶領雲龍、慧娘及各眷屬赴青州去了。希真住在新泰，不多幾日，都省已委員并下來。希真交清了事務，率領諸將官軍回景陽鎮去。命真祥麟、范成龍仍回兗州鎮去。召忻高梁也領兵回蒙陰，靜候朝廷明降。按下慢表，且說宋江仗着魯達保護，逃回泰安，想起了許多兄弟，內中死的且

自丟開。只有幾個活的。現在牢裏受苦。又不能與兵去劫牢救他們。真是束手無策。想到這裏。心內好不悽惶。歇了數日。方纔將新泰失守之事。寫了一封書信。差人回梁山報知吳用。并動問近日徐槐情形何如。只因這一問。有分教。外患方興。內憂復發。好一似雪上加霜。人謀已竭。天意難回。真是水中捉月。畢竟梁山消息何如。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六回 凌振捨身轟鄆縣 徐槐就計退頭關

却說宋江差人賣書回梁山。報知新泰失陷之信。并問近日吳用與徐槐相持情形何如。看官徐槐破梁山頭關。吳用力守二關。是上年三月間的事。到得本年八月。相持一年有餘。中間你攻我守。我攻你守。想已不止數十次了。斷非一句二句說話。交代得清楚的。須細細的數說與衆位聽。且說徐槐自聞知張叔夜大軍移征方臘。這裏梁山之事。竟獨委於徐槐一人。徐槐大爲躊躇。當時召集韋揚隱。李宗湯商議。決議扣梁山緊要圍住。臺不放鬆。統俟張公凱旋之日。協征梁山。或俟雲陳協力來助等語。徐槐依議。便派撥兵馬。將梁山圍圍住。聲息不通。四面扎營。立寨。嚴緊管束。這是上年七八月的話。到了九月。吳用聞知叔夜移征方臘之信。心中略安。怎奈徐槐只是不浪。吳用因差十數名精細。嚙囉。偷出左關放火。燒徐槐的右軍左營。天氣風燥。葦蘆齊着。右軍果然驚亂。吳用派萬餘名銳騎。開左關衝殺出去。徐槐聞變。便差顏樹德領兵去救。與賊軍廝殺一陣。官軍雖有些傷損。賊軍亦毫無便宜。右軍依舊圍住了左關。吳用設計堅守。到了寒冬。朔風凜冽。這日忽降大雪。嚴寒大甚。兩邊各開兵不得。靜守壁壘。吳用忽心生一計。派精兵潛出右關。偷劫左軍。果然人不知。鬼不覺。直到官軍營前。擂鼓吶喊。殺入營中。官兵慌忙迎敵。兩下混殺一陣。不防營前伏兵齊出。將賊兵圍住。幸得吳用接應。兵到。衝出重圍。收兵而返。左軍依舊鎖住了右關。吳用兩番苦心用計。不能解圍。真是急迫之至。衆頭領亦無可如何。及至次年春暖。徐槐整頓戈甲。鼓勵兵將。直攻二關。這番不比從前端的十分勇銳。吳用率衆盡力守禦。徐槐只是日夜不息的攻打。只見關門左隄漸漸將倒。吳用忙催衆人在裏面補築城牆。併工趕築。一日而就。外面的牆已坍了。幸裏面一層擋住。徐槐策衆又攻。不數日裏面這層又要攻破。吳用又催衆在裏面補築。築一層打透一層。直打倒第七層。徐槐見吳用如此防禦嚴密。只得收兵少息。當時退保頭關去了。吳用怒氣不平。率衆直攻頭關。徐槐守住頭關。鎗炮矢石。密麻也似堵禦。原來徐槐的糧草器械。自有都省及曹州府下官府週流不絕的解送前來。所以不憂匱乏。儘夠備禦。當時吳用攻頭關。徐槐守頭關。又是一月有餘。已是四月天氣。吳用無

可如何只得退去。誰知吳用一退，徐槐隨即進攻二關。自夏歷秋，彼來此往，竟無休息。這日徐槐攻關，正在緊急，吳用百計防禦，真是心血費盡。忽接宋江報失新泰之信，吳用大吃一驚，跌倒於地。衆人急前喚醒，吳用長嘆一聲道：「天之亡我，不可爲也。」衆兄弟都相向勸言，吳用定神半晌，傳令二關嚴緊把守。這裏以心問心，足想了一個時辰，初意欲教宋江棄了泰安，兼收集兩處兵馬，速回本寨協力相助。退這徐槐，繼想此刻還虧得泰安等處拒住雲陳，若收兵而回，雲陳二處必隨跡協攻山寨矣。便寫起一封書信，着原差賈回泰安，呈與宋江書內言新泰既失，兼蕪萬不可疎虞。須要小心防守等語，來使賈書去訖。吳用仍登二關去看守了。一回轉來十分納悶，暗暗道：「外患如此之緊，本寨被困一年有餘，尚不解圍，如何是好？尋思良久，竟無妙法。便命蔣敬將山寨中錢糧通盤核算報來，蔣敬領命次日將寨中錢糧徹底清查，稟復道：「寨中錢糧業已查清，如果一無增減，僅敷一年支銷。吳用聽了這話，心內愈加憂煎。想此刻被官軍四面攻圍，如此緊急，如何出去搶得糧來？若非速出奇計，退了徐槐，萬無生理。想了半歇，竟想不出法兒，只得登關守備守了三日。徐槐攻打愈急，竟有一鼓而下之勢。吳用亦險些失守，衆頭領死命抵住，看看天色已晚，關門幸未失陷。徐槐也收兵回營。當夜吳用在帳中聚集衆頭領商議道：「徐官兒這樣攻打，終非妙事。我想欲解此危，計非傷動鄆城不可。鄆城一動，那徐官兒顧本要緊，必然分兵還救鄆城。這裏頭關便可圖了。但此地人馬不能殺出，濮州兵又被截林山阻住，惟有嘉祥一路尚可暫時分兵。只是鄆城沒有內應，嘉祥出兵進襲，亦屬徒然。衆兄弟可有妙法否？」衆頭領聞言，均各低頭無計。只見張魁開言道：「軍師容稟，那年軍師破曹州時，曾有遣凌振兄長入城埋放地雷之計。彼時戴全兄爲內線，戴全因進城不得，託小弟做主安排。小弟因家在西門之外，難以設施，幸有一心腹至交，姓李名仁，住在北門之內，凌兄私寓其家，潛地行計，因得成事。只可惜大軍進城之日，這好友李仁已急症亡故了。他的兄弟李義，却在鄆城內總管理火藥局事務，也是小弟的至好，倒好借作內線，就中取事。吳用聽罷，只是沉吟。只見石勇悄悄的問張魁道：「你所說的李義，是不是綽號叫做直頭老虎的張魁道：「正是。石勇便對吳用道：「軍師不必疑慮，這李義也與小弟有交情的。吳用便問怎樣交情，石勇道：「那年小弟到鄆城縣，投奔公明哥哥時，是他指引路的。他起先不是鄆城火藥局的司賬，是個做客爲商的小弟，在大名府開賭場時，他常到賭場裏來，因此認識得他。小弟後來打死了人，承他庇護，得以脫逃。端的是個有義氣的朋友。吳用聽罷，又復沉吟良久道：「他既是張兄弟心腹朋友的兄弟，又有放救石兄弟一椿事，此去定然不妨。但雖是至好，多年不通往來，交情變遷，人心難測。你二人前去，切須精細，先看他交

情何如。再行相機行事。他如果肯同心合意，便妙極了。我想他既在火藥局內，火藥攜取極便，仍差凌振同去栽埋地雷。二人領諾，吳用便教凌振上來，又密囑了許多話。又道：「此事時不宜遲，你等今夜便由後山洞口出去，繞道先到嘉祥，見了呼延灼，與他說明此計。你等先混進鄆城去，善覷方便，待到事已辦妥，再去約會日期，教其派上將二名，帶兵三千，飛密而來。同這時辰，地雷內發，嘉祥外變，鄆城可破矣。」三人依計，帶了乾糧銀兩，當夜起身，不說吳用依舊登關，力拒徐槐，且說三人出了後山，星夜趕到嘉祥，見了呼延灼，說知此事。呼延灼領會了，三人不敢逗留，便一直奔鄆城去。張魁雖是曹州人氏，却不會到過鄆城，石勇雖到過鄆城，但住得沒多幾日，凌振更不必說，與鄆城毫無交涉，所以三人取路鄆城，端的無人識破，更喜竄警一年有餘，那些關隘上專司盤詰的軍士，也有些厭倦了，雖有稽查，也不十分嚴密，所以三人倒鬆鬆爽爽的，直到鄆城。那張魁到了城門邊，忽聽有人高叫道：「老魁那裏來，不要走得快，吃三大碗去。」張魁嚇了一跳，急回頭看時，認得此人是快嘴張三，却在這城做守城軍士，便答道：「有點要事，不奉陪了。」少停城裏吃罷，言畢，即領了凌石二人進城去了。那羣守城的軍士，見有同夥人認識，也就不來盤問。張魁等進了鄆城，深恐再有人認識，急忙趕到火藥局去，尋李義滿，擬會着了李義，便有個閃藏之所，不料走到局前，向把門的問了一聲：「方知李義已奉差出去，不在局裏。」三人心內一齊叫苦，只得走到一條僻巷內，一個小酒店裏，叫酒保燙了一壺酒，隨便揀些過口。三人坐下聚飲，一面交頭接耳，悄悄的商議今夜何處安身。三人都相向無計，忽見一人走進店來，大叫道：「你們三個好呀，怎的躲在這裏？」自己吃酒，不來邀邀我。三人急看時，又是那個快嘴張三。張魁只得立了起來，邀他同飲。那張三更不客氣，便坐下就吃。張三便問張魁道：「魁兄，聞得你在梁山入夥，如今強盜不做了嗎？」張魁搖手道：「老三，怎的這樣亂說？」小弟在東京住了幾日，方纔同至好兄弟出來，幹些沿路買賣，特到此地，遇見了老哥，甚是有興，有甚麼梁山不梁山。張三道：「誰不知你在梁山，如今你做你的強盜，我管我的城門，兩不相干。我也不來管你，且吃酒罷。」張魁因他一向醉糊塗，也不敢和他糾纏下去，只得胡亂吃了些酒。那張三左一碗，右一碗，嘴裏夾七夾八，東扯西拉的，說了許多時節。張魁與凌振、石勇以目相向，商議不得，心裏叫不迭那連珠箭的苦。天色已晚，方纔酒罷。張魁立起身來，會酒鈔。那張三那廝奪着會了去。張魁稱謝了，離開了這個厭物，與凌振、石勇緩步出巷，心中籌畫今夜的住處。不覺走到東門直街上，忽石勇向二人道：「好了，李義來也。」張魁一看，見是李義大喜。石勇便叫聲：「李二哥，張魁忙扯了他一把衣袖，只見李義也招呼了一聲，不多說話，便走過了張魁，待他過去了，方纔與凌振、石勇緩緩地走到火藥局。」

重去訪李義。李義接見張魁等三人，各通了假名姓。李義引入靜室坐地。李義對張魁石勇道：「方纔街上遇見二位，休怪我不來理睬。實係街上人多，二位係從梁山上來，小弟深恐被人看出，不得不急忙避過，千乞恕罪。」張魁石勇都稱是極。李義又問了凌振姓名，便道：「三位在梁山上來，此何幹？」張魁躊躇了半晌，方纔答道：「小弟與宋兄均係吾兄至好。老實說，何妨弟等三人奉吳軍師將令，特來此地探聽消息。吾兄放心，決不是干害這城池。弟與宋兄合吾兄至好，豈肯有妨礙於吾兄？吾兄放心。」李義聽說與己無礙，方放了心，便道：「三位現寓何處？」張魁沉吟道：「弟初意原欲另覓下處。今天已晚了，竟無處尋寓安身，不識尊處可借宿幾宵否？」房金總謝，李義聽罷，心內躊躇，暗想道：「叨在至好，倒不爲房金起見，只是他住在我處，萬一洩漏了，爲患非淺。」張魁見其沉吟，忙道：「吾兄不必過慮，弟等三人來此，端的無人認識，斷不至決裂了。貽累老兄。」李義道：「既如此，就請在舍間，有屈數日，只是三位切不可出去，恐怕被人打眼。三位要探甚麼軍報，小弟代去打聽罷了。」張魁等三人皆稱謝。當時李義留三人夜飯，極其歡洽。李義便問三人要探甚麼事務。張魁道：「承吾兄仗義感激之至，但此一事，做軍師本意實來有求於吾兄，特未便啓齒耳。」李義道：「端的甚事？既是至好，但說何妨？」小弟力有可爲，無不遵教。」張魁道：「做寨被官軍圍困年餘，火藥甚爲缺乏，又無處採辦，因知小弟與吾兄至好，吾兄現在又總司火藥，因此特來奉求，謹奉上白銀若干兩，向吾兄乞撥火藥若干。此銀所以便吾兄隨卽彌補，另有銀若干兩，奉謝吾兄。小弟所謂不干鄆城之事，與吾兄決無妨礙者，此也。」李義道：「我道甚事，原來不過要些火藥，這有何難？此事盡在小弟一人身上。」吳軍師謝禮，我却不要。三人齊道：「這是軍師之意，吾兄必不可却。」當時謝了李義。李義就在局中撥間住房，安置三人房內。張魁對凌石二人道：「計便有一半了，只是一樣，尙在不便。」那年曹州之事，凌石長在他令兄處，栽埋地雷，係與他令兄說明了一老一竇，相幫挖掘地道的。如今不與他說明，如何掘得？石勇道：「何不竟與他說明了，做豈不爽快？」凌振道：「有個難處，方纔他見我們借宿，尙且沈吟半晌，若說破此事，豈不駭殺了他？」張石二人都想不出計較。凌振道：「且待明日，我去屋後看看形勢，再定計議。」好在這屋後面也離城牆不遠，二人稱是。當夜無話。次日，張魁悄悄將銀兩送與李義。李義收了，便悄悄將火藥交與張魁，便對張魁道：「吾兄帶這火藥出城，恐有人盤查，怎好？」張魁道：「仁兄勿慮，小弟自有個法兒，只須借尊處寬住幾日便好了。」便向李義說了一個法兒。法兒又道：「爲此所以要寬住幾日。」李義也相信了。張魁收了火藥，放在自己房內。李義便往官府裏銷差去了。這裏房內凌振對張石二人道：「方纔小弟私到屋後看過，屋內有所廢園，園內有口枯井，端的爲人所不到。我們每夜就從此

處打地道。直到城牆。所有掘出的泥土。就填在井內。却是毫無形跡。魁兄既已與他說過寬住幾日。這幾日的夜裏。我們便趕緊私辦此事。竟不必通知他。日裏與李義談天。夜裏專做掘地之事。不上兩日。已將地雷埋好。張魁道。地雷埋好。我去嘉祥通知日期了。這裏李兄處。究竟瞞他不得。臨期石兄可知會他。好讓他早作迴避。石勇應了。那張魁便向李義造了一個必預先去一步的緣故。便偷出城門。直奔嘉祥。通知呼延灼去了。按下慢表。且說那快嘴張三。自那日會見了張魁之後。次日又入城去尋張魁。却尋不着。第二日便去城裏大街小巷。各處尋覓。杳無蹤跡。第三日再去尋覓。每逢店頭店腦。便問聲看見張老魁否。無人曉得。如是接連幾日。有個住在東門直街的。姓宋名信。是在東城營當兵的。當時見張三連日問張魁。便轉問道。你說的張魁。端的甚樣人。作何生業。那張三已有八九分酒。便大聲道。說起這個人。我張老三上不瞞天下不瞞地。這人是个梁山上的朋友。那宋信聽了。吃了一大驚道。你當真還是作耍。張三道。我要做甚。那張魁便是曹州府西門外人。他有兩個人同來。內中一個生得八尺身材。淡黃色的臉。一雙鮮眼。微有鬍鬚。十分怪醜。我此刻想起來。畫都畫得出。宋信一聽此言。猛記數日天晚時節。會有這個人。和火藥局裏的李義相叫。彼時我看見他有慌張形勢。早已疑惑。今日方知如此。原來這宋信最有心計。便別了張三。悄悄的地到火藥局。左右鄰舍人家。將這樣狀貌細細說了。便問數日前此人。不見過。據鄰舍答言。這日果有此人。同着兩個人。進火藥局裏去了。兩次。當時也不留心他出入。此後也沒得看見了。宋信聽了。暗暗點頭道。是了。便急去稟了本營提轄。并言先提張三來一審。便知其詳。提轄一聽。便立提了張三來審問。張三竟一老一實。將張魁怎樣來歷。怎樣見張魁帶了二個人進城的話。當面招供了。此後却不曉得張魁躲藏何處。提轄將供單錄了。便即具稟。將張三解送到縣裏去。并差宋信回去伺候質訊。那鄆城縣知縣一聞此信。即忙陞堂審訊。先將張三覆問了口供。便傳宋信上來。宋信將親眼看見。那張魁同來的怪醜面貌。人與李義相叫。又親去火藥局前探問鄰舍。據說確有此人。進火藥局兩次的話。一一供了。那知縣便立時點齊軍健。捕役帶了宋信張三作眼目。飛也似撲到火藥局裏。不問事由。即進裏面。捉出石勇。李義駭得面如土色。早吃縣官喝聲。拿下。幾個健役上前。將李義鎖了。和石勇提回縣衙。凌振早已聞變。逃脫。那縣官當即陞堂。全副刑具。擺在階下。公差皂隸。侍立兩旁。縣官先將石勇提上。審訊道。你這賊人。係何名字。來此城內。作何詭謀。老實招來。免得動刑。石勇招了個假名字。并抵賴。並不是賊。那縣官便喝結實打。左右一聲答應。將石勇一索細翻。打得皮開肉綻。石勇只是不招。縣官見石勇不招。便叫傳李義上來。此時石勇已將地雷之謀。告知李義。只未說嘉祥兵襲

之事。當日李義見嚴刑可怕，又深恨張魁石勇瞞住他作此不法之事，以致害及己身，便一老一實，將凌振怎樣栽埋地雷的話一一供認了，并道：小人私賣火藥，則誠有之。至於藏埋地雷，實不知情，實係臨期方知，正欲自行投首，不期被拿獲，相公如容減罪，小人便將地雷所藏之處招供出來。縣官聽了，大吃一驚，忙道：本縣恕你死罪，你快將地雷埋藏何處供來。李義便將地雷藏在某處的話供了。縣官大驚，當即差人飛速到行臺，告知任森。一面差人澆滅火藥，并捉凌振。這裏將石勇、李義、張三一併監禁，且說凌振聞縣裏來，即忙從屋後逃出，計算嘉祥兵到，距此不過兩日之期，因此戀戀不捨，不肯走遠。總希冀地雷之謀，尚可僥倖，便逃到後園，躲入地道之中。在口內數尺地步，伏了好歇，不聞外面動靜，心中稍安。正愁身邊不備乾糧，兩日難度，忽見外面廢園有人尋來，急忙逃入洞內深處，只見洞口已有人窺張欲進，凌振嚇得幾乎死去，猛起意道：左右終是一死，不如點火先轟了他的城牆，也勝於白死。當時心慌神亂，不暇多計較，便就身邊取出火絨、火石，敲了一個火，將那藥線點着了，須臾間震天動地，一聲響亮，將城牆掀去數丈，城磚巨石飛上九霄。凌振已死於地道之中，那些健役避個不迭，也吃打死了幾個。其餘都飛跑的逃回縣裏去了。却說任森在總管行臺上，護理事務，忽聞縣裏報稱有賊人藏埋地雷，正在驚疑，只見東門已被地雷轟陷，城中人心慌亂，人聲鼎沸。任森急忙出去彈壓，一面點齊兵將，防守各門，却不見半個外來的賊兵。任森各處巡視，彈壓了一轉，便到汪府裏來，請教汪恭人將上項情形一一說了。汪恭人道：賊人既有內奸，豈有絕無外兵之理。此必是誤了日期耳。現在他既誤期，是我之利，不如趁此即速帶兵埋伏要路，邀擊賊人，必獲大勝。將軍以為如何？任森道：恭人之言甚是，但賊人兵來不知何路，此刻四路兜拿亦無善舉。恭人沉吟一回，道：我想梁山現在被圍，何能出兵濮州一路？又被截林所阻，只有嘉祥一路，距此不遠。賊兵若來，除此更無別路。任森點頭稱是，便辭了汪恭人，回到行臺，點起士卒三千名，即日出了東門，相擇地利，在離城二十里斷流村後，暗暗埋伏。只等賊兵到來，果然到了第二日，嘉祥賊兵來了。原來是呼延灼派韓滔、彭玘兩員頭領，帶兵三千名，隨了張魁，捲旗束甲飛趕而來。任森早已在高阜處看得分明，等他走到地頭，便放起一個信砲，兩邊林子裏官軍一聲吶喊，亂箭如驟雨飛蝗的射出來。賊兵甲不及披弓，不及彎，早已驚竄無路。任森殺到陣前，大喝：嘉祥賊人，膽敢自來送死。韓滔、彭玘、張魁那敢回答，勒馬飛逃。任森驟馬追趕，韓滔、彭玘、張魁轉身迎鬥，數合只得又逃。任森已揮兵把賊人殺盡，率眾儘力追趕。韓滔、彭玘、張魁都溜向小路逃得性命去了。任森收集兵馬，大掌得勝鼓，回到鄆城，查點首級，發放人馬，便即日將東門修理起來。一面差人報知徐棟去了。

那韓滔彭玘張魁逃出了小路見追兵已退方纔神定都面面相覷道不料這番竟反中了奸計竟至全軍覆沒真是不解其故那韓滔彭玘大有怪得張魁報信莽鹵之意張魁竟無可剖白便道二位請先回嘉祥小弟再回山寨去報知軍師也當時便與韓彭二人分了手不說韓滔彭玘奔回嘉祥且說張魁別了二人一口氣向梁山奔去行至半路一想道不好了軍師教我眼見了鄆城攻破飛回本寨報信不料今日將這敗信報他况且我前番薦一真大義誤了他的兗州今番我薦一李義又誤他兩個兄弟雖此事不知虛實想未必是李義之故但我如何分剖明白前後一進退無路便咬緊牙齒道我自恨一生不識得人至有今日拔刀自刎而亡且說吳用自遣張魁凌振石勇去後這裏依舊登關力拒徐槐徐槐只是分毫不肯放鬆吳用在關內百計備禦過了數日約計張魁等已到鄆城便日日盼望張魁回報那徐槐却接到任森的飛報知是賊人埋放地雷幸喜先期破出東門雖被轟陷却不妨事又乘機設伏於斷流村邀擊嘉祥賊出一勝仗等語衆將齊稱天幸徐槐將那文書重復從頭至尾細看一遍又沈吟了好一回便微微笑着對衆將道不但鄆城天幸就是此地也邀一天幸衆將齊問其故徐槐道此事顯而易見他根本重地被我大軍攻圍年餘不解其心腹之患可知受此心腹大患其憂可知日夜抱此大患想百計千方求解此圍可知因圍終不解乃萬不得已而圖我鄆城諸君但想我鄆城一區雖夾在嘉濮之間但濮州爲截林所阻嘉祥爲兗州所牽我鄆城安如泰山今此賊挖空心思用如許密計圖我安如泰山之鄆城如今鄆城依然平安無事即使不幸竟爲所破不過擄掠一番剪屠一番而止豈能據而有之此事於他府他縣尚無妨害况我這枝攻圍梁山之兵何能撼動分毫而此賊乃汲汲於此苟非欲我還救鄆城藉以奪取頭關便有何樣肺腑乎衆將齊服主帥高見便請何計徐槐道此刻若使鄆城失陷我倒偏不退兵使他佩我的見識如今鄆城安然無事我却要退兵也便密與李宗湯韋揚隱說知如此如此韋李二人會意領諾當時傳令前隊在二關下放了一陣鎗砲又悉力攻打了一個時辰然後將後隊徐徐拔退後隊已退前隊方纔退撤退到頭關土圍又在圍上佈滿旌旗不住的巡察吳用在二關上望見徐槐兵退大喜道鄆城事發了衆頭領皆喜個個奮勇起來都要殺出去吳用道且慢且等張魁的回報得知了確信方可進兵這裏且着人去分頭探看虛實到了傍晚那探頭關探子回來報道土圍上巡察軍馬絡繹不絕裏面虛實難以猜測說未了那偷出頭關去的探子也轉來回報道親見頭關塵土障天人馬奔走不絕確是退兵的模樣吳用聽了略略點頭衆頭領都道如此情形確是退兵無疑却虛守頭關掩我耳目我們休爲所瞞就此便殺進去吳用道好歹總須明晨

動手何爭一夜。我料張魁今夜必來。等了他的實信，益發放心些。當時吳用諸人等張魁的信，直等到天明，絕無回報。吳用心焦親自帶了護從兵將出二關去探看，看了足有兩個時辰，暗想道：這廝確是真退也。我看他土圍上巡察的兵，雖然絡繹不絕，却換來換去，只得這幾個人。幾匹馬，這不是分明裏面無人，只是張魁如何還不見來回報。如今我却等不得了。呼延灼被劉廣所牽制，他那路兵馬，豈能與鄆城久持。我此計不過瞞他一時，若只管遲疑過去，他若定了鄆城，隨即轉來守住頭關，我不是空費了一番心計。想到此際，便咬一咬牙道：休管成敗利鈍，竟去搶他一搶看，便回轉二關，傳令派燕順、鄭天壽作前隊帶兵六千，當先去搶土圍。燕順、鄭天壽領兵起身，吳用即叫他吩咐道：你二人近得土圍，須先搜查裏面有無伏兵。如無伏兵，即放號砲，招呼後隊同進。若情跡可疑，趕忙退出。二人應了，即便帶兵前行。吳用便派李應、張清、徐寧帶兵一萬，以作後應。當時同出二關，吶喊搖旗，殺奔頭關。燕順揮眾盡登上土圍，果然土圍上只得幾個老弱殘兵，如何抵禦得住。不待廝殺，早已抱頭鼠竄的四散逃走了。燕順兵馬早已由土圍上殺進圍內，只見裏面並無兵馬。燕順燃起一個號砲，拽開圍門。鄭天壽便領兵殺進圍來，只聽得頭關上也是一個號砲，那圍上礮樓土穴的壯士一聲吶喊，那圍門一聲響亮，一塊千斤重閘砰然而下。鄭天壽正在圍門奇緣巧遇，那塊閘板當頭打下，早已連人帶馬壓為肉醬了。燕順在內大驚，急想退出。李宗湯已從頭關上領兵殺來，李應等在外大驚，急揮軍前救。韋揚隱已從土圍旁側領兵殺來，外面韋揚隱橫鎗躍馬，保住土圍，迎敵賊兵。李應等三人大怒，直攻韋揚隱。韋揚隱一技龍舌鎗，神出鬼沒，架住三人。兩邊奮威呼喊，捨命惡鬪，各不相讓。韋揚隱只是攔住，不許放半個人上土圍。那裏面李宗湯提著大刀，揮眾掩殺賊兵。燕順急不得出，左衝右突，四邊盡是伏兵，真叫做關門捉賊，不一時，燕順兵馬早已殺盡，只剩了單人隻馬。早被李宗湯大刀逼緊，賣近一步，左手揸開五指，揪住燕順甲上的獅蠻帶，儘力拖來，擲於地上。眾軍上前細捉住了。圍內賊兵已盡，李宗湯便叫拔起閘板，殺出關內去。助韋揚隱。章李二人合兵一處奮呼殺賊。吳用望了如此情形，料知無益，急叫鳴金收轉。李應等兵馬退回二關去了。只是仰天嘆氣，一言不發。後方探知張魁兵敗不回，料其已死十分懊悵。且說李宗湯、韋揚隱也收兵回轉土圍，照常守備。遣人迎接徐槐進關，眾將兵丁紛紛獻功。計生擒賊目燕順一名，閘死賊目鄭天壽一名，斬賊眾四千餘名，大獲全勝。徐槐大喜，當時計功錄簿，慰勞犒賞，大開筵宴。一面將鄭天壽并賊眾首級解去都省報捷，并到鄆城通報任森，又謝汪恭人定計致勝。一面將燕順釘入囚車，解往曹州府監內收禁。同日接到鄆城縣通稟梁山賊人施放地雷一案，石勇訊係梁山賊目。當日詳解

曹州府監禁李義委係不知情因已在監病故應毋庸議張三訊明並無故縱情弊實係醉酒糊塗當即移營責革賊黨凌振一名業已震死地雷之下尙有賊黨張魁一名在逃未獲宋信察賊預報應予獎賞提轄某人先期覺察應免其議處各上官一概如詳完案等語徐槐知悉了便與諸將商議攻守之策不數日又有飛報自鄆城來徐槐急問何事方知截林山火勢大作正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有分教連連用計老學究兩地圖謀事事先機賢總管一心殫劃欲知截林山火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哈蘭生力戰九紋龍

龐致果計擒赤髮鬼

却說徐槐聞報截林山火起忙傳來差進來細問緣由那人道小的在鄆城行臺聽差適有官軍由截林山逃來報稱截林山南北兩邊盡行火發任將軍已領兵出城速去救援特差小人到這裏來稟報請令定奪徐槐聽了便問青娘小姐安在那人道這日小姐正在截林山巡閱官軍及至報火之時却不見小姐回來所以不知下落衆將聞得此言盡皆失色徐槐也躊躇了好一回便對衆將笑道無害也山北放火或是賊人縱火奪山山南放火是何緣故他已殺過山南還要放火做甚衆將恍然大悟徐槐便將任森的文書批了一行道走報火發之兵着拘住細審情由所有截林山之事飭卽妥爲辦理批畢便交來差帶轉衆人都問何故徐槐道這分明又是吳用詭計其意不在截林山仍想賺我回去以便奪我頭關也如今既有青娘在彼策應必然無事我這裏依舊照常辦事衆人皆稱是極只見韋揚隱道主帥旣料他又是誘我回去我們何不仍舊將計就計退出頭關反誘他進來殺敗他一陣徐槐笑道這却畫蛇添足了前番我之退兵不過瞞他一時豈有一而再再而三他還不識得之理我如今只須不動聲色使他驚服就是勝他了當時傳令各營照常守備不許亂動吳用惡狠狠地調齊精兵設了奇計只等徐槐再一假退便要按計行事不料這番徐槐只是按兵不動吳用嘆道這徐官兒真奇才也此人常鎮頭關吾亡無日矣先是林中衝在濮州奉到吳軍師密計卽差張橫張順帶兵五千速赴截林山依計放火就嚙囉中選個鄆城人氏的帶了假造的軍官號衣從遠道繞過山南只等火勢一透便到鄆城報火張橫張順依計安排果然着手徐青娘在營中忽報山下火發急忙出看果見山下火勢浩大烟焰火鴉直向山上衝來山上官軍驚慌青娘急傳令不許亂動囑令者立斬便教按齊隊伍移營退後又齊調弓弩手分兩邊先行埋伏便令就山頭也放起火來登時山上山下火勢齊發烈焰蒸天那假扮官軍的

賊已飛報鄆城去了。徐青娘在官軍隊後，坐在交椅上，旁侍着幾個丫環，圍立着數十員裨將，手中捧着令箭，觀看火勢。已見火勢漸漸低小，早有賊兵冒火衝烟，殺上山來。見山上一片火地，官軍已退，只道火延上山，官軍被火衝退，欣欣然得意的直追過來，不防官軍亂箭齊放，賊兵不知高低，叫苦不迭。只見官軍在火光中，聲如虎吼，箭若蝗飛，約計一千六七百名賊兵，死於亂箭之下。張橫、張順各帶箭傷，領敗兵逃下山去。青娘正欲下令追趕，忽報任森領兵到來。青娘大喜，便令任森下山追賊。任森率衆追賊，賊兵不敢戀戰，沒命飛逃。任森追殺一陣，斬首無數，收兵而回。即將餘火熄滅，安置了營盤。任森仍回鄆城，查出那假扮官軍報火之賊，立時斬訖。一面報捷於徐槐，徐槐聞報大喜。衆將都服主帥卓見，徐槐復書慰勞。青娘任森一面與衆將鎮守頭關，商量攻打二關之策。忽報新任河北冀州都統制經過鄆城，徐槐問道：「便是景陽鎮陳總管麼？」報人道：「正是。徐槐大喜道：『陳公來幽，吾無憂矣。』便吩咐韋揚隱、李宗湯守住頭關，自己即到鄆城，迎見希眞，原來賀太平自雲天彪丁憂而後，大慮山東統制乏人，正擬舉薦陳希眞。陞補登萊青都統制之缺，續已奉旨着雲天彪奪情復職。因思濮州爲賊人所據，徐槐專制梁山，不能兼顧，即請以陳希眞陞任冀州都統制，以便攻討濮州，并准其移調舊屬得力將弁，隨營聽用。天子准奏，陳希眞接旨謝恩，交卸了景陽印務，便去猿臂寨閒遊一轉。麗卿因在此居住有年，今當分離，大有戀戀不捨之意。希眞戒勉了幾句，麗卿又吩咐舊屬將弁兵丁，好好看守那張磁牀。待太平之後，着人來取。大衆應諾。希眞便擇日起行，從此永遠別了這猿臂寨。一路行來，道經鄆城，希眞素來器重徐槐，今日過此，便命駕親赴梁山頭關，往訪恰好徐槐出關迎着，兩遇於導龍崗前，相見大喜，說起遇賢驛一別，不覺寒暑三更。彼此敘罷，渴慕的話，徐槐便請希眞入鄆城行臺中，開筵接風。席間，深論梁山之事。希眞道：「梁山大勢就衰，盡出仁兄之力。水泊頭關，得其要領，賊膽自寒。但願國家洪福，不日掃除淨盡。」徐槐道：「晚生才疎力薄，蛟負徒勞。今聞大人榮陞冀北，仰見聖明神武，倚重老成，一方幸甚。今賊人巢穴雖破，而犄角未除。嘉祥濮州，交攻迭擊，晚生在此，實形支絀。總仗大人虎威，迅即掃除，賊人勢促，自可就擒。但未知現在泰安萊蕪情形如何？辦理希眞道：「小弟奉調至此，不能兼顧。料有雲統制在後，必不容賊人久踞。且聽捷音，現聞濮州係林冲盤踞，其將佐智勇何如？仁兄久蒞此地，必悉其詳。願請賜教。」徐槐道：「林冲力敵萬人，手下將士亦頗不弱。若論智謀，則與大人相遇，螳臂當車矣。希眞點頭道：「梁山之事，全仗吾兄。至於剪除濮州，弟當竭力爲之。惟願雲統制收復泰萊，而後乘勝攻取嘉祥，尤爲妙算。二人談論良久，盡歡而散。次日，希眞起行，各官相送一程。希眞領永清麗卿赴任去了。徐槐仍去鎮守頭關，均各

按下慢表。且說雲天彪到了青州之後，聞得陳希真陞任冀州，又喜又慮，便集諸將商議道：「陳道子此番陞任，料得濮州嘉祥兩處必當就勦，這是好處。但這裏泰安萊蕪原擬與他分路進攻，如今他既去了，少一幫手，這兩處賊兵我們獨任其事，須得作速計較。」傅玉道：「主帥之意，擬欲先攻萊蕪，先攻泰安。天彪道：『起先賊人三城聯絡，其勢浩大。今陳道子去其一城，力量自然較薄了。爲今之計，我從清眞營趨萊蕪最便。那裏雖有天長山阻隔，只須臨期設法破他。』本帥之意，先攻萊蕪，倘泰安賊兵來救，也只須臨時堵禦，破了萊蕪，泰安勢孤，便可一鼓而下矣。衆將稱是。天彪遂命傅玉雲龍聞達歐陽壽通隨同出征，劉慧娘帶領白瓦爾罕隨營參贊，調畢應元帶領孔厚龐毅隨營聽候差用，檄調哈蘭生芸生沙志仁冕以信率回兵前來助戰。檄知風會李成俟大兵到清眞營時，一同起行。又移調唐猛前來部署已定，共起馬步兵六萬，浩浩蕩蕩，殺奔萊蕪。早有細作探知此事，飛奔到泰安報知宋江。宋江大驚，急令公孫勝樊瑞項充李充朱貴鎮守泰安，又派武松呼延綽施恩去助劉唐三阮把守秦封山，保護泰安。對公孫勝道：「這泰安乃是根本重地，賢弟須提心保守。我當速赴萊蕪去備禦。」天彪也公孫勝應諾。宋江便帶領魯達宋萬杜遷曹正五千人，須星夜趕到萊蕪，也不進城，便向城北直趨天長山。史進李忠迎接上山。天彪兵馬已在北面山下，宋江登高一望，只見官軍營裏旌旗嚴肅，隊伍整齊，足有十萬人馬氣焰。宋江心中畏懼，便傳令到萊蕪城裏，教朱武與鮑旭孟康陶宗旺緊守城池。自己與史進魯達等提起全副精神，備禦官軍。當日兩軍按兵不動。次日，天彪率領全隊直攻山下。宋江對衆頭領道：「雲天彪這廝不比尋常，此番大隊來攻，兵馬三倍於我。我若與他鬥，兵必不得利。不如與他講將，便對魯達道：『兄弟可當先出去，斬他一將，先殺他個下馬威。』魯達道：『咱家便去。』宋江便點兵將一聲令下，殺下山來。魯達手提禪杖當先出陣，三通畫角，兩陣對圓。天彪顧衆將道：「這和尚素常利害，誰人出馬？」言未畢，只見左邊隊裏閃出一員白髮老將，提着一柄厚背薄刃，點鋼大砍刀，放開霹靂喉嚨，大叫：「末將願去。」天彪看時，正是龐毅。天彪大喜道：「老將軍前去甚好。」龐毅一馬縱到核心，魯達一見，便收住禪杖，大喝道：「你這老頭子來幹甚麼？不快回去。咱家一禪杖直打殺你。」龐毅大喝道：「賊禿驢有多少技量，焉敢出言無禮。」說罷，舉刀便砍。魯達挺手中禪杖，急架忙還步馬相交，刀杖並舉，一片鼓角之聲，震天盈地。只見刀來杖去，杖去刀迎，一邊使拔柳威風，一邊捏拉鬚神力，足足戰了七十餘合，不分勝負。兩陣上多少勇將都看得呆了。宋江初見龐毅出馬，幡然白髮滿擬魯達手到成功，誰知魯達使盡平生本事，只得個平手。心中大爲詫異。雲天彪見龐毅如此神威，暗想：「道畢知府眼力果然不差，看那二人已輾轉鬪到一百餘合，天彪想二虎相」

爭必有一傷。便鳴金收軍。宋江見龐毅回陣，也不敢縱兵，亦將魯達收回本陣去了。宋江對衆人道：「今日這老將不知姓甚名誰，向來老雲身邊，從不見有這個人，不知他那裏收羅來的，竟有如此了得。衆人相覷無言，那邊龐毅回營，天彪大贊不了。龐毅道：『這和尚端的利害，要知梁山盜，也未必個個如此。但此人不除，終是後患。』明日待末將再行出戰，定要斬他。天彪道：『果好來日陣上，老將軍力能斬他，則斬之。如其不能，本帥另有勝他之法。』次日，宋江又領兵下山挑戰，仍是魯達出陣。專要昨日那老頭子廝殺。龐毅便請天彪發令，兩陣對圓，二人相見，更不答話，舉器便戰。此番不比昨日，兩人翻翻滾滾，大戰二百餘合，兩陣將兵一齊細看，只覺兩人絲毫不上不下，彼此各無破綻。至晚收兵，第三日，又是照樣一場，兩軍無不咋舌。宋江見魯達戰龐毅三日，不能取勝，大爲焦急，方擬用計力取龐毅，全副精神籌劃此事，忽報萊蕪朱武差人投遞緊急文書。宋江卽忙拆看，方知朱武探得官軍悄悄從東北抄來，大有佔據壑山之勢。壑山爲萊蕪保障，此山被佔，大非所宜。現因守城兵馬寡薄，不敢調動。特此飛馬請令定奪。宋江看罷，大驚。原來天彪這廝一面與我相持，一面在那裏用計，急令史進、杜遷、宋萬領兵六千名，迅往壑山佔住山頭，勿令官軍過來。史進等奉令飛速領兵到了壑山，只見山前山後，山左山右，盡是歸化莊里仁莊正一莊的旗號。原來哈蘭生、哈芸生、沙志仁、冕以信四人奉天彪密令，率領回部鄉勇星夜前來，早把壑山佔住。史進大怒，便傳令全隊軍馬奮刷精神，一齊吶喊，惡狠狠來奪壑山。哈蘭生見有賊兵殺來，便傳令回兵各按隊伍擺列鎗砲矢石，等待賊兵。史進領兵逼山仰攻。哈蘭生一聲號令，鎗砲矢石齊下。史進鼓勵銳氣，幾番衝突，都被回回兵打去。史進忿忿收兵而回，就在山下扎了營寨。天色已晚，哈蘭生與衆回將商議道：『主帥將令教我們佔了壑山，便須進圍萊蕪。如今却被賊兵擋住，如何圍得萊蕪？明日須得下山與他決戰一場，方好衆將稱是。』計議已定。當時差人到史進營前，告知明日下午下山決戰。史進大喜，當夜無話。次日黎明，史進與宋萬、杜遷點起人馬一齊出營，就營外列成陣勢。史進居中，宋萬在左，杜遷在右，前面讓出一片大圍場。高叫哈蘭生下山決戰。哈蘭生便教芸生守寨，自己同了沙冕二將領四千回回兵殺下山來，擺齊隊伍縱馬出陣。高叫：『無知草寇快來納命。』史進大怒道：『賊回子敢如此猖獗，便輪着三尖兩刃四竅八環刀，直取蘭生。』蘭生急舉獨足銅人敵住。史進兩下各顯武藝，奮勇大鬪。一個是師傅本領，一個是天授神威，大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這邊沙冕二人看夠多時，更耐不得，一齊上前。宋萬、杜遷見對陣添人，也急忙前來助戰。當下六人六馬，六般軍器攪作一團。只見史進使個解數，乘間一刀掃到蘭生脅下。蘭生大吼一聲，一銅人掃去。將史進的刀格開數尺，刀鋒跌落。史進大

吃一驚，拖刀便回。蘭生見史進法門純熟，不敢窮追，勒馬而回。其餘四將見主將回馬，也各自回陣。兩陣各自收兵。蘭生對衆人道：「久聞史進那廝法門純熟，果然名不虛傳。來日我當用全力勝他。」芸生道：「明日待小弟去戰他一陣，倘能除得此人，便可直逼萊蕪了。」蘭生道：「也好。我看此人實力，却略略遜我一地，只是他門戶旗鼓變化不測，所以一時不能取他。幸虧我這銅人，也有一十六路解數，對付得他。明日兄弟如能勝他更好，不然，仍是我來取他。」芸生稱是。次日，蘭生芸生沙志仁冕以信一齊下山，列成陣勢，高叫：「草賊快來領死！」史進大怒，率領宋萬杜遷一行入馬，出營列陣。史進換了一枝點鋼丈八蛇矛，驟馬出城，哈芸生見了，便挺着手中五股托天叉，一馬衝來，直取史進。二人也不打話，兩馬相交，叉矛並舉，一來一去，一往一還，鬪到三十餘合，只見史進那枝矛忽高忽低，忽前忽後，忽左衝，忽右掠，渾身上下盡是一片矛影。芸生攔他不着，焦躁起來，提起那五股鋼叉，盡平生氣力，劃開矛影，直向史進面門刺來。史進霍地閃開，芸生攔了個空，身子和叉直擲入史進懷裏。史進用個拖篙勢，抽轉矛頭，趁勢往上一挑，那矛頭直到芸生胸前。芸生急轉身，又開矛頭，矛頭被又一撥，恰打偏落在左腿上。史進就將蛇矛一送，芸生腿後早着，急忙負痛而歸。史進正欲追趕，蘭生飛馬已到大喝，休傷吾弟。一銅人照着史進打來，史進忙將蛇矛一架，不料銅人力猛，將矛頭直壓到，在衰草地上。史進抽起矛頭，往上一旋，早已攔到蘭生咽喉。蘭生銅人早已飛轉，又把那蛇矛打轉左邊去了。史進矛尚未起，蘭生飛過銅人，打向史進腦袋上。史進急忙閃過，抽起矛頭，又點到蘭生咽喉。蘭生防個不迭，將銅人往上一架。沙志仁冕以信陣中望着，大吃一驚，兩馬齊出，這邊梁山營裏宋萬杜遷見官軍又添了二將，一齊殺出陣來。哈蘭生史進仍復狠命攪住，六簷好漢奮呼廝殺。哈芸生裏瘡立馬陣前，看得甚是分明。張弓搭箭，覷定宋萬咽喉，颯的一箭射去，喝一聲着。宋萬應弦而倒。蘭生回頭一看，史進乘空跳出圈子，轄喇喇一馬跑回本陣去了。蘭生隨後追趕，早有梁山兵射住陣脚。蘭生回馬見沙冕二人裹住杜遷，杜遷正在難支。蘭生入陣助戰，早見冕以信一鎗刺杜遷於馬下。說時遲，那時快，史進早已手提流星鎚，換了一匹高頭大馬，趕到陣前。蘭生飛起銅人打去，沙冕二人一齊攢上。史進要圓那顆流星鎚，擋住三人，須臾間，只見蘭生那柄銅人被流星鎚索子繞着，兩人儘力相扯，沙冕兩鎗已刺到史進面前。史進一手急抽腰刀相抵，只聽得礮的一聲，流星鎚上索子拉斷。史進一個躡踵，蘭生掉轉一銅人，將史進馬頭劈碎。史進跌倒在地，沙志仁冕以信上前，此時任你史進武藝通天，也難爲力。早吃官軍齊聲吶喊，細捉去了。芸生急揮全軍殺上，賊兵膽落魂飛，無心戀戰，拋戈棄甲而逃。衆回兵個個奮勇追殺，直殺得賊人四散亂竄。蘭生等一口

氣直追到萊蕪城下。便將萊蕪城團圍住。朱武大驚。急同鮑旭、孟康、陶宗旺登城守備。哈蘭生也不攻城。只將軍馬安營屯扎。回回兵紛紛獻功。蘭生查點記簿。便差沙志仁押解史進。并宋萬杜遷首級到天彪大營報捷。天彪聞報大喜。修了慰勞文書。令傅玉聞達賚了。并帶本標兵馬前去。會同蘭生等圍城。二人領令前去。按下慢表。且說天彪差人押解史進。往青州府監禁。一面將宋萬杜遷首級號令營前。策衆人加緊攻打天長山。那宋江在天長山。正在打起精神。抵禦大彪。忽後面雪片也似的報來。有的說萊蕪城已經失陷。有的說萊蕪城現被攻圍。十分緊急。宋江大驚失色。急忙差人再去往探。方知史進兵馬全軍覆沒。史進被擒。宋萬杜遷陣亡。回回兵直逼城下。宋江聞報。面色大變。沈吟一回。拍案皺眉道：「這一遭我進退無路了。魯達大叫道：『哥哥休慌。咱家一枝禪杖。打開一條血衝。包管你進得城來。』」宋江對李忠曹正道：「我此刻若回轉城去。天彪這廝必然跨過天長山。隨跡追來。我那時腹背受敵矣。回想前次我在新奉汶河渡口的時節。因望蒙山有失。卽忙回救。以致希眞得以渡河。如今我旣失軍於希眞。豈可再失軍於天彪。只有老守這天長山。與天彪死命相拒。更無別法。李忠曹正也無言可答。宋江獨自凝思。連聲叫苦道：「軍師不在這裏。我那個商量。又想了一回。便差人飛速到泰安秦封山去。教劉唐呼延綽施恩分秦封山的守兵五千名。速去掩襲天彪後軍。發使去訖。一面在天長山安排人馬。只等天彪軍亂。便要衝殺下去。天彪在天長山下見宋江兵馬。只是堅守不出。並不退兵回救。萊蕪衆將都不解其故。天彪笑道：「宋賊自誤矣。他所以不救萊蕪者。怕我大軍掩上前後夾攻之故。但此地豈與我死守得過。如今旣與我死守。必然有個計較在內。我想秦封山在我營後。他必然從此路出兵。來掩襲我。我後軍遂令畢應元帶領孔厚龐毅唐猛領精兵六千前去。如賊人果來掩襲。便可相機迎敵。畢應元等領令。卽日前去。果然劉唐呼延綽施恩領兵殺來。這邊龐毅打頭陣。正與賊兵遇着。龐毅提刀出馬。大喝：「無知草寇。來此何幹。速速下馬就死。呼延綽大怒。挺着雙鞭直取龐毅。龐毅不慌不忙。展開大刀迎住。二人各展威風。狠命廝殺。賊軍裏劉唐施恩一齊上前。這邊唐猛見了。也飛身前去。五人併力廝殺。戰到分際。只見唐猛的銅人飛旋過去。已把施恩左肩劃傷。急忙逃回。劉唐呼延綽無心戀戰。抽身而回。龐毅唐猛也不追趕。一齊轉來。劉唐呼延綽回陣商議。就地扎營。一面送施恩回秦封山將息去了。這邊龐毅唐猛回轉陣中。畢應元孔厚迎入。便傳令安營立寨。畢應元與孔厚商議道：「方纔我看那兩員賊將。力氣雖猛。却甚是鹵莽。大可用計擒他。仁兄可有妙策否？」孔厚道：「適纔見賊人鏖戰之時。也想到此。記得那年在二龍山時。見劉小姐用陷地與戶之法。陷賊人奔雷車。甚是奇妙。今番正要借用。畢應元道：「小弟也聞

得此事。特未知其詳。願仁兄細談之。孔厚便將陷地鬼戶。如此形狀。如何製造之法。細細說了一遍。并道。此法較陷坑更妙。裝好時。我軍在上面。千人萬馬。可以任意奔馳。待賊兵到此地界。只須一聲號令。地穴內的壯士。拽倒輪柱。能使數里之地。頃刻變成陷坑也。畢應元道。此法果好。但此地山根石骨。樹木縱橫。現在賊兵有五六千人。如何掘得這偌大陷坑。孔厚沈吟一回。道。有個計較在此。陷坑不必過寬。只須丈餘開闊就夠了。可先令龐將軍前去誘敵。唐將軍設兵埋伏。但誘得賊兵半過地界。便將鬼戶拽倒。那時賊兵中隊。跌入陷坑。其在陷坑以外者。前後隔絕。不能相顧。龐將軍遮其前。唐將軍襲其後。賊人全軍就獲矣。畢應元連聲稱妙。計議已定。次日黎明。計點材料。派人製造鬼戶。忽報賊兵叩營而來。畢應元大怒。便教孔厚在後營監造鬼戶。自己親身押陣。龐毅唐猛齊出。兩陣對圓。只見劉唐當先橫刀出陣。大叫。龐毅老匹夫。今日必死吾手。龐毅大怒。飛刀出馬。大喝。鬼賊焉敢狂言。掄刀便砍。劉唐用力架住。步馬相交。兩刀捲舞。戰到十餘合。劉唐性起。一撲刀和身撲向龐毅馬前。龐毅展開大刀。早已在前三路將劉唐撲刀格住。劉唐急不得入。心中愈怒。托地抽身而退。龐毅馬已追上。輪大刀照準劉唐面上砍去。劉唐從刀口閃過。狠狠的一撲。向龐毅馬腹搨來。龐毅看得分明。不待他搨到。便帶轉馬頭翻身而走。劉唐縱步追來。龐毅將刀向後三路虛閃一閃。劉唐霍地跳開。龐毅已掉轉馬頭。輪刀如旋磨般橫截過來。劉唐急忙俯首避過刀口。忽地將撲刀直向龐毅嗓子搨上來。早吃龐毅橫刀鎖住。二人一來一往。已併到五十餘合。毫無半點輸贏。兩陣上都看得呆了。畢應元暗暗喝采。只見龐毅忽然變了手法。將大斫刀。揮揮霍霍。飛騰旋舞。橫劈豎劈。向劉唐這邊劈過去。劉唐大怒。也將刀亂劈亂砍。攻取龐毅。兩口刀如天旋地轉。星斗撩亂的。又戰了二十餘合。忽聽得龐毅喝一聲。着。一大刀橫旋過來。幸劉唐閃避得快。那口刀向劉唐頂門上恰恰揮過。劉唐吃了一驚。跑回本陣去了。龐毅哈哈大笑。呼延綽大怒。驟馬揚鞭。直取龐毅。龐毅正待迎敵。只見唐猛舞着銅人。飛步而至。龐毅便勒馬回陣。唐猛敵住呼延綽。奮勇大鬪。唐猛一面銅人盤肩。蓋頂進攻。退守呼延綽兩鞭迭換相禦。兀自抵擋不住。只得勒馬回陣。唐猛飛步追去。畢應元深恐有失。遂鳴金收兵。兩陣各自收軍。畢應元回營。便差人到後營去問孔厚。陷地鬼戶怎樣了。孔厚回言。今日黃昏。可準辦好。畢應元便對龐毅唐猛道。二位將軍。且請安息。明日準備擒賊。二將諾諾而退。次日黎明。畢應元陞帳。分派兵將。令唐猛領兵二千人。到營旁林子裏埋伏。聽候號砲。即便衝殺出來。襲賊人後軍。唐猛領令去了。令孔厚帶兵二百名。在高阜處瞭望賊軍。施放號砲。孔厚領令去了。這裏將一切輜重。並雜役人等。移出營後。盡在鬼戶後面遠遠安置。然後令龐毅帶兵二千。

五百名前往賊營誘賊。龐毅領令，便到賊營搦戰。劉唐正要出戰，聞得官軍已到，勃然大怒，便教呼延綽押後隊，自己領前隊出來，不待佈戰，大踏步搶到垓心前，大叫道：「老匹夫，今日同你拚過死活，若留一個，不許收兵。」龐毅托鬚笑道：「毛賊有何技量，敢來領死？」劉唐大怒，舉刀直取龐毅。龐毅輪刀相敵，大戰三十餘合，不分勝負。忽見龐毅虛幌一刀，回馬便走。劉唐飛步追來，大呼：「賊匹夫，你休詐敗，我豈懼你？」龐毅忽翻身揮衆迎擊。劉唐揮衆來追，官軍賊軍大殺一陣。龐毅將刀一掩，衆軍會意，都紛紛詐敗下來。劉唐率衆狠命相追，呼延綽也拔動後隊隨上。龐毅只顧前走，賊兵只顧追來。畢應元已將營中兵馬早行退去了。賊兵追上一程，已過了鬼戶限界，孔厚在高阜上看得分明，一聲號砲，只見賊軍來襲。塵土障天，山崩地裂的一聲響亮，中間一帶地面，憑空陷下去了。劉唐急回頭看時，只見呼延綽已隔絕在陷坑後面。唐猛兵馬已從林子邊吶喊殺來。劉唐急欲抄過陷坑去救呼延綽，不料龐毅已從背後殺轉來。劉唐急忙轉身迎鬪。此時劉唐進退無路，只是狠命相撲，戰不數合，龐毅心生一計，便乘間虛閃一刀，回馬而走。劉唐不知是計，拚命追來。龐毅拖刀前走，劉唐力猛心急，飛步追上。龐毅回手一刀，向劉唐腿上砍去。原想削斷其腿，不防劉唐步快，已搶過刀鋒。龐毅大刀到時，正將柄上龍吞口處，直打着劉唐腿彎。劉唐閃個不及，大吼一聲，推金山倒玉柱的撲翻在地。衆軍士一齊上前細捉去了。畢應元指揮衆軍，將陷坑以內的賊兵捉上來，盡行殺絕。那陷坑以外的賊兵，被唐猛兵馬襲擊，呼延綽不敢戀戰，飛奔逃回秦封山去了。唐猛追趕一陣，斬獲無數，收兵而回。畢應元孔厚收集兩處人馬，填平陷坑，安營立寨。一面差人將劉唐解往天長山大營。天彪大喜，即發慰勞文書，并添撥四千人馬，教畢應元拒扼秦封山。一面傳令將劉唐細縛笮竿之上，懸於陣前。宋江望見，大叫一聲，昏暈在地。衆人急忙喚醒，大歎道：「氣死我也。」連夜收兵退去。雲天彪便統全軍浩浩蕩蕩，殺過天長山來。宋江急欲入城，幾次衝突不進，只得離城下寨。作犄角之勢。天彪兵馬直到萊蕪城下，與傅玉哈蘭生會合，商議攻城之策。一面差營弁押解劉唐到青州府監禁。只見宋江扎營在外，天彪大笑道：「宋賊那日不退天長，我早知其有今日也。但他在此作一犄角，亦於我軍大爲不便，必須速行驅逐。」便顧左右道：「誰人願去？」言未畢，只見李成挺身而出道：「小將願去。」天彪稱好，即付精兵四千，令其前去。只因這一去，有分教：捐軀報國，克成勇將勳名；喪膽潛逃，甚削強徒羽翼。究竟宋江逐得去否，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八回

水攻計朱軍師就擒

車輪戰武行者力盡

却說雲天彪令李成領兵四千去驅逐宋江犄角之兵。李成領令而去。不一時。直到宋江營前。李成先安了營。便點軍馬出營。擺開了陣勢。當先出馬。叩營搦戰。宋江不知虛實。那敢出兵。只傳令堅守。不許出戰。李成見宋江不出。便在營外大叫道。戳瞎眼睛的賊。今日你李爺爺在此。何不再出來會會。宋江聽了。怒不可遏。忽想到蒙望山前之事。因為不忍一時之忿。以致失地喪將。便只得忍辱守營。眾人都恨得咬牙切齒。宋江只叫休動。李成在營外叫罵了好歇。見宋江只是不出。便大聲道。瞎賊真庸才也。躲在營裏待怎地。咱老爺團團圍住了你。不出十日。活活的餓殺你。宋江聽了這句話。再也忍不住。吩咐李忠曹正出營迎敵。又道。這廝一夫之勇。我誓必生擒。這廝來細割。以報揚志之仇。便密諭二人道。你二人戰到分際。可詐敗誘他進營。我教魯兄弟伏在營門邊擒他。李忠曹正領令出營大喝。甚麼小廝敢來欺人。李成道。你那瞎強盜。為何不親自出來。李忠曹正一齊大怒。直取李成。李成展開神鎗。敵住二人。兩陣擂鼓吶喊。三人奮呼戰鬪。鬪了二十餘合。這二人如何是李成的對手。李成神威愈奮。二人因心中氣昏了。一時竟忘却公明哥詐敗之令。只顧抖擻精神。廝併。李成看出破綻。乘勢一鎗向曹正一邊捲來。曹正閃個不迭。咽喉早着。翻身下馬。李忠大吃一驚。拖鎗便走。李成驟馬追上。李忠急忙飛鎗回刺。李成不慌不忙。將身一閃。那李忠的鎗已擱過數尺。李成順勢將鎗桿奪住。只一拖。李忠向前一蹶。李成掉轉自己的鎗。將鎗柄用力一敲。李忠翻身落馬。眾軍一齊上前網捉去了。宋江見李忠已擒。誘敵之計不成。大怒。急叫魯達趕出營來。直取李成。李成奮勇迎敵。兩人大展神威。鬪到一百餘合。李成力氣不加。只得虛架一鎗。勒馬回陣去了。魯達正要追趕。宋江深恐有失。鳴金收住。魯達回陣。那李成回陣。將兵馬收回本營。差人將李忠正身并曹正首級解往大營。并請再派一員勇將。共來協斬那魯禿賊。天彪聞報大喜。便派營弁將李忠解往青州府收禁。這裏將曹正首級。號令軍前。便派風會前去協助。李成風會到了。李成營裏。李成迎見。當晚安營無事。次日黎明。風會李成一齊出陣。叫宋江出來廝殺。宋江到了此地。戰亦亡。不戰亦亡。只得統兵出營。親自押陣。兩陣對圓。魯達出戰。風會一馬當先。與魯達大戰。李成見宋江立馬陣前。便驟馬挺鎗。直取宋江。宋江大驚。倒退。魯達急忙撇了風會。還救宋江。李成已到宋江面前。魯達急忙一禪杖打去。李成一心要取宋江。不防擋頭一禪杖打來。頭顱迸碎。說也奇怪。那李成已死。屍身還騎在馬上。巍然不仆。挺鎗在手。那匹馬駝着他。直向宋江衝去。宋江驚得幾乎墜馬。賊軍一齊大驚。連魯達也驚得倒退幾步。風會軍殺上。賊軍早已潰亂。魯達保宋江要緊。那裏還敢戀戰。當時一枝禪杖緊緊護住宋江。從亂軍隊後逃出。風會一心要捉宋江。單刀匹馬直衝出賊軍隊後。飛追宋江。那羣

賊兵已被官兵殺盡。宋江見風會追來，嚇得魂膽飛揚，幸虧那匹照夜玉獅子，疾如風行，遠遠走脫。魯達在後頭立定了，邀住風會，大戰一場。風會見宋江去遠，也無心鏖戰，勒馬轉來。魯達一路回去，會着宋江，渡過大汶河，回泰安去了。風會收齊兵馬，帶了賊人首級，命數名小卒，昇着李成屍身，回轉大營。天彪聞宋江已遠去，大喜，聞李成陣亡，大爲驚悼。風會細述李成死狀，天彪歎道：「壯哉此人，死猶不死矣！」衆將皆驚歎，逐命營中具棺含斂，送回青州去訖。天彪對衆將道：「宋賊犄角，雖已逐去，但泰安賊軍，尚有數萬，必然復來。現在秦封山一路，有畢應元堵禦，必不能出。只防大汶河一路，可着歐陽壽通帶領水軍四千名，往彼堵截。衆將稱是天彪，便令歐陽壽通帶水軍四千前去。這裏會集大軍，四面協力，攻圍萊蕪。且說宋江與魯達逃回泰安，公孫勝等迎接入城，動問萊蕪情形。宋江只是垂頭歎氣，衆人也定不出計較。公孫勝且教設酒散悶，宋江長歎一聲道：「看來萊蕪又不保矣。只是朱武、鮑旭等四位兄弟，我怎捨得不救。吳軍師又不在，此竟無良策。如何是好？」公孫勝道：「朱兄弟亦非等閒，萊蕪尚可死守，但須急解外圍才好。」宋江躊躇良久，待酒飯畢，大衆散坐。宋江對公孫勝道：「我方纔左思右想，這裏泰安將佐，未可輕動。惟秦封山上有武松呼延綽在彼防守，那裏阮氏三弟兄，暫時調動不妨。我意欲召他三人前來，就帶這城中的水軍，前去救援萊蕪。何如？」公孫勝稱是。當時傳令到秦封山，去召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齊來泰安城。不多時，三人都到。宋江密諭道：「爾等速領水軍三千，由汶河過去，進攻官軍。退則背水靠灘扎營，又須時時過去攻擊，誘得他移軍來攻，便可就水中取事也。」三阮領令，便帶領水軍，直趨萊蕪。且說天彪大軍在萊蕪城下，將萊蕪城四面圍攻。前後統計，已有十餘日。看官須知，這十餘日中，官兵外攻，賊兵內守，端的晝夜不息，十分緊急。當時傅玉雲、龍哈蘭生等，率衆奮勇衝擊。劉慧娘與白瓦爾罕，費盡心機，想造器械。那朱武在城中百計守禦，破他不得。這日，天彪正與諸將商議破城之策，忽歐陽壽通差人報稱：「前日有泰安賊人來到渡口，吃小將隔岸堵住，不得渡河。但夜來賊人屢次偷渡過河，前來劫寨，吃這邊覺得一聲鬧逐，他隨即逃過河去。如是者數次，續探得賊將來者三人，名喚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係彼處有名水軍小將，誠恐不能抵禦，請令定奪。」天彪聽了，便道：「可加派二千名水軍，前去協助。總須拒住他，不得渡河，令朱武、劉慧娘在旁忙謂道：「彼軍既是水軍，涉波濤如平地，難禁其不渡過來。依媳婦之見，不如就讓他過來，可以就中取事。」天彪道：「既如此，須得你親去，方可相機行事。」說罷，就命雲龍統領水軍二千，護送劉慧娘，并帶白瓦爾罕，一同前去。當時雲龍、劉慧娘、白瓦爾罕到了歐陽壽通營裏，慧娘架起飛樓，四周看望。一回將河岸上下形勢，一一細看了下來。對雲龍道：「這河岸形勢，我已看得。」

只是水軍決戰。非水將不可。這裏歐陽將軍一人，恐不濟事，還須得到兗州鎮去叫我二哥哥來方可。雲龍稱是。又道：方纔我也得個計較在此。慧娘問甚計。雲龍道：就依你讓他過來之說。我想既已讓他過來，就與他岸上決戰一陣。又詐敗誘他，令他離水已遠。歐陽將軍便傳水軍，從上流水底抄到此處上岸，截其歸路，使他入水不得。就陸地擒他，豈不省力？慧娘稱是。當時一面稟知天彪、移文、兗州鎮、調劉麟星夜前來。這裏便教歐陽壽通拔寨都退。那邊三阮見官兵退了，便拔寨都渡過河來，却遵依宋江密諭，將軍士屯在岸邊，離水不遠之處，相擇沙灘扎營。雲龍見了，不待他營聲扎住，便領兵直趕過來，就在沙灘上縱兵掩擊。三阮大怒，一齊上來迎敵。兩軍就在河灘上擂鼓呐喊，大戰起來。雲龍提刀出馬，三阮一齊磨併，雲龍戰不數合，虛幌一刀，回馬便走。官軍一齊都走。三阮領賊兵呐喊追來，官兵只顧前逃。賊兵只顧後追，追不上一里，賊兵忽然停止。原來雲龍輕看三阮無謀誘敵之法，裝得不十分相像，却吃三阮覺得。當時三人商議：阮小七領兵一停，轉去把守水口。小二、小五仍舊領兵追擊官軍。雲龍見賊人停止片刻，便曉得此計被賊人識破，大怒，命衆軍整頓旗鼓，還擊賊軍，緊緊逼定，令其不得退去。劉慧娘在高阜處望見，道：非然也。便急派千餘名遊軍，向左右林埋伏了。急差人至陣中，教雲龍再行詐退誘敵。雲龍依言，便又率衆轉身飛逃。這番小二、小五只道官軍真敗，儘力追來。慧娘就高阜上放起一個號砲，兩邊林子裏伏兵一齊殺出，截住去路。雲龍率衆轉來，邀擊小二、小五，叫聲苦。方曉得中計。官軍四面圍住，喊聲振地。那小二、小五在陸地與雲龍拚命死鬪，正如失水蛟龍，雖有伎倆，亦無可施。阮小二被雲龍一刀劈去，小二急閃過刀口，雲龍就勢裏將大刀擺開，舒出左臂，揪住小二搭膊，只一拖，拖過來，攢在地下。衆軍上前網捉去了。阮小五大驚，急忙上前，死命衝突。雲龍驟馬追去，可惜前面沒有勇將擋路，竟被阮小五衝破重圍，領着數百人逃出去了。雲龍揮軍掩追，直追到水口。阮小五和那百餘人，撲通通都逃入水中。雲龍不識水性，只得在岸上立住了。只見水中波浪洶湧，翻天掀地，東一陣血波，西一陣紅水，乃是歐陽壽通率領水軍，在水底與阮小七鏖戰。雲龍不能助戰，只得在岸上呐喊。又是好歇，只見阮小五、阮小七領兵登了那岸。歐陽壽通也領兵登岸，計點官軍五百傷了一百餘名。那邊阮氏查點自己水軍，在陸路戰者，死傷無數。水中戰者，三百名水軍也死了八十幾個。兩軍依舊分兩岸，各自安營。雲龍差人將阮小二解往大營裏去。是夜阮小五、阮小七因哥哥見擒，忿怒已極，連夜渡過河來，劫營。雲龍傳令堅守。小五、小七無可如何而返。這裏慧娘與白瓦爾罕商議道：水中相戰，教授可有妙法？白瓦爾罕道：若在水面打仗，小人倒有舟船之法。如今在水底打仗，船隻却用不着。請夫人寬限數日，待

小人管想個法兒來。慧娘點頭。白瓦爾罕退去。這裏官軍與賊軍夾岸相持。忽是連日大霧。不能開兵。不數日。劉麟從兗州來了。先到大營見過天彪。再到渡口來。與雲龍慧娘相見。一番敘闊。不必細表。劉麟便問起賊軍情形。雲龍慧娘一一說了。劉麟道。既然他三人折了一人。我們這裏現有兩人。何不就與他水中。對個廝併。慧娘道。也須想個必勝之法。說未了。只見白瓦爾罕進來道。小人想得一法了。慧娘忙問何法。白瓦爾罕道。他既能水中游行。或可以取魚之法。取之。慧娘道。怎樣取法。白瓦爾罕道。只須造一張大鐵網。網上扎水藻青苔之屬。又撒網下水。時須令人下水。去將網眼都深深的埋入河中。令其看不出。水底有網。待其走入網中。將網拽起。自然擒得矣。慧娘道。此法固妙。只是拽網之法。須是兩岸上人。一齊動手。如今那一岸被他佔了。如何動得來手。我那日。瞭望河岸形勢。我這岸東首有條小港。又探得那港水底。純是細沙。兩港又盡屬我們掌管。就於此港設網。擒他罷了。雲龍道。他怎肯走到我這港裏來。自投羅網。慧娘道。我有個驅他進來之法。名喚水底連珠砲。就是軍中常用的砲位。砲內重重疊疊。做了門隔。每一隔裝一出鉛子。火藥通了藥線。砲口用瀝青封住。可以入水不濡。裏面用機括。裝了瑪瑙石。自來火。外面通出一線。但將線一扯。機括自動。其砲子自在水中絡繹不絕的放出。故名水底連珠砲。如今將此砲裝起。百餘位悄悄的水底排好了。却用計誘他從水底殺來。待他搶過這邊。我便傳下暗號。將機線一齊扯動。那時滿水底砲子亂打。他回去不得。又無路可奔。怕他不驅入我這港裏來。雲龍劉麟歐陽壽通。白瓦爾罕。都一齊稱妙。當令鐵匠併工。打造起鐵網來。又趕緊裝起水底連珠砲來。兩日一夜。那連珠砲并鐵網都造好了。慧娘就請雲龍傳令。就黑霧昏夜裏。將這兩般器械。都安排停當。賊人毫不知覺。到了黎明。劉麟歐陽壽通。領着水軍。到了岸邊。正欲渡河。只見那曉霧漫漫。咫尺不見人影。雲龍道。如此大霧。怎生殺得過去。慧娘道。不妨。我適纔占得一課。此霧頃刻當散。便教劉麟歐陽壽通。并一行水軍。身邊都帶了指南針。一齊殺過河去。到得那岸。劉麟歐陽壽通。將水軍在霧中列成陣勢。暴雷也似的一聲吶喊。那霧應聲而散。登時天氣清明。官軍大喜。一齊奔殺賊軍。賊軍大驚慌忙。迎敵官軍殺氣。箭中。劉麟敵住阮小五。歐陽壽通敵住阮小七。衆官軍各各奮勇。敵住賊軍。混戰了好一歇。兩邊殺傷相當。劉麟歐陽壽通。卽忙收軍。而回。從水底逃得過來。阮小五阮小七。怒極也。領兵從水底追過來。劉麟歐陽壽通。都潛身岸內。石穴中。阮小五阮小七。不知就裏。狠命追來。不防水底連珠砲已起。那砲火在水底橫衝亂擊。好一似數萬雷霆。震得滿江波浪。翻滾沸騰。不似龍宮旋轉。定像蛟窟翻身。那阮小二阮小七。無可安身。急要登岸。岸上官軍佈滿密麻也似的鐵弩射來。阮小五阮小七。只得潛入小港。

裏去。早吃石穴內劉麟歐陽壽通看得分明。就水中放出數十道旗花。港邊官軍一齊吶喊。衆力齊舉。霎時間一張巨網。挽出水中。網內賊軍三十餘人。阮小五已在其中。雲龍道。阮小七漏網了。急呼岸上水軍入水擒捉。此時汶河內砲聲已絕。波平浪靜。忽見港口水聲洶湧。浪擡千重。波堆萬疊。雲龍知是劉歐二人在水中捉賊。便教軍士們在岸上吶喊助威。足有兩個時辰。只見劉麟歐陽壽通帶領水軍。網縛了阮小七。并數十名賊軍。一齊上岸。小七右腕已折。壽通左腿亦傷。雲龍忙問緣由。方知阮小七本已入網。吃他騰躍跳出網外。幸二人在石穴內看見。即忙攔住。那知阮小七勇猛異常。在水中格鬪多時。壽通與小七交傷。劉麟方能獲定。當時雲龍劉慧娘劉麟歐陽壽通白瓦爾罕一齊聚集水軍。收了鐵網。及水中砲位。網了阮小五阮小七。并衆賊投大營來。天彪大喜。慰勞諸人。教壽通在營中將息。那阮小二已解往青州。今將阮小五阮小七也解往青州。一同監禁。劉慧娘問起攻圍情形。天彪道。這廝真個刁滑。前日傳將軍想得一飛梯之法。昨日聞將軍想得一地雷之法。都幾乎着手。却吃那廝堵禦住了。慧娘道。媳婦倒想得一破城之法。天彪問何法。慧娘道。媳婦連日看得汶河形勢較萊蕪高下懸殊。不如用決水灌城之法。只須將汶河下流壅住。又將通萊蕪的閘眼盡行閉塞。這裏便將汶河上流堤岸掘開。汶河下瀉。此城頃刻變成巨浸矣。天彪稱善。傳令各軍先行預備小杉板船。蜈蚣梭船等一應船隻。到了下流。便傳令下流築堰閉閘。上流開堤放水。官軍已先登船上。只聽得汶河上流水聲如雷。轉車鳴。從缺堤處洶洶而來。一夜水聲不絕。比及黎明。水勢浩大。漫山遍野。一望汪洋。那萊蕪城已如碗子般。浸在巨海之中。只留着城樓雉堞尺餘。城牆尙未浸沒。官軍駕着船隻。擺齊行伍。飛棹競渡。直抵城邊。城上軍心大亂。傅玉飛身登城。官軍一齊吶喊。殺上孟康手無所措。被傅玉一鎗刺中心窩。撇向水裏去了。聞達早已提刀上城。遇着陶宗旺。宗旺迎鬪。不數合。被聞達一刀揮爲兩段。此時衆將兵士盡皆登城吶喊。殺賊之聲震天盈地。雲龍風會已殺入城中。鮑旭無計可走。急與身邊兵卒數人奪得小杉板船一隻。駕櫓飛逃。不防遇着劉麟。率領十數隻小船巡哨過來。將他團團圍定。連船帶人捉拿去了。萊蕪已破。朱武在城中一無幫手。任你神機活潑。到此甕中捉鱉。吃雲龍叱衆拿下。天彪統大軍一齊入城。差歐陽壽通至下流督開通萊閘。掘通汶河上堰。差劉麟至上流堵築堤防。城內出榜安民。不日水勢退盡。天彪委差官押解朱武鮑旭往青州府監禁。這裏在城中開設慶賀筵宴。衆將無不盡歡。天彪命衆軍休養了三日。便命傅玉聞達領兵二萬乘銳進攻泰安。并知會畢應元協力攻擊。秦封傅玉聞達領令去了。事涉湊巧。傅總管兵臨泰安之日。正畢知府計襲秦封之時。話分兩頭。先說畢應元定甚麼計策襲秦封山。原來

秦封山上。係武松呼延綽施恩把守。與畢應元相拒。已非一日。這日聞得萊蕪已失。衆人皆驚。呼延綽陡然動念。暗想道：不好了。我當初只因不忍一時之忿。殺死長官。無地自容。爲此投奔梁山。今官軍如此利害。山寨危亡在即。我一身銅筋鐵骨。死而無名。真不值也。想了一回。便與武松說明。要去劫寨。便領精騎三百名下山去了。且說畢應元正在帳中。忽營門小校進來。報說有賊兵百餘人。叩營而來。爲首一將。要見相公。畢應元道：來者作何裝束。小校道：他不裝披掛。約有一二百兵卒。相從。畢應元道：奇了。躊躇了一回。便差一員將官出營。答道：來將如欲入營取事。本營禦守嚴密。無可下手。如欲營外廝殺。卽當遣將相應。如別無他意。便請入營相見。呼延綽道：有話相告。並無歹意。那將官道：既如此。請從騎暫住營外。將軍入營相見。呼延綽隨將官入營。到了帳前。一見畢應元。納頭便拜。畢應元扶起。一看道：原來是呼延將軍。來此何幹。呼延綽道：請退左右。應元道：左右盡是機密之人。將軍有話。但說不妨。呼延綽道：罪人呼延綽。不合胸無主見。失身從賊。自悔無及。惟求相公開一線之恩。予以贖罪之路。呼延綽願領部騎。爲大軍向導。趨入秦封。相公建立大功。呼延綽亦藉以贖罪。伏望俯准。不勝萬幸。應元聽了大疑。便道：我方纔定了一計。要襲秦封。只因製造梁山衣甲。不能相似。爲此遲疑。今將軍來此。真是天賜成功也。但應元尚有一言。將軍休要見怪。雲統制忠厚待人。不以負心教天下。所以馬元皇甫雄投降贖罪之後。現在一爲登州防禦。一爲萊州防禦。却從不調他從征梁山。今將軍既一心歸誠。雲統制無不容納。只是返攻梁山之舉。雲統制必在所不許。今應元進攻秦封。自有向導。但請借將軍及從騎之衣甲。便可集事。事成之後。仍爲將軍請頭功。斷不侵冒。將軍若謂我疑忌。應元願單騎領將軍巡遊一轉。以示不疑之意。呼延綽愕然道：呼延綽今日歸降。實出至誠。一惟相公所命說罷。便將盜甲弓刀。一齊卸下。應元忙取副袍服。親手與他披了。呼延綽招呼那二百從騎。盡行進營。輸納衣甲。衆人錯愕。不知所爲。本將吩咐。怎好不依。都紛紛的獻上衣甲。一齊歸降。應元便命開筵。接待呼延綽。又將呼延綽從騎。按名散派各營。酒食款待。帳中命孔厚陪呼延綽飲酒。自己便退入後帳。傳龐毅唐猛。授了密計。帶了梁山衣甲。卽刻向秦封山去了。應元却仍出帳前。與孔厚同陪呼延綽飲酒。閒談不題。且說武松自呼延綽領兵下山。等了一個更次。不見回來。心中十分疑惑。正欲差人下去打聽。忽聽得營後暮地一片聲喧嚷道：老虎來了。武松道：山有虎。亦未可知。急忙拿起棍子。趕向後營。只聽左營右營。一片聲都叫有虎。武松方識得並沒有虎。大叫道：誰人造此謠言。拿來立斬。言未畢。各營一齊火起。一片喊殺之聲。遍滿山谷。武松急趕到中營。只見施恩已扶劍出來。武松急趕上去。忽營旁閃出一員白髮老將。將施恩一刀砍死。武松大怒。提

短棍直打過去道。造謠言的一定是你。只聽背後霹靂般一聲。大吼道。造甚謠言。現有虎在此。武松急回頭。只見一個大漢從營後跳將出來。那白髮老將已不見了。武松急敵住。那漢問道。你是何人。那人道。你莫慌。我姓唐。名豹子。乃是虎中王。你打老虎。我打豹。算你還是我逞強。武松道。休得胡言。且打死你再說。便輪手中棍子。直取唐猛。唐猛輪手中。扑刀。直取武松。兩人正在狼鬪。忽唐猛背後殺出無數披梁山衣甲的人。手執明刀。一刀一個。將梁山兵殺死。武松大驚。情知事壞。大吼一聲。逃出營外。唐猛步快。早已追出營外。此時賊營兵馬。驚亂無紀。不上一個時辰。被官軍殺死的。殺死。趕散的。趕散。一片營房。早被大火燒成白地。唐猛與武松已鬪了一百四十餘合。各官兵蜂擁上前。打個圈子。四邊吶喊。中間一片空地。只留唐猛武松奮呼廝併。武松一心要打殺唐猛。使出那平生天字第一號的神力。將一條鐵棍。左右上下橫掃過去。唐猛也起了鬪心。使盡神力。緊緊逼住。毫不相讓。兩個在圈子裏。一來一往。一去一還。又併了一百五十餘合。龐毅已領兵殺盡賊人。在圈子邊看夠多時。更耐不得。提刀上前大叫。唐將軍且住。待老夫來斬這賊人。唐猛托地跳開。龐毅直取武松。武松見換了個新手。却也心驚。只是不甘心退讓。便振刷精神。與龐毅奮力廝併了。一百餘合。天已大明。武松暗想。這二人真利害。只好由他奪了山去。便虛架一棍。撇了龐毅。一抹地打出重圍。落荒而走。唐猛大叫道。龐將軍再煩你指引路徑。該往何路追去。龐毅道。他走的是小路。唐將軍向谷口殺出。管邀得他着。唐猛聲飛走去了。武松逃到山下。方將坐坐。略定喘息。只聽林子裏狂笑一聲道。俺唐猛等候已久。再戰三百合去。武松大怒。托地跳起。便鬪。覺得已有些麻軟。幸虧唐猛力氣也乏。共鬪了幾百合。不分勝負。那龐毅在秦封山已接應畢。應元孔厚等上了山。便單刀匹馬追上來。追着了武松。便替唐猛來鬪武松。鬪到四十餘合。武松真個擋不住。只得走了。唐猛那裏肯歇。只顧追去。恰好前面一彪大隊人馬。攔住去路。風飄旗號。正是馬陞鎮。方知傅玉聞達領大兵到來。傅玉見唐猛龐毅直追武松。便叫聞達前去替他們廝殺。叫那龐毅二人一齊上來。問了緣由。傅玉方知三更時分。畢應元已克復秦封大喜。忽然看看日景。已有已牌時分。便道。你們三更奪他秦封。爲何此刻不見秦安賊兵出來。想秦安城必然有變。你們二人都辛苦了。權且將息。讓將軍斬這賊將。我當統大軍急趨秦安也。說罷。便領大軍向秦安城去了。這裏聞達鬪武松。又是五十餘合。武松手裏只有幾路架隔遮攔。端的支持不住。仰天嘆道。我武二一生正直。不料今日如此死法。說罷。天上忽起了一陣怪風。塵土障天。武松方弄得乘機逃脫。聞達失了武松。只得與唐猛龐毅同趨秦安城去。傅玉大軍也到了秦安城下。那知秦安竟剩空城。賊兵早已盡行遁去了。傅玉聞達等一齊驚異。陸續

差人入城細細探看果然沒有半個賊兵。傅玉道：「既如此，一定是此賊遁去了。」便領大軍進了泰安城。畢應元、孔厚帶領呼延綽也進泰安城來。傅玉將收復泰安一事報知天彪。天彪聞報大喜。當時天彪在萊蕪城，傅玉在泰安城，各自辦理善後事宜。一面表奏朝廷，一面申報都省。一方巨害蕩平，諸將無不歡喜。劉麟辭天彪回兗州，唐猛便留青州，各將恭候聖旨。按下慢表，看官：「這宋江爲何棄了泰安遁去？原來宋江自遣三阮救援萊蕪，續聞阮小二被擒，急得無計可施，只得遣樊瑞去助他作法，誰知樊瑞到了河邊，作了連日的霧，毫不濟事。阮小五、阮小七仍然被擒，樊瑞逃回泰安，訴說此事。宋江方知天意難回，不數日那萊蕪失陷之信，官軍乘勢來攻泰安之信，并畢應元攻破秦封山，武松不知去向之信，陸續而來。宋江對衆人道：「不好了，軍師叫我嚴守三城，今已僅存泰安。我看孤城苦守，前後無援，何苦在此束手待斃？我決意棄城而去了。」說了，放聲大哭。衆人無言可慰，相對了痛哭一場。趁天色未明，立刻收拾起來。一齊棄城遁去。計點人馬，尚有四萬頭領，只得六人，乃是公孫勝、魯智深、朱貴、樊瑞、項充、李兗，一同督衆而行。行至申末西初，已走得六十餘里，且喜無官軍追來。一行人馬陸續前行，忽後隊報稱有三騎馬飛速追來。宋江吃了一驚，忙問何人。原來是自己的伏路探兵。宋江棄泰安時，一時慌急，不及招呼收拾，所以遺落在後。宋江忙喚到面前，問有甚事。探兵道：「小人方纔在拔松山見武頭領獨自一人，執棍挺腰，怒目圓睜，踞坐石上。小人們呼他，只是不應。小人們又不敢驚動他。特來通報。」宋江叫苦道：「武兄弟怎地這般大膽？這拔松山在泰安東南，我此刻已西行六十餘里，如何回去叫得他來？想了一回道：有了，我們現有四萬人馬，不如轉去攻圍泰安，一俟招呼着武兄弟回來，便仍舊退兵，算計已定。」便立刻掉轉馬頭，直向泰安。次日到了城下，一面教公孫勝攻城，自己帶兵二百名，同那三個探子，繞到拔松山來尋武松。只見三個探子一齊叫道：「奇了，武頭領爲何還是這般坐在這裏？」宋江一看，只見他操棍怒目，威風凜凜。宋江叫他幾聲，只是不應。近前向他臉上一按，冷如凝冰。方知他早已死了。宋江放聲大哭。衆人都痛哭了一場。就近市棺殮殮，就於拔松山掘土安葬。次日，宋江會了公孫勝，拔隊起行。城內傅玉聞達，龐毅、唐猛領兵掩殺出來。宋江兵馬都無鬪志。官兵個個奮勇，一場縱擊，被官兵斬獲無數。宋江領兵飛逃。那些兵馬乘勢逃亡潰散。宋江嚴行約束，不能禁止。衆兵只顧自己逃命，等到追兵已遠，喘息方定。計點人馬，已潰散了三萬，僅剩一萬了。計點頭領，失了朱貴一名。原來朱貴當兵潰之時，坐馬受傷，步行落後。吃傅玉快馬追上，手到擒拿。審係賊目，便發青州府監禁。宋江也無言可發，只得與公孫勝、魯達、樊瑞、項充、李兗，帶領那尙未潰散的一萬兵馬，飛速前行。端的風霜雨露，飢渴奔勞，不日到了。

永安山正是兗州地界。只聽得山上一聲號砲響亮。一派兗州官軍旗號。聲聲叫。休放這瞎賊。宋江嚇得魂飛魄散。正是獄囚遇赦重回禁。病客逢醫再上牀。不知宋江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九回 吳用計間顏務滋 徐槐智識賈虎政

却說宋江自泰安逃回。至兗州永安山地方。忽遇大隊官軍殺來。打着兗州鎮旗號。宋江道。不好了。劉廣那廝又來作對了。原來劉廣在兗州。聞得雲天彪收復萊蕪。進攻泰安。料得宋江必難保守。勢必逃回。特遣劉麒、真祥麟領兵一萬。分頭埋伏。專等宋江到來。協力擒拿。這日恰好劉麒邀住宋江。劉麒手提三尖兩刃刀。一馬當先。高叫。轄賊。休走。快快下馬受縛。宋江嚇得魂飛天外。策着那匹照夜玉獅子。當先飛逃。只見那些兵已紛紛離伍亂逃。不防前面又是一個號砲。真祥麟領兵迎面殺來。見了宋江。不問事由。長鎗直刺。宋江急忙帶馬橫逃。真祥麟已一鎗刺入馬腹。宋江跌於馬下。真祥麟抽鎗急刺。魯達項充李充。捨命抵住祥麟。救得宋江。背後劉麒已掩殺過來。魯達項充李充。保了宋江。殺出重圍。奪匹馬與宋江騎了。公孫勝樊瑞已用土遁法。遁出重圍。會着了宋江。劉麒、真祥麟合兵一處。痛追過來。宋江忙扯公孫勝道。兄弟。快作法擋他一陣。公孫勝道。小弟自蒙陰汶河。與陳希真翻法以來。每想用法破敵。都不靈驗。宋江道。事急了。休管他。再試試看。公孫勝即忙疊起印訣。豁琅琅放起一個青天霹靂。宋江喜得靈驗。正要殺上前來。那知劉麒、真祥麟本是雷將。降凡得這霹靂助他威勢。精神愈奮。一齊大呼。殺入賊軍。宋江起先逃出重圍。係仗着項充李充。蠻牌避護。如今經這霹靂。劉麒、真祥麟奮勇異常。蠻牌竟不能禦。須臾間。只見劉麒刀口飛時。項充頭顱滾落。祥麟鎗鋒到處。李充窟窿透。明宋江失却蠻牌。大驚飛逃。戰將惟魯達一人。只好保住宋江。那敢迎敵。一萬官兵喊聲振城。翻翻滾滾殺上。那些賊兵。不待廝殺。早已分頭亂竄。霎時潰散。公孫勝樊瑞到了此際。也顧不得衆軍士了。只得仍用土遁法。將宋江魯達遁過。一眨眼逃脫。劉麒、真祥麟正追宋江。忽然不見了。宋江急忙分頭到各處林子裏尋覓。杳無蹤跡。只得收了項充李充首級。及賊衆首級。收齊人馬。回兗州鎮去了。且說宋江魯達。仗着公孫勝樊瑞的土遁。遁過永安山一百餘里。公孫勝方收了符法。宋江魯達公孫勝樊瑞。憩息樹林之下。略定安神。宋江想起今日泰安三郡。盡行失陷。十餘萬雄師。無一人還。二十餘個兄弟。僅存四人。山寨圍困將近二年。依然不解。真是危亡在即。無法可施。更痛哭了一場。公孫勝等也無言可慰。宋江哭罷。又長歎一回。略坐坐吃些乾糧。深恐又有追兵。不敢逗留。便與公孫

勝樊瑞魯達一口氣奔走。不一日到了山寨。從後關進去。後關頭領相迎。宋江問道。後關官兵爲何不見。左右道。前日因張繼死了。他夫人賈氏。便不管事。即時將兵撤退了。宋江點首。直到忠義堂。吳用却不在彼。只見柴進蕭讓等迎見。驚問緣由。宋江說起泰安三郡失陷之事。衆人盡皆驚駭。宋江見衆人驚駭。便道。失了這三郡。不打緊。只可惜喪了我這許多兄弟。我誓必報此仇。但不知近來山寨中。與徐官兒相持。勝負如何。柴進道。正要稟告哥哥。刻下得一个好機會。吳軍師與盧兄弟。并諸弟兄。都在二關。我等在此守候捷報也。宋江驚喜。問何機會。柴進等一一說出。宋江亦甚喜。便就在忠義堂。與衆人設酒敘談。等候捷報。原來吳用與徐槐相持。攻戰已非一次。目下却望着了一個機會。這機會須從徐槐一邊說起。方有頭緒。且說徐槐重用顏樹德。斬關奪隘。陷陣衝鋒。梁山羣賊。端的個個望而心驚。徐槐稱爲飛虎上將。破格看待。樹德性好鬪。三日不廝殺。便悒悒不樂。每在自己營內。輪舞大刀。酣呼縱談。以解悶。喊聲徹中軍帳。徐槐絕不顧問。有時反叫他上來。賜酒三大斗。以助其興。左右或言此人在軍中。擾亂紀律。恐不可用。徐槐必叱之。樹德性易怒。親隨下人。略不如意。卽加鞭打。徐槐常乘機訓誡他幾次。有幾句話。直中樹德心坎。樹德深深佩服。從此性格便平定了許多。樹德性嗜酒。酒量十倍於常人。徐槐每日必封好酒二罇。賜樹德暢飲。樹德因無人禁他。端的酌以大斗。鯨吞虎嘍。暢其所欲。却不料旁邊多出一個小酒監來。你道是誰。原來這個人姓龐。雙名泰述。本是顏家的舊僕。從小服侍樹德的。此刻聞得樹德發跡。仍來隨侍。因見樹德使酒逞性。與幼年無異。便使出老僕的身分。時常在樹德面前絮絮叨叨。說些酒能成事。亦能敗事。不可不飲。不可過飲的話。樹德因其是個老僕。當作老生常談。也不去計較。他這日。樹德奉將令。巡察關外。與梁山二關游騎相遇。樹德單刀匹馬。斬殺十餘人。徑投中軍帳來。呈獻首級。徐槐甚喜。就帳前賜酒暢飲。韋揚隱李宗湯共席。當下談說。樹德興到。便請主帥寬賜。縱性狂飲。徐槐含笑。連點首許之。樹德因此吃得酩酊大醉。謝了主席。歸帳時。已三更。又舞了一回劍。又舞了一回大刀。便叫再燙酒來。龐泰述在旁邊相公。請明日用酒罷。樹德圓睜兩目。厲聲道。大膽狗才。休得碎煩。撲的坐下交椅。拍案催酒。左右卽忙奉上。樹德扯着大塊牛肉。接連又是十幾碗的陳酒。一邊吃。一邊口中嘍嘍不住的罵道。混賬狗才。阻我的妙興。下次再敢多煩。一刀揮爲兩段。又吩咐再燙熱酒上來。龐泰述不知高低。又上前勸道。相公。明日用酒罷。可請安睡去。樹德聽了。勃然大怒道。你這廝真個討打。龐泰述尙欲回言。樹德呼的立起身來。照着龐泰述臉上。只一掌。只見龐泰述早已跌出一丈以外。樹德便喝左右趕出去。左右怎敢不依。只得將龐泰述趕出帳外。樹德坐下道。你這膿包。要你何用。落得我身邊清淨。便

暢飲了一回。且說龐泰述被樹德趕出，獨自一人在帳外走來走去，心中好生慚恨。更兼時當嚴寒，冷風砭骨，足受了一個更天的寒凍。越想越怨恨，看看天色已明，聽得樹德已酒罷就睡，要回入帳中。因想本主人如此暴烈，日久必被他結果性命。想到此處，躊躇了一回，便起了個念頭，不如乘勢走脫。當時便在帳下吃了些燒酒，炙餅，擋禦了飢寒。便擬進帳取些細軟，以便逃走。猛想道：且慢如此走法，恐走不脫。不如暫且出去，看看個機會，便閒步出去。只見闌已開門，守闌將士見他是顏將軍的親隨，自然再不盤詰。當時龐泰述走出闌外，只見闌外遊軍絡繹巡綽。龐泰述走過了，也沒人盤詰。龐泰述心無主見，縱步而行，行不多時，忽又遇着一隊遊軍。龐泰述一看，乃是梁山的號衣，正欲走避，只見那游騎隊裏一員頭目叫他一聲龐大哥。龐泰述急掉頭一看，原來這人姓賈，雙名虎政，是龐泰述曾經會面過的朋友。便也回叫他一聲賈虎政，便問道：吾兄從何處來？龐泰述道：實不相瞞，小弟現在官軍營裏。賈虎政道：既如此，你爲何單身大膽來此？龐泰述道：仁兄休問，小弟幸遇仁兄，正要問你現居何職。賈虎政見他話裏藏機，便道：小弟現在山寨中軍帳下，做個總巡頭目。仁兄請到前面林子裏一敘。龐泰述便隨着賈虎政到了僻靜林子裏，二人坐下。賈虎政道：仁兄怎地到此？現在何人帳下？龐泰述便將如何跟隨樹德，如何吃樹德打罵的話說了。原來賈虎政爲人，甚是狡猾，未落草時，曾經領過樹德的利害。今日一聞此言，喜不自勝，便道：貴主人一時之誤，仁兄諒亦不十分介意。龐泰述嘆道：如此大暴虐的主人，深恐一命難容。賈虎政道：仁兄休如此說。貴主人或未必如此。如果如此，仁兄竟捨了他，別尋頭路，亦是容易。龐泰述道：小弟也這般想。貴梁山頭領最肯容納衆人，小弟只是自恨無寸功，可進賈虎政聽到這裏，暗暗點頭道：這事也容易。仁兄只須自思，你們寨中何人與你有仇？你能設計將他頭來，投我本寨便好了。這是本寨的老例，喚做投名狀。有了這投名狀，便再不疑忌你了。龐泰述道：便是這顏野漢，我就把他下了手來。只是他力敵萬人，我恐怕枉送了性命。怎好？賈虎政道：不是我教人爲不善，你既肯替我山寨建大功，我軍師必然重用。容我去稟了軍師，再行這裏，我先教你一計，你只放心回去，只須他前加意認罪求饒，做出悔過的模樣，他必受你計。你便加意小心服侍他。待到五日後，便再潛身來此地，相見定計罷了。龐泰述甚喜，便重託了賈虎政，告別回去了。先說賈虎政得了這個消息，却好這幾日，吳用帶各頭領住在二關，虎政速進二關去，稟知吳用，并道：這個機會該怎樣取法？請軍師定奪。吳用聽罷，沉吟了一回，又暗想道：有便有個計較在此，只恐未必能得這徐官兒。如今休管他，且做做看，便對賈虎政道：你見龐泰述時，只須如此如此，向他說教他依計而行。賈虎政領會了，只等五日後，龐泰述再來時，便與

他說且說龐泰述別了賈虎政。一路轉回營來。進了樹德帳中。只見樹德正在飲酒。龐泰述便走到旁邊。垂着雙手。一站。樹德回頭一看。道：「你不走來。此做甚？」龐泰述忙跪下道：「小人服侍相公多年。怎敢逃走。昨日小人衝撞相公。相公見責。小人深知罪愆。總求相公寬洪。饒恕。樹德道：「罷了。去叫拿酒菜。龐泰述叩謝了。稱是。是從此照常辦事。那龐泰述端的小心服侍了五日。樹德毫無疑忌。龐泰述即將賈虎政的約會緊記在心。到了那日。便假討了一個差使。出了關門。逕去那約會之地。會着了賈虎政。兩人相見。大喜。賈虎政便將吳用的密計。一一授了龐泰述。龐泰述甚喜。便受計回營去了。原來徐槐每日申刻。賜樹德酒。必差一名親隨押來。這日差一親隨。姓刁。行二。送酒前來。正走到樹德營門口。忽見一個人從東圍門進來。原來樹德營門北向。緊對東圍門。一望相通。只見那人進來時。身披中營號衣。守圍軍士問了口號。那人答應得不錯。又稱有機密事務。守圍軍士便放他進來。刁二暗想：「中營司機密的軍士。我都認識的。何會見有這個人。心中疑惑。却不便查問。便送酒進樹德帳中去了。樹德收了酒。付了使力錢。刁二退出帳外。只見那個口稱機密的人。並不進營來。刁二心中愈疑。走出營外。只見那人還在營外僻靜處。遠遠立着。龐泰述飛跑到營門口。面色有慌張之狀。那人也甚屬慌張。即忙將一物揣在懷裏。飛跑出去。不覺那一物從腰帶邊脫落在地。那人也回頭。跑出圍外去了。刁二去看時。乃是一個小布包。啓開一看。裏面包着一封書信。信面上寫着「藉覆貴軍師密啓七個字。刁二吃了一驚。想了一想。便將這書信藏在懷裏。走回中營去了。原來那個進圍來的人。就是賈虎政。刁二却不識得。便持那書信。到徐槐處獻功。頃刻到了中軍帳。見了徐槐。銷了差。便請屏退左右。密稟道：「小人得一個奇文。稟上相公。徐槐道：「甚麼奇文。刁二即將那信呈上。並將營門外遇着那個人怎樣形迹。怎樣臉色。說了一遍。便道：「其中就裏。小人却不曉得。所有書信。不敢拆動。謹呈相公開看。徐槐聽了一番。當將書信拆看。只見上寫着：「所囑義不容辭。但此人與僕有恩。僕不忍負。容俟緩圖。名不具。共二十三字。字畫虎蛇飛舞。確是樹德筆跡。下蓋圖章一方。係篆書。淡泊明志四字。是徐槐贈樹德的。細細看來。印花絲毫不錯。徐槐反來覆去看了。大稱奇事。這人怕他真個反了。便教刁二退入帳後。不許走開。靜候呼喚。刁二應聲。轉後帳去了。徐槐又沉吟了一回。茫然道：「非也。此中必有詭詐。且去叫他來。定知端的。便差左右。請顏將軍進帳。此時已及黃昏。樹德正在飲酒。聞呼。即至。一見徐槐。便道：「今日無事。恩公莫非又賜暢飲。徐槐道：「然也。便叫備酒。席間。徐槐將那封書信遞與樹德道：「你的筆跡。向有何人能套。圖書從何處泄漏。樹德看了這信。雙眉直豎。大叫：「這信從何而來。我的圖書無人敢動。就是這幾個字。也竟像我寫的大叫奇事不絕。徐槐道：「你

休躁亂且吃酒罷。你細想近來身邊有懷恨挾仇的人麼？樹德道：都是心腹，並無仇讎。徐槐道：既然如此，你且吃酒說罷。便進後帳去問那刁二道：你見那人揣懷書信時，身邊有無別人刁二道：小人見他時，只有龐泰述從他身邊站了一回。這龐泰述便是顏將軍的親隨，小人因不會見他傳遞書信，所以不好妄供他。徐槐聽了，便重復出帳，與樹德飲酒。便問樹德道：你身邊親隨有個龐泰述麼？樹德道：有的。徐槐道：這個人何如？樹德道：這人倒也忠直的，只是嘴口太碎，煩些。徐槐道：近來你訓斥他過否？樹德想了一回道：不多幾日前頭，吃我打了一掌。徐槐暗暗點頭。樹德暢飲，謝賜而行。徐槐便教傳顏將軍帳下親隨龐泰述上來。龐泰述聞得元帥傳令，特召嚇得不知頭路，懷着鬼胎進帳，戰兢兢叩見了。徐槐屏退左右，和顏悅色問道：聞得你主人私通梁山，這個罪名不淺，你貼身服侍他的，必定曉得蹤跡，你可從實說來。龐泰述呆了半晌道：這事小人實不知情。徐槐聽到此際，便換個怒容厲聲道：你怎地說現在有人在此說你與主人同相商了？私通梁山，便將那書信擲下去。這是你主人親手寫的你親手傳遞的，如何賴得？如今你這種狗才殺也無益，你肯將這書信怎樣來蹤去跡，細細供來。饒你死，若不招，便先斬了你。再說龐泰述到了此際，想道：我若說了料也難免一死，不說也死在目前，說了或可延挨再圖機會。但主人我死不饒他，便信口道：恩相麾下，小人不該隱情，這信却是主人寫的。教小人傳遞，小人不該不依。徐槐怒喝道：這信還說是你主人寫的麼？吩咐斬訖報來。門外一聲答應，早擁進幾個勇士，將龐泰述一索捆了，嚇得龐泰述只得磕頭求饒。徐槐道：你快將這信怎樣來的，從實招來，免你一死。若再說這信是你主人寫的，休想饒命。龐泰述便將私通賈虎政，暗遞這信的原委，一是一，二是二，說了。徐槐道：依你說來，信是梁山裏拿來與你的了，但此信究係何人所寫？龐泰述道：這却不知，惟前日賈虎政來，要顏相公的字跡，并圖書式樣，小人就偷了主人一張寫而未發的舊信送去。次日賈虎政即拿此信來了。徐槐點頭道：是了。久聞梁山有善鑄圖記，善寫字樣的人，想必一定照樣套冒了。靜想了一回，便得了一個將計就計的法兒，便教解了龐泰述的綁縛，吩咐左右再退去，便對龐泰述道：你圖謀反叛，罪該萬死。如今你肯悔心麼？龐泰述叩頭無數道：小人下次再不敢了，求恩相開恩。徐槐道：你須依言辦事，開你一條生路。龐泰述又叩頭應命了，並請吩咐。徐槐心中暗喜，便密諭一條計。龐泰述沒口的應了。當夜，徐槐將龐泰述留在帳下，次日黎明，徐槐召見樹德，將龐泰述的事說了，只說得一半。樹德早已雙眉剔起，怒目圓睜，便要親手去殺那龐泰述。徐槐急止道：且慢，現在正須用他，便與樹德說個將計就計的原委，說得透透徹徹。樹德倒笑起來，便遵依徐槐所議，按下慢表。且說吳用着疊了顏務滋的假書去後。

與盧俊義及衆弟兄在二關聽候消息。過了數日，只見賈虎政上前有稟。吳用便問如何。賈虎政悄悄稟道：「昨日小人見着龐泰述來說那徐官兒接了假信，便拿問龐泰述。龐泰述畏切招認，誰知這徐官兒倒想將計就計，教龐泰述來說，只說顏務滋已被徐官兒見疑，務滋情願投降我們。想我們中他的計，詐敗一陣，務滋便乘勢領官兵殺入二關，便可裏應外合。如此計較，小人不知從中有何便宜。特來請令。吳用聽罷，冷笑一聲，便教賈虎政且退，少刻進來受計。賈虎政應聲退出。盧俊義便問此事何如。吳用道：「這徐官兒真是高見，至於想出這條計，却沒見識。盧俊義問何故。吳用道：「我這反間計能不受，豈非高見。無故想將計就計，要我誤信其言，甘心詐敗，他便可乘勢搶關。這心思太迂曲了。不但迂曲，而以勇將銳卒轉入重地，亦是冒險之至此，我所以笑他沒見識也。爲今之計，不去睬他，最爲穩當。但我山寨被困將近二年，如今得此機會，豈可錯過。我也只得冒一冒險了。盧俊義問如何計較。吳用道：「我想我詐敗，我便依他詐敗。他想進關，我便依他進關。待他人馬進得一半，我便放下千鈞重閘，闌住了他。他裏面軍馬，任我囊中捉驚，他計便失了。這喚做他將計就計，我也將計就計也。盧俊義稱是。卽命賈虎政傳言龐泰述依計而行。這裏吳用請盧俊義與徐寧、張清在關內協捉顏樹德，令燕青、朱富、李雲、嚴守關上，令李立、專司千鈞重閘。分派已定。吳用又道：「這事兩下冒險，成敗樞機全在一闌。便親自去踏勘那千鈞閘，將閘板闌槽軫頭都細細察看了一遍。又演試了兩遍。果然滑到無礙，方始放心。便將諸事安排停妥，等待官軍。且說徐槐、顏樹德在頭關土圍內，聞得吳用果肯就計詐敗，樹德大喜。便要領兵出去。徐槐道：「且慢。你此去只有一味奮勇殺賊，不暇他顧。須得一人保你同去。方爲妥善。如今我想鄆城一路向委任森鎮守，此刻陳統制已要興兵進攻濮州。雲統制也要乘勝來討嘉祥。這兩路賊人，方當自顧不暇之際，任森離開鄆城，必無妨害。不如調他前來，共行舉事。樹德稱是。徐槐便傳令到鄆城去調任森。不數日，任森到來。參見了徐槐。徐槐便將上項的話從頭至尾一一說了。任森大喜，便請徐槐發令。徐槐便令顏樹德爲先鋒，領步兵五千名，都暗帶了火器。任森卽同在步兵內，以便策應。這裏派韋揚隱、李宗湯帶領一萬五千人馬，乘勢搶關。部署已定，便教龐泰述去通知日期。到了這日，徐槐傳令進攻二關。三聲號炮，衆軍一齊起身。顏樹德橫刀縱馬當先而行。須臾到了二關之外。那邊吳用差張清在關外佈陣等待。樹德見了張清，也不發話，提刀直奔過去。張清見了樹德，也無回言，舞鎗直迎過來。兩馬盤旋，鎗刀並舉。彼來此往，鬪到不上二十合。張清便虛幌一鎗，勒馬便走。樹德縱馬追去五千步兵一齊潮湧而前，賊兵吶喊一聲，都隨着張清紛紛逃入二關。樹德便令那五千步兵殺入關來。此時吳用在關上十分提

心。一眼看望，見顏務滋已進關門。官軍後隊已洶洶而來。吳用卽忙放起一個號砲。關上賊兵一聲吶喊，放下那千觔重閘。任森急從步兵隊裏飛到，不先不後，不早不遲，閘板下來。任森托任徐槐大喜，急教韋揚隱從關上殺入。李宗湯從關門殺入。官軍喊聲振天，潮湧而入。樹德五千步兵，已在關內放火。登時火勢透明。吳用見閘板不下，官軍盡入。驚得罔知所措。軍師一驚，衆將無主。衆軍皆亂。樹德在關中輪一口大刀，從烈燄飛煙之內，酣戰盧俊義。徐寧、張清、那燕青、朱富、李雲，只得保着吳用，逃入關內。與盧俊義等三人會合了。一面共戰樹德。一面且保吳用，向三關退去。韋揚隱、李宗湯已一齊殺入二關來，助樹德。二關已被賊兵紛紛潰。李立不知就裏，因見閘板不下，便冒死殺到關下。此時任森已教衆兵用棍將閘板托住。李立一見，便去直搦任森。大叫我催命判官在此，誰敢收關。任森道：有我救命大將在此，誰敢放關。言畢，抽劍直取李立。李立不識高低，前去迎戰。關不六七合，吃任森展舒猿臂，生擒過來了。盧俊義、徐寧、張清、燕青、朱富、李雲，已保着吳用，退入三關。徐槐統大軍殺入二關，收齊兵馬，撲滅了餘火。那賈虎政早已死於烈火之中。關上官軍早已將重閘收起。徐槐傳令，就二關內安營下寨。衆將紛紛獻功。徐槐大喜，原來徐槐定計之先，也料到放閘之事，所以教任森混入步兵，托此千觔重閘。果然冒險成功。當時得了二關，衆人無不歡喜。徐槐便命就二關內築起土圍，嚴行把守。一面將李立解往曹州府監禁。一面申報都省，表奏朝廷。這裏大開慶功筵宴。刁二本無功勞，念此事實起於他，亦與賞。查樹德見此，慕地想到龐泰，不是好人，便請徐槐斬了他。徐槐想了一想，此人留在帳中，必爲患害。便傳令將龐泰，述卽行斬首。看官這龐泰，述兄弟共有四人。龐泰，述當長，次名泰良，三名泰圍，四名泰表。名爲龐氏四泰。這四泰是天下有名的幫閒害人。眞眞不淺，只殺得一個。尚有三個，未曾除滅。却大爲可憂。如今說結水滸正事要緊。那三個既不干梁山之事，只好不說了。言歸正傳。當時徐槐慶筵已畢，仍舊安排攻守之事。那邊吳用與盧俊義，逃入三關。衆頭領急忙登關。此時吳用已懊恨欲死，只得勉強把心神一定。料理守備事務。忽聞得宋公明逃回山寨之信，大驚失色。那宋公明在忠義堂上，眼巴巴望吳用成功。不料忽報到二關失陷，也驚得幾乎死去。吳用回轉忠義堂，與宋江相見，一番怎好怎樣的話，不必細表。且說徐槐攻進二關之時，陳希眞正由大名府起兵，攻打濮州。雲天彪正由泰安府移兵，攻打嘉祥。看官須諒作書者，只得一枝筆，不能雙行夾寫。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回 麗卿夜戰扈三娘 希眞晝逐林豹子

話說陳希真自恢復新泰之後，奉旨陞調河北都統制，駐紮大名府。祝永清陞調大名府總管，陳麗卿晉封夫人，加無敵折衝將軍，俱赴河北。祝萬年、欒廷玉、欒廷芳，均以都監遇缺即補，留在山東沂州。希真、永清到任後，日日訓練部屬。兵將端的十分加緊，不上月餘，早已行列嚴明，武藝演熟，人人可用。希真便與永清商議進攻濮州之策。正在議論，忽報兗州鎮劉廣奉調廣平府總管，攜帶劉麒、劉麟同來。過此求見，希真聞報欣然道：「天賜相逢，劉姨丈也調到此間也。」忙命開門接見，敘禮畢，邀入內廳相敘。原來劉廣也奉得遇有征討，准其移調舊屬得力將弁之諭。希真甚喜，當日留劉廣在署內飲酒暢談。次日，劉廣率二子辭別了希真，赴廣平府上任。趕緊訓練兵馬，又是一月有餘。希真便令劉廣祝永清點起人馬，征討濮州。當時備文至山東景陽鎮移調祝萬年、欒廷玉、欒廷芳、婁熊、劉廣也備文至山東兗州鎮移調苟桓、真祥、麟范、成龍，且慢那蒙陰縣召家村的召忻、高梁等五個人，也是希真舊屬得力將弁。今日為何不見移調。原來召忻自隨從希真收復新泰之後，召忻因記起那年山陰道上仙聖的指示，曾教他功成之後急流勇退，切不可乘輿直前，自取沉溺之禍。又有歸隱東浦名揚萬古之讖，召忻因此請於希真歸田就隱。希真留其平定梁山，再行退歸。召忻志願已決，不可挽留。希真暗想此人與我有同志，便替他報了病狀，乞自退休。希真賜他紅袍錦襖，而回。自此召忻、高梁、史谷、恭花、貂金莊一齊辭了希真及衆將，歸隱東浦。後來召忻、高梁都羽化登仙，其族感於天下不提。只說苟桓、祝萬年等奉希真札調，不日都到了大名府。陳希真便統領劉廣、祝永清、陳麗卿、苟桓、祝萬年、欒廷玉、欒廷芳、劉麒、劉麟、真祥、麟范、成龍、婁熊四萬人馬，自大名府進發一路浩浩蕩蕩，進攻濮州。早有探子報到濮州去了。林冲聞報，集諸將商議道：「數月前我聞知陳希真調來此地，我早料他必然來此生事。所以我曾教諸位兄弟各處防備。如今他果然來了，那廝詭計多端，手下人多有本領，須得籌畫個備禦之策。衆人躊躇良久，只見鄧飛道：「他此來必定藐視我們。如今我們先發兵迎上去，廝殺他一陣，叫他也識得我們並不怕他。」馬麟道：「迎上去也不是個道理。我們點起精兵銳卒，離城十里安營，下寨等待他來罷了。」當時傳令教張橫、張順、保守本城。林冲帶領鄧飛、馬麟、王英、扈三娘、點起三萬人馬，出北門十里外，紀侯橋安營下寨。衆人奮振精神，等待希真。希真大兵已到，聞林冲背城下寨，便相距二十里也。傳令下寨。林冲與諸將商議道：「陳希真距我二十里下寨，須用何法制他？」馬麟道：「我們可陣後埋伏精兵，遣將挑戰，誘他過來。林冲道：「甚是。但挑戰須得上將去方好。」言未畢，只見扈三娘立起身來道：「奴家願去。」林冲許可。扈三娘便帶三百名銳騎，直往希真營去挑戰。正值婁熊在營前巡察，見賊軍到來，大怒，挺手中鐵矛，一直刺三娘。三娘舞動雙

刀敵住婁熊鬪到三十餘合。扈三娘賣個破綻，讓婁熊鐵矛直刺過來，攔入懷裏。三娘將右手刀掛起，舒開玉臂，將婁熊儘力一扯，順勢捲過來，便撥馬領那三百騎回轉賊營去了。官兵大驚，齊報入營裏。希真大怒，衆將齊要拔陣追去。希真道：「不然，他既來挑戰，那裏必有準備。如今我也只須遣上將前去挑戰，務要生擒一賊將，以便對調。」麗卿願去。希真便命祝永清、劉麟領兩枝人馬，隨着麗卿，以作後應。麗卿帶領三百銳騎，直到賊營挑戰。賊營內王矮虎聽說來了一個女將，喜不自勝，即討差出戰。三娘囑令小心。王英一團高興，一馬跑出陣前，一見麗卿，但叫道：「好女兒，我同你來好好的廝戰一場罷。」言訖，驟馬衝去，與麗卿交戰。只三合，被麗卿右手擺開鎗，左手展舒粉臂，把王矮虎提過鞍轡，掂了掂，只一搯，已夾在懷裏，撥轉馬仍回舊路。那些嘍囉都驚散了。那矮虎吃麗卿把他頭向前，腳向後，連一隻右手仰面朝天捲住，那裏左手却放着，使上來摸麗卿的下領。麗卿大怒道：「你這賊還敢無禮，便把右手的鎗掛了，捉住矮虎的左手，往外只一搯，只聽得脫擦一聲，王英一聲叫，左臂早扭出了，貽腕把來一並用力，夾在懷裏，毫不鬆放。半路上遇着祝永清、劉麟兵馬，一同合隊歸營，到了中軍。希真陞帳，各將參見。麗卿把矮虎擲於地下道：「孩兒活擒了一個，不知是誰衆將看時，只見夾得七孔冒紅，已是死了。有認識的道：「這是矮虎王英，就是扈三娘的丈夫。」麗卿道：「啐，這賤婢顛倒嫁出這樣一個東西，便叫刀斧手待斬梟首。」永清上前看道：「你們眼花了，是活的。」說他死，希真已知其意。上前看道：「果然暈轉來了，扶擡去後面將息好。」去換婁熊。希真進帳不多時，林冲遣人來下書，要將婁熊換矮虎。希真看天色已晚，來日一早陣上交換。希真對永清道：「他矮虎已死，怎好去換？」永清笑道：「泰山放心，小婿自有妙法醫他活來。」便叫隨營鐵匠連夜打造一枝鐵桿，比了尺寸，雞子粗細，下面分個八字，脚打好了，眼取副鞍轡來，把人桿直豎在鞍轡上，釘好了。當夜無話。次早，永清叫牽匹馬來，把釘鐵桿的鞍轡背上。三條肚帶扣緊，取過那王矮虎的屍身，七孔的血都拭抹乾淨，仍與他穿着衣甲，反翦綁了，擎將起來，把那枝鐵桿尖頭，往糞門裏套入，插挺進去，直通到胸口，兩腿跨在鞍上，兩腳套在鐙內，又把條繩子吊住了兩脚，兜在馬肚下，扎抹好了。衆人看那王矮虎時，直挺挺的騎在馬上，顛倒了頭，閉着眼睛，好似酒醉漢一般。把個陳驍卿笑得打跌，衆人都不住的笑。麗卿忍着笑道：「頭這般掛着，恐看出破綻。」希真道：「不妨，倒像害羞的模樣。」原是瞞他一時。遂傳令出陣，恰好林冲也引兵出來，兩陣對圓。扈三娘已在陣前。林冲在馬上高叫道：「快把我王矮虎送出來，還你那婁熊。」對面陳希真立馬陣前道：「你把婁熊與我看來。」方肯換與你。林冲叫把婁熊推出陣前，却是穿件單衣，散着手步行出來，只見那邊陳希真陣上，放出王矮虎，反翦了手，騎在馬上。

低着頭只不做聲。一聲鼓響，婁燕跑回本陣。這邊把那馬加了一鞭，那馬駝着矮虎，潑刺刺的跑出陣去。原來那馬沒人駕馭，竟又到斜刺裏去了一個嘍囉，連忙帶住矮虎，那顆頭被馬顛得往後仰了倒去。扈三娘大驚，忙趕上前叫他不應。看時方知死了扈三娘，放聲大哭，抱他却又板搖不動。衆嘍囉上前解了繩索，直待鬆了肚帶，鞍轡滾落，方抽出那枝血淋淋的通條來，血和屎糞一齊流出。陳希真陣上的大小兵將都哈哈大笑。林冲大怒，吩咐左右擡鎗過來，待我去生擒這廝。言未畢，扈三娘早已拍馬橫刀，飛出陣前，大罵：「麗卿小賤人，出來見我！」麗卿挺鎗出馬罵道：「無恥賤婢，你還捨他不得？」扈三娘咬着銀牙，掄那把綉鸞刀，直奔麗卿兩馬相交，戰了一百多合。饒你扈三娘狠命相搏，也戰得個平手。二人戰夠多時，扈三娘抵住麗卿道：「且慢，並非我怕你，我這匹青駿馬來不得了，回陣換了馬，再來和你拚個上下。」麗卿道：「好漢子不趕乏兔兒，你也去將息氣力，再來領死。」先着別個來替你併幾合。」三娘飛奔回陣，正待換馬，林冲叫道：「賢妹耐一耐，且回營去安殮了矮虎兄弟，待我取這婆娘。」正要出馬，三娘叫道：「林冲哥哥，你去待奴殮了丈夫，再捉這個賤人來碎割。」林冲揚鞭道：「陳希真聽者，正人不做歪事，你省得的。」今晚叫你女兒來納命，我如今不來逼你，希真此時亦到垓心，一隻手挽住女兒的轡韁，一隻手把蛇矛指着林冲道：「諒你這廝也逃不出我的掌握，你歡喜鬪兵鬪將鬪陣法，由你揀你們回去計較。」說罷，牽了女兒的戰馬回陣，吩咐鳴金收兵。親自同女兒斷後，那邊林冲也收了兵，却說希真回營，麗卿對衆人道：「久聞得一丈青了得，果然名不虛傳。看她武藝雖強，氣力却不如我。若再幾十回合，必得她的破綻。」正說間，忽報林冲下戰書，乃是扈三娘單搦麗卿。今夜交鋒，麗卿大喜，希真恐麗卿辛苦，說道：「我兒，權且將息一夜罷。況且將在謀不在勇，何必同她力戰？」麗卿那肯依，說道：「爹爹休怕他，孩兒今夜便叫他夫妻團圓了。孩兒並不困乏。」今夜好月色，豈可空過？若一百五六十合，贏他不得，甘受重責。希真道：「雖如此說，也須小心，便將戰書批回。」當夜交戰，祝萬年道：「趁他此刻全神貫注出戰，何不兩翼都伏精兵，待得勝，即抄他後路，奪他的寨子。」希真笑道：「林冲也是久歷沙場的，此計彼豈不防備？我想不如請劉總管帶領精兵，伏在清水溪，我等這裏廝殺，那裏一面攻打濮州，倘得了城池，勝奪寨子多矣。」計議已定，當命麗卿入營將息，當時劉廣父子三人與荀桓、真祥麟、范成龍領兵去訖。麗卿依令，便吩咐馬夫將棗騮剔拂上勻水料，溜了幾轉，將息着。那女兵們將梨花鎗、青鐔劍，都泡洗拭磨了一番。麗卿用了飯食，自己先全裝披掛停當，吩咐女兵都去吃飯，將息預備陣上伏侍。便在中帳後側首放一把交椅，叉着手坐着，同水清說些閒話，看看天色，笑嘻嘻的，只等晚來廝殺。正說之間，只見希真出來，夫妻都忙立起。希真看了麗

卿結束了等候。也是歡喜。因說道：我兒，你這般與國家出力，我甚歡喜。左右取酒來，我勸你三杯。壯你的英雄氣。麗卿跪下接飲三盃，謝了，立起笑道：爹爹縱着孩兒野性，索性賞孩兒吃個暢。希真笑道：癡了頭，吃醉了，怎好廝殺麗卿。道便是古怪。孩兒的本事，好似藏在酒瓶裏的，吃了酒，越使得出。希真笑道：前日御賜的那壘，真乙酒，還未開用，賞你吃了罷。麗卿大喜，拜謝希真。對永清道：賢婿暗裏須管着她，休叫十分醉了。永清領令希真入後帳去了。夫妻二人就吩咐在中軍帳後，金龍大纛下，排一張桌子，二人對面坐了。裨將們擺上按酒過來，二人暢飲，說些戰陣上的事務。却說林冲回營，扈三娘把丈夫用棺木殮了，渾身換了素服，祭奠了，痛哭了一場。差人送回城去。林冲已得希真批迴，等天晚決戰。扈三娘道：我不斬陳麗卿誓不回營。林冲道：賢妹不要太氣苦，將息些，好去搦戰。更且不可太猛，倘那廝誘敵，切不可追去。那小賤人好弓箭，也須防備。扈三娘點點頭，說不盡怨氣，冲到牛斗，看看天晚，東山上推上那輪玉鏡。林冲就飽吃了飯，領兵出陣，同鄧飛馬麟押陣。扈三娘一馬先出到營外，把人馬列成陣勢，齊奔希真營來。希真營前小校飛報中軍，麗卿正飲得高興，聽見了，立起身道：玉郎不要吃了，吩咐把殘酒收過，待我擒了一丈青來，祭她開刀。當時希真出帳，傳令開營迎戰，叫永清道：賢婿幫我押陣。永清領命，撲通通號砲響亮。希真永清領兵齊出。麗卿就中軍帳前上馬，眾多女兵擁簇着隨後出營，到了戰場，兩陣對圓，都把強弓勁弩射住了陣角，發搗已畢，品了三通畫角。那邊林冲陣上鄧飛在左，馬麟在右，扈三娘在前面，居中立馬，豎着一面大白旗，上面八個銀字寫道：地慧星美人一丈青。那一丈青不戴頭盔，把那萬縷青絲，縮着個朝天大黑髻，把一匹白綾齊眉上纏裹了頭額，摘去了珥環，洗去了脂粉，披一副本色白緞襯衣，爛銀細麟鎧，繫一條白羅粉蝶裙，騎着銀駿白馬，背後四面白紬方旗，垂着兩條清水綃的威風，右膀下斜掛着法寶囊，橫着那兩口白銀熟銅綉鸞刀，渾身上下，雪練也似的白。這邊陣上，希真永清左右分開，讓麗卿出馬，只見紅旗飄動，麗卿從陣裏縱馬而出，那麗卿頭戴閃雲鳳翅金冠，耳上垂着赤金點翠明月璫，穿着那副猩紅襯底連環鎖子黃金甲，背上四面三尖赤火飛豹旗，大紅湖縐花綉着兩條文武威風，繫一條猩紅紫微緞百摺宮裙，左手攬轡，右手倒提着那枝乾紅西纓梨花古定鎗，左胯下懸着一口青龍寶劍，一張寶雕弓，右邊赤麟袋內排着雕翎狼牙箭，坐下那匹鬃鬃火炭飛雷馬，醉顏微醺，笑嘻嘻的來到陣上，渾身上下，好似洪爐裏鉗出一塊赤炭，背後一面大紅猩猩旗，泥金大書着勅授無敵折衝將軍飛衛紅娘子十三個大字，字畫飛舞，迥勁，想是祝永清與他寫的。那時月色明亮，兩陣上點起成千的火把，照耀如同白晝，只見戰鼓響處，扈三娘出馬大罵道：狼心毒

肺爛壞五臟的小賤人。把出這樣毒手來。不要慌。吃你老娘一刀。麗卿笑道。不知死活的賊了頭。將息好了。不要殺到半兒不結。又推甚麼事故。三娘鳳目圓睜。拍馬掄刀。直取麗卿。月光之下。兩個女英雄扭成一堆。攪成一團。鞍上四條玉臂縱橫。坐下八盞銀蹄翻越。這單鎗好比神龍出海。那雙刀好似快鷗穿雲。那一個只爲夫主報仇。不顧生死性命。這一個要替皇家出力。那管利害吉凶。兩邊陣上戰鼓震天。吶喊揚威。直廝併了一百多合。全無半點輸贏。兩邊兵將都看呆了。希真永清稱贊不已。林冲等也都歎服。麗卿戰夠多時。不能取勝。心裏焦躁。想道。不這般誘她。如何能得手。便把那枝鎗攪了個花心。往後面吐出去。這個勢子是楊家祕傳。叫做玉龍晾衣。三娘也識得。正要他蓋來。麗卿故意不用。反往下一捺。三娘見了破綻。忙使個金蛟劈月。掠開那口刀。往麗卿嗓子上一刷的喝聲。着橫劈過來。只道着手。那知麗卿正要她如此。便把腰一挫。鳳點頭。霍霍地往三娘刀口下鑽過。三娘劈個空。麗卿早鑽到三娘背後。順手擎轉鎗拖篙勢。往三娘腰眼裏便刺。三娘見劈空。吃了一驚。忙轉時把刀橫往後面。下三路掃去。說時遲。麗卿的鎗已刺着三娘的護腰兜兒上。只爭得未曾透入。那時快。三娘的刀掉轉來。恰好鏗的一聲。刀背格在鎗的古定上。這叫做大勾手。麗卿吃她掃開鎗。也刺了個空。往側邊打一個旋踵。豁地兩匹馬都分開。麗卿搶在林冲那邊。三娘搶在希真這邊。中間隔得不遠。都兜轉馬頭立定了。喘着氣。廝看。但見滿地月華。露水明亮。希真永清望見。都連叫可惜。可惜。那邊林冲替三娘捏了把汗。叫聲慚愧。三娘喘呼呼地罵道。險些兒着了賤人的手。麗卿道。造化你這婆娘。兩個又交馬鬪了二十多合。仍是一樣。大家都不濟事。都帶轉馬回本陣去了。麗卿到陣裏。下了馬。解去了裙子。女兵接去。收了露出大紅湖縐單。又褲。盤膝坐在月亮地上。說道。且等馬收收汗。再去戰這婆娘。不贏他誓不回營。永清也下馬道。姐姐何苦如此。再戰時。待小弟放一枝冷箭射倒他罷休。麗卿道。不要。不要。若是暗算贏了他。吃人笑。這廝死了。也不佩服。希真道。你也廝強。就着兄弟幫你打甚緊。麗卿道。不妨。我自己好射法。方纔可惜已誘得進了路。却被他溜撒滑了去。說罷。便綽鎗上馬。軍士們忙換了火把。仍就起鼓出陣。扈三娘回陣也下了馬。叫軍士取水來。吃了幾碗。解下白綾纏頭。抹抹汗。鬆下了背上方旗。略坐坐。喘息定了。聽得對陣起鼓。仍提刀上馬。林冲道。賢妹。如果不見輪贏。不如罷休。還是用計的好。三娘道。林哥哥放心。奴定要結果這小賤人。當時縱馬而出。麗卿已在陣上。兩個更不打話。交馬便戰。刀來鎗往。鎗去刀迎。交併了五六十合。毫不分上下。麗卿想着法兒誘他。三娘再不上當。麗卿帶轉馬頭。往斜刺裏便走。三娘叫道。識得你的臭弓箭。誰來怕你。縱馬追來。麗卿掛了鎗。拈弓搭箭。回身便射。三娘月光下。看得箭來。把刀去一隔。

只聽鏗的一聲，正射在綉鸞刀的龍口上，火光四迸。那時最快說未了，麗卿第二枝箭又到。三娘却不防到麗卿的連珠箭，急忙躲閃。那枝箭從耳朵邊擦擦的穿過，覺得箭翎拂着有些疼痛。三娘吃了一驚，不敢追趕。回馬便走。麗卿兜回馬，第三枝箭對三娘後心射來。三娘聽得背後弓弦響，使一個鎗裏藏身。麗卿又射個空。大怒道：「我射倒你馬，看你走那裏去。」這分際，希真林冲都飛馬過壕心界，各照顧自己的人。只見麗卿倒追三娘來轉，正待放箭射那銀驃馬，弓未開滿。三娘早已將右手的刀掛了，取出那五爪錦龍套索，翅的撒過來。麗卿躲閃不迭，忙把弓來隔在臂上。早被搭住。三娘便收了絲絛，麗卿撇了弓箭，要用手去奪。月光影裏看見絲絛近身數尺，都是利鈎。近手不得，急抽出寶劍，要去割那絲絛。吃三娘儘力一拖，麗卿用力一掙，兩騎馬都打了個踉蹌。林冲見搭住了麗卿，驃馬挺矛直奔過來。三娘見有幫手，便將左手的刀也掛了，索性兩手用力來扯。麗卿正還兩相凝住，希真早已挺矛出馬，擋住林冲。麗卿却心生一計，便順着三娘拖勢，直衝過去，手起一劍，向三娘面門砍去。三娘急起左手，奪住麗卿的劍。麗卿左手便扭住三娘。三娘急撇絲絛，回手相扭。那兩馬八蹄，在場上打了幾個團轉。只聽得麗卿喝聲下去，兩人一齊翻下馬來。林冲大驚，急撇希真來救三娘。麗卿早已翻身上馬，插劍取鎗，與希真一齊刺林冲。林冲無心戀戰，就地下槍了。三娘飛馬逃回本陣。看那三娘，早已被麗卿頸上扼死。林冲大怒道：「麗卿這賤人，下出如此毒手。我今日不報此仇，誓不爲人。」便教數卒昇三娘屍死回城裏去。這裏急禪全軍盡力掩上。此時希真麗卿已回陣中，見林冲大隊掩來，希真便吩咐眾將道：「你們輪流抵禦，只許敗，不許勝，誘他數十里，待他自退，然後再追。自有妙遇也。」眾將領諾。林冲已殺到陣前，祝永清一馬當先，敵住林冲。林冲大叫：「使那狼心毒計的賤人出來見我。」永清忙喝賊配軍到此還不服輸。林冲大怒，振奮軍威，挺矛直取永清。永清不慌不忙，展開畫戟迎鬪。一邊計在誘敵，自覺安閒。一邊志在報仇，獨奮武怒。兩邊一來一往，鬪到四十餘合。永清詐作力乏，虛幌一戟，勒馬而走。林冲驟馬追上，左邊鄧飛，右邊馬麟，一齊揮衆掩來。官軍擋不住，紛紛逃走。林冲追上一段，變廷玉挺鎗驟出，擋住林冲。大喝賊配軍，休得無禮。林冲道：「你將毒心的賤人獻上，便饒你不追。」變廷玉道：「你且將王氏夫妻頭顱還了我，再說。」林冲聽了這話，怒氣憤胸，不顧死活，殺上來。變廷玉鬪了二十餘合。林冲勇猛異常，廷玉只得拖鎗而走。賊軍喊殺動地，蜂擁而來。官軍不敢迎戰，飛速前逃。此時西山月落，天已黎明。林冲望見麗卿在官軍隊裏，大叫道：「賊婆娘轉來，與你併三百合。」麗卿大怒，掄鎗回馬，直奔林冲。大叫：「你們兩個死得不夠，還要來討添頭。」林冲咬牙切齒道：「我今日不截殺你，誓不回城。」麗卿一味笑嬉嬉的，迎鬪林冲。鬪不數合，麗卿回

頭見本陣已退遠，急忙勒馬奔回。林冲那裏肯捨，與鄧飛馬麟領兵狠命追來。麗卿馬快，早已遠遠逃去。林冲又追上一大段路，只聽官軍隊裏一聲鳴金，一齊立定。萬年從左邊殺出，敵住鄧飛廷芳。從右邊殺出，敵住馬麟。希真從中央殺出來，敵住林冲。六人六騎，六般軍器，扭住便鬪。兩陣鼓角喧天，吶喊振地。大戰了好一回，太陽離地三尺，已是辰牌。林冲早已追上六十餘里，林冲忽然想道：「陳希真只望後退，必有詭計。我此刻人馬大半在此，城中所留無幾，却不穩便。想至此際，大為着急。」只見希真又退去了。林冲便止住軍馬不追，忙改後隊作前隊，叫鄧飛馬麟斷後，自己領大半人馬飛速回城。希真見林冲一退，即便揮軍掩殺過來。鄧飛馬麟見官軍殺轉，即忙率衆奮勇攔住。誰知起先盛氣而來，此刻顧後而反，軍心惶惑，銳氣頓消。希真吩咐各隊播起戰鼓，畫角齊鳴。官軍吶喊一聲，殺氣風生。二萬名銳卒，風馳電捲而來。霎時間喊殺連天，賊兵紛紛潰散。鄧飛馬麟嚴行約束，不能禁止。陳希真祝永清、陳麗卿祝萬年、變廷玉、變廷芳一齊追上，妻熊、變廷玉急急追上，救妻熊不及。順手一鎗，刺鄧飛於馬下。馬麟逃入亂軍叢中，吃變廷玉看見，驟馬追入陣中。馬麟急回頭一看，廷玉一刀早已頭顱飛去。賊軍烏駭獸走，霎時潰散已盡。希真便命全軍火速趕上，追擊林冲。林冲一心記置城中，那裏還敢反鬪。況且此時離希真已遠，便一口氣趕到城下，到得城下方纔叫聲苦。只見那城上已盡是廣平府官軍旗號了。原來劉廣領了荀桓、劉麟、劉祥、麟、范成龍，出清水溪一直抄入黎明時節，已到濮州城前。當時領兵直逼城下，城內張橫、張順得了清水溪的伏路探報，早已曉得。見官軍到來，悉力備禦。劉廣見賊軍備禦，便傳令奮力攻城。城上灰瓶石子鐵桶也似守住。劉廣與荀桓躊躇商議，荀桓道：「我們既已到此，且只管攻打。此刻賊人強打精神，拒敵我們。我們休要讓他。況且林冲那枝軍馬，我料陳統制必定破得。若此路一破，城內軍心惶惑，此城立破矣。」劉廣稱是。又道：「我此刻可將兵馬分作四隊，其三隊分攻東西北三門，留出南門，使他無條出路。他自然棄城得快了。我却用那一隊人馬，伏在魏河渡口，邀擊他的歸路。可令他全師覆沒。當下計議已定，便派劉麟率領水軍二千，截住魏河。荀桓領兵四千，陸地埋伏這裏。祥麟攻東門，范成龍攻西門，劉廣領劉麟親攻北門。一齊鎗砲矢石，捲上城去。自黎明攻起，到了巳牌時分，城中不聞林冲消息。果然人心惶惑。劉廣見賊兵守法漸亂，便命佈上雲梯。劉廣親自當先登城，劉麟見父親登城，即忙跟了上去。衆將見主帥及公子俱已登城，便捨死忘生，一齊衝上。劉廣勇猛當先，一柄大刀橫破賊人。賊人大亂。登時官軍布滿城上，北門已破。賊兵不待主將號令，早紛紛奔出南門。張

橫張順知不是頭也急忙從南門逃出那邊真祥麟已殺入東門范成龍已殺入西門劉廣入城城中賊兵潰散已盡劉廣便傳令將旌旗插在城上派兵登城守備一面出榜安民一面差真祥麟范成龍去捉張橫張順那張橫張順逃出南門身邊尚有千餘名從騎一抹地奔到魏河正還未到渡口只聽得林子裏一聲砲響一彪官軍殺出爲首一員將官手提黃金雙鋼正是劉麟大喝道逆賊逃向何處張橫張順大怒回顧衆人道我們殺了這廝再去走的不算好漢衆人一齊奮勇迎殺正在吶喊忽背後一聲吶喊又是一彪官軍殺來乃是真祥麟范成龍從背面殺來衆賊前後受攻支持不得張橫張順一面苦鬪一面叫衆兒郎休要走那衆賊早已不由分說紛紛潰散二張卽忙捨命殺出奪條血路而走身邊從騎只剩三百行不數里林子裏又是一彪官軍殺出苟桓躍馬橫刀攔住去路張橫張順正欲迎敵回頭一看那三百從騎已逃走不知去向了張橫對張順道兄弟今日我和你同死一齊殺奔苟桓苟桓見他只得二人便叫衆兄弟打個圈子團團圍定自己單刀匹馬直取張橫張順二人本是好手更兼今日有死無生拚命死鬪自然十分兇猛幸係苟桓手下亦不平弱足足抵敵得住當時圍場三騎馬團花簇錦的鬪了四十餘合不分勝負此時劉麟真祥麟范成龍已怎苟桓戰了多時不能取勝便又鬪數合詐作力乏虛掩一刀回馬而走張橫驟馬追上張順急叫哥哥休中他拖刀計話未絕苟桓一刀劈去張橫急閃過張順救哥哥要緊驟馬趕上苟桓刀劈個空却又撞着張順苟桓便趁勢刀背打去張順閃過不迭翻身下馬張橫急救張順劉麟一馬早到將張順就地抓去張橫急追劉麟苟桓便從後追上擺開大刀舒出左臂將張橫背後勒甲絲縲揪住用力一扯張橫用力一掙苟桓便用刀柄盡力一敲張橫擋不住翻身下馬衆軍一齊上前網捉去了苟桓便會合劉麟真祥麟范成龍押解張橫張順一齊回轉濮州由南門進城那邊林冲已在攻打北門劉廣接着苟桓等解到張橫張順大喜便將二張縲扎了押到城上指與林冲看林冲大怒恨不得跳上城來亂砍奈賊寨早已志喪氣盡毫無關心希真大軍已由背後殺來劉廣便令開門出戰林冲到了此際背腹受敵饒你武藝通天早已無能爲力更兼手下士卒散亡已盡官軍四面殺來如何抵擋得住只得大吼一聲舞着一枝蛇矛落荒而走祝永清劉麟見了一齊追上林冲一枝蛇矛帶招架帶逃走溜脫了性命身邊只割得幾十個人逃出濮州地界暮色已深棲身古廟之中打了火食漸漸月輪推上照得殿廟明亮林冲抬頭看那廟中神靈想起那年雪夜草料場之事宛然這般景象一陣心酸不覺淚如泉湧漸漸定了定神看旁邊幾個兵丁伴着也是沒聲沒氣林冲前情後節想了一回又想到今日之事暗想這事怎好公明哥哥把濮州交付於我原是

萬金重地。我因王英夫妻死得太慘。急圖報仇。却是鹵莽了些。不料陳希真串同劉廣襲取城池。直弄到兵散將亡。一敗塗地。我林冲直如此命慳。如今欲圖恢復。實無計可施。若回梁山。有何面目。又不知山寨中被困情形。近日怎地模樣。好生記望。只有且回山去。等到天明。林冲一路垂頭喪氣。意懶心灰。不日到了梁山。訴說濮州失陷之事。宋江吳用等一齊驚倒。林冲自此終日長吁短嘆。眠食減損。漸漸頹唐。按下慢表。且說陳希真逐去林冲。與劉廣會合兵馬。一同進城。衆將見兩日之內。收復一城。無不大喜。當將張順張橫解往大名府監禁。謹將恢復事宜。中奏朝廷。這裏開筵慶賀。不數日。朝廷恩旨下來。加封陳希真懷化將軍。順識子標下衆將。均各按功陞賞。從優獎勵。就勅興兵進剿梁山。希真等謝恩訖。便回本任。簡練軍馬。這一回。已將濮州之事交代明白。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一回 雲天彪旗分五色 呼延灼力殺四門

話說雲天彪收復泰安萊蕪之後。全軍將士。都在萊蕪。尙未發放。已奉到褒嘉聖旨。雲天彪着陞山東留守使。封忠勇伯。節制全省。移駐兗州。卽命進取嘉祥。傅玉風會畢。應元等均加陞銜。遇缺卽補。龐毅授馬陘鎮防禦使。李成追贈宣威將軍。哈芸生給予都監職銜。俟養傷平復。再行就職。天彪及衆人均各謝恩。此時天彪已將泰安萊蕪善後事宜。辦理清楚。都省已委員弁下來接理。天彪卽將所有尅復泰安之將弁軍馬。卽日起行。一路上軍容闊大。武備威嚴。萬旌旆。雁行魚貫。聯行驛道。飛渡濠梁。端的是勝軍之卒。勇氣百倍。不日間。浩浩蕩蕩。直抵兗州。早有細作飛報嘉祥。報知呼延灼去了。且說呼延灼自那將嘉祥失守。幸蔡京潛地通謀。因而復得。呼延灼因想起前番因城小濠梁。以致官兵攻圍。難以支持。便將城基拓大了一里多。又比舊城加高丈餘。城濠也開闊了一丈。掘深了五尺。呼延灼親自閱看。端的雉堞巍峨。連雲蔽日。眞個是金城湯池。萬夫莫當。呼延灼心中甚喜。這番官兵無奈我何了。近聞雲陳兩處攻復梁山。外郡勢如破竹。呼延灼倒也心驚。便教衆兄弟們加緊防備。這日忽報雲天彪已由萊蕪起兵到來。呼延灼集諸將商議道。雲天彪新尅泰安萊蕪。乘勢而來。銳氣正旺。鋒不可當。我們只得嚴緊把守。再定計議。韓滔道。以小弟愚見。兄長所議恐有不妙。此刻他新戰之後。勞乏未定。又復奔馳遠來。是其失着。我們可速發精銳迎擊。先打他個下馬威。他銳氣一挫。自然受我所制。若自保城池。他必四面圍攻。我外面一無救援。直待曠日持久。糧盡力疲。束手就擒。悔之晚矣。彭玘道。韓兄議是。但發兵迎擊。亦非勝算。不如屯兵城外。安營列寨。一俟他到來。營伍未定。我們縱兵掩擊。這是

以逸待勞，必然得勝。宣贊、郝思文都稱彭玘議是。呼延灼依議，便傳令至南旺營，教單廷珪、魏定國加緊防守。這裏命宣贊、郝思文守城，自己與韓滔、彭玘選精兵二萬出城扎寨，分爲三隊。呼延灼領中營，韓滔領左營，彭玘領右營，分派已定。個個摩拳擦掌，等待官軍。這日傍晚，前面探報雲：天彪已到臥龍山。呼延灼忙問：「已安營否？」探子答言：「方纔到的，尚未列陣安營。」呼延灼道：「趁他尚未列陣，我們一鼓前行，先去襲擊一場。」說罷，傳令三軍一齊拔動，飛速進去。頃刻到了臥龍山，時已掌燈。只見官軍方在安營，呼延灼便傳令三軍，吶喊一聲，一齊衝去。官軍慌忙迎敵，呼延灼勇猛衝先，早已殺到陣前，只聽得官軍陣後一聲號砲，霍的豎起一枝海棠式的大燈籠來。當先一員虎將，手提九環潑風大砍刀，正是風會大喝道：「逆賊休亂！直對呼延灼的面門砍來。」此時呼延灼仗着衝馳怒氣，也無回言，舞着雙鞭直鬪風會。韓滔、彭玘見了，一齊上前相助。只見官軍左邊又是一派蝙蝠式的燈籠，翻翻滾滾出來，直抄賊軍右邊來了。呼延灼看到此際，曉得官軍有備，擊無益。急忙與韓滔、彭玘收集軍馬，飛速退回。只見右邊林子裏，又是一式葫蘆隊的燈籠，聲聲吶喊，山嶽動搖。賊兵個個驚駭，紛紛雜亂。呼延灼嚴行約束，保軍退走。只見官軍也不追趕，那幾隊燈籠、燄天絢地的收歸臥龍山去了。呼延灼、韓滔、彭玘收兵回營，安插了人馬。呼延灼對韓滔、彭玘道：「此番出去，原想乘他不備，得個勝仗。不料這廝倉猝應變，有如此紀律。我此計不成，如何是好？」韓滔、彭玘都躊躇了一回。韓滔道：「這廝經我此番衝突，必然盛怒而來，須得厚集其陣以待之。」彭玘道：「還須兩翼都伏精兵。」呼延灼道：「且慢，方纔我看兒郎們一聞官軍邀擊，早已紛紛驚竄，毫無鬪志。這大非好處。我如今只得嚴申賞罰，約齊隊伍，方可廝殺。至於天彪那廝要來，我也只得和他拚命一戰，生死存亡盡在今日。更無他顧。」韓滔、彭玘都變色點頭。當夜呼延灼傳令三軍，分派旗色。呼延灼用紅旗，將中軍大纛副纛領隊，旗門旗牙旗盡是紅色。大小將弁盡是猩紅纓子，盔底連環甲，領隊盡是朱纓。箭翎盡是赤羽。韓滔用青旗，將左軍大纛副纛領隊，旗門旗牙旗盡是青色。大小將弁盡是青銅獸頭盔，青獅鐵葉甲，鎗上盡是青纓。箭翎盡是青羽。彭玘用白旗，將右軍大纛副纛領隊，旗門旗牙旗盡是白色。大小將弁盡是鋪霜白鐵盔，爛銀細砌魚鱗甲，鎗上盡是白纓。箭翎盡是白羽。呼延灼申明號令，擺列隊伍，鼓勵士氣，等待官軍。一夜部署，天已黎明。雲天彪在臥龍山部署營伍已定，聚集衆將商議道：「呼延灼這賊甚是鹵莽。今日進兵，當用何法破之？」劉慧娘道：「他背城列營，先期衝突，分明自知難以堅守。故爲此力戰之法。如今公公可拔寨徐徐前進，容媳婦看其列營之法，便可設計取勝也。」天彪稱是。當時傳令三軍拔寨緩緩而行，不一時已望見呼延灼兵馬。天彪便傳令衆軍立住陣脚。

教劉慧娘駕起飛樓。先行觀看形勢。慧娘領令。就中軍陣內。駕起飛樓。慧娘在飛樓上。閃開慧眼。一看。只見賊人陣列。三軍旗皆一色。看了多時。四週並無雜旗。暗暗頭道。此乃春秋時夫差爭盟之法。賊人用此。其背城死戰之意。不問可知。便下了飛樓。走下帳來。將這番情形。告知天彪。天彪便道。他既如此。我軍亦可分為三隊。嚴明旗鼓。與他鏖戰一場。這裏另派回部兵馬。分伏左右。如大軍得勝。便一同協力攻城。如未能取勝。可誘他窮追過來。却教回部兵馬。從間道抄襲嘉祥。此城可破也。慧娘道。公公要分三軍鏖戰。媳婦有一佈陣之法。可以勝他。天彪問。何法。慧娘道。他中軍既用紅旗。乃火色。我中軍可用黑旗。以勝之。他左軍青旗。青屬水。我右軍當其左。可用白旗。以勝之。他右軍白旗。白屬金。我左軍當其右。可用紅旗。以勝之。我每軍裝束。也令與旗幟一色相同。只須每軍各添嚮導兵一隊。其嚮導兵旗幟。亦各如本軍旗幟之色。但須邊鑲雜色。為別。各軍進退。全憑鑲色旗為號。又另設三隊間色旗。乃是紫旗。淡紅旗。月白旗。中軍用紫旗。蓋頭。左軍用淡紅旗。蓋頭。右軍用月白旗。蓋頭。紫者水。剋火也。淡紅者火。剋金也。月白者金。剋木也。這三色。既與本軍旗色。各相似。而又有剋制之妙。除三隊正軍旗色如此。此外可設遊騎數隊。我用綠色。回旗伏兵。可用雜色。公公以為何如。天彪道。吾兒真有神化不測之機也。但遊軍綠旗。不如老實用了青旗。你左軍既用紅旗。可即教回部為左軍。不必另作伏兵。另換旗色矣。慧娘稱是。當時天彪便傳令眾軍。列陣佈旗。一一如議。天彪與傅玉雲龍。以黑旗領中軍。風會聞達。以白旗領右軍。哈蘭生沙志仁。冕以信。以紅旗領左軍。畢應元。龐毅。唐猛。以青旗領遊軍。四隊人馬。整齊嚴肅。另派孔厚。與歐陽壽。通領五千人馬。保護劉慧娘。在高阜。瞭望。次日黎明。天彪傳令三軍。一齊出營。三聲砲響。畫角齊鳴。殺氣橫飛。呼延灼聞官軍出營。也傳令三軍。一齊迎戰。當時品了三通鼓角。兩陣對圓。呼延灼見官軍旗幟。盡是間色。毫不為意。便一齊擂鼓震天。吶喊動地。呼延灼早領着紅旗兵。直取天彪中軍。天彪紫旗兵。大呼奮擊。只見塵沙起處。戈甲齊明。這邊紅旗好。一似飛揚。烈火。那邊紫旗好。一似爛漫。英霞。紅紫二隊。歷歷分明。大呼酣戰。足有半個時辰。不分勝負。呼延灼怒極。舞動雙鞭。直衝官軍。只見官軍隊裏。那位總管傅玉。將鎗往後。一擺。紫旗隊裏。一聲鳴鼓。那羣紫旗兵。忽地分為兩隊。向中軍陣後抄回去了。呼延灼定睛一看。只是官軍隊裏。露出一大隊黑旗兵來。呼延灼見黑旗。曉得官軍以水剋火。但心中毫無顧忌。只是揮動紅旗兵。捲殺過來。紅旗黑旗。攪做一團。紅旗衝黑旗。正是驚電穿雲。黑旗裹紅旗。却像濃烟蔽日。兩陣中。千人呼喊。萬馬奔馳。直殺得天旋地轉。電駭雷崩。官軍早已退了五六里。賊軍也不知不覺的。追了五六里。呼延灼正待力追。忽報後面左軍青旗兵來了。呼延灼大喜。便派人飛速傳

令到青旗隊裏，叫韓滔便將青旗兵抄入官軍黑旗背後去，使人去訖。呼延灼得意揚揚，盡力追擊黑旗，只聽得自己後隊一片聲叫起苦來。原來那青旗兵竟把呼延灼的使者殺了一派，強弓勁弩，單揀他紅旗射來也。呼延灼目瞪口呆，呆罔知所措，急叫後隊看望，又叫聲苦。那青旗隊裏何嘗有韓滔的魂靈，正是畢應元龐毅唐猛領着遊軍，翻翻滾滾的殺來。呼延灼大驚，那隊紅旗早已大亂。雲天彪傳玉雲龍一齊領黑旗兵掩殺轉來，前面黑旗後面青旗，將呼延灼的紅旗裹在當中，正是重虹鬪彩，疊錦爭光。呼延灼整整一隊紅旗，看看已亂行錯伍。呼延灼嚴申號令，約齊了陣法，教衆兒郎一齊立定，且看門戶。只見官軍青黑二隊，打個圈子，喊聲震天，却並不掩殺過來。呼延灼看那官軍西南角上，隊伍疎亂，便領全隊紅旗兵向西南衝去。一聲吶喊，一帶紅旗透出重圍，回看官軍，那隊青旗兵已不見了。只是大隊黑旗，扎住個大方陣，鼓角怒號。呼延灼無心還鬪，只領着那隊紅旗忙回吉祥的路便走，行不數步，前面早有白旗攔路。呼延灼約定紅旗細細看認前面旗色，極像彭玳的白旗兵，便不管生死吉凶，直迎上來。走近前時，方叫聲苦。只見是風會聞達驅着那白旗掩殺過來。呼延灼大驚，急忙轉走。那風會聞達已領白旗兵追來，前面又撞着那隊黑旗兵，急得呼延灼進退無路。只見那隊黑旗只是不動，白旗隊裏一聲鳴金，那羣白旗頃刻雲收霧捲的不知去向了。背後人喊馬嘶，塵土障天。飛到一隊青旗，呼延灼此時已目迷五色，不辨風塵，只得押定紅旗，且看來勢。那隊青旗已頃刻飛到面前。呼延灼定睛一看，方纔大喜，這番真是韓滔的青旗兵到也。韓滔却大吃一驚，忙問呼延灼爲何在此。呼延灼忙問怎地了。韓滔道：方纔初交兵時，小弟見哥哥陷陣，小弟忙衝近陣來，却吃官軍白旗月白旗裹住，混戰多時，不能得出。等得他收兵而退，小弟却聞得後軍飛報，有一隊紅旗衝出官軍陣裏，奔向吉祥城去。小弟只道是哥哥突陣回城去了，爲何還在這裏。呼延灼此時經昏氣亂，不知所答。只問我那彭玳的白旗兵怎樣了。韓滔答言不知。呼延灼道：不料雲天彪這廝如此利害，我被他旗色一亂，弄得不知所爲。不知他自己怎生認得爲今之計，只有他的黑旗一隊，我們沒有此色。料他不能相混，我與你併力去擊他的黑旗。韓滔道：適纔向吉祥去的那隊紅旗，不知是何路兵。馬呼延灼道：雲天彪大軍在此，那紅旗料不過是遊騎之將，且是由他說罷，便將青旗紅旗併爲一隊，望着官軍的黑旗，儘力追來。雲天彪在黑旗隊裏，望見賊軍商議多時，忽然併力追來。天彪大笑道：呼延灼果然追我黑旗，真沒見識也。便教傳玉雲龍拔寨齊退。呼延灼那裏肯捨與韓滔狠命相追。只見黑軍前走青旗紅旗，後追又追上六七里。此時場上旗幟，淨存青紅黑三色。只見官軍黑旗隊裏一聲鳴金，軍馬一齊立定。陣邊畫角齊鳴，陣中戰鼓好一如數萬雷。

震一時並發黑旗兵吶喊震天雲飛潮勇般捲上來天彪居中傅玉在左雲龍在右一齊殺奔賊軍呼延灼急忙敵住
 天彪韓滔慌忙敵住傅玉那雲龍已揮兩翼兵馬直抄賊軍霎時間四邊鼓角喧闐烟塵馳突賊兵早已紛紛驚亂韓
 滔在陣雲中苦鬪傅玉瞥見自己兵馬已亂心中一驚吃傅玉乘間一鎗刺中心窩翻身下馬呼延灼雲天彪本領原
 敵得過怎奈佐將已亡兵馬已潰到此也難爲力大吼一聲衝出陣雲一抹地向西北方去了賊兵早已紛紛潰散霎
 時間那裏青旗紅旗的賊兵逃亡無蹤天彪傅玉雲龍統領着黑旗大隊掌得勝鼓向嘉祥進發到了城下只見紅旗
 青旗白旗插滿城上果然哈蘭生奪得嘉祥城也原來哈蘭生沙志仁冕以信領着右軍紅旗兵和彭玘白旗兵相敵
 這推官軍前隊是淡紅旗先與彭玘白旗鏖戰哈蘭生領紅旗在後督戰背後却是畢應元的青旗遊軍那前隊淡紅
 旗已與白旗戰夠多時正值賊軍紅旗青旗都已被官軍誘入重地畢應元在後面望見便與龐毅唐猛領青旗遊軍
 從空隙處衝出抄擊彭玘白旗彭玘見是青旗只道自己的人馬不防畢應元驅青旗兵直衝過來賊人不知就裏大
 駭潰亂畢應元青旗哈蘭生淡紅旗夾擊彭玘白旗彭玘慌得手亂吃畢應元拖弓搭箭驍的射來彭玘閃個不迭中
 箭落馬官軍大呼掩殺賊軍白旗頃刻沉沒哈蘭生便收過了淡紅旗單用了純紅旗故意從畢應元青旗隊裏衝出
 去襲嘉祥城畢應元見了便聚集青旗兵殺轉來掩擊呼延灼故而呼延灼後隊吃官軍亂箭衝射再講哈蘭生沙志
 仁冕以信領着紅旗兵直取嘉祥城宣贊郝思文正在城上見有一隊紅旗從官軍隊裏衝殺出來只道是呼延灼突
 陣回城急忙開城迎入哈蘭生見了便將紅旗兵直入城中進到城時宣贊郝思文大吃一驚方知中計衆回兵早已
 盡入城中城中賊軍大駭潰亂哈蘭生銅人橫掃所向無前沙冕二人長鎗捲舞回兵奮勇廝殺宣贊還想抵禦吃哈
 蘭生展開銅人舒出右臂龍探爪抓住勒甲絲縑儘力一扯宣贊翻身下馬衆回兵一齊上前捆捉去了郝思文大驚
 急想逃出城外恰吃沙志仁攔住了一鎗刺中肩窩掀下馬來後面撲到冕以信就地一抓生擒去了城中賊兵吃衆
 回兵紛紛亂殺早已有一大半向別門逃走了嘉祥已破賊兵已盡哈蘭生便命查封倉庫點兵查城等待大軍不多
 時風會的白旗兵畢應元的青旗兵都陸續進城隨後天彪黑旗大軍也到孔厚歐陽壽通保着劉慧娘一同進城天
 彪到了縣堂衆將紛紛獻功天彪一一慰勞記功錄簿傳令衆兵將就在城中休息一日以便進攻南旺營按下慢表
 且說呼延灼與天彪鏖戰大敗之後單騎逃出重圍初意欲奔回嘉祥仔細一想此刻嘉祥必已失陷了便撥轉馬頭
 直奔南旺營那單廷珪魏定國在南旺營聞得嘉祥鏖戰正欲發人去探聽勝負瞥見呼延灼渾身血污單騎奔來二

人都大吃一驚。一齊驚問道：「城中之事怎樣了？」呼延灼將上項鏖戰之事說了一番，便道：「我此刻全軍覆沒，單騎脫逃。城中之事不知如何了。我此刻須得速去救嘉祥、宣郝二兄弟性命要緊，快取些乾糧與我。我單騎先去，你二人盡營中兵，隨後就來。」單廷珪勸道：「天色晚了，不如請營中歇一夜再去。」魏定國道：「城中諒不必就至失陷。如果失陷，此刻趕去亦是無益。」不如權歇一夜，從長計較。此時呼延灼也覺有些頭目昏花，筋力疲乏，只得依了二人的話。就在營中安息。次日黎明，探子報到：「嘉祥城已被官軍奪去。」宣郝二人遭擒。呼延灼單廷珪、魏定國都一齊大驚。單廷珪、魏定國四面廝覷道：「這怎生是好？」呼延灼道：「二位賢弟聽我說。事已如此，我們死守南旺也是無益。不如盡發本營兵馬前去，儘力攻城。倒還有一層希冀。除此別無良策。」單魏二人想了多時，果然無可如何，只得聽了呼延灼的話，盡數點起南旺營兵馬，殺向嘉祥城來。到了北門，只見官軍在城上隊隊旗旛，赤黃赤白，插滿城頭。城樓上端坐着一位天神，丹鳳眼，臥蠶眉，赤面長髯，青巾綠袍，正是雲天彪。呼延灼一見大怒道：「奸計匹夫，快快還我城來。」雲天彪撫城溫諭道：「呼延灼，聽者去順效逆，所以速禍。爾等何心，竟乃喪盡天良，甘爲強盜，玷辱祖宗，貽臭萬世。似此毫無羞恥，一刀何足蔽辜。況今日身無立錐，尚不知自反，眞所謂怙惡不悛，料爾死期不遠。本帥也不窮逼你了。這城中寸草尺土，皆天朝固有之物。你若想與南旺之餘黨來此撒潑，你且看看如此城高濠闊，那能攻打得下。梁山賊寨失在目前，那有糧草接應與你。你細思量之。」呼延灼一聽，又氣又羞，又怒又悔，只在城下暴跳如雷，回顧單廷珪、魏定國道：「二位兄弟，且隨我儘力攻城。」單魏二人一齊答應，吩咐衆軍擗鼓吶喊，直衝北門。城上鎗砲矢石一齊打下，下面賊軍喊聲震天，足足攻打一個時辰。那裏動得分毫。呼延灼只得收兵，且行暫時停息，再定計議。呼延灼看着那城牆如此高大，正是金城湯池，越想越氣。越想越悔，不料當年費盡心機，用了如許工程，竟被官兵來趁現成，想到此處，氣上心來，便立刻傳令軍士再行攻打。衆軍一齊進攻，又攻了一個時刻。那座城池依舊安然不動。呼延灼氣壞了，又只得收軍。與單廷珪、魏定國都坐在沙磧上，看着城池。只是歎氣。只見呼延灼、霍的立起身來，雙鞭匹馬，直到北門，大叫：「天彪匹夫，敢下來同我併三百合麼？」天彪綽着美髯笑道：「量你鼠輩小賊，有何伎倆？」本帥部下強將如雲，你既要逞血氣之勇，我便委員勇將下來。教你就在城下領死。說罷，便教龐毅開城迎戰。龐毅驟馬掄刀，直取呼延灼。呼延灼挺雙鞭攔住，叫道：「且慢，你年老衰邁，可想有甚本領？」着換個壯年力健的人來罷。」龐毅大怒，一刀劈下。呼延灼急忙擋住。那單刀如逸電流光，這雙鞭如遊龍盤彩，大戰四十餘合，不分勝負。傅玉看夠多時，更耐不得一條鎗捲雪也似的衝來，只見對面也是一條鎗流星。

價趕到傅玉一看，正是單廷珪、傅玉，便擗住單廷珪。當時北門外，四人四馬攬成一團，酣呼廝殺。雲龍在城上望見，對陣魏定國，橫着那口熟鋼刀，閃舞金花，大有縱馬殺出之勢。雲龍便縱馬飛出一口大刀，平飛銀練，直奔魏定國。魏定國見是雲龍，即忙橫刀敵住。三對兒在陣前廝殺，刀對刀，迸萬道毫光，鎗棚鎗起。一天殺氣，城上官軍沙邊賊衆齊聲吶喊，鼓角喧天，圍場上六位英雄，酣戰多時。天色已晚，兩邊只得收兵而回。傅玉、雲龍、龐毅回城，雲龍稟天彪道：「賊人不守南門，却空羣來此爭城，真是失算之甚，可笑爲今之計，何不派將領兵從間道過去，取了南門，使他進退無路，必然不戰而走。」天彪笑道：「此等無謀鼠輩，何須如此算計？他屯兵城外，力戰求勝，一鼓銳氣，似乎銳不可當。由我看來，正如草上遊魂，不久自散耳。我若問道襲他南門，倒反示以不武。如今他高興殺四門，就讓他殺個四門，待他四門殺畢，我自有逐他之法。」便派傅玉、雲龍、龐毅守北門，派風會、歐陽壽、唐猛守東門，哈蘭生、沙志仁、冕以信守西門，畢應元守南門。聞達領鐵騎遊巡城外，分派已定。衆將均各無話。再說呼延灼單如珪、魏定國收兵回陣，三人商議不決，都說城池如此堅固，攻打不下，如何是好？呼延灼道：「當初我造城時，這北門分外堅固，所以攻打不下。如今想來，只有東門還是舊城基，我當初不過略加些工，明日我就去攻這東門。」魏兄弟在此管看北門，我與單兄弟分兵一半前去。單魏諾諾當夜無話。次日，呼延灼單廷珪領兵繞道到東門，只見風會早已立馬橫刀在吊橋邊等待。一見呼延灼，便大喝道：「賊子那裏走！俺老爺等候已久也。」呼延灼大怒，拍馬直取風會。風會也怒馬相攻，只見銀濤忽湧，這單刀乘勢橫飛，金電斜穿，那雙鞭掣風還架兩個一來一往，鬪到四十餘合，不分勝負。單廷珪在後西，正待出馬助戰，忽見南邊一隊鐵騎兵奔雷掣電價衝來，單廷珪急忙押住了陣脚。那隊鐵騎早已衝到面前，爲首一員大將，手提大刀，聲如巨雷，大喝：「賊子，你認識大刀聞達麼？」單廷珪也不回言，挺鎗迎住。此時呼延灼正鬪風會，不暇反顧。單廷珪獨擋聞達兩個鬪到三十餘合，聞達暗想：「此人鎗法却好，我當用計擒他。」便又鬪了六七合，聞達勒轉馬頭，慌忙便走。單廷珪隨即趕來，追了一大程，聞達回頭喝道：「你這廝不下馬受縛，更待何時？」單廷珪挺鎗直取聞達後心，聞達使出神威，拖起刀背，只一拍，喝一聲下去。單廷珪翻身下馬，官兵一齊上前捆住。聞達大罵道：「背叛庸奴，死恨晚矣。」單廷珪默默無言，被官軍翦着兩手，解進南門去了。呼延灼聞知此事，大驚，急忙搦了風會來追聞達。早已影跡無蹤。呼延灼懊悔之極，只得收兵而返。風會也不追趕，自回東門去了。呼延灼領兵自繞到北門外，魏定國迎見，問所事如何。呼延灼大嘆一聲道：「罷了，今日不惟不勝，反送了單兄弟。魏定國大怒道：『我今日不與單兄長報仇，誓不瞑目。』呼延灼道：『明日我和你出其不』

意去襲西門。定國點頭。次日呼延灼魏定國領兵潛地移向西門。果然神不知鬼不覺。直抵城下。呼延灼暗傳號令。衆賊兵一齊佈上雲梯。只聽得城裏一聲號砲。官兵一齊立出城上。鎗砲捲馳。矢石齊下。賊人紛紛驚退。呼延灼大怒。驟馬出陣。大叫道。賊匹夫來與我廝殺一場。哈蘭生開了城門。提着銅人打出。呼延灼卽忙迎住。兩馬相交。軍器並舉。兩個各使出本身神力。狠命相爭。只見銅人一振。真是重鼎千鈞。鞭影雙揮。但覺寒先兩道。兩個一來一往。一去一還。也關到四十餘合。忽聽得陣後人聲沸亂。呼延灼只顧前面不取。還顧魏定國卽忙轉身押陣。聞達已衝入陣中。魏定國卽忙指揮陣騎。豁地分爲兩隊。兩隊各用強弓勁弩射來。聞達那邊衝突一回。不能取勝。聞達暗想道。此人本是一勇之夫。不難取他。只是攻擊得緊。他必死命相拒。看來此事事寬則圓。急難成。便急領鐵騎退出陣中。魏定國果然驟馬追出。聞達轉身迎住。關到二十餘合。聞達賣個破綻。勒馬便走。仍使出那個擒單廷珪的手法來說。也不信。那魏定國果然照樣上鉤。聞達揮轉刀鋒。砍傷左腿。魏定國翻身下馬。官軍齊上前拊捉去了。呼延灼正與哈蘭生廝殺。忽聞報魏定國又被擒。大驚。急架住了哈蘭生。縱出圈子。無心戀戰。急領軍馬走了。聞達帶領鐵騎押着魏定國。隨了哈蘭生一同進城。天彪見連日擒獲兩將。大喜對諸將道。來日呼延灼若再不走。可用全軍逐之。我看他兵卒離心。必不能相持也。衆將領諾。到了次日。呼延灼果然惡狠狠來攻南門。天彪吩咐開門。倒提青龍偃月刀一馬先出。呼延灼正待迎敵。只聽得城上接連九個號砲。擂鼓振天。官軍吶喊齊出。勢如潮湧。疾如風生。駭如雷崩。奮如雷掣。賊兵不及迎戰。早已潰亂。呼延灼大驚。無心戀戰。撥馬飛逃。官軍遮天蓋地。價殺來。賊兵紛紛四散。霎時間。長風掃穽。開除淨盡。呼延灼匹馬落荒而走。天彪收聚大軍。掌得勝鼓回城。一面便差傅玉雲龍去收復了南旺營。這裏天彪進城陞廳。計功行賞。大開慶賀筵宴。衆將見六日之內。收復兩城。無不歡喜。天彪計點生擒賊目四名。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均發往兗州府監禁。因將收復嘉祥南旺事宜申奏朝廷。不數日。朝廷旨降大加褒寵。雲天彪晉封侯爵。衆將或有賜爵。或有加官。均按功酬賞。天彪便備文知會陳希真。起兵同剿梁山。按下慢表。且說呼延灼匹馬雙鞭。從亂軍中逃出性命。一路上飢餐渴飲。曉行夜宿。驀地想起一件事。不覺仰天放聲大哭。原來他的族弟呼延綽自歸降官軍之後。會寄一封書與他。言此時梁山勢不可爲。如依違不去。必至身敗名喪等語。呼延灼當時大怪其忽投梁山。忽投官軍。反覆無常。今日喪師失地。單身脫離。想起從弟之言。大聲嘆道。我悔不聽兄弟之言。以至如此。但事至今日。有何面目再投官軍。不如死也。跟着宋公明罷。一路垂頭喪氣。到了梁山。從後山洞進去。看官須知這時節。正是林冲前一脚踏到。呼延灼

後一脚來，彼此同見宋江，真叫做流淚眼，觀流淚眼，斷腸人看斷腸人，也算得豪傑傷心。正是個英雄失路，從此梁山外郡全無，僅存山寨，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徐虎林捐軀報國 張叔夜奉詔興師

話說林冲失了濮州，呼延灼失了嘉祥，一齊奔回山寨。此時宋江正失了二關，一聞此報，真是禍患頻乘，憂驚迭至，嘴裏叫不出那連珠箭的苦。吳用及衆頭領，都個個目瞪口呆，呆罔知所措。林冲呼延灼一齊伏地請罪。宋江略定心神，急忙扶起道：賢弟休如此說。二位失了城池，便要問罪。我宋江失了泰安三城，向誰請罪？林冲呼延灼都謝了。就坐宋江，吳用以目相視，想到外郡全失，雲陳兩處乘勢進攻。徐槐如當門巨虎，刻不容寬，真是急極萬分。計較毫無，這晚宋江且教置酒，衆頭領相聚，大衆同吃悶酒席間，吳用說起兵卒潰散，大爲不妙。呼延灼道：目下兒郎們不知怎的，不比從前。卽如我嘉祥和官兵對陣的時節，看見勝負，尙肯奮追，但只前陣一失，後面隨即慌亂，立時潰散。軍令都彈壓不住。林冲道：我濮州亦是這樣。追奔之時，大爲踴躍，前鋒一挫，立刻都潰散了。宋江聽到此際，凜然變色，想到自己逃出泰安時，也是這樣。兵馬整整四萬，吃傅玉一追，頃刻散了三萬，再被劉廣一邀擊，便一人一騎都不見了。那吳用聽那二人所說情形，正與二關潰散相同，口中不說，心中惶急，便叫衆兄弟休提。大衆聽了，均各無言，個個悶悶而散。僅存幾個機密頭領，乃是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林冲呼延灼、宋江傳諭叫裴宣查點現在實存兵馬數目。傳諭去訖，六頭領在堂上相視無言。須臾，裴宣進來稟報道：自兄長分駐泰安時，本寨人馬實存十二萬。後與徐官兒屢次交鋒，我軍失利居多。所有人馬，隨喪失，隨補缺，到今通盤查核，却只得八萬有零，不能符合原數了。六頭領聽了這話，個個心中着急。宋江叫裴宣退去。裴宣退出了，宋江便叫左右都退去。宋江看了吳用道：這事怎好？吳用只是沉吟不發一言。盧俊義開言道：爲今之計，進退兩難。若再如俄延過去，必遭奇禍。但兒郎們數萬生靈，命懸呼吸，就是我們弟兄，難道竟如此了賬不成？軍師有何妙法？宋江未及回言，呼延灼早說道：我們到了此刻，難道從新去受招安不成？我們好弟兄，死亡無數，我們厚着面目，倒去乞哀，却於心有所不甘。林冲道：事已如此，說他做甚？宋江正色道：衆兄弟，何如此類。唐古人一城一旅，尙可中興。今我雖喪師失地，而現存人馬尙有八萬，豈不可以有爲爲今之計？但求軍師設法，打個勝仗，便好安住衆心了。公孫勝道：此事勝則爲王，敗則爲賊。歸誠的話，盡可不必。只是人心如何收拾，須得速定大策。吳

用道。衆兄弟何用紛爭。我們素來替天行道。豈有不邀天佑。只須盡人事。以待天命罷了。宋江聽罷。默然無言。衆人各默坐了一歇。見吳用只是沉吟。不發一言。夜分已深。各歸寢室。宋江留住吳用。重復入內。商議良久。又請公孫勝進內。共商。商畢。也各就臥。不多時。天已黎明。宋江起來。到忠義堂。仍聚衆英雄商議。吳用道。邇來山寨被困。有年。兒郎們辛苦已極。自今以後。須立個撫卹章程。凡兒郎們在關上供役一年者。令其歸內寨休息。并分別有功無功。有功者除例應賞給之數外。再加獎賞。其無功者。亦酌有贍給。其在關戰守兵丁。所有關領糧食。與主將不分粗細。有受傷者。與主將一體調治。所有陣亡軍士。均厚卹其家屬。并爲設醮。追薦超度。主帥親自拈香。以示肫誠。宋江稱是。便即起身。親到各營。將此意宣諭了一番。回轉忠義堂。先將撫卹略費籌劃了。隨議及設醮之事。宋江對公孫勝道。此事須得賢弟親自臨壇。方有利益。公孫勝道。這個自然。但我們遵奉九天玄女多年。我想不如先在玄女宮設壇。大醮。公明哥哥。虔祈賜光。以下本寨氣燄。然後再行另設一醮。追薦兒郎。吳用稱是。衆人無不稱是。只見宋江道。我既先說追薦兒郎。自然應得先做。所有祈兆之事。後舉不妨。大衆都遵依。宋江便先將追薦的醮設了。公孫勝便密傳那玄女宮司殿頭目包靈。暗暗論話。著其打掃收拾。原來宋江那年自得了天書之後。即於寨內啓建一座玄女宮。正在忠義堂背後。特派頭目專司香火。宋江每月行香。十分致敬。至今不息。當時公孫勝選擇了一個設醮吉日。大衆先期都沐浴持齋。到了這日。玄女宮內道士已將香花燈水鐘磬鑊一應法器擺列得整整齊齊。公孫勝入壇主醮。宋江及衆人隨班行禮。七日醮事圓滿。宋江及衆頭領都宿在殿下。虔祈賜光。次早起來。衆人謝了玄女娘娘。回到忠義堂。宋江自言無夢。吳用公孫勝亦言無夢。衆頭領或有夢。或無夢。其幾個有夢的。說出夢來。各各不同。而且影響模糊。難以憑斷。衆人都狐疑不決。宋江道。莫非我等祈禱不誠。以至於此。公孫勝道。今日容貧道再去拜禱。容我獨一人再祈祈夢看。宋江稱是。公孫勝當日在忠義堂。吃了素齋。便獨自一人到玄女宮宿直。到次日早上。宋江及衆頭領都在忠義堂等。公孫勝轉報。忽見那頭目包靈逕上堂來跪稟道。昨夜三更時分。小人遇一奇兆。本就要稟公孫勝軍師。因公孫軍師吩咐不許驚睡。所以特到這裏來稟告。宋江驚喜。忙問何兆。包靈道。昨夜宋江忙叫道。你且站起來說。這是聖母金言。豈可教你跪說。包靈站起來。宋江也立起身。衆人見宋江起身。也都立起。只見包靈說道。昨夜三更時分。小人正在廊下。忽見正殿大放金光。須臾間。變作金銀宮闕。宮闕中現出玄女娘娘法身。仙童玉女侍立兩旁。只聽娘娘傳諭。教小人進去論話。小人便走近階前。俯伏恭聽。娘娘因教小人傳告各頭領。并令大小嘍囉。即日各赴殿前叩首明心。又須備一百單人。

雙水缸滿盛淨水。娘娘自來灑入法水。衆人領了法水。各向本室。夜間用右手三個指頭。在左脅下搭三千下。次早共看有無字跡。如有主帥名諱。現出者。定卜主帥隆隆日上。大衆毋許稍有異心。如無字跡者。去留聽之。衆人聞聽。駭然。宋江勃然大怒道：「大膽匹夫！擅敢造這謠言！左右！斬訖報來！」嚇得包靈只是磕頭。盧俊義道：「這話似是而非。再須問個明白。」宋江道：「何須問得！凡人身體之中。豈有現出字跡之理！分明捏造怪事。惑亂軍心。斷不可容。忙吩咐速斬。」吳用躊躇不下。左右早將包靈推出。須臾間一顆首級。獻於階下。衆人均各無言。宋江兀自怒氣未平。忽聽得玄女宮裏大風怒吼。應霧蔽天。宮殿中瓦片椽桷。憑空飛起。直打倒忠義堂來。公孫勝面如土色。飛奔而來。宋江忙問怎的。公孫勝道：「小弟方才朦朧睡去。似夢非夢。忽聽得大聲喝道：『何故不聽吾言！』小弟驀地竄醒。不料起此怪兆。宋江聽罷。也面如土色。吳用道：『莫非包靈這廝。實是眞言。兄長殺了他。干動神怒也。』公孫勝驚問：『怎殺包靈？』吳用略答幾句。急得宋江望空跪求。不知所爲。只是跪在塵埃。自陳鹵莽衝犯之罪。并重重許下願心。吳用公孫勝及衆頭領。一同跪求。好半歇。方纔漸漸風熄。衆人神定。大衆共議欲依包靈之說。宋江只是口中啞啞答應。不出吳用也躊躇了一回。方纔開言道：「我看玄女娘娘如此顯靈。此法必然可行。兄長不可過疑。宋江沒奈何。只得依了。當時先到玄女宮裏。叩頭無數。告罪謝恩。次日便依了包靈的話。到玄女宮安排停當。教關內所有大小頭領頭目。一切軍士人等。派定班數。以次到玄女宮內行禮。五日而畢。是夜各領法水。回去照辦。說也奇怪。次日一早。闕然羣集。裸體相示。果然每人身上都隱隱一個約文。反寫的紅字。數萬人一式無二。大衆無不稱奇。自此以後。其信玄女眞靈。一心歸向宋江。有死無二。宋江將上等頭領之禮安葬了。包靈親身拜奠。撫棺痛哭。又擇日在玄女宮建壇設醮。謝答鴻恩。看官這件事。到底真的假的。我却不必直說。緣列位看官中。儘有見識高遠的一望了然。其次的。但須略一思索。便早已領悟。我若務要說明。反覺瞧低了看官了。至於像羅貫中這班呆鳥。却一萬年也猜不着。我說明了。也是無益閒話。休提。言歸正傳。當日宋江暗對吳用道：「軍心已固。能趁此打一勝仗。便好。」吳用道：「且與他開關廝殺一場再看。」宋江稱是。便整頓戈甲。調派人馬。宋江按隊去。親自撫諭一番。衆軍士個個都感激非常。涕泣沾襟。願爲効力。死而無怨。宋江心中暗喜。便派徐寧帶領八千名精銳軍士。開了三關。衝殺出去。徐槐官軍正在二關土圍之內。賊軍吶喊一聲。殺氣飛騰。直撲官軍。任森顏樹德卽忙迎敵。兩軍大戰一陣。徐槐見賊兵個個捨生人人拚死。便鳴金收軍。退入土圍。賊兵拚死攻圍。徐槐嚴緊守住。這一場幸虧徐槐軍政素有準備。不然當日便被賊軍搶入土圍。奪去了二關了。宋江見自己兒郎們。被官軍鎗砲矢石。打死無數。

却毫不退却。吳用對宋江道：此番不如鳴金收軍爲妙。我看這徐官兒守法嚴密，一時未必攻得破。兒郎們如此捨生忘死，必然被他死盡。不如收回來，再行設計破他。宋江依言，便傳令收軍而回。徐槐見賊軍已退，便傳令修築土圍，列兵嚴守。徐槐巡閱一番，退歸帳中，任森入帳密稟道：賊軍與我相遇，大小戰陣已不下百餘次，從未有這一次的凶猛。却是何故？徐槐道：此必宋江行了甚麼要結之術，買服了衆心，以致於此。但我也怕他，我當初做鄆城縣時，原不過想力守城池，障礙狂寇，拚着一死，以報皇恩。如今邀天之福，竟得頭關，且賊人大勢已去，想大經略不日到來，進取易易。現在總以嚴守爲要說罷。便派韋揚隱、李宗湯把守頭關，自己與任森、顏樹德、鎮守二關。晝夜巡察，那宋江這邊却有七日不見動靜。徐槐只是吩咐各營當心防備。這日正在帳中默坐，不覺朦朦睡去，到了一所宮殿門，朱黃壁、炫麗巍峨。徐槐走進大門，只見左右廊廡，諸神列坐，看那殿閣之上，端坐着一位冕旒王者。徐槐便走近階前，伏地叩首。王者命青衣童子扶起，賜坐。只見那王者默無言辭。徐槐起立，敬問梁山狂寇何時殄平。王者領首，便着那青衣童子領至一所，乃是一座樓閣，彩畫壯麗。青衣引徐槐登閣，只見兩旁排列書架，架上疊疊書卷，盡是牙籤玉軸。童子問徐槐名姓籍貫，卽至架上檢了一幅遞與徐槐。徐槐接展看視，幅中四個大字，字畫縱橫，龍蛇飛舞，乃是成功者退四字。覽畢，忽回頭一看，屋宇都冥然無跡。連那青衣童子都不見了。只見有幾對執幡童子在前，前面化爲一片青山，綠水。徐槐正欲前行，忽然聽得背後有人叫道：啓稟相公。徐槐猛吃一驚，驀然竄醒，乃是南柯一夢。只見顏樹德道：啓稟相公，關上暮然煙霧迷空，三關上有兵馬喊聲，請令定奪。徐槐急令備馬帶兵，與顏樹德親登土圍，任森已在關上着兵備禦。只見關上妖霧迷漫，霧中賊兵呼喊不絕，乃是公孫勝作的妖法。原來是公孫勝自汶河渡與陳希真鬥法，被陳希真用訣鎮壓之後，羅真人授他的五雷天心正法，竟從此呼喚不靈。今日只得將他起先學得妖法，用心祭鍊了七日，待來興霧作怪，襲取二關。徐槐見是妖術，急令堵禦，吩咐將鎮關大炮五座，直向黑霧中打去。那霧中賊兵兀自喊聲不絕，忽然幾陣狂風撲關而來，最後一陣，有一股惡臭腥羶之氣，實不可耐。這邊官軍被臭氣撲倒數十人，只見徐槐一個寒噤，渾身飛出萬道紅光，直向黑霧中射去。黑霧紛紛盡散，顏樹德急前一看，那徐槐兩目已定，鼻息全無。原來浩然丹氣已歸太虛了。顏樹德大驚，任森急叫休亂，便教顏樹德掖住徐槐，自己只顧督兵抵禦。只見賊兵連聲吶喊，雲梯滿佈，翻翻滾滾，殺上土圍，爲首一員賊將，乃是金鎗手徐寧，指揮衆賊，奮勇喊殺。任森料知難支，便叫樹德道：我在此擋禦一陣，你快保主公回頭關去，并通知韋揚隱、李宗湯二將嚴守關頭。樹德應了，急忙扶了徐槐，帶兵八百餘

名奔入頭關去了。這裏任森挺着單鎗擋住徐寧。徐寧舞動鈞鐮鎗。直取任森。兩個就在關上奮勇廝併。兩鎗捲舞。好似兩條怒龍。揮揮霍霍的左右盤旋。關上天搖地動。賊兵已紛紛佈滿。官軍奮呼喊殺。賊兵後隊。李應張清也紛紛殺到關下。此時任森徐寧已經戰到三十餘合。任森因勢危拚命。情願有死無生。徐寧因兵勝逞強。定道有贏無敗。這一邊任森的鎗怒如雷發。只有攻取絕無遮攔。那一邊徐寧的鎗疾如雲飛。但顧鈞攢却忘挑撥。兩個又鬪了數十合。徐寧吃了任森一鎗刺中咽喉。任森吃了徐寧一鎗刺入腰脅。說也湊巧。兩桿神鎗交合。兩員勇將齊休。官軍賊軍各搶屍身而回。賊軍乘勢殺入二關。官軍退守關頭去了。且說顏樹德保着徐槐屍身入了頭關。韋揚隱李宗湯接報一齊大驚。急忙點齊兵將登關守備。不一時。二關上官兵都紛紛奔來。數卒昇着任森屍身與衆兵一齊到了關下。韋李二將開關迎入。官兵進畢。韋李二人正待閉關。只見宋江領着李應張清大隊人馬已乘勢來搶頭關。韋李二將將力守住。與賊軍足足相持了一日。不分勝負。裏面隨營軍弁將徐槐及任森均如禮安殮。顏樹德哀毀之餘。跌足捶胸。神喪色怛。忽到自己帳中敲開一甕陳酒。連吸數斗。趨入徐槐棺旁大哭道。君在我能用。君死我痛心。從今無知己。地下永相從。言畢以頭觸棺而死。衆皆流淚。當時亦爲安殮了。韋揚隱李宗湯在土關上徹夜防哨。不敢輕離。賊兵亦在關下徹夜哨探。次早宋江又策衆賊軍努力攻打。自辰至午。一時鎗炮之聲轟闐盈耳。賊兵愈鬪愈奮。官軍漸漸不支。韋李二將正在慌急。忽然賊營內人聲沸亂。二關上歷亂鳴金。宋江急忙收聚兵馬紛紛退回。急問何故。大衆俱稱三關上有一枝人馬。自天而降。見是徐槐手執令旗。顏務滋橫刀躍馬。揮軍殺來。故爾兵心驚亂。宋江急令查明。寂無影響。但二關上大衆萬口同聲都說如此。宋江也無可如何。只得保守了二關。再行定議。那韋揚隱李宗湯保守頭關。土關見賊人無故自退。不解其故。也不敢追擊。只將防守事宜一一經理了。便下關入帳。向徐槐棺前行禮舉哀。痛哭一場。又痛哭了任森顏樹德。便派營弁將三柩護送鄆縣。這裏韋李二將合力保守頭關。慢提。且說徐青娘在鄆城接報。大驚。當時隨同徐府家眷齊來迎喪。盡哀痛哭。待到治喪事畢。青娘歎道。我在此所以助吾叔也。吾叔志願已成。我自今亦無事矣。便去往訪汪恭人。恭人接見。談起徐虎林捐軀報國之事。恭人道。令叔因公積勞。此日捐軀報國。梁山大事業已三分有二。將來經略到來。不日凱旋。令叔之功亦序列不朽矣。惜乎我生多病。不及見賊人授首。青娘道。恭人近來多恙。宜養息安神。不可過勞。至家叔爲國捐軀。雖死猶生。誠有如恭人所云。名垂不朽者。卽恭人奇謀卓識。亦當名列青史。萬古傳流。婢子自今無事。追憶浣夫家叔授我淨土法門。至今不忘。擬卽日退居高平山。遵依浣叔所教。

持名修觀以終其身異日有緣再當拜謁恭人道小姐有志退修定當早證妙果刻下且請在舍間盤桓月餘然後告別何如青娘依從當時在恭人家中聚談月餘戀戀不捨而別從此徐青娘依於高平山與徐娘子同修淨土後來青娘與徐娘子先後月餘都是先期三日自知時至沐浴更衣西向念佛自稱蓮花濟室佛來迎我泫然而逝這是後話且說雲天彪大軍在嘉祥陳希真大軍在濮州各自辦理撫卹事宜正擬擇日進兵與徐棟協力同勦梁山忽然接到二關失守徐棟陣亡之信都吃一大驚不待撫卹事完便各自起兵迅赴頭關韋揚隱李宗湯聞雲陳兩路兵到即忙迎接參見天彪希真也各相見了共問韋李二將備細情形韋李二人細細說了一番天彪希真齊歎道徐虎林真人傑也當時會議將徐棟赴難之事與山東安撫使蓋天錫會同共奏這裏一面派兵嚴守頭關天彪部下傅玉雲龍劉慧娘風會聞達畢應元歐陽壽通哈蘭生孔厚龐毅唐猛其沙志仁冕以信因攻城受傷回村將息故不在列希真部下劉廣祝永清陳麗卿苟桓祝萬年欒廷玉欒廷芳真祥麟范成龍劉麒劉麟天彪希真各自分派將佐各路防守一面相機攻取梁山一面等候天兵不數日朝廷降旨下來徐棟功績最深此日捐軀不勝震悼着贈太子太保賜爵定遠侯賜諡忠武任森賜元功伯顏樹德賜威烈伯雲天彪陳希真着續徐棟前功鎮住梁山統候大經略張叔夜率領天兵征討時協同進勦巨寇雲陳奉旨便一同圍住梁山靜候天兵慢提且說張叔夜自上年七月奉旨征討方臘八月到了睦州方臘抗命迎敵可想方臘如何對付這位張天神但與官軍一遇動輒敗潰那張伯奮張仲蕪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雲金成英楊騰蛟八員大將雷轟電擊雲捲風馳不及五個月早已掃平賊寨方臘就擒本年五月奏凱回京天子郊迎慰勞告廟獻俘舉行一切大典張叔夜封燕國公從征諸將均各按功賜爵從征軍士均從優分別賞卹大賚天下百姓大悅天子謂羣臣道朕涼德藐躬撫馭失道以致盜賊蜂起生靈塗炭此皆朕之罪也今幸賴祖宗積累之厚皇天保佑之深浙江巨寇竟已撲滅山東殘賊亦將蕩平朕承茲天貺敢不祇懼可降罪己之詔以使中外臣庶咸知朕悔悟自新之意羣臣咸稱聖明天子乃下詔道朕獲祖宗之德仰蒙蒼昊之庥首出四民於茲一紀雖兢兢業惕於中心而過咎形於天下蓋以寡昧之資藉盈成之業言路壅閉導諛日聞恩幸恃權貪饕得志紹紳賢能陷於黨籍政事輒廢拘於紀年賦斂竭萬姓之財戎馬困三軍之役多作無益侈靡成風利源醜催已盡而牟利者尚肆誅求諸君衣食不時而冗食者坐享富貴災異疊見而不悟閭閻對怨而罔知追溯已愆悔之何及自今以後有各直省官員能率衆勤王捍邊立功者優加重獎不限常制野草之中懷抱異材能爲國家建大業定大計出使疆外者

不次任用。中外臣庶，並許直言。雖有失當，亦不加罪。朕惟仰副上蒼，俯卹下民，毋敢逸豫。宣和三年正月詔，詔下之日，士民稱頌，咸仰聖德。次日有一太學生姓陳名東，應直言之詔，挺身上疏。天子聞有諫疏，甚喜，看其疏中寫道：今日之事，蔡京壞于前，梁師成陰賊于內，李彥結怨于西北，朱勔聚怨於東南，王黼董貫結怨於遼金，敗祖宗之盟，失中國之信。惟此六賊，罪惡貫盈，今蔡京董貫既已伏誅，而梁師成等猶在，願陛下明昭審斷，速正典刑。天子覽畢，便傳張叔夜賀太平進宮。問此奏何如？張賀二人極言陳東所奏甚是，因共陳六人劣蹟。天子歎道：朕爲此輩欺蒙久矣，便傳旨將梁師成、李彥、朱勔、王黼、董貫行正法。叔夜因奏：朝中尚有一賊，望陛下去惡務盡。天子問：是何人？叔夜便將高俅劣蹟一一陳說。天子道：從此人於朝端皆朕之不明所致。今日豈只尚這典刑，便立將高俅拿下？將家私盡行抄沒，不日將高俅發配滄州去了。此時奸邪盡去，君子滿朝，士民歡呼相慶。賀太平進言道：今日之事，恭逢陛下聖明神武，睿斷嚴明，小人道消。君子道長，四海昇平，萬年康樂，實基於此。惟有梁山一區，羣盜盤踞，積惡貫盈，所宜速行掃除。庶使宇內清平，萬民樂業。天子道：上年朕本有着張叔夜統軍征討梁山之命，嗣因方臘事急，遂命移征方臘。今方臘既除，宋江未滅，可卽着張叔夜領兵往討。說罷，便傳諭兵部先行調集兵馬，以備攻討。數日後，兵部尚書奏稱：二十萬兵馬均已調齊。次日五更三點，景陽鐘響，百官各具公服，齊集丹墀。天子陛殿，淨鞭三響，文武兩班齊集。天子命宣張叔夜陞階，諭旨：叔夜趨進，丹宸拜跪。天子開言道：猗仲率事公忠，戎行宣力，經謀偉劃，朕實依賴。前者方臘猖狂，命卿征討，役纔五月，遂奏膚功。今梁山宋江肆逆已甚，特命卿率師往討。尙其敬慎，以襄大事。欽哉。叔夜稽首承命，謝恩。天子便傳諭於二月十五日躬行大閱，兵部尙書領旨。當日退朝無話。到了這日，張叔夜全裝披掛，五更上朝。伺候官家大閱，只見那左右御林軍、龍武軍、神武軍，各自按着班次，擺列在魏闕之外。旌旗明麗，劍戟如林。裏面御道兩旁，都是神龍衛兵，馬豹尾鎗，排得密麻也似。那些馴象也一對一對的侍立在御道旁邊。左右金鎗班將官，都個個披掛着執持軍器，排列兩旁。四員陪輦大臣早已全裝披掛，從立龍墀之下。殿上黃羅傘蓋，龍鳳儀仗無數。內官擎着提爐，燃着龍涎香煙，繞簇擁着九龍寶輦。那三十六個校尉都齊整整侍立着。伺候車駕啓行，須臾間，只聽得殿上撞鐘伐鼓，奏動起一派仙樂。殿頭官引嚶傳出午門，撲通通九聲號炮響亮。午門外前站軍官紛紛起行。天子出殿陞輦，四員陪輦大臣都趨出階旁。車馬啓行，張叔夜在車駕的前面旁階趨行。衆扈從護着龍輦，徐徐的出了宮門。張叔夜在宮門外上了馬，做那車駕的前驅。一路上鹵簿莊嚴，天威肅穆。不多時到了御教場，只見那將臺上大吹大擂，鼓角齊鳴。兵部尙書率領

部屬并那二十萬大軍早已在御道兩旁俯伏接駕。天子法駕直上正殿，轉身朝外而坐。張叔夜等衆大臣都上金階，依班蹈舞，分列左右。兵部尚書獻上陣圖冊本。天子命張叔夜傳旨開操。兩員大臣捧了令旗，傳諭兵部須臾間，那將令號砲響亮，鼓角齊鳴。二十萬貔貅，遵令開操。端的威嚴出常，武藝超羣。說不盡那旗旆招風，鎗砲轟陣。馬嘶人喊，動地驚天。那些龍虎雜陣，雲梯技擊，都依次操演。羣臣看那操演，步伐整齊，進退有方。端是有制之師，都以必勝爲天子賀。天子大悅，當時傳旨發放，着戶兵二部，遵制賞賚。車駕回鑾，號砲明動，鼓樂悠揚。兵部官員並二十萬天兵，依就俯伏送駕。張叔夜仍舊陪輦還宮。羣臣高呼退朝。天子與張叔夜論議軍機。次日，天子傳旨命張叔夜爲經略大將軍，賀太平爲參贊。十九日告廟誓師。二十日辰時出師。張叔夜舞筓謝恩，到了這日，天子親謁太祖告廟，遵依古制。陳設輝煌，儀度敬慎。張叔夜受了兵符印信，到了二十日，天子出郊行御餞禮，送大經略祭纛興師。滿朝文武官員隨送出城。一時震動京都，異常炫耀。其時天日晴和，風光明媚，士民衆觀，欣欣色喜。只見那旗旆連雲，戈矛耀日，祥光萬道，飛上九霄。須臾間，天上慶雲聚集，五色繽紛，結成天下太平四個大字。萬目共觀，歡呼雷動。羣臣齊慶聖德，天子感仰天恩，龍顏大悅。當時教場上九聲號砲，經略大將軍張叔夜叩辭御駕，與參贊賀太平、率張應雷、張伯奮、張仲蕪、鄧宗弼、辛從忠、陶震靈、金成英、楊騰蛟、康捷諸大將，并二十萬天兵，一齊起行。不說天子還宮，且說張經略統領大軍，浩浩蕩蕩，出了京都一日，行到歸德府，遇賢山地方，忽報種經略相公有書呈上。張經略接着看視，原來薦一勇士，張公大喜，即令進見。只因這一個人來，有分教：三十六員雷將，齊輔天朝；一百八道妖氣，仍歸地窟。畢竟不知種經略所薦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二回 衝頭陣王進罵林冲 守二關雙鞭敵四將

却說張經略統大軍行至半途，接閱種經略薦書，原來薦到一員勇將，乃是會做過東京殿帥府下八十萬禁軍教頭的王進。因高太尉要尋事陷害，便見機逃避，奉母出走，投奔種經略。大爲錄用，屢立戰功，已奉旨給與兵馬都監銜。種經略因聞得張公征勦梁山，料其用武需人，特此薦來。張公甚喜，便令進見。王進參見了張公，見他一貌堂堂，儀表不俗，心中愈喜。王進略述履歷畢，張公道：「你此來甚好，但查種老相公發信月日，何以延至此刻纔到？」王進道：「末將奉侍老母到京，因此遲了三日。這是烏雞私情，求恩相恕罪。」張經略道：「這也是個要事，移孝作忠，定然不負種公之舉薦也。」

當時將王進收人帳下，仍復一路大刀闊斧，向山東進發。不日到了梁山，二十萬天兵直抵頭關，駐紮行臺。雲天彪陳希真齊來接見，張公相見了，敍坐。張公道：梁山寇猖獗有年，二位將軍久經攻討，徐總管捐軀報國，共建殊功。今賊人大勢就衰，掃除在即，皆諸君戮力之功也。徐總管攻克二關，惜其復失，今二公駐兵於此，必悉其詳。現在賊人形勢如何？

天彪答道：論賊人形勢，其初盤踞梁山，翦屠州郡，銳不可當，賴有徐總管出身犯難，制其心腹。天彪始得與陳將軍分軍攻勦，乘勢迅掃。今梁山佔踞各郡，俱已恢復，惟此地頭關雖得，二關復失，尚成得半之勢。賊人險阻尚多，克復猶需時日耳。張公道：賊人徒黨何如？

希真答道：賊人徒黨梟桀，驚悍之才，頗亦不少。自徐總管直搗賊巢，後賊人大勢分崩，所有賊目陸續被擒，斬獲。然現在賊目中猶有強且驚者，須先設計擒拿，方可掃平賊寨。張公道：賊人兵力如何？

天彪答道：自徐總管制勝之後，賊人勢蹙，人心渙離。天彪與陳將軍兵戈所指，無不奔潰。今日攻及梁山，賊人情形迥與前殊。人人捨命死戰，無有異心，似此死命抗拒，我軍攻討尚費周章。張公道：賊人糧草何如？

希真答道：賊寨被徐總管攻圍年餘，所有糧草既無增添，諒必匱缺。然其中備細真情，却難懸揣。張公聽了，一點頭，因歎道：徐總管真天下奇才也。為今之計，可先將賊寨四面圍困起來，再看動靜。天彪希真都稱是。當時張公便請雲天彪領所屬部將兵丁作左軍，攻圍右關。陳希真領所屬部將兵丁作右軍，攻圍左關。自己領眾將駐札頭關，攻圍二關。雲陳各領令而去。張公便傳徐總管舊將韋揚隱、李宗湯進來，細問徐總管攻守的章程。韋李二將一一具答。張公甚喜，傳轉令依原章程辦理。張公與賀太平部署人馬，賀太平因言安撫使蓋天錫智略過人，張公便即移請蓋天錫共來參議軍務。不數日，蓋天錫到來，相見禮畢，分軍辦事。張公與伯奮、仲熊統領親兵，監督三軍。賀太平蓋天錫與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靈、金成英、楊騰蛟、韋揚隱、李宗湯、王進、康捷督領中軍人馬。就二關外相處地宜安營下寨。那邊雲天彪、陳希真已各領人馬，分屯左右關外。三軍聯絡呼應，將賊人進出路口都密密層層守定。只是按兵不動，且說忠義堂上，羣盜聞得朝廷點大經略張公統兵到來，把宋江嚇得尿屁直流，寢食俱廢。真個是人人咋舌，個個搖頭。宋江與吳用到二關上，登高一望，只得旌旗蔽日，殺氣騰空。四面八方重重密密，都是官軍旗號。宋江看着吳用道：這事怎麼？吳用只是皺眉一簷莫展。當時只得將各關隘嚴緊守備，忠義堂上日日早聚晚散，咨嗟不決的議論。看看一個月來，不見官軍發作。吳用大驚道：不好了！這經略真正了得！我等糧將食盡，若照如此情形，他可以不折不扣一兵不煩一矢，使我等束手就斃。為今之計，好在兒郎們個個樂於効死，可趁此決一死戰。方好集事。宋江便請吳用定計。吳用便令林冲領頭陣，朱

富作副將。呼延灼領二陣。李雲爲副將。張清領三陣。湯隆爲副將。每陣帶兵一萬。頭陣出戰。二陣守二關。三陣守三關。層層策應。更番替換。衆皆領命。次日。林冲朱富帶領一萬人馬。三聲號炮。殺出二關。原來林冲自失了濮州之後。志氣頗唐。吃宋江好言安撫。吳用巧言激勸。便撥開愁懷。勉強振刷起精神來。此時奉着將令。便直趨經略大營。當先搦戰。早有營門小校。報入中軍帳裏。那張經略正與賀太平。蓋天錫。坐在帳內議事。忽聞賊兵殺來。賀太平道。賊兵果然耐不得了。其糧盡食竭。可知。蓋天錫道。賊人志在死戰。我等且宜堅守。仍照經略原主意。乾封殺他。張經略道。非也。我原意不過要探看賊人糧竭與否。今賊人既來求戰。糧竭之情。被我探得了。只是賊糧雖竭。未必竭盡無餘。倘再相持一年半載。我軍勞師費財。亦非善策。今可乘他來戰。就與決戰一場。便問那小校道。來賊是誰。小校道。是個姓林名冲的。綽號豹子頭。張公點了點頭。便傳王進入帳論話。又點起金成英。楊騰蛟兩員勇將。同王進領一萬人馬。張公親自押陣。三聲號炮。金龍大纛下。無數猛將。精兵簇擁着。大經略張大元帥出營列陣。只見對陣上。林冲全裝披掛。挺着丈八蛇矛。立馬陣前。張公回問左右道。這人便是林冲麼。左右答言。正是。張公便叫王進道。王將軍可當先出馬。王進領令。挺着渾鐵筆管鎗。一馬縱出陣前。林冲見王進出馬。便定睛一看。道。來者莫非王武師麼。王進道。原來正是林兄。唉。我久聞得你本事高強。爲何這等沒有見識。如今你既爲強盜。雖有萬夫不當之勇。也只算丟在糞窖裏了。冲林怒道。你未知其詳。擅自出口傷人。是怎道理。王進道。道理不道理。我且生擒你放馬過來。言畢。挺鎗直刺林冲。林冲奮矛相迎。兩個本來都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出身。本領豈有高下。但見鎗來矛擋。矛去鎗迎。兩人各奮神威。各逞本領。來來往往。翻翻滾滾。鬪到四十餘合。殺氣飛揚。人影條忽不見。但見兩條神龍飛騰。變化銀光穿亂。銀彩盤旋。兩陣上都暗暗喝采。陣雲影裏。鼓角聲中。兩人酣鬪。已有一百餘合。兀自不分勝負。忽見白光一閃。王進一鎗飛出。將林冲蛇矛壓住。厲聲喝道。且住。我你同是教頭。忽分一官一賊。今日既已相見。豈可無話。林冲橫矛勒馬。高聲道。有甚話說。再戰一百合。我與你定分勝負。言畢。挺矛直刺王進。王進大怒。提鎗直搦林冲。兩英雄扭住。重復狠鬪。王進心生義憤。一條鎗忿怒直前。林冲心已焦煩。一枝矛飛騰相架。一來一往。一去一還。又戰了四十餘合。王進託地拖着長鎗。縱馬跳出圈子。急勒馬回身。用鎗指着林冲。正待開言。林冲已一馬衝到。挺矛直刺。王進舉鎗相迎。合攏又鬪。鬪到十餘合。王進着想道。上帥教我出馬。原要我指陳大義。先行斥罵一頓。以宣朝廷順逆之意。如今這廝死戰不休。只好搦殺他。便罷了。抖擻精神。與林冲廝殺。足足的又戰了一百餘合。兩人勇氣未衰。兩馬筋力已疲。又交了數合。林冲只得托地跳出圈子。王

進見他走出也不追趕立住了馬廝看林冲怒氣未平看見王進不退便也勒轉馬頭看着王進道且待我換了馬來再與你分個勝負王進哈哈大笑道今日勝負已分何須再分勝負林冲圓睜兩目道此話怎講王進道有甚怎講當初我在東京聞得你有些本事後來我在延安聞得你充當教頭又說你犯了王法刺配遠方又說你投奔梁山做了強盜我只道你是個下流不過略懂些鎗棒今日看你武藝果然高強只可恨你不生眼珠子前半世服侍了高俅吃些軍犯魔頭後半世歸依了宋江落個強徒名望埋沒了一生本事受盡了多少腌臢到如今你山寨危亡就在目前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我王進作朝廷名將你林冲為牢獄囚徒同是一樣出身變作兩般結局可惜呀可惜林冲道這事都休提了朝廷用了奸臣害盡良民受苦直到無路可投只好自全性命你不會親嘗其境足見你糊塗一世你做是殿帥哈哈大笑道好個自全如今全得全不得只教你自己思想至於你說我不會親嘗其境足見你糊塗一世你做是殿帥府教頭我做的也是殿帥府教頭你受高俅的管束我也受高俅的管束高俅要生事害你高俅便就不生事害我不過見識比你高些不解你好好一個男子見識些許毫無踏着了機關不早閃避逼近了陷阱尚自遊行以致拷打監囚受盡許多痛苦貶解收管吃盡無數羞慚賊配軍人人罵得好家聲個個羞慚今日之事你我比較起來天淵懸隔如今事已到此且休來責備你可怪你一經翻跌之後絕無顯揚之念絕無仕進之心不顧禮義是非居然陷入綠林難道你除了這路竟沒有別條路好尋麼就說萬不得已暫且棲身也當早想一出離之道朝說招安晚掠州郡晚說招安朝搶村落這等處所豈有出頭之日你又不生眼珠死挨不去隨着那般不肖狂徒不軌不法橫行無忌虎狼成性日縱日長到如今天理昭彰強梁必滅你但思想你山中和你本領一樣的吃我天朝擒斬無數諒你一人豈能獨免你想逃罪今番罪上加罪你想免刑今番刑上加刑不明順逆之途豈有生全之路種種皆你自為之咎尚敢埋怨他人真是荒謬萬分今日你力也乏了不須再戰了回去細思我言林冲聽到此際大吼一聲面色登時雪白兩眼上翻手中蛇矛不覺拋落在地仰面而倒朱富即忙出馬來救林冲張經略見林冲果被王進罵倒便教金成英楊騰蛟揮軍殺上賊兵見主將如此個個心慌金成英楊騰蛟分兩翼直抄賊軍朱富早和幾個嘍囉馱了林冲回去自己挺身迎敵官軍金成英楊騰蛟已奮勇大呼殺入賊軍陣裏逢人便砍逢馬便搠賊軍大亂亂軍中朱富正遇着王進諒一個朱富如何抵敵得王進幸而王進已與林冲苦鬪力乏所以兩下交鋒到也戰到二十餘合朱富見自己軍陣已亂無心戀戰急欲抽身退回却被王進得了破綻一鎗洞脅而死呼延灼在二關上急教李雲守關自己領兵開關

出去接應。遇着金楊二將，大戰一陣，呼延灼毫無便宜。只得收聚了頭陣的敗殘人馬，急回二關去了。金成英楊騰蛟合兵一處，斬獲無數，掌得勝鼓，回到大營。王進已在營門邊卸甲息馬，坐了好一歇了。當時一同進中軍帳，到經略前獻功。經略大喜，當時與賀太平蓋天錫查點了首級，安插行伍。一一記功慰勞，便商議進攻二關之策。按下慢表，且說林冲回到忠義堂，已是奄奄一息。宋江聞得頭陣沈沒，大吃一驚，急忙問林兄弟緣何如此。林冲早已神氣散潰，不言不語。宋江便教送林冲歸到臥室，急召寨中醫士前去探看。一面傳諭呼延灼嚴緊把守二關，一面召那林冲的隨陣軍士上來，細問原由。軍士具說王進如此如此，辱罵以致林頭領忽然氣翻。宋江聽罷，大怒，看着吳用道：「兀耐王進這廝，出言無狀，撓亂人心。林冲兄弟，竟被他氣壞了。我今誓必設法驅除了他。」吳用道：「林兄弟是個直性人，一口氣回不轉了，待他稍定，小可去慰勸他一番罷了。」當即宋江吳用先到二關下遙看了一轉，回途時已二更，說些官軍形勢，忽一嘍囉迎上來，報稱林頭領口吐鮮紅，勢已危急。宋江大驚，即忙與吳用飛馬趕入寨中，急到林冲臥室，只見林冲臥在牀上，神氣毫無。宋江忙問醫士是甚緣故。醫士回說：「這是神志之病，藥食難療。」宋江聽罷，淚如雨下。吳用上前止住，宋江哭泣，便到林冲牀頭，向林冲勸解了一回。林冲勉強點頭，淚如雨下，只是無言。宋江吳用各散去。次日，宋江又來看林冲，林冲仍然吐血，飲食不進，痿頓異常。宋江無言可慰，只得走回來，到了忠義堂上，與吳用及衆頭領商議退官軍之策。又因林冲病情，也有些挂肚牽腸，說不出那心中的焦急。正是日月如飛，略眨眨眼，不覺已有十餘日。官軍毫無動靜，而林冲的病日重一日，竟無起色。這日，宋江正在忠義堂議事，忽報朱全雷橫自鹽山回來。宋江急令進見，朱全雷橫一齊進來，與宋江及衆人相見了。宋江開言問道：「近日鹽山之事如何？」朱全雷橫齊道：「仗哥哥洪福，鹽山近日倒十分興旺。緣鄧辛張陶四將都調開了那裏，我們因得聯絡了蛇角嶺虎翼山兩處人馬，借糧屯草，招兵買馬，重復整理事業。近聞大寨被兵如此緊急，小弟們却日夜記望，若非戴院長到來，說出後山小洞之路，弟等正無從進來。不識寨內情形，如今怎樣了？」宋江歎口氣，將所有情形一一說了。朱全雷橫都道：「如此怎好？」吳用道：「二位兄弟，休要着急，小可自有調度。」只是二位兄弟來得正好，就在寨中辦事，不必回鹽山去了。宋江便吩咐開筵爲二人接風。席間，朱全雷橫捧出一個大圓包裹，衆人啓看，乃是一顆首級，細細一看，正是高俅。衆人齊問：「誰處取來？」朱全雷橫道：「小弟在鹽山時，聞得這奸賊犯了事，發配在滄州。小弟因與鄧王二兄弟商議，起了兵馬，去打滄州，活捉了這個賊來，照那林兄弟長處治小賊的法兒，處治了他，因想林兄與他切齒深仇，特地取來，與他舒氣。衆人嗟歎不已。吳用道：「這顆頭來得

正好林兄弟現在患病。大半由於舊時的怨氣。難得二位兄弟取了這高賊的頭來。何不與他看看。以解其悶。朱雷二人忙問林兄長患了甚病。宋江將王進辱罵的情由說了。朱仝雷橫道。既如此。這顆頭與他一看。必定霍然病愈。大眾稱是。當時吃了酒飯。回到林冲房內。林冲臥牀半月有餘。僅存一絲一息。不能起牀。忽聞朱雷二人來探病。便勉強應酬了幾句。朱雷二人齊道。恭喜林兄長。有一件事。小弟們報得仇來。林冲問是何事。二人便將高俅首級捧上道。這是高俅的頭。小弟如此如此取來。特為兄長解悶。林冲一見。呼的坐起身來。接了高俅的頭。看了一看。咬着牙齒道。我為你這廝身敗名喪。到今日性命不保。皆由於你言罷。將頭擲出牕戶之外。擯為肉餅。林冲狂叫一聲。翻身仰臥。而絕。衆人大吃一驚。急前看時。果然氣息毫無。認認真真的死了。大眾痛哭一場。惟宋江哭得個死去還魂。當時收殮安葬了。宋江乃與吳用等商議拒敵官兵之策。却說張經略自掩沒梁山頭陣之後。收軍回營。與賀太平。蓋天錫商議。再按兵數日。以觀動靜。見賊兵也不出來。張公便道。賊人經此一跌。死守巢穴。不敢出來。當用何法以撓之。如今可將中左右正軍分派隊伍。輪流攻關。四面迭擊。方可集事。賀蓋二人稱是。當時先將中軍分為六隊。張奮伯張仲熊領第一隊。鄧宗弼辛從忠領第二隊。張應雷陶震靈領第三隊。金成英楊騰蛟領第四隊。韋揚隱李宗湯領第五隊。王進康捷領第六隊。每隊一萬五千人馬。按日攻打二關。每前一隊攻關。後一隊作策應。每日輪流。周而復始。移前作後。移左右軍。照樣辦理。雲天彪陳希真各領令訖。雲天彪將左軍分為五隊。雲天彪領雲龍為第一隊。傅玉風會領第二隊。畢應元龐毅領第三隊。聞達歐陽壽通領第四隊。哈蘭生唐猛領第五隊。只留慧娘孔厚在營中協理事務。這裏五隊輪日攻打右關。陳希真也將右軍分為五隊。陳希真領祝永清陳麗卿為第一隊。劉廣劉麟劉麟為第二隊。苟桓祝萬年領第三隊。欒廷玉欒廷芳領第四隊。真祥麟范成龍領第五隊。每日輪流攻打左關。統計數十萬大軍。三面合圍。輪日攻打梁山二關。左關右關。鎗砲轟闐之聲。徹日不絕。驚得宋江面如土色。看着吳用道。這事怎處。他分三面環攻。分明弄我三面防備。他却好乘我力薄之處。殺入也。吳用皺眉道。還有那後面一關。他留出不攻。大有毛病。如今先傳令教後關水泊軍士小心防守。更派李應去守後關。侯健為副將。速去緊緊把守。這裏再商議環應三面之策。宋江依言。派李應侯健去鎮守後關。宋江吳用親去當應二關。左關右關。可憐那宋江吳用。弄得如熱鍋螞蟻一般。忽聽得右關被哈蘭生唐猛幾乎攻破。便急忙去策應右關。忽聽得左關被欒氏兄弟險些殺入。便飛速去顧救左關。就中單表前面二關。被中軍攻打。最為緊急。這一日。正輪着第二隊鄧宗弼辛從忠率軍攻打第三隊張應雷陶震靈為後應。關上呼延灼

李雲悉用力守備。自辰至午，鎗砲之聲不絕。鄧宗弼辛從忠見關門將破，便教後隊張應雷陶震靈齊心攻關。那邊張清湯隆在三關上，聞得二關危急，策應此時二關鎗砲已絕，矢石一空，樓垣堆堞盡行燬壞。眼見頃刻難保，呼延灼見張清到來，便叫張兄弟，你和湯兄弟領三陣守住這關，趕緊修築城牆。我同李兄弟領二陣開關出戰，拚着一死，以冀保關。張清應了。呼延灼便與李雲領兵殺出關去。呼延灼挺着雙鞭，匹馬當先，衆賊軍大呼振天奮勇衝殺。直殺得天旋地轉，海覆江翻。官軍被他衝退三百餘步。兩下列成陣勢，對仗廝殺。鄧宗弼大怒，對三將道：「今日二關業已垂手而得，兀耐這廝衝突出來。如今我與衆將軍協力斬了他，再說。」三將稱是。鄧宗弼一馬當先，直奔呼延灼。呼延灼已起了必死之心，那管你來將驍勇，大吼一聲，敵住鄧宗弼。兩英雄怒馬相交，軍器並舉，一邊慢使雙鞭，一邊善舞雙劍。酣鬥攏來，却是兩將兩騎，使着四條軍器，化作一片寒光，揮揮霍霍，翻翻滾滾。鬥到五十合以上，不分勝敗。李雲見了，便拍馬舞刀前來夾攻鄧宗弼。鄧宗弼展開雙劍，敵住二人，不慌不忙，又鬥了十餘合。只見陶震靈舞着雙鎚，驟馬上來大叫：「鄧將軍少住着，我要擒捉這廝。」鄧宗弼聽了，忽然虎吼一聲，劍光飛處，李雲頭顱，條條滾落。鄧宗弼取了首級，回陣去了。陶震靈敵住呼延灼，呼延灼憤怒已極，舞着那兩條閃電似的鋼鞭，直上直下打進來。陶震靈使着兩柄臥瓜鎚，正似兩團火毬，敵住鋼鞭，兩個又戰了五十餘合。陶震靈使盡兩臂神威，呼延灼也用盡一身勇力，却只得個平手。兩人各起鬥心，死不相讓，一來一往，一去一還，又鬥了三十餘合。背後張應雷看戰多時，更耐不得舞動銅劉，拍馬過來，高叫：「陶將軍少歇，看我戰三百合，却理會展開那扇銅劉。」直奔呼延灼。陶震靈勒馬回陣去了。這裏呼延灼獨戰張應雷，兩個又是對手，征塵影裏，殺氣陰沖。大戰六十餘合，呼延灼急切贏不得張應雷，心中焦躁起來，急賣個破綻，把鞭分開，回馬便走。張應雷縱馬追上一銅劉橫飛過來，呼延灼只一閃，那面銅劉却直向呼延灼的面門恰恰的劈過。呼延灼便把雙鞭一旋，直到張應雷面前，提起右手銅鞭，望張應雷頂門上打下來。張應雷眼明手快，早將銅劉收轉來，旋風也似的捲到劉口，正與銅鞭遇着，鏗的一聲响亮。張應雷就此送進一劉，順着鞭勢削去。呼延灼手指幾乎割斷，急忙收回右鞭，那左鞭却早已葉底偷花打進來。張應雷急將銅劉一壓，躍馬跳出圈子。辛從忠在陣前立馬多時，看看天色已晚，心內焦躁，便大吼一聲，拍馬縱到垓心，一枝蛇矛分開雙鞭，直取呼延灼當胸。呼延灼急忙用鞭敵住。張應雷已回陣去了。辛從忠攔住呼延灼，大奮神威，酣呼廝殺。鎗來鞭去，花一團，鞭去鎗來，錦一簇，兩個足足奮鬪到一百餘合。呼延灼雖然力乏，尚能招架。辛從忠一時不能取勝，天已昏黑，殺氣瀰漫，愁雲慘淡，星斗無光，神號鬼哭。

呼延灼看那二關尚未修築完就只得仍就拚着個死力併辛從忠辛從忠怒極使出渾身的本領一枝蛇矛龍飛虬舞攻取進來怎奈呼延灼兩條銅鞭兀自擋禦得定算來還差一分火候辛從忠却等不得心生一計霍的把矛一幌勒馬便走呼延灼也不顧死活驟馬追來辛從忠待他追到分際便將右手去豹皮囊內取出一枝鏢鎗捏在手裏呼延灼輪舞雙鞭早已追來昏黑中只聽得索的一聲辛從忠喝一聲着呼延灼志急心慌不及防備一鏢飛到急閃不及正中咽喉落馬而死鄧宗弼早已傳令軍士們點起成千成萬的火把大呼振天潮勇般殺過來賊兵抵擋不住紛紛大敗官軍個個奮勇殺人如砍瓜切菜賊兵叫苦不迭已殺死了一半那一半紛紛逃入二關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乘勝驅兵搶奪二關鄧宗弼辛從忠攻擊關門賊人將敗殘兵馬放入即忙閉門抵禦張應雷陶震霆領兵急搶關上張清急將那新運到矢石打將下來火光中喊殺連天這番幸賴張清將城垣樓堞粗虛修好官軍幾次三番攻打不破張經略在後面看見便傳令鳴金收回官兵回營休息鄧宗弼等得令便領着官軍回轉大營來張經略與賀太平蓋天錫陞帳衆將兵士都紛紛上來獻功張公一一查點了與賀蓋二人記功錄簿分別犒賞諭令各回本營養息一面將首級號令了鄧宗弼稟道末將等今日攻關眼見此關必破可惜被這呼延灼出關死戰敵住我們待得斬了呼延灼那二關早吃賊人修好了這個機會失了實是可惜賀太平道如今雖不得關但賊人上將已吃諸位將軍斬得却是一場大功勞日後攻關定容易了蓋天錫道但使賊人有敗無勝取關定必容易張經略道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此番關之不破總由我不善攻之故也賀蓋二人齊問其故張公不慌不忙說出一條計來正是求己不責人的是聖賢之學知彼兼知此定是戰勝之師不知張公說出甚麼計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四回 沉螺舟水底渡官軍 臥瓜鉗關前激石子

話說張經略略對賀蓋二人道我把賊人三面攻圍獨留後關原有主見在內賊人盡力顧我三面那後面必然空虛可從此進攻必然得手蓋天錫道賊人吳用智計殊深未必不防及此爲今之計可用一聲東擊西之法遣偏師數隊去擊後泊他必然增備後面後面增備前面力薄了然後我用全力破他前面張公道蓋兄之言固是但我料賊人後面必然空虛緣他前關如此攻擊不破其重兵嚴守可知因其前關之力守可卜其後關之無備即使有備料不過數千兵卒而已與空虛無備何異爲今之計可一面令中軍加緊攻打前關一面分撥左右兩軍兵馬出其不意去襲擊後

關。如此兩路齊攻，賊人招架不及，必有失手之處。無論前關後關，但被我破得一處，便可直搗賊巢矣。賀太平道。經略欲攻後關，可與左營雲將軍商之。他營內劉慧娘善製攻守器械，後關水泊險阻最多，非器械不濟。張公稱是，便吩咐左右速去請左營雲將軍前來議事。不一時，雲天彪到來，張公接見，敘坐，便將上項謀劃向天彪說了。天彪道：「此事在天彪身上，只須請與圖細細一看，便可施行。」張公便取出那徐總管遺下的梁山地圖，揀出後泊一冊，授與天彪。便道：「此事悉請將軍調度，惟攻關之日，須前後約定時刻。」天彪應諾，受了地圖，退回本營去了。不說張公部署中軍，且說天彪回到左營，便與劉慧娘共看地圖。原來梁山形勢，四面水泊環繞，但前左右三面與後面水泊情形迥別。前三面水泊，係一水相連，裏面陸路也一望相通，所以徐槐攻進前泊，分搶左右兩關，官軍都在水泊以內，那左右兩水泊早已雖有如無。惟有後關，有東西兩座大山，抱住一所水泊，那東山一帶直接運河，那後山洞就在此山之內，圖中不載，所以官軍不曉得。只是此山橫截水泊，水陸兩路都不通，就是西山下水路也都是淺溜急灘，舟船難行。陸路自然不必說。天彪看到此處，對慧娘道：「若要攻打後關，惟有移軍到後山泊，從泊外殺進去，先破了水泊，然後可達後關。」慧娘道：「正是，但既攻水泊，那白瓦爾罕沉螺舟之法，可以水底潛行。今日正好應用。」天彪喜道：「有此妙器，何愁水泊不破。」便傳令分派衆將移軍後泊。慧娘道：「不可，經略之意，要乘賊人不備，襲取水泊。我若先行移軍到彼，待得沉螺舟造成，然後進攻極快也。須十餘日，賊人豈有不覺之理？」天彪道：「你說固是，但我在這裏將船造成了，昇到彼處，豈非笨事？」慧娘道：「不妨，可先將舟中的散料一一做好了，然後攜到後泊去，一湊好便可落水。如此計算，到彼不過一日之期，仍出敵人不意也。」天彪稱妙，便傳令就右泊裏面擇一空地，搭起篷廠，製造舟船。天彪對慧娘道：「此事本可令白瓦爾罕監督，今白瓦爾罕已死，只有你親去監督。」慧娘道：「正是。」當時天彪派慧娘作監督，雲龍作提調，率領工匠三百五十名，都關在廠內晝夜併工趕造。限十二日，須造齊沉螺舟六十號。又派龐毅唐猛領五百鐵騎，在廠外晝夜巡察。端的號令機密，毫無泄漏。到了十二日上，六十號沉螺舟早已辦齊，却只是散料尚未裝成。慧娘與雲龍同來稟告天彪。天彪早已把兵將分派停當。傅玉畢應元風會孔厚，領一半人馬，仍留在右泊攻擊右關。天彪自領雲龍劉慧娘聞達歐陽壽通哈蘭生龐毅唐猛領一半人馬，帶了沉螺舟散料，悄悄的由西山外移到後水泊。又去右營裏移調劉麟同來。當時在後關泊外安營下寨，一面差人去告稟張經略。一面教劉慧娘監督工匠，將六十號沉螺舟一齊裝好，又辦齊杉板船隻。派撥了隊伍。天彪按覽輿圖，見那後泊有四條港口，一名紅荷蕩口，進去是紅荷蕩，轉採荷灣，直南進西口，渡一名螺

蠅港進去有兩條路。一條過新開港口。轉西與採荷灣相通。一條從新開港分路。向南過鶯頸蕩西口。由西南進大
 渡。一名穿心港。進老廟灣。過鶯頸蕩東口。直南進小中渡。這三條港各有對渡。其中來往相通。還有一條名爲單渡港。
 兩邊雖有汊港不通別處。只直達梁山東口。渡東口。渡在後關之東岸上。地勢散挺。天彪料此處賊兵必不把守。便於
 次日黎明。先派哈蘭生領沉螺舟四十號。每號一百人。共四千人。先由單港渡水底進去。直到東口。渡岸下伏住。靜候
 外三路砲响。便突出岸上。直搶後關。哈蘭生領令去了。隨派聞達領杉板船五十號。每船兵丁五十名。共二千五百
 人。殺進單渡港。遇賊兵即便廝殺。如賊兵戰敗。便去援應。哈蘭生聞達領令去了。又派劉麟領沉螺舟十號。兵一千名。
 由穿心港進去。一到鶯頸蕩東口。便出岸襲擊賊人水寨。劉麟領令去了。又派唐猛領杉板船四十號。每號兵丁六十
 名。共二千四百人。進穿心港。接應劉麟。唐猛領令去了。又派歐陽壽通領沉螺舟十號。兵一千名。由螺蠅港直到鶯頸
 蕩內。助劉麟交擊賊軍。歐陽壽通領令去了。又派龐毅領杉板船八十號。每號兵丁一百名。共八千人。由螺蠅港進去。
 直取鶯頸蕩西口。龐毅領令去了。天彪委劉慧娘看守大營。自己與雲龍統領大軍二萬。駕齊大小兵船。直取紅荷蕩。
 派撥軍馬一齊起行。原來吳用防着官軍攻進此路。早已派水軍在各港把守。派李應侯健鎮守後關。督察水軍事務。
 囑領小心防禦。吳用因保二關要緊。不暇兼顧。諸事盡委於李應。李應便點起四員頭目。乃是張龜。王鬻。李蛟。趙龍。這
 四人乃是童威童猛的徒弟。當時奉命各帶兵一千分守各港。張龜守採荷灣。堵住紅荷蕩。王鬻守新開港。堵住螺蠅
 港。李蛟守老廟灣。堵住穿心港。趙龍守風水灣。堵住單渡港。依傍水草處安營下寨。到了這日。張龜正在採荷灣瞭望。
 忽聽得紅荷蕩口砲火連聲。喊呼震天。雲天彪親統大軍殺進紅荷蕩。了張龜大驚。急忙約齊那一千嘍囉。鎗砲弓矢。
 密排在採荷灣口。等待官軍。只見官軍兵艦百餘號。已排列在紅荷蕩內。賊軍望見。個個心驚。諒一千水軍如何敵得
 二萬雄師。張龜一面提心備禦。一面飛速去報知李應。這邊官軍看見賊兵勢弱。都要一齊殺過去。天彪止住道。且慢
 便傳令兵船都約齊了一字長蛇勢。鼓角怒號。只是按兵不進。雲龍請問其故。天彪道。你怎地不識兵機。只得這幾個
 賊兵殺盡何難。所貴待他少頃守關之兵齊來策應。方可乘虛搶關也。果然張龜嚇得幾乎要死。一疊連差人報告李
 應去了。那穿心港口。唐猛領着二千四百名官兵殺入。李蛟在老廟灣看見。即忙迎敵。唐猛已領兵殺到。原來這老廟
 灣水面最狹。七八隻兵船。早已擠滿。唐猛在舟中與李蛟廝殺。却教後隊登岸。李蛟也教後隊登岸。岸上對岸上舟中
 對舟中。兩下喊殺。李蛟不識就裏。只顧向前狠鬪。不防後面水底殺出一彪官軍。正是劉麟。大驅那沉螺舟裏一千官

軍呼喊震天。從賊人背後掩殺過來。賊人大驚。李蛟一個手慌。吃唐猛一劍砍入水中。賊軍大亂。劉麟與唐猛齊力夾攻。不一時將賊兵掃除淨盡。歐陽壽通已出鴛頸蕩。殺出東口來。見劉麟業已得勝。便道：「聞得龐將軍在新開港口被賊人阻止。進不得鴛頸蕩。我們何不齊轉鴛頸蕩去接應他？」劉麟唐猛一齊稱是。當時三路兵皆合齊。殺轉鴛頸蕩去。出得西口。只見波濤洶湧。鼓角喧闐。賊目王翬正在奮力與龐毅大戰。原來王翬本領勝於李蛟。所以龐毅一時不能取勝。劉麟唐猛歐陽壽通見了。一齊喊上去。王翬正在苦鬪。龐毅不防背後掩到一枝官軍。王翬抵敵不住。不一時全軍覆沒。王翬被龐毅一刀揮爲兩段。這兩處賊兵都是前後受敵。吃官軍掩殺罄淨。無一脫命。所以沒人去報。後關那李應。在後關。只聞得張龜急報。心中早已大驚。暗想道：「那年盧兄長守前關。因兵馬不早出水泊。以致水泊失利。我今日不可蹈其覆轍。便教侯健守關。自己領兵一萬二千人。飛速出關。殺到採荷灣來。天彪見李應果然到來。便傳令全軍殺上。李應與張龜合兵一處。殺出採荷灣來。兩軍就在紅荷蕩內擺列戰艦。桅檣蔽日。旗幟連雲。兩邊鎗砲矢石。如捲如掃。如撤如馳。直殺得天崩地裂。海覆江翻。李應吩咐衆兒郎道：「今日若被官軍殺進採荷灣。我也不要性命了。衆兒郎聽了。個個捨死忘生。力戰官軍。官軍也個個奮勇迎殺賊軍。洪濤中喊呼震天。殺氣飛揚。忽聽官軍坐船上一個號砲。官軍戰艦豁地分開。露出中間一隻大座船。船頭立出一員大將。青巾綠袍。倒提青龍偃月銅刀。正是雲天彪。大喝：「李應叛國庸奴。敢與吾決一勝負麼？」李應見是天彪。也不答話。便取出背上一口飛刀。觀準天彪頭頸。飛也似鏢過來。天彪提起大刀一揚。那飛刀激起丈餘。滴溜溜的墮入水中。李應大驚。雲龍大怒。張弓搭箭對李應的咽喉射去。李應急閃。那枝箭從李應盔旁拂過。却射殺背後一員頭目。李應大怒。又飛一刀向雲龍鏢來。雲龍也閃過了。李應正待再取飛刀。兩船早已逼近。兩邊將對將。兵對兵。長戟短劍。切近攻殺。陣雲中雲龍提刀直取李應。張龜見了。即忙跳過船頭。舉鎗來迎戰。不數合。吃雲龍一刀揮於水中。李應怒極。舉鎗直刺雲龍。此時官軍賊軍已逼近相殺。雲龍在劍戟林中轉鬪。李應正在廝殺。忽聽後隊人聲沸亂。原來是劉麟歐陽壽通領兵由採荷灣掩殺過來。那龐毅唐猛已分頭去搶大中渡。小中渡了。西口渡汛兵雪片也似的報來。李應驚得不知所爲。此時採荷灣已被劉歐堵住。回去不得。只得率領衆軍。且戰且走。逃回西口。渡去。雲天彪雲龍與劉麟歐陽壽通合兵一處。緊緊追上。李應那敢戀戰。只得督衆船駕櫓飛逃。等得逃到西口。渡。天彪大軍已追到西口。渡了。龐毅唐猛早已在岸上邀住。李應進退無路。只得上岸。率衆捨命死戰。官軍前後掩擊。賊兵死傷無數。李應一條鎗。奔馳衝突。奪出一條血路。望後關而走。身邊已只有百餘人。

隨從到得關下方叫聲苦。乃是哈蘭生聞達已在那裏攻關也。原來哈蘭生領四十號沉螺舟進伏東口渡港。殺入順水灣。那趙龍慌忙迎敵水中交戰。不到半個時辰。那水底沉螺舟中一百名水軍已分頭走出。掘通船底。趙龍和一千水軍盡行淹沒。聞達便領兵船與哈蘭生登岸。一路如入無人之境。直逼關下。李應見到此際。只得奮勇突圍。那侯健在關上望見李應突圍。便開關出來接應。方纔殺出關門。早被聞達邀住。鬥不數合。吃聞達一刀揮於馬下。關內早有盧俊義、燕青、急來守備。關外李應儘力衝突。雲天彪在後看見。掄刀追上。大喝一聲。李應吃了一驚。回頭一看。刀光飛下。頭顱已去。天彪已得水泊。便一面移大兵。盡入水泊。一面乘銳攻關。盧俊義、燕青係倉猝而來。手脚忙亂。後關漸漸難支。盧俊義把守不住。只得差人飛速報知吳用去了。誰知撲天雕後泊陣亡之際。正沒羽箭前關鏖戰之時。且說張清與湯隆保守二關。宋江吳用親臨關上。晝夜守備。張經略知雲天彪已定計。於是日潛攻後關。便命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四員大將率領二萬人馬加緊攻打二關。賊兵不防。後關有事。只見前面來勢洶湧。便十分提心抵擋。那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已領兵直到關下。宋江對吳用道：「官兵似此攻關不解。怎好？」吳用躊躇無計。只見張清開言道：「我看他們兵將個個驍勇。我們端的敵他不過。爲今之計。小弟擬開關與決戰一陣。小弟自問這手石子百發百中。且把他勇將個個打傷了。便好用計進取。」宋江聽了。看着吳用道：「張兄弟此議如何？」吳用沉吟一回。也定不出別樣計較。只得應道：「張兄弟此議亦好。只是此去切須善覷方便。不可因得勝而大意。亦不可因失利而膽怯。張清應諾。當時請令開關出馬。鄧宗弼見賊軍殺出。便與辛從忠等約齊陣勢。等待張清將兵馬背關列陣。右提長鎗。左懸錦袋。一馬縱到陣前。指着四將道：「河南沒羽箭張將軍在此。敢來決一戰。」鄧宗弼大罵：「反叛庸奴。何足道哉。」舞劍驟馬。直取張清。見他來勢勇猛。便急去錦囊中取一石子。呼的打向鄧宗弼面門。過來鄧宗弼眼明手快。急起右手用劍一撥。石子碾開丈餘。咯碌碌地向草地裏去了。張清見一石不中心。內早有幾分焦躁。便驟馬挺鎗。直取鄧宗弼。鄧宗弼舞劍直劈張清。兩馬相交。鎗劍並舉。一來一往。關到十三四合。張清勒馬便走。鄧宗弼縱馬相追。曉得張清又要擲石。便大叫：「擲石小兒。何足爲道。」話未絕。一石子已到面前。鄧宗弼急急伏鞍。那石子却從背上四面令旗縫裏打過。拋向馬後去了。鄧宗弼愈怒。挺身掄劍直奔張清。張清見石不着。怒氣填胸。兜轉馬頭來。挺鎗直刺。鄧宗弼舉劍相迎。又戰二十餘合。不分勝負。鄧宗弼賣個破綻。勒馬便走。張清故意立住了馬。不來追趕。鄧宗弼見張清不追過來。霍的勒轉馬頭。重復殺轉。張清早已手藏一石。急忙照着鄧宗弼頸頸子上一石飛來。鄧宗弼看見石子過來。急使個鎗底藏身。那

顆石子果然又落了空際了。鄧宗弼大喝，無知小兒弄磚拋石，成何事體。敢挺身與我鬪三百台麼？說罷，舞劍直奔過來。張清此時正沒好氣，便舉鎗相迎，重復狠鬥。此時宋江吳用在關上見張清三石不着，心中大為懊躁，又不便收回。張清只得憑關看戰，那邊張大經略也立馬在陣前，正是胸有定見，氣暇神閒。左捧令箭，右挽紫韉，閒閒地看那二將鏖戰。那鄧宗弼舞動雙劍，憤怒異常。張清一枝長鎗，却還對敵得過兩個一來一往，一去一還，足足的又併了七十餘合。鄧宗弼一心要砍殺張清，却尋不出破綻。張清見鄧宗弼雙劍神出鬼沒，不能攻取，便想又用石了，却被鄧宗弼逼得極緊，無從偷空。兩人鬥到興起，正難分捨，只見官軍隊閃出一員大將，舞動銅人飛馬向前大叫：鄧將軍少住！待我來殺這賊人。鄧宗弼大吼一聲，跳出圈子，勒馬回陣。張清得了個空，急起一石子飛來。鄧宗弼急忙一閃，那顆石子却從肋縫飛過，拋向草地去了。張清接連一石，向張應雷眉心打來。張應雷早已防備，用劉一擋，只聽得鏗的一聲，那石礮起一丈多高，向後面空地上跌過去了。兩馬已交，銅人直進。張清正待用石，銅人早已捲到面前。張清藏石袖底，急急舉鎗相迎。兩位英雄，怒馬盤旋，鎗劉飛舞，大戰二十餘合。張清深恐力乏，不敢戀戰，抽身待走，却被張應雷銅人一步步逼進來。張清心中焦躁，只得一手提鎗招架，一手早取那袖底的石子出來。張應雷見他一手提鎗，便急忙照顧石子。那石子早已飛出，直從下三部向張應雷馬頭打來。張應雷急忙倒提銅人護馬頭，向外一攔，石子打着人背，礮落在地。張清乘勢一鎗，向張應雷面門刺來。張應雷手起一人擋住，便乘勢賣個破綻，回馬而走。張清挺鎗躍馬追來。一面早已就錦囊取得石子。張應雷一面誘敵，一面提防着石子。張清故意延了少刻，却飛起石子，覷準張應雷腦後打來。張應雷向左邊一閃，那石擦耳根過去了。張應雷在馬上未及閃正，張清一石又到。看官須知張清石子，非比尋常。今日爲何不濟，原來張清七石不着，心中早已慌亂。心內一慌，任憑你高手，那準頭早已減了成色。只見那石子準準地從張應雷後面打來，却無故高了些許。張應雷將頭一俯，那石子早從盔上高飛過去了。張應雷大怒，急轉身還鬥張清。兩馬重復扭住，大戰二十餘合。官軍隊裏早有一員大將，驟馬而來，大叫道：張將軍請住，看我與這廝併三百合。張應雷見是辛從忠，便將銅人一幌，讓辛從忠蛇矛飛入。張應雷勒馬回陣去了。辛從忠攔住張清鎗矛並舉，只得三合。辛從忠手內一鏢鎗飛出，張清急閃不迭。那鏢鎗早已穿在頭盔鳳翅上。張清大驚，不敢戀戰，即忙回陣去了。辛從忠料他必然復出，便立馬橫矛等待廝殺。那張清回入陣中，除下那盔上飛鏢，所喜並不受傷，便下馬略定定喘。心中暗想：這番怎好？我此出原想用石子打壞他幾員大將，不料如此不得手，想了一回，便咬牙道：只得且向前殺去。便

討口水吃了。提鎗上馬。關上宋江。吳用見張清不能取勝。却不肯入關。便商議取張清回來。却又不甘心退避。擬議未決。只見張清早已提鎗出陣。大叫對陣。辛將軍我與你力併三百合。休得使用暗器。言畢。驟馬挺鎗。奔出垓心。辛從忠知他是詐。便高提蛇矛。提防石子。果然張清奔至三十餘步。手中一石子。早已打來。辛從忠眼明手快。用矛尖只一撥。那石子早已橫飛到空地上去了。辛從忠大喝。無知小廝。安敢行詐。驟馬挺鎗。直取張清。張清舉鎗相迎。兩條鎗陣上交加。四隻臂環中。撩亂約鬪了十六七合。張清怕有飛鏢。不敢偷空。辛從忠生力手。張清却因連戰數將。有些疲乏。只得虛幌一鎗。跳出圈子。帶轉馬頭便走。辛從忠驟馬追趕。大喝賊子。休要行詐。我豈怕你的石子。言未絕。一石子早已飛到。辛從忠早已防備。不慌不忙。將那石子閃過。却順手一鏢。飛去。張清也預先提防。飛鏢到處。張清也閃過了去。錦囊中摸一個石子。對準辛從忠的馬頸打來。辛從忠急將韁繩一兜。那馬從空一躍。石子往馬腹底下恰恰的過去。貼着地。滴溜溜的打向青草堆裏去了。辛從忠的馬。早已撲到張清背後。張清已到自己陣前。辛從忠提起蛇矛。望張清後心。便刺張清。急忙一閃。辛從忠的矛。撇了個空。那矛直擄過張清面前。張清急回轉身來。將矛奪住。兩下一擡。張清急將那手中鎗平擄過來。也被辛從忠順手奪住。兩人儘力一拖。那兩匹馬早已旋風也似的。打了幾個團圈。官軍陣上。早惱動了陶震霆。舞動雙鎚。大叫賊子。不得無禮。一馬飛到。張清知不是頭。急切與辛從忠分拆不開。只得棄了兩鎗。空手逃入陣中。辛從忠擲去張清的鎗。舞蛇矛直追入陣去了。張清見他追來。急取一石在手。待他馬近。一石飛去。辛從忠忘却提防。瞥見石子打來。急忙一閃。那石子打着左肩獅獸鼻上。碌轉腦後去了。辛從忠急忙勒馬跑回本陣。陶震霆殺入陣來。張清急忙換一枝鎗。殺出陣來。兩馬交鋒。鬥不五合。張清早已手藏一石。覷準陶震霆咽喉打來。陶震霆見石子過來。急忙換身一縱。高提臥瓜鎚。迎準石子一擊。那石子打了轉去。飛過張清頭上五六尺。碌回賊軍陣裏去了。張清吃了一驚。咬一咬牙。齒追殺過來。陶震霆迎住。便鬪。兩人各奮神威。戰了十五六合。陶震霆勒馬便走。張清藏在手驟馬追趕。陶震霆正待掛鎚。取那洋鎗。背後一飛石已到。陶震霆急忙一閃。石子飛到左旁。陶震霆順起右手。臥瓜鎚一擊。石子往左邊去了。陶震霆急回轉身來。張清手起一石。猛飛過來。陶震霆看得極準。急起左鎚。向右一擊。石子往右邊去了。張清急去袋中一摸。只得一顆石子。張清取石在手。眼睜睜只望這一石成功。忽聽關上一聲鳴金。後關急報已到。吳用急忙止住宋江。休要鳴金。張清心中早已驚亂。那番急遽之態。早被張經略看見。便傳令教金成英楊騰蛟從左邊搶關。章揚隱李宗湯從右邊搶關。張伯奮張仲蕪王進康捷隨着大軍一齊掩上。宋江吳用心

慌意亂急急囑咐湯隆嚴守二關。自己早已飛速赴着後關去了。關下張清急得不知所爲。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一齊殺到。張清手中一石不覺自發。陶震霆在陣雲中見石子飛來。急提那臥瓜鎚看準了一鎚擊去。那石子回勢愈大。不偏不倚。碾轉去。正着在張清鼻尖上血流滿面。張清幾乎跌倒。勒馬逃轉。陶震霆懸掛雙鎚。取出洋鎗。扳開火機。碰然一響。正中張清後頸。翻身落馬。張經略早已統押大軍。潮湧般殺到二關。關外賊兵如何抵擋。如湯沃雪。如火燎毛。登時殺盡無餘。金成英楊騰蛟從左邊。章揚隱李宗湯從右邊。均已上了二關。王進隨鄧辛張陶也殺上關去。湯隆一人如何擋得住。王進登上二關。遇着湯隆。交手不三合。王進一鎗搠入胸前。早已了賬。伯奮仲熊康捷隨着張經略。盡行登關。二關已破。衆將無不大喜。張經略到了關中。日方挫西。張經略急召章揚隱李宗湯問徐虎林在二關內。安營立寨之法。章李二將。一一具對。經略便命照此章程安營。衆將紛紛獻功。經略一一慰勞。記功錄簿。大行犒賞。便議明晨進攻三關。按下不表。且說宋江吳用從二關奔到後關。急與盧俊義燕青守住後關。雲天彪率大軍攻至。傍晚不能取勝。只得在關下安營立寨。宋江吳用聞得二關已失。只叫得苦。且將後關守備事宜。安排停當。委燕青當心督守。宋江吳用盧俊義都回轉三關。公孫勝已帶領魯智深樊瑞在三關守備。宋江吳用盧俊義守備事務。督看了一番。便教公孫勝等三人在關上看守。宋江吳用盧俊義都回忠義堂去策應。四面事務不提。且說公孫勝在三關上。又各處巡閱了一轉。時已三更。退入帳中。提心吊膽。那敢就睡。只得帶了衣甲。躺在交椅上。正欲朦朧睡去。忽見帳前黑影一閃。走進一個人來。公孫勝立起身來。定睛一看。吃了一驚。正是仙機指引當回首業障。昏迷錯用心。不知公孫勝所見何人。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五回 魯智深大鬧忠義堂 公孫勝攝歸乾元鏡

話說公孫勝坐在帳中。正欲朦朧睡去。忽見一人捲入帳來。公孫勝急忙定睛一看。更非別人。原來就是二仙山內同道師弟兄。雙姓東方。單名橫的。便是公孫勝吃了一驚。急問師兄何來。東方橫道。清師兄別來無恙否。今有要言奉告。請屏左右。公孫勝便教左右退去。與東方橫遜了坐。東方橫道。唉。清師兄還記得那年紫虛觀前臨行時。令師怎樣囑咐。小弟亦有數言奉勸。今日師兄爲何還在這裏。那年小弟會奉令師鈞旨。來取玄黃吊掛。令師又教小弟寄語勸駕。今日令師又教小弟特地來。餘言說不得許多。只有四個大字。叫做速離火坑。公孫勝道。小弟受宋公明厚待一場。今

日事急，與他丢手，自問心上過不去，幫他復了二關，我即退歸矣。東方橫微笑道：師兄既要復二關，小弟有數言奉贈。公孫勝道：願聆教言。東方橫道：二關復在眼前，關上無須廝殺，不必劍戟刀鎗，能使官軍退却，復得二關之後，了手當爲上着。言畢，袖中取出一方青羅帕，鋪於地上，東方橫踏上了，變成一朵青雲，冉冉騰空而去。公孫勝欲送無從，因細細將他六句讖語，思索一番，恍然道：東方兄此言，莫非教我用法取勝，這倒也是一條正路。便一面去密告宋江，一面與樊瑞商量用法。立法未定，忽報官軍大隊殺來。魯達便要開關迎戰，公孫勝忙止住了，傳令衆兵將，把三關嚴緊保守。一面去報知宋江，吳用，宋江急極無計，原來此時梁山已四面攻圍，雲天彪委雲龍劉慧娘劉麟歐陽壽通唐猛留守。攻後關，并移調右營荀桓祝萬年真祥麟，領右營兵馬三分之一，回來攻關。天彪令劉慧娘爲督，全軍事務。於後關外東山上，建立行臺，駐扎雲龍統領衆將，指揮全軍。雲天彪領聞達哈蘭生龐毅，回到右關，與傅玉風會一同攻打。派畢應元孔厚隨後策應。陳希真領劉廣祝永清陳麗卿范成龍欒廷玉欒廷芳劉麒，攻打左關。張經略詣賀太平蓋天錫堅守頭關二關，自己領伯奮仲蕪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靈金成英楊騰蛟章揚隱李宗湯王進康捷，攻打三關。關大軍威，兼着新勝銳氣，賊兵如何敵得。宋江吳用親到三關來看了一轉，與公孫勝略議了幾句守備之法。又轉到別關去了。這三關上委公孫勝一人主政，忠義堂奉宋江囑咐，督領羣盜拒敵官兵。張經略金益銀甲佩弓插箭，立馬陣前，親司旗鼓，衆將奉元帥之命，捨生忘死，攻擊三關。自辰至午，鎗砲振天，矢石蔽地，賊兵死傷無數，只是堅守不下。經略見賊兵如此，便傳令權將兵馬收回。魯達提起禪杖，向公孫勝大叫道：鳥耐煩，再讓那廝咱家開關出去，活打殺那班撮鳥。公孫勝道：賢弟請坐，且聽魯達睜起怪眼道：直娘賊，咱家偏要去死，也要和那廝併三百合說罷，掄起禪杖，飛步到關，大喝開門。公孫勝約勒不定，只得開關，派兵送他出去。一面飛報宋江去了。且說魯達殺出關外，張經略正在收兵，見有賊將殺來，便教伯奮仲蕪出去迎戰。旗門開處，二人一齊出馬，衆兵共看兩位公子一樣裝束，各俱神威。伯奮頭戴噴銀束髮紫金冠，鳳翅閃雲盔，後面一掛五福攢壽銀牌，垂着五寸長短紫紅流蘇披，一副白銀細砌魚鱗甲，襯着月白紫微緞子戰袍，繫一條束甲獅蠻帶，穿一雙綠皮捲雲戰靴，騎一匹銀合白馬，手提一對赤銅溜金大瓜錘。仲蕪也是頭戴噴銀束髮紫金冠，菊瓣細鈎軟砌盔，後面一掛福慶銀牌，垂着五寸長大紅流蘇披，一副連環鎖子甲，束一條鏡面鍍金帶，穿一雙青皮捲雲戰靴，騎一匹嘶風赤兔馬，手捧一對厚背薄刃雁翎刀，兩位少年英雄，立出陣來，真個是天生一對玉孩兒。人間算得無三譜，只見那對陣一個莽和尚，舞着禪杖，口出喊聲，飛奔而來。伯奮舞動

雙鎚驟馬而出。大喝：賊禿驢！休得亂鬪。魯達大怒，掄起禪杖，便打。伯奮見他來勢莽撞，便急將身子一閃。魯達一杖禪杖，和身子打進伯奮懷裏來，却早打了個空。伯奮眼明手快，早提起右手大銅鎚，照魯達的腦袋上打將下來。恰好魯達一禪杖飛起，將那銅鎚擋過。伯奮却早已左手一鎚打進魯達禡下。魯達大吼一聲，托地跳開了數丈。伯奮驟馬追去。魯達舞動那枝禪杖，神出鬼沒的打過來。伯奮也使圓那兩柄銅鎚，天旋地轉的打過來。馬步交加，杖鎚並舉。兩人各奮神威，大戰五十餘合。伯奮使出平生大神力，對付魯達。魯達也狠命相搏，打個平手。仲熊在陣上看殺多時，更耐不得，便舞動雙刀，驟馬而前。大叫：哥哥且住，待我來斬這禿驢。仲熊展開雙刀，好似兩條白練，衝殺進去。伯奮一馬跳出圈子，却不回陣，只立在垓心邊觀看。只見仲熊雙刀已從魯達禪杖底下直透過來。魯達險些被他戳着，急忙跳開，便掄轉禪杖，對仲熊額門打來。仲熊眼快，早已飛起雙刀，交叉架住。兩人便展開解數，奮勇大門。杖來刀迎，刀去杖擋。又鬥到五十餘合。魯達神力未衰，仲熊一身武藝也儘數敵得過。殺氣影裏，戰鬥愈酣。只見伯奮驟馬又來，大叫：兄弟且住，你我二人索性用車輪戰。戰殺這廝。仲熊退回，伯奮殺入。此時宋江、吳用已到關上。見來將如此驍勇，便教嗎金收回魯達。誰知關上一片鳴金。魯達只是一片呼喊，和伯奮扭住便鬥。宋江對吳用道：魯兄弟住居山寨有年，頗知紀律。今日爲何幾番鳴金收他，不回？吳用也不解其故，只見仲熊與魯達鬥到三十餘合。伯奮又殺過來。伯仲二人循環輪替，直戰到日下西山。暮色朦朧，張經略在陣前看殺多時。見天色已晚，二子不能取勝，只得鳴金收回。魯達倒拖禪杖，大吼而回。宋江急命開關，迎入魯達。一見宋江，撇下禪杖，向宋江唱個大喏道：兄長要殺上東京，咱家明日先殺張家兩個娃子。後殺張家老兒，一路打進東京，拆毀了金鑾殿回來。同你吃酒。宋江回顧吳用道：今日魯兄弟爲何精神異常，言語不倫？吳用道：想是力戰了半日，力疲神亂也。且取酒肉來與他接力。左右捧上牛肉十斤，陳酒一大桶。魯達坐下，便吃氣呼呼的吃一碗，又是一碗，不一時，一桶酒完。又添了一桶，直吃得沉沉睡去。送他歸帳。宋江、吳用就歇在三關上，商議守備之事。便教調朱仝雷橫來同守三關。公孫勝樊瑞歸入自己帳中，同去祭煉符法。且說張經略收兵回營，衆人共論本日戰陣之事。賀太平道方纔這莽和尚便是魯智深。賊人勇將，僅此一人，倘能除得此人，破賊寨易如破竹。蓋天錫道：此人鳴金不住，足見莽撞。明日交鋒，可用計擒他。伯奮仲熊齊聲道：這莽和尚果然猛勇，但戰到後來，亂喊亂叫，破綻迭出。明日交鋒，孩兒必斬得他。如若不能，再用計誘他不遲。求爹爹明日仍委孩兒出去。張公領首。當夜無話。次日黎明，張公傳令起兵攻關，仍命伯奮、仲熊、關擲戰。宋江、吳用聞官兵又來，急忙登關守備。伯奮、仲

熊在關下大叫賊禿驢出來納死。原來魯達此時還醉臥帳中。宋江與天兵相拒。伯仲二人便罵萬端。宋江只是不出。忽報後關被官兵攻得十分緊急。勢在垂危。宋江吳用大驚。急教公孫勝好生守着三關。宋江吳用急赴後關。又迴顧公孫勝道。魯兄弟如要出戰。煩賢弟相機定奪。橫豎死守關內。亦無益也。公孫勝應諾。宋江吳用赴後關去了。公孫勝樊瑞朱全雷橫嚴守三關。與官軍足足相持了兩個時辰。魯達忽由寨內手提禪杖飛奔出來。見官軍攻關。便向公孫勝大叫道。爲甚麼不殺出去。公孫勝未及回言。魯達早已拾起禪杖。大叫。你不去。咱家一人自去。飛奔下關。喝令開門。公孫勝禁止不住。魯達已飛奔出去。伯奮仲熊見魯達出來。便約齊後面人馬等待。魯達大吼一聲。早已直衝過來。伯奮仲熊雙馬敵住。酣呼大鬪。鬪到一百餘合。魯達果然禪杖忙亂。看他只是亂劃亂打。絕無法門。吃伯奮得個破綻。一銅鎚打着左腿。魯達狂叫一聲。跌倒在地。仲熊急前一刀砍去。魯達早已霍然跳起。却吃仲熊一刀砍入肋。仲熊也險些被魯達禪杖揸着。魯達霹靂般一聲狂吼。跑回三關。便將禪杖向關上一擺。那禪杖好似稻草般飛上關去。打死了關上賊兵三四個。旋轉身來趕到陣上。乳肋下鮮血迸流。若無其事。口中叫道。兒郎們隨我來。那些隨陣。嘩囉跟他上來。伯奮仲熊見他殺轉來。正要迎敵。只見魯達霍地將自己的兒郎一手一個。提起兩個。向這裏拋來。接連拋了十餘個。嘩囉着慌。叫苦連天。逃回本陣。關上衆人見了。都一齊叫苦。伯奮仲熊見他如此。也大爲詫異。只是遠遠招架。可憐那些撲出的人。個個腦漿迸裂。經略在後望見道。此人神氣是着了瘋魔。不可與戰。便鳴金收軍。而回。魯達見官軍退陣。便哈哈大笑道。原來敗了咱家。趁此殺上東京去也。便回到關上道。拿我禪杖來。左右只得將禪杖奉上。公孫勝見他着瘋。便溫語道。魯兄弟請少歇。魯達大喝道。放屁。我奉智真長老法諭。要幫宋江公明殺上東京。言畢。提杖直奔忠義堂去。恰好宋江吳用安頓了後關。正在忠義堂議事。瞥見魯達提杖浴血而來。大吃一驚。忙問甚事。魯達大喝道。咱家要幫宋公明拆毀金鑾殿。便將忠義堂擺設的桌椅亂打亂攪。便指吳用道。你是高俅麼。今日咱家打殺了你。爲民除害。你們這班狗子。教你們死個爽快。說罷。提杖直打吳用。吳用急躲。忙叫道。魯兄弟瘋了。那個去按住他。此時山寨中有些力氣的頭領。公孫勝樊瑞朱全雷橫。現在守三關。燕青現在守後關。張青孫二娘現在守左關。段景住現在守右關。忠義堂僅有柴進裴宣蕭讓金大堅宋清蔣敬皇甫端戴宗蔡福蔡慶一班沒甚力氣的人。單靠着盧俊義一人。如何抵擋得住。只見魯達一條禪杖。在忠義堂縱橫亂打。衆人跌跌撞撞。急忙閃避。叫苦不迭。魯達禪杖早已將忠義堂上所有物件。盡行打得粉碎。盧俊義見他兇猛。心胆已怯。因見衆人沒個上前。只得硬着頭皮搶上前去。只聽

得天崩地裂的一聲響亮。忠義堂已打倒了一角。盧俊義趕將入去。魯達見了。大吼一聲。一禪杖打來。盧俊義險些着手。衆人見了一齊又鈿棍鎗打上前去。忠義堂喧得一團糟。盧俊義已將魯達禪杖奪住。魯達見衆人上來。便撇了禪杖。去拾了兩根折椽子。大喊一聲。打將出來。盧俊義就把禪杖將他攔住。魯達舞起兩根椽子。直打盧俊義。衆人一齊吶喊。却又不敵傷他。魯達狂奔酣呼。不覺絆着地上折木。撲的跌倒在地。衆人急待前去按住。只見魯達霍地立起來。刀傷迸裂。面色改變。大叫道。咱家今番大事了也。仰後而倒。衆人急前一看。早已圓寂了。宋江長歎一聲。絕無言語。便與吳用入內議事。一面收殮魯達。吳用又教盧俊義去各處彈壓軍心。休教驚亂。按下慢表。且說張經略收兵回營。發放軍馬。伯奮仲熊卸甲安息。衆將競贊二位公子神威。張公對衆將道。今日我看這莽和尚確是着瘋。又兼受傷深重。無論他回去死與不死。終不可用。據賀參贊說。賊營勇將。僅此一人。今此人既除。來日破關易易矣。衆將軍及兵丁各各飽餐安息。準備明日努力攻關。衆將領令。又去傳諭左右兩營去訖。張公在帳中與賀太平。蓋天錫計議攻關之事。分派兵將正在議論。忽見皂衣二人。塔前跪報道。有賊人劫營。請相公速去巡視。張公道。奇了。你是何人。那二人忽然不見。左右看駭然。張公便與賀蓋二人。一齊立起身來。道。教至外營查看。離座不數步。只聽他原座交椅上。碰然一聲響亮。一塊磨盤大的石頭當頂打下。將交椅打得粉碎。衆人皆驚。張公大悟道。此神人賜我離座也。左右齊稱相公洪福。張公謝了神明。重復換把交椅坐下。賀太平道。賊營內有一名公孫勝。善會妖法。此石必是他運來。如今邪不干正。妖人在用心機。但此妖也。必須除滅了他。方可集事。張公問。何人能除。蓋天錫道。右營陳將軍。深明仙術。可請求與之商議。經略便傳令去右營。速請陳將軍來。少頃。陳希真自右營到來。經略迎入相見。禮畢。敘坐。經略告知妖人運石之事。并須收伏等語。希真道。明公一代正人。奉天討逆。何懼邪魔。即不先除此人。來朝鼓行而前。諒此賊亦不會爲害。今明公既有吩咐。不敢推辭。待明日與他鬪法。收伏了他。張公道。聞得道家追魂攝魄之法。吾兄能行之否。希真沉吟道。這倒也可。此法只須靜室中爲之。免得陣上驚世駭俗。又沉思了一回。便道。儘可儘可。此法今夜便可行得。無俟明日也。容回營遵辦。明晨即來報命。張公甚喜。希真當即辭歸。不說張公部署人馬。且說希真回營。劉廣祝永清迎入帳中坐下。便問。經略有何密諭。希真便將用法攝公孫勝魂的話說了。永清道。聞道家追魂攝魄。須要本人生年月日。今公孫勝的生辰。何處探聽。希真笑道。這廝的生辰。我却已探聽得也。永清忙問。從何處探來。希真道。我在大名府時。無意中得了他來。那大名府城內龍華寺的住持大圓。曾經到梁山做過道場的。我到任後。入寺行香。據他的徒弟妙果說。

起。那年晁蓋死時，他師父在山設薦，他亦在列。因說到晁蓋生死年月日時，我當時便驀然想到公孫勝，探問一句，果然被我探得。原來吳用公孫勝劉唐三阮與晁蓋情意最深，彼時晁蓋病篤未死，吳用等六人都開列自己生辰具疏，借壽尚未舉行，晁蓋已死，因此疏章未曾焚送，却吃這妙果會看見。因內中公孫勝八字最容易記得，所以至今不忘。說來乃是庚申年辛酉月壬戌日癸亥時，劉廣永清都大為驚異，因嘆道：「却非偶然也。」希真便吩咐將後營帳內打掃清潔，希真即去安排法器，按着十二雷門掛起十二面大圓鏡，中間設起香案，按八卦擺列八面方鏡，就正中焚起一爐沉檀，希真誦起淨壇諸咒，四圍都灑了些法水，然後將那面乾元寶鏡正中供起，擺列了香花淨果，希真叩齒念誦真言，拜跪行禮畢，走出帳來，暮色已蒼，希真便教永清就營中選十二人都要命帶了甲的，前去聽用。當時在前營吃了素齋，只見永清已將丁甲命的十二人帶上來，希真便書了十二道丁甲符，分與十二人佩戴了，傳諭劉廣永清監營，自己却帶那丁甲人入帳登壇。那十二丁甲手執五色旗幡，按着方位侍立帳門之外，帳內壇上星燭燦爛，寶鏡光明，希真發壇，將那備取硃筆黃紙擺在壇上，口中念念不絕，書成了數十道符篆，只見希真叫侍從人進來收去了香案，希真將那所書的符向左右前後壇上壇下一一誦呪焚化了，便披了頭髮，右手執持寶劍，左手高提起那面乾元寶鏡，念念有詞，少刻，希真忽地將寶劍插于地上，便從袖中取出公孫勝的生命一紙，并一蓬亂髮擺下來，急將右脚踏住，重復拔起寶劍，念聲愈厲，只見四邊燈光鏡光都霍霍閃動，念數多時，喝聲道：「疾！」那四壁光芒一齊射向公孫勝，命紙上來，希真急將乾元鏡一照，愕然道：「咦！默想片時，便將那寶劍放於地上，右手捏起二個劍訣，向那乾元鏡上不住的書符，口中不住的念呪，約有許久，便又向鏡上噓了一遍罡氣，放了劍訣，重復提起寶劍，左手便提着乾元鏡，照於地上，凝然不動，寂然無聲，不多時，只見那乾元鏡內，蓬蓬勃勃，金光發現，瀉如泉流，逸如雷發，明如硫焰，響如雷鳴，希真用右手寶劍東點西指，那光便東飛西迸，又是許多時，那團火漸漸淡去，希真向地上一看，又向鏡中一看，目定口呆，半晌道：「這廝真個如此難捉，良久道：『我曉得了。』便將寶劍與乾元鏡一齊放下，挽了頭髮，重復叫帳外的從人進來，擺設香案，并叫那十二丁甲命人都進壇來，香案擺畢，希真命從人都出帳外，只叫那十二丁甲命人依班侍立，左右希真就案上寫起一張疏牘，又書了幾道符，便於案前拱手，誦起九天玄女寶誥，誦了九遍，稽首九拜，便跪在案前，將疏牘念誦一遍，就於燭上焚送，又再拜稽首立起來，便將那所書的符四面焚化，便叫侍從人進來，收去香案，希真重復披髮仗劍，手持寶鏡，照前作法，不多時，只見那乾元寶鏡神光三閃，希真定神一看，喜形於色道：「在矣，便命那十

二丁甲解下壇中所有的鏡，都移入壇心，將公孫勝的命紙，重重疊疊壓住，便將乾元寶鏡鎖壓在上面，寶劍插在壇前。希真帶那十二丁甲齊出壇來，將那十二人發放。時已四更，希真就在帳內默坐定神，少刻已轉五更，希真便傳令請劉廣督理本營事務，凌晨攻擊左關。自己帶領范成龍逕到大營來，通報張經略，經略聞報，即忙傳令開營，迎入希真。進見，稟告公孫勝魂魄已經攝得，張公甚喜。希真又道：「此時尚鎖在壇中，未曾處斬，若斬了他的魂魄，此人可以立死，不識經略意中如何？」特來請令。張公道：「此人亦係賊魁，理宜生擒他來，明正典刑，方為不錯。」希真道：「既如此，須希真隨營攻入關中，親去擒他，他還有一個徒弟，雖無甚利害，也須希真去擒。」張公稱是，便撥中營兵馬一萬，交與陳希真同范成龍率領了，從左關襲入。張公傳令安派中營兵將賀太平係文人，請他彈壓遊騎，在關外巡捉逃賊，無須入關。蓋天錫本有武藝，便隨同大經略督押中軍。伯奮率同鄧宗弼，辛從忠為左翼，張仲熊、張應雷、陶震霆為右翼。王進康捷為前鋒，直搶關中金成英、韋揚隱為左隊，楊騰蛟、李宗湯為右隊，搶關左一面，接應陳希真。陳希真與范成龍領了經略號令，又去傳令右營劉廣與祝永清、陳麗卿攻左關正面，變廷玉、樂廷芳攻左關之左，劉麟攻左關之右，那邊左營雲天彪也得了經略的令，天彪與傅玉親攻右關正面，風會、哈蘭生攻左關之右，聞達、龐毅攻右關之左。畢應元、孔厚在後策應，巡捉逃賊。一面傳諭後關，雲龍等得令，便也派撥隊伍，劉麟護着劉慧娘，在東山看望。雲龍、歐陽壽通、唐猛領左隊，苟桓祝萬年、真祥麟領右隊，分頭搶擊後關，分派已畢。天已大明，霞光燦爛，一天瑞色，祥光捧出，那輪紅日，戰鼓喧闐，人馬歡呼，四關鎗砲之聲，如數百萬雷霆，同時並發。官軍一齊攻關，且說公孫自昨夜初更巡閱三關，回入帳中，正與樊瑞再議用法，忽覺得頭暈眼花，精神恍惚，便詫異道：「今日我為何如此眩暈？」樊瑞道：「想是老師用心太過，精神疲乏也。」公孫勝道：「既如此，待進靜室中去，定一定神，你替我去彈壓軍務，休來驚我。」樊瑞領令而出，公孫勝退入靜室，掩上了門，急忙上床，定神默坐，不覺頭痛如劈。元神漸漸飛揚出舍，公孫勝大驚道：「這是為何？」又思索了一回道：「必是陳老道在那裏撮弄我也。」便急急起秘密呪，持行內觀之法。原來這法門是羅真人傳他的，今日幸未忘記。當時修持起來，元神漸漸定了，暗想道：「陳希真這廝好利害，此番吃我守住了，難保其不復來，便誦呪召集神將，把室外密密層層保護，安排方畢，精神又復昏亂，較前更甚，險險凝持不定，幸喜所召神將協力保守，爭持了足足有一個更次，方得漸漸安定。」公孫勝心中焦急道：「如此相持，怎了？」正想設法，想了一回，不得計較，忽聽得耳畔有人告道：「我們奉法旨在此保護，奈九天玄女聖旨降來，責我等棄順助逆，要治我等之罪，如今只得捨了吾師去也。」公孫勝大吃一

驚。正欲再持禁呪，不覺一靈神光，霍的飛去。悠悠揚揚，不知去向了。公孫勝在室內僵倒，樊瑞、朱仝、雷橫在外面絕不知覺。輪更守關，比及天明，官軍殺氣振天，鎗砲振地，大陣殺來。樊瑞、朱仝、雷橫一齊大驚，樊瑞急去請公孫勝的號令。朱仝、雷橫登關迎敵，王進、康捷當先攻關。關上賊兵霎時間都已得知公孫軍師僵斃的信息，亂兵無主人情，淘淘王進奮勇先登，力殺百餘人，破關而入。康捷隨上大軍一齊登關，朱仝遇着鄧宗弼，即忙迎戰。鄧宗弼就在關上展開雌雄雙劍，奮勇大鬪。張經略已與蓋天錫、張伯奮、張仲熊殺進關內，雷橫擋不住，正遇着張應雷、張應雷舞動銅劍，直取雷橫。辛從忠、陶震霆見朱仝、雷橫死戰不退，便各去相助。辛從忠助鄧宗弼戰朱仝，朱仝敵不住，鄧宗弼飛起長劍，砍着左腿。朱仝傾倒在地，鄧宗弼就地一抓，生擒過來。陶震霆助張應雷戰雷橫，張應雷神威奮發，忽地擺開銅劍，就勢賣進左手，抓住雷橫。儘力一拖，生擒過來。鄧辛、張陶四將會齊了，殺入關中。三關已破，張經略大軍已在前面，陳希真、范成龍早已擒得公孫勝、樊瑞，獻上。原來樊瑞見公孫勝僵臥，大驚無措。陳希真、范成龍已帶領兵馬由關右乘亂殺入。范成龍搶入公孫勝帳中，縛出公孫勝。樊瑞正想用法，早吃希真用真武訣鎮定。衆兵拏捉過來，楊騰蛟、李宗湯已隨後殺入。那邊金成、英、韋揚隱也從關右破進，賊兵均已殺盡。張經略會齊大軍，日方已牌。張經略便傳令乘勢攻寨。陳希真將公孫勝、樊瑞交與經略，便領范成龍帶兵殺向左關去。接應右營兵馬去了。早有嘍囉飛報入忠義堂。衆人聞得三關已失，一個個面面相覷，急得手足無措。大衆一齊看着吳用，只見吳用眉頭一皺，道：「不妨，衆兄弟齊心守着戴院長隨我進來，却有妙計。」衆人聞聽，各執器械，帶了在山嘍囉，齊出迎戰。戴宗跟了吳用進內，不知吳用說出甚麼計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六回 宛子城副賊就擒 忠義堂經略勘盜

話說梁山忠義堂上，羣盜各執器械，分頭殺出，與官軍死拚。獨戴宗跟了吳用進內，一直到了吳用臥房。戴宗道：「軍師有何計策？」吳用一言不答，只是忙忙碌碌，湊集些散碎銀兩，打了一小包，遞與戴宗，便道：「你的神行符隨身有否？」戴宗道：「儘有。」吳用手一招，急走出房外隙地上，附耳道：「大事去矣。我同你還在這裏做些甚麼，快把神行符來。我帶你尋別路去。否則性命難保了。」戴宗呆了一回，問道：「公明哥哥三日不見，不知何往？」吳用道：「你跟了我去，自會見面。」戴宗無可如何，便出神行符與吳用縛好了。飛也似偷到後關，官軍正在攻打燕青正在把守，見了吳用、戴宗，遂問軍師院長

何往。吳用道：「你在此老守，我去探看一回形勢就來。」說罷，從關旁僻處縋關而出。正欲趨洞，却叫聲苦。原來官軍大隊進來，各處都屯了兵馬。那條趨洞的路，也被官軍佔住了。戴宗道：「怎好？」吳用立定了躊躇一回道：「不妨，且隨我來。」便與戴宗故意慢慢地行走，看望官軍空隙處，曲曲彎彎走出。官軍望見他們慢走，誤道他是自己的人，不是逃賊。又因攻關要緊，不來追查。吳用戴宗一抹地溜出官軍營後，作起法來。飛也似的抹過東山脚下去了，却不防劉慧娘在東山行臺上瞭望，瞥眼看見便道：「久聞梁山有神行太保戴宗，前面走的必定是他，同走的必定是宋江。急教劉麟騎快馬飛也似追去，如追不着，便飛速去報知大營。」教康捷即速追拿。劉麟聽罷，提起雙鋼，飛也似追去了。雲龍已與荀彘督率軍士，親冒矢石，力攻後關。燕青見吳用出去，本來疑惑，忽聞得三關已失，急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雲龍荀彘已各率本部人馬，殺上關來。歐陽壽通勇猛先登，正遇燕青力戰數合，燕青心慌意亂，那袖弩也無從發，早被歐陽壽通一鞭打着顛門，腦漿迸裂。官軍潮湧登關，後關已破。雲龍歐陽壽通唐猛領左隊，荀彘祝萬年真祥麟領右隊，一齊殺到關中。六將一齊奮呼殺賊，逢人便砍。逢馬便搠，一路殺到梁山內寨後門。再說陳希真領范成龍從三關內殺到左關，去接應自己的兵馬。范成龍仗着鐵脊矛，當先開路，遇有賊人遊騎軍馬，立時斬獲。頃刻到了左關，劉廣已身先士卒破關而入。祝永清陳麗卿一齊入關，張青孫二娘死命敵住。陳麗卿一條梨花槍飛花滾雪戰鬪孫二娘，孫二娘究竟氣力平常，交鋒不上十餘合，麗卿得個破綻，刺中腿跨。孫二娘翻身下馬，衆軍一齊上前，網捉過來。張青正在苦鬪，祝永清忽見渾家被擒，一個心慌，吃祝永清擺開畫戟，輕舒猿臂，只一提脫離離鞍，生擒過來。背後欒廷玉欒廷芳劉麟都殺進關來，正似三隻猛虎，狂吼暢殺。登時賊兵掃盡無餘。左關已破，劉廣與陳希真合兵一處，殺到梁山內寨東門了。再說雲天彪率領左軍親司旂鼓，策衆攻擊段景住，不知就裏，欲死命相敵，忽聞得三關已失，賊兵一齊大亂。聞達已從關右雲梯攻上，力斬百餘人而入。龐毅登關直抄中段，段景住措手不及，吃龐毅一刀背一敲，撲的跌倒在地。衆軍上前活捉過來。風會哈蘭生已從關左殺上，二人猛勇當先殺賊無數。天彪傳玉也領兵殺入。傅玉長槍捲舞，殺賊無數。右關已破，天彪領兵直殺到梁山內寨西門去了。且說張經略領天兵直攻梁山內寨前門。伯奮仲熊兩人當先，正遇盧俊義挺着朴刀，把住門中。伯奮仲熊大怒，一齊奔上前去。此時梁山大事已去。盧俊義也明知難活，只是不甘自死，便挺朴刀直鬪伯奮仲熊。二子一齊大喝道：「賊子到此，還不下馬受縛。」盧俊義也無言回答，挺刀直砍過來。伯奮急用雙鎚架住。仲熊已一刀搠入。盧俊義不慌不忙，輪轉刀來，敵住了仲熊。伯奮又一鎚打進。盧俊義託地躍馬跳出。

圈子展開了朴刀，重復殺進來。伯奮仲熊一齊迎敵，三馬盤旋，大門六十餘合，不分勝負。張經略蓋天錫都在後面，看見伯奮仲熊力戰盧俊義，殺氣飛騰，神威酣暢。盧俊義捨死忘生，兀自轉戰不衰。蓋天錫便對張公道：「經略在此督戰，我不如分兵去襲他寨子去。」張公稱是。蓋天錫即率領金成英、楊騰蛟、韋揚隱、李宗湯、王進、分兵一半抄入賊寨。韋揚隱、李宗湯得令，一來為皇家出力，二來為故主報仇，便率眾搶寨。奮呼殺入，金成英、楊騰蛟、王進也鼓舞銳氣，大呼而前。五員上將，殺上寨去。寨上僅有蔡福、蔡慶把守，如何敵得五人？奮勇入寨，金成英順送一槍，搠死了蔡福。楊騰蛟斜劈一斧，砍殺了蔡慶。韋揚隱、李宗湯、王進殺賊無數，奪門而入。蓋天錫也馳馬進去了。盧俊義已與伯奮仲熊力戰到一百三十餘合，忽見寨子已破，却不慌亂，只顧死鬪。伯奮心焦想道：「只好誘他一誘，便展開雙鎚，擺出那擎天按地的勢來。」盧俊義如何不識得，便將機就計，一刀搠將進來。原想他一鎚打下，便閃過去，砍他背後。伯奮却故意不打，託地退回數丈。仲熊眼明手快，便使個旋天轉地勢，一刀亂准盧俊義左肩砍來。盧俊義刀擱個空，急忙掠轉刀來，掃轉左三路，却好將仲熊的刀架住。伯奮仲熊立意要擒拿此賊，力戰不捨。盧俊義此時也拚出了性命，三騎馬不住的惡鬪。前背後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已將三關上的遊賊都搜捉淨盡，押解了朱仝、雷橫及一切羣盜，并無數首級。隨後上來，見伯奮仲熊力戰盧俊義不下，便要一一上前去幫張公道。無須也，看本帥親去擒這賊，便提鞭策馬飛出垓心，取出左邊麒麟袋內一張鐵胎樺皮寶雕弓，右手便去飛魚壺中抽出一枝雕翎狼牙箭，只看那伯奮仲熊和盧俊義奔雷駭電，廝殺張公搭箭弦上，暗想：「若要殺他不難，只是生擒正法為是。」便舉起雕弓拽開來，正似一輪滿月，端的右手如抱嬰兒，左手如托泰山，覷定了盧俊義撒放過去。弓如霹靂鳴，箭如逸電飛，不偏不倚，正中着盧俊義右肩。盧俊義狂吼一聲，往後便倒。伯奮急忙下馬，奮勇按住仲熊一同下來協捉。張公大喜，便統大軍殺進寨內。此時左軍雲天彪、傅玉風、會雲龍等將，右軍陳希真、劉廣祝、永清、苟桓等將，都一齊打破了寨子。蓋天錫率金成英、楊騰蛟、韋揚隱、李宗湯、王進一路殺賊而入，刀如蝟集，箭若蟬飛。官軍喊殺之聲，賊兵號哭之聲，併作一片喧鬧。刀斧叢中，血屍堆裏，左右指着一人對蓋天錫道：「前面那個穿黃金甲的，便是小旋風柴進。」蓋天錫一聽得小旋風柴進五字，便止住左右，休得亂殺，挺着父親遺留的那口佩刀，驟馬追去。大喝：「柴進逆賊，快下馬受縛。」柴進此時已三魂出舍，七魄離身，再經蓋天錫一喝，早已撞下馬來。蓋天錫親手抓來，擲與眾軍捆了。裴宣見了，挺着雙劍，驟馬來救。王進早已挺鎗攔住，單槍雙劍，合攏便鬪。可想裴宣是不是王進的對手？不上三合，王進順手舞鎗進去，揀他不致命的左腿一鎗，搠着

跌於馬下。衆軍士上前捉過來。雲天彪統左軍殺入。正遇着蔣敬。持了一束賬簿。意在潛逃。被雲龍手起一刀。揮爲兩段。衆軍大呼。殺賊而入。陳希真統右軍殺入。陳麗卿驟馬富先。皇甫端正抱頭飛逃。猛回頭。看見那匹棗騮馬。稱讚道。好一匹馬。早吃劉廣一刀砍去頭顱。滾落。衆軍殺入。時維宣和三年七月初六日。申刻。殿帥府掌兵太尉經略大將軍。燕國公張叔夜。統領中左右三營。并二十萬大兵。殺到梁山泊忠義堂上。且說宋太公在房內。宋清侍立。聞得外面喊殺。振天嚇得魂不附體。遍問左右。均說官軍已殺進寨內。主帥不知何往。太公道。昨日他們都說我的兒子在前關打仗。此刻不見。莫非有三長二短了麼。大衆慌忙之中。也沒有半個人理他。太公急叫宋清去探看。宋清去了一回。面如土色。抱頭鼠竄而來。道。爹爹不好了。官軍殺進來了。我哥哥諒來已死。外關殺人如切菜一般。怎生是好。太公放聲大哭道。我的江兒呀。你害了我。那時節。我大不該依你來此。到如今你死我亡。懊悔不及。說未了。只聽外面喊殺逼近。已到忠義堂下。宋清不住的發抖。口中只叫。怎好。怎好。太公情急。拄了拐杖。走到後面院子裏。大叫一聲道。天呀。保佑我兒好好的。我今朝代他死了罷。言畢投井而亡。宋清見父親入井。官兵已到。沒奈何。只得一靈兒隨老父去了。忠義堂上。千軍萬馬。奔馳而入。張經略已與蓋天錫。雲天彪。陳希真同登忠義堂上。張公急問。盜魁宋江何人。獲着。只見衆將齊到。階下紛紛獻功。或首級。或俘虜。張公一一查點。內中却並不見宋江。張公急令衆將軍士在寨內寨外。分頭細細的搜查。須臾。只見左軍部下畢應元。孔厚率領部衆。押解了二百餘名逃賊。并一百二十餘顆首級進來。獻功。張公又一一查點了。却不見宋江。賀太平也督領無數將官。押解了無數俘虜首級進來。張公起身迎入。忠義堂。張公問。獲得宋江否。賀太平道。只是小賊。不見渠魁。當時忠義堂上。設立起五公座來。五張公案。正中一位。大經略張公坐。下。左邊上首。賀太平。右邊上首。蓋天錫。左邊下首。雲天彪。右邊下首。陳希真。衆將士卒分班侍立。簇新新旗幟。飛揚。明晃晃。戈矛排列。張公叫傳現在所有擒獲的一齊上來。左右轟雷也似的一聲答應。不一時。只見左右驅着那班賊目。一個個。繩穿索縛。推到階下。向忠義堂上跪着。內中盧俊義。看到此際。宛然如那年夢中景象。不覺心酸。淚落。公孫勝却形同木偶。不言不語。直待後來。希真將那法壇神將發放。收了乾元鏡。及諸法器。方能言語。所以此刻勘審不及。經略見賊目已齊。便勘問宋江逃向何方。一一問來。衆盜都稱。三日前。已不見宋江。實不知其去向。經略正要刑劉麟。從前關進來。稟稱。小將見二賊從東山下飛奔而去。必是宋江戴宗。小將急追過東山。省其蹤跡。實向東平府一路逃去。小將追不上。卽忙回轉來。因後關道路不通。又未知大軍已破賊巢。故不回後關。却從泊外繞轉來。以此來遲。張公

聽了，便急叫康捷向東平府追去。康捷領了令箭，飛速去了。張公便教將盧俊義、公孫勝、柴進、朱全、雷橫、裴宣、樊瑞、張清、孫二娘、段景住共十人，一概拘入囚車。張公正待退座，只見劉廣擒了兩名賊目解上來，詰問名姓，乃是蕭讓、金大堅、左右稟稱：這兩個，一個會描仿筆跡，一個會假雕印信。張公道：「既如此，就把兩賊勘問一遭。」只見陳希真道：「此不但宋江逃逸，卽吳用亦尚未獲。」據劉麟稟稱：「眼見逃賊，只得兩人，或就是宋江、同吳用，亦未可知。」此事必須再行勘訊。雲天彪道：「久聞賊人有天降石碣一件妖事，大有可疑。今此蕭讓、金大堅二賊，既一係善寫，一係善刻，這樁妖事，定於二賊身上有些干涉，也須勘問。」張公稱是。此時天色已晚，堂上堂下點起無數火把，蠟燭來提蕭讓、金大堅上來勘審。先問宋江逃向何處。蕭金二人供稱不知。再三推問，實不知情。張公便叫擡過那石碣來，蓋天錫看那二人聽到這句話，面色頓然改變。蓋天錫早已眼中瞧着，只見那塊石碣擡到面前，張公與賀蓋等四人一齊觀看。太平道：「此非古跡，確是新鑄。」張公道：「不但此也。上面忠義雙全，替天行道八字果係天言，豈有如此荒謬絕倫。」便喝叫將石碣擡在二賊面前，厲聲問道：「此石碣從何而來，從實招供，免用刑法。」蕭金二人，脛搭搭的，將那番虛皇壇設醮，宋江祈晴感應，是夜天上開眼，射落一團火光，變爲石碣的話說了。蓋天錫便喝叫左右用刑。蕭金二人叫起撞天屈來。蓋天錫對張公道：「這班賊骨頭，不打如何肯招。」張公便喝左右動手。兩邊轉過數名兵卒，將二人一索細翻，各打了一百木棍。早已皮開肉綻，血流滿地。蕭讓熬刑不過，只得從實供道：「這石碣上字，是小人寫的。因楷書恐人識得，碣破綻，所以改寫古篆。又特訪得那道士何元通，識得蝌蚪，所以特寫蝌蚪古篆。又特邀他設醮，以便認識。至於那年天上認真開眼，認真有火光翻落萬目共覩，却不解其何故。金大堅也將怎樣密鑄石碣的話說了。又道：「這是宋江想與盧俊義爭位，故與吳用、公孫勝議得此法。特將盧俊義名字鑄在第二。此碣自盧俊義一到山泊之後，就已鑄定。彼時張清、董平等，尚還未到。原想就部下頭目中，選出幾個以滿一百八人之數。後因張清等到來，却好天罡數內，除第十五、十六兩行未鑄，因將張清、董平鑄入。所以董平任五虎將之列。名次却在十五。頓與關勝、林冲、秦明、呼延灼、離開，實爲鑄刻已定。難以改易。故也。賀太平又問道：「那董平、張清本位原擬鑄刻那個。」蕭讓道：「一個擬刻孫立，一個未定。至於地煞數內，多有未定。所以龔旺、丁得孫，儘有空隙可填。就是蔡福、蔡慶、郁保四、王定六等，也都是臨時填上去的。此一事，惟有宋江、吳用、公孫勝及小人等知悉。餘人都不曉得。」張公大笑道：「妖言惑衆。一至於此。」陳希真道：「你二人同做此詭密人事，那宋江、吳用逃走之處，豈有不曉得之理。」二人都叫實不知道。經略喝打蕭讓、金大堅磕頭求饒。左右不由分說，拖下去一頓拷

打二人登時斃命。雲天彪道：這石碣是妖盜來源，宜速碎之。張公道便叫那位將軍爲我一擊而碎，只見左軍隊裏閃出一員大將，正是哈蘭生，提起獨足銅人，猛力向前碰然一擊，那塊石碣應手而碎，左右搬了出去，拋入河中。張公道宋江逃處，看那二人打死，不招，必是宋江嚇着羣盜私行先逃了。且俟康捷回來，再定計議。料渠魁指日可獲。一面先行報捷，衆將稱是。當時會議了報捷奏本，九聲砲響，張公率領賀太平等拜本，差官贊奏上馬，飛速往東京去了。張公等俱退了堂時，已黎明，各進茶點畢，忽報康捷到，瞥見康捷如飛而來，兩脅下夾了兩人，上前道：未將擒得兩賊在此，手指一個道：這是戴宗，又指那個道：這是吳用，不是宋江。經略笑向天彪希真道：果是吳用、戴宗否？二人同聲稱是。經略便吩咐一齊禁押了，原來康捷出後關，直向東平路上追去，逢着村坊小市，便向了問訊道：見有如此如此服色的二人過去否？鄉人或言不見，或有幾處說看見的，也是模糊影響，似是而非的話，更兼康捷相貌古怪，遇着幾個膽子小的，不待他開口，早已跌跌踵踵，抱頭鼠竄而走，因此無從查究。康捷只得飛速前行，向一路關隘盤問，也無影響。走到傍晚，約行了四百餘里，又趁着月光下走了八十餘里，月色漸落，心中想道：黑夜追尋，料想難得，不如權且安歇，待到天明，再作區處。便趁那未滅月光，又走了二十餘里，遇着一所小小市鎮，見有一家飯店，正在上排門，裏面燈光明亮，康捷走上前去，正要開口借問，那店小二狂叫一聲，嚇得跌倒在地。康捷忙叫休慌，我是經略麾下，康將軍公幹過此，到你店裏歇宿。店小二聞聽，方纔定了神，爬起來請康捷進內坐地。店小二問了茶飯，當即安排上來。康捷一面吃，一面暗想道：問服色，枉是無處尋覓，況且我過了幾重關隘，無處撈摸，一定是那廝改換了服色了。不如問走得快的，定有下落。想到此際，便向店小二問聲道：你們今日見有走路的兩個人，經過這裏麼？店小二答言不見。康捷道：你聽鄰舍有人說起麼？店小二道：不聽見說起。康捷也不再問，吃完了飯，對店小二道：我黎明便要動身，先會了房飯錢，店主應了，忙去疊着一張牀鋪，康捷和衣而睡，一覺醒來，恰好黎明，抽身便起。店小二道：官人稍坐，就有熱水了，淨了面，吃盞茶走罷。康捷道：無須了，背上包袱，插了令箭，拔步出了店門，走了數步，覺得口有些燥，便走轉來，到了店門口，便道：吃口熱茶也好。店小二應道：就有了。康捷進內，放了包袱，復出門外空地小便，小便未了，望見西邊兩個人如飛而來，眨眨眼已過了店門。康捷大疑道：這兩個衣服色，不是爲何走得這般快，却又落在我後頭，休管他，且追上去，便拔了褲子，也不轉店中，迅速趕去，只見二人前面速走，康捷大叫道：宋江慢行，有話相談。二人回頭一看，一個青面獠牙的追來，就是常人也當兩腳飛跑，何況脚下夾神行甲馬，便射箭也似去了。康捷趕上幾步，追過二人前面，轉身攔

住道。二位慢行。張經略有話面談。特請二位轉去。內中後走的一個開口道。各走各路。甚麼張經略李經略。你不要認錯了。人康捷道。我不認錯。但行路快的。便要同我轉去。言畢。便將二人一手一個揪住。厲聲道。我奉諭嚴拿宋江。不容稍緩。那前走的人道。將軍不要囉唆。我們二人並無宋江在內。康捷道。你二人姓甚名誰。如果是梁山散頭目。不是宋江。我便放你。二人慌急已極。前走的道。我叫戴宗。吳用見戴宗叫出真名姓來。忙接口道。我叫張三。宋江在後面便來。將軍如要拿他。在此稍等。就到。康捷哈哈大笑道。與其等他。不如同你轉去尋罷。兩人那裏肯走。惱得康捷性起。一手一個夾在脅下。飛轉身走到客店門內。將二人放下。取了包袱。對店主道。我昨夜問走路快的。就是這兩個。今已捉得不停留了。改日再會罷。言畢。夾了兩人。飛也似走了一路上。康捷問戴宗道。你這同夥到底是誰。戴宗道。他叫李四。康捷笑道。他說張三。你說李四。究竟是誰。若不實說。立取你命。說罷。將臂膊一緊。戴宗夾得痛極。便狂叫道。呵呀呀。他是吳用。他是吳用。康捷方纔鬆手。便飛也似回大營來。賀太平見宋江未獲。便道。渠魁漏網。怎樣辦理。張公道。且將賊黨名數查核一番。看還有幾個漏網。便將搜得梁山之忠義堂招賢堂兩本名簿。并向陳雲二處吊起歷年戰陣冊子。并傳上現捉的小賊兵。齊到忠義堂訊問查核。先將招賢堂名目查來。計查冷豔山賊目四名。鄺金龍沙摩海鄧雲楮大娘。均被陳麗卿斬訖。清真山賊目六名。馬元皇甫雄業已歸誠。周興為哈蘭生斬訖。王伯超為風會斬訖。來永兒為歐陽壽通斬訖。赫連進明為沙志仁斬訖。青雲山賊目四名。狄雷為欒廷玉王天霸斬訖。狄雲中傷身故。姚順為欒廷芳斬訖。崔豪為陳麗卿斬訖。鹽山賊目四名。施威為鄧宗弼擒獲。解送京師正法。楊烈為辛從忠斬訖。惟鄧天保王大壽現存鹽山。蛇角嶺賊目三名。秦會張大能現存蛇角嶺。万俟大年為辛從忠斬訖。虎翼山賊目三名。趙富王飛豹現存虎翼山。趙貴為鄧宗弼亂箭射死。紫蓋山賊目三名。火萬城為祝萬年斬訖。王良為祝永清斬訖。白瓦爾罕業已歸誠。現已身故。梁山本寨散賊目四名。范天喜逃亡自盡。呼延綽業已歸誠。戴全為傅玉雲龍斬訖。張魁在鄆城縣逃亡。自盡。統計招賢堂賊目除歸誠斬戮自盡病故外。淨存鄧天保王大壽秦會張大能趙富王飛豹六名。現佔鹽山虎翼山蛇角嶺等處。再將忠義堂名目查核。計查賊目一百單八名。盧俊義為張伯奮張仲熊協擒。吳用為康捷擒獲。公孫勝為陳希真擒獲。關勝中傅玉飛鎚回寨病故。林冲與王進戰後身故。秦明為顏樹滋斬訖。呼延灼為辛從忠斬訖。花榮為陳麗卿射死。柴進為蓋天錫擒獲。李應為雲天彪斬訖。朱仝為鄧宗弼擒獲。魯智深中傷瘋狂身故。武松在秦封山打仗力盡自斃。董平為金成英韋揚隱斬訖。張清為陶震霆斬訖。楊志為李成斬訖。徐凝為任森斬訖。索超為雲龍

亂箭射死戴宗爲康捷擒獲劉唐與畢應元孔厚龐殺擒獲李逵爲唐猛召忻高梁協擒史進爲哈蘭生擒獲穆洪爲召忻高梁協擒雷橫爲張應雷擒獲李俊爲眞祥麟范成龍唐猛協擒阮小二小五小七爲雲天彪將佐擒獲張橫張順爲苟桓擒獲楊雄爲眞大義亂箭射死石秀爲眞大義斬訖解珍爲變廷芳斬訖解寶爲祝萬年斬訖燕青爲歐陽壽通斬訖朱武爲雲龍擒獲黃信爲陳麗卿擒獲孫立爲變廷玉斬訖宣贊爲哈蘭生擒獲郝思文爲沙志仁冕以信協擒韓滔爲傅玉斬訖彭玘爲畢應元射死單廷珪魏定國均爲聞達擒獲蕭讓爲劉廣擒獲杖斃裴宣爲王進擒獲歐鵬爲變廷玉變廷芳協擒鄧飛爲變廷玉斬訖燕順爲李宗湯擒獲楊林爲變廷玉斬訖凌振在鄆城縣砲炸自斃蔣敬爲雲龍斬訖呂方爲雲龍擒獲解赴都省正法郭盛爲陳麗卿擒獲解赴都省正法安道全患病身故皇甫端爲劉廣斬訖王英扈三娘均爲陳麗卿斬訖鮑旭爲劉麟擒獲樊瑞爲陳希眞擒獲孔明爲歐陽壽通斬訖孔亮爲陳麗卿斬訖項充爲劉麒麟斬訖李兗爲眞祥麟斬訖金大堅爲劉廣擒獲杖斃馬麟爲變廷芳斬訖童威爲韋揚隱斬訖童猛爲李宗湯斬訖孟康爲傅玉斬訖侯健爲聞達斬訖陳達爲風會斬訖楊春爲雲天彪斬訖鄭天壽死山泊頭關閣下戴宗旺爲聞達斬訖宋清投井自盡樂和爲王天霸斬訖龔旺丁得孫均爲陳麗卿斬訖穆春爲沙志仁冕以信斬訖曹正爲李成斬訖宋萬爲哈芸生射死杜遷爲冕以信斬訖薛永爲哈蘭生斬訖施恩爲龐毅斬訖李忠爲李成擒獲周通爲雲龍斬訖湯隆爲王進斬訖杜興爲范成龍斬訖鄒淵鄒潤中飛虎寨地雷死朱貴爲傅玉擒獲朱富爲王進斬訖蔡福爲金成英斬訖蔡慶爲楊騰蛟斬訖李立爲任森擒獲李雲爲鄧宗弼斬訖焦挺爲金成英擒獲解赴都省正法石勇在鄆城縣就擒孫新爲陳麗卿眞祥麟斬訖顧大嫂爲陳麗卿斬訖張青爲祝永清擒獲孫二娘爲陳麗卿擒獲王定六郁保四均爲楊騰蛟斬訖白勝爲孔厚拿獲死沂州府獄中時遷爲康捷擒獲解赴京師正法段景住爲龐毅擒獲通計忠義堂賊目或斬戮或擒獲或病故得一百零七名惟有盜魁宋江一名在逃未獲張公便向雲陳二人道元惡渠魁豈容漏網公等勦捕有年可知其出沒否雲陳二人不慌不忙說出一番話來有分教萬里江山從此江山成永固一生忠義居然忠義了殘生不知雲陳二人說出甚麼話來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七回 夜明渡漁人擒渠魁 東京城諸將奏凱捷

却說張經略查點梁山賊目或斬戮或擒獲或病故却是一百零七人只不見了一個盜首宋江張公對雲陳二人道

這是元惡渠魁豈可漏網。公等可知其出沒否。雲天彪道：賊黨惟有鹽山一處。料此賊必然逃向此方。可速向北方追捕。希真道：此賊射瞎一目。最易認識。張公稱長。便圖繪宋江面貌。差康捷飛檄東平一路關隘嚴行查緝。康捷領令去了。隨命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靈領兵四萬名飛速前去勦滅鹽山沿途查訪宋江鄧辛等四將領命去了。原來宋江自那日魯達瘋死之後。便邀吳用入內議事。二人密室對坐。宋江長嘆一聲。隱隱的流出一行淚來。道：軍師。你看大事如何結局。吳用默想一回。道：但憑天數。宋江道：依我看來。天之亡我。不可為也。先生作速為我劃策。吳用又沉吟良久。目視宋江。將中指在桌上書一走字。宋江搖頭道：這個斷斷不可。我一走如何對得住眾兄弟。若挈了大眾同走。官軍必然追來。仍與不走何異。宋江道：兄長且去。只要我不走。就無害了。宋江道：這便更荒唐也。豈有我得保全。先生受累之理。吳用道：兄長且去。小弟見機而作。至於眾兄弟亦只好付之大數而已。宋江道：還有一事甚難。我此刻單身出走。老父在堂。斷難竊負而逃。若不稟知老父。於心何忍。若說明了。老父必然牽掛。如何是好。吳用道：這也只好從權。太公面前萬無說之理。兄長且去。太公如果問起。總說兄長在前關就是了。宋江道：我兄弟老清與我同胞。此刻遠別。須得告知他方好。吳用道：這個更不必。兄長且去。老清是純厚人。易於安慰。可以放心。宋江道：萬一事變。這些兒郎們。我不能照顧。如何是好。吳用道：古人說得好。慈不掌兵。兄長且去。此刻非慈悲之時節了。宋江浩然嘆道：鹽山情形。據朱仝雷橫說起。十分興旺。如果如此。儘可去得我。且先去。吳用道：兄長須帶一人同去。以便沿途服侍。我看兵目中。史應德是小竊出身。兄長帶去。大利。出後關時。也省得告知燕青。宋江稱是。急忙收拾。帶了史應德去了。故爾梁山內外寂無知覺。且說宋江同史應德由洞內曲曲折折爬出洞外。只見一片亂石縱橫。幸喜史應德竄山麓。潤如履平地。一路扶掖。宋江過去。過得亂石。就是一道山隘。兩邊陡壁。中間僅有隻身可過。過了山隘。又是細路一條。兩邊都是深塘及爛泥潭。又接着一片荒山。四圍榛棘。宋江到了此處。時已黃昏。便道：今夜無處棲身。怎好。史應德道：渡過此山。山脚下便是暹河。更喜昏黑。渡河無人認識。面貌。渡得暹河。那岸便有宿頭。宋江依言。隨了史應德。跑過荒山。早已昏黑。不辨人跡。史應德敲火覓路。到得河邊。茫茫白水。無船可渡。宋江立在岸邊。躊躇無計。想了半晌。道：我竟昏了。此路戴院長每出多次。曾說自造一隻小船。藏在山洞裏。今日何不取去。一用。史應德也恍然大悟。便去尋着了那山洞裏小船。宋江上了船。史應德划船。平平安安。穩渡中流。登了東岸。宋江與史應德上岸。黑路中又行了一程。遇着一個小小桑村。時已夜半。有些人家尚在續麻。燈火未熄。史應德上前去。敲一家的門。裏面一老婦人問是誰。宋江答言過路客。

人特來借火，懇求方便。那老婦人來開了門，宋江同史應德進去了，故意坐着，與老婦扳談。方知此家一婆一媳居住。宋江看他情形樸陋，是真實鄉村人家，料不致踏着甚裏機關，便取出二兩來重的一錠銀子，告求老奶奶造飯借宿。那老婦接了這錠銀子，笑嘻嘻的應允了，便與媳婦去廚下燒茶煮飯，須臾間搬出來，請宋江主僕吃了。宋江深恐露出破綻，只推害眼，背燈光坐了吃了飯，又推困倦，那老婦急忙讓出床臺，宋江先去睡了。史應德也進去睡了。婆媳自在堂前績麻，宋江心虛胆怯，那裏睡得着，只聽得隔壁有人說話道：「這遭天下太平了，宋江那廝何等了得，今番也要吃張將軍拿了一人。」道：「宋江到底爲射瞎了眼睛，一路倒埤，直到如今，看來凡有一人破了相，終不討好。」一人道：「若捉了宋江，把來千刀萬剮，方洩吾恨。」那年我外祖家好端端的在沂州安樂村吃他殺得不知去向，至今講起來，頭髮直豎。宋江聽了這番話，分明如臥針氈，周身冷汗，心中躍躍，提起了耳朵，離着枕頭三四寸，聽他們說，却漸漸說到別件事去了。須臾間，堂前婆媳熄燈就寢，四鄰亦寢無聲。宋江提心吊胆，如何睡得着，望到窗榻微明，一骨碌爬起來，喜那鄉村人家起早慣的，那婆媳兩個早已起來。宋江託言趕路，向那老婦討些湯水茶飯，道聲打攪。同史應德走了一路平安，無人盤問。主僕二人過了東平，滿耳朵聽得街坊村落間紛紛的講梁山講宋江，宋江心中十分虛怯，同了史應德只揀僻路走。夜間仍就小僻村落歇宿。宋江心中提掛，又是一夜不睡。天明又行，行至申牌時分，走過肥城縣界的陶山，忽聽得路上紛紛講動張經略大將軍查拿宋江的文書到了，宋江暗暗叫苦道：「想是我的梁山休也。」我到此進退不得，如何逃命，便引史應德到僻處道：「今日怎好？」史應德道：「休管他，有路且走。」宋江只依了一路不問山高水低，荒榛叢棘，只揀僻路便走。天已晚了，看看四邊無可棲宿，時方七月初八日，前半夜有月，宋江史應德趁着月光，脚下不暫停的，只顧走走，至半夜後，已是清縣地界。宋江困乏已極，松樹上棲息了，打個瞌睡，不覺東方已白。那主僕二人急忙又走，一路彎曲荒僻之徑，又走了一日。宋江道：「我實在來不得了，今夜可有安身之處，遮瞞穩睡一宵再走。」史應德連打呵欠應道：「正是。」二人說說走走，時又黃昏，到了一處野渡，一水茫茫，又無舟楫可濟。二人同立岸邊，徘徊四顧，忽遠遠望見蘆葦叢中燈火之光。宋江與史應德奔去，乃是一隻漁船。宋江便上前叩船篷，問：「此處是甚地名？蓬內漁人轉問道：客官是到何處去的？」宋江道：「我們是往大清河去的，至此失路，故借問聲。」只聽又是一個漁人道：「這條河是直通大清河去的，客官多與我們些酒錢，便直送到你大清河，宋江喜極，只見蓬內兩個漁人走出來，宋江疲乏已極了，也不顧吉凶禍福，一脚跳進艙來。史應德也隨了進去。宋江討口水吃了乾糧，在艙內鋪蓆便睡。史應德也睡了。

兩漁人撐篙離岸。駕櫓搭漿，咿咿啞啞的搖出中流。原來這兩人是兩兄弟，專靠打魚爲業，兼以濟渡客商，却是循良百姓，並非歹人。此番合當有事。那哥子在船頭，兄弟在船梢。正當轉灣之時，史應德忽立出船舷，小便。那哥子將篙子轉來，却打在史應德背上。史應德磕睡正深，立足不定，不覺一個筋斗翻下水去。兩弟兄齊叫聲啊呀，急要赴水撈救。苦於河水急溜，那史應德已影跡無蹤了。聽那艙內客人兀自斟聲連綿，兩人把船停了商議道：「此事若吃這客人曉得了，怎肯與我干休？」哥子道：「與他前生無冤，今世無讎，不然我們今夜一發做了他，倒是安耽無事。只是天理難容，兄弟道：「我得個計較在此。我看他困倦已極，未必就醒。管他娘，搖出了大清河市鎮去，待他醒來，只誑說那人因叫你不醒，自先上岸去買物事在某店等你，便只賺得他幾個酒錢哄他上了岸。我們便走他娘，正說間，忽聽那客人做聲起來，兩人大驚，提耳靜聽，只聽那客人叫道：「軍師，你看後鹽山與兵殺來，還是逃出海外？」兄弟道：「兀自說夢話哩。那哥子忽然福至心靈，便問道：「兄弟，這客人落船時，我在後篷看不仔細，你看是怎樣人？」兄弟道：「是個黑矮子，一隻眼睛瞎的。」哥子道：「想是我們合當發跡，天送這大利市來也。」兄弟道：「怎見得？」哥子道：「你不曉得我今朝進長清城賣魚時，聽說張經略大將軍有文書到此，說有人捉得宋江賞錢三萬貫，而且還有甚麼官做。今日這客人莫非就是宋江兄弟，道：「咄，你休癡想。那有這塊肥羊肉落來你嘴哩？」哥子道：「運氣來了，那裏論得定？」方纔我聽他的夢話，又聽你說出他的面貌，這人定是宋江端的，十不離九，我得個計較在此。我進去如此如此，你進來如此如此，管叫出他真姓名。兩人計議停當，那兄弟便上了岸。哥子便取了繩索，輕輕的走進艙內，將宋江一索捆了，便大叫：「兄弟快來，宋江睡夢中驚道：「你門是甚麼人，怎麼捆我？」那哥子喝道：「咱老爺生在深江，一生只憂銀錢，你問做甚？」兄弟快來，宋江急得慌忙說道：「我身邊銀錢盡行奉送，只求饒我一命。」哥子道：「閉話少說，兄弟快來，幫我擡出去。」只聽那兄弟從岸上叫來道：「我已將那個牛子捆在泥潭裏了。」一面說，一面持火進來。宋江哀求饒命，那兄弟將火一照，忙叫：「呵呀，哥哥休鹵莽，不要傷犯好人。」這位客官好像是及時雨忠義宋公明，哥子道：「胡說忠義宋公明，現在梁山做大王，今夜單身來此做甚？」宋江到得此際，不知虛實，想左右終是一死，因迴憶那年潯陽江清風嶺等處曾經得過此等僥倖，今日說出名姓，或者尚有生路。便開言道：「二位好漢，何處認識宋公明那兄弟？」哥哥你快把繩索解了，你此番得罪了上天星宿，大有罪孽。哥子道：「且慢，你說他好像是宋公明，到底是不是宋公明？」萬一不是宋公明，我兩人着了這個鬼，倒是一場笑話。宋江忙接口道：「我真是宋公明。」那哥子道：「客官，你休要冒認宋公明。宋公明現在梁山堂堂做頭領，單身到此做甚？」宋江道：「不瞞

二位說我梁山被官兵攻圍緊急十分難支。我想逃到鹽山重興事業。路上怕人打眼。特從僻路走。所以走到此處。今懇求好漢話未說完。那兩人呵呵大笑道。你原來真是宋公明。你休要慌。那張經略大將軍等你已久。我們一俟天明。便直送你到他營前。宋江聽得這話。方曉得着了他們的道兒。驚得魂飛天外。那兩人便加了一道繩索。細縛了他。宋江半响定神。翦着兩手。瞪着雙眼。看那兩人。那兩人坐在艙內。扼不住心中歡喜。笑嘻嘻看那宋江。宋江歎一口氣道。不料我宋江今日命絕於此。便問那兩人道。這裏端的甚麼地名。兩人答道。老實對你說。這裏長清縣管下北境。夜明渡。這裏有件奇事。水車石壁到五更時。便放光明。因此喚做夜明渡。宋江一聽得夜明渡三字。便長歎一聲道。宋江該死久矣。筍冠仙。筍冠仙。我悔不聽你言。致有今日也。你那八句讖語。分明是到夜明渡。遇漁而終。八個字。我迷而不悟。一至於此。說罷。一口氣。悔不轉。竟昏了去。那兩個人忙替他揪頭髮。搯人中。摩胸腹。擺佈了好歇。方醒轉來。那兄弟忙去燒口熱茶。與他吃了。三人各相呆看了一歇。天已黎明。宋江又閉言問道。你們二人是甚名字。那哥哥子笑着答道。你老爺三更不改名。四更不換姓。你老爺姓賈。喚做賈忠。指那弟兄道。這是我兄弟。喚做賈義。宋江聽罷。又浩然長嘆道。原來我宋江死於賈忠賈義之手。罷了天色已明。你們送我去罷。兩人汲水燒飯。各自吃飽了。二人將船搖出大清河。只聽得西邊炮火連聲。鼓角齊鳴。大隊兵船到來。賈忠忙教賈義將船退入港內。賈忠道。兄弟。這兵船不知那裏來的。你緊緊在此看守。待我出去探聽明白了。再來。賈義應了。賈忠便上了岸。走出港來。原來這賈忠本是識字的。當時向兵船旗號一望。只見上寫着。經略大將軍左右翼旗號。賈忠暗喜道。原來果是官兵也。便立了一歇。等得前隊兵船到來。便在岸上跪稟。長清縣漁戶賈忠稟報大將軍。那梁山盜宋江已有了船上先鋒官一聞此報。便叫小船接渡賈忠上船。問了緣由。便教將賈忠送到大船去。見大將軍。那鄧宗弼辛從忠聞報。便叫傳賈忠進來。賈忠稟說了緣由。鄧宗弼辛從忠等皆大喜。差一小校同賈忠去取宋江來。須臾。賈忠賈義隨了。小校押解宋江前來。鄧宗弼一看。果是宋江大喜。便先取兩副金帛。賞了賈忠賈義。隨將宋江上了銬鎖。推入囚車。派一員隨營官員送大營。并將賈忠賈義亦送往大營。隨營官領命。賈忠賈義叩謝了一同前去。這裏鄧宗弼開船同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靈。催動人馬。殺向鹽山。不日到了鹽山。鄧宗弼傳令。安營下寨。與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靈商議攻取之策。辛從忠道。這鹽山有虎翼山蛇角嶺。兩處羽翼。須先破那羽翼。方可直搗鹽山。張應雷道。如此。恐鹽山賊兵來救。反生牽制。今我們現有四萬人馬。不如四人分領了三處一齊下手。陶震靈道。分兵恐怕勢弱。如果要三處齊攻。可再檄調天津河北等處兵馬。前來助戰。鄧宗

弼道我看無須。不如仍依辛將軍原議。只須分別奇正接應。假作三處齊攻之勢。鹽山畏我齊攻。必不敢出兵來救。而我兵有奇正接應。亦不憂勢弱也。眾人稱是。張應雷願攻虎翼山。便領兵一萬。殺向虎翼山去。陶震霆願攻蛇角嶺。便領兵一萬。殺向蛇角嶺去。這裏鄧宗弼領兵一萬。守住鹽山西北要路。接應張應雷的兵馬。辛從忠領兵一萬。守住鹽山東南要路。接應陶震霆的兵馬。先說張應雷領兵到了虎翼山。傳令一字按隊札營。那虎翼山頭領。拔上蕪趙富索命鬼王飛豹。聞官兵殺來。大怒。便盡數點寨兵。殺下山來。張應雷早已佈陣等待。倒提銅劉立馬陣前。大叫虎翼山。棲魄遊魂。速就掃除。王飛豹大怒。舞着狼牙棒。一馬飛出。直取張應雷。張應雷舞劉敵住。大戰十五六合。趙富在陣上。望見王飛豹不是張應雷的對手。便拍馬舞刀來助飛豹。張應雷不慌不忙。展開銅劉敵住二人。只見陣雲影裏。那面銅劉耍圓來。變成一團大金光。趙王二人目眩心駭。只聽得張應雷一聲銅劉過去。王飛豹頸子割斷。倒於馬下。趙富大驚。拖刀便走。官軍一齊大呼殺上。殺得賊兵大敗。趙富急忙領後半人馬。逃上虎翼山。張應雷率眾直逼山下。天色已晚。張應雷傳令。就山下安營。一面報與鄧宗弼。次早策眾攻山。接連攻了三日。趙富堅守不下。那鄧宗弼聞張應雷得勝。正擬前去助戰。忽鹽山頭領截命將軍鄧天保。鐵鎗王大壽。率兵六七千殺來。鄧宗弼大怒。一面報與辛從忠。這裏一面傳令迎戰。賊兵已到。兩陣既圓。鄧宗弼出馬陣前。高叫殺不盡的草寇。速來納命。鄧天保王大壽一齊大怒。兩馬並出。敵往鄧宗弼。鄧宗弼展開雌雄雙劍。虎吼般殺出。鄧王二人會吃過鄧宗弼的利害。今日見了。十分當心。抖擻精神。併力廝鬥。大戰六十餘合。不分勝負。兩陣各自收兵。次日交鋒復戰。連戰三日。那辛從忠接了鄧宗弼的報。便一面報與陶震霆。一面點齊人馬。直攻鹽山。山上幾員頭目。策眾死守。礮木滾石齊下。辛從忠一馬當先。搶上山來。一枝蛇矛。龍盤蛇舞。撥開礮木。滾石。直到關門。縱身上關。關上只得幾個二三等的頭目。如何抵敵得住。吃辛從忠一矛一個。砍稻草也似翻落山下。關上賊兵大亂。官兵一齊大呼殺上。殺得賊兵屍滿關上。血流山下。辛從忠指揮眾兵開關。齊入鹽山大破山內賊兵。盡行殺絕。那陶震霆正在攻擊蛇角嶺。那蟠海龍秦會噴霧豹張大能。死命抵住。不敢出戰。陶震霆正欲設計攻擊。忽接到辛從忠的報。便率眾退去。假作攻鹽山之勢。那秦會張大能見官軍退去。便領兵殺出。只見陶震霆兵馬已退遠了。秦會張大能便併力直趨鹽山。不防半路上陶震霆一馬截殺出來。眾賊大驚。方曉得中了陶震霆的計。陶震霆兩柄臥瓜鎚。流星馳電般當先殺入賊軍。秦會張大能死命敵住。戰不數合。兩人知不是頭約兵馬。退轉官兵已潮湧般殺上。陶震霆見秦張二賊去遠。再掛了雙鎚。取了那桿溜金火鎗。扳開火機。只聽撲通一聲。陣

雲中張大能中鎗落馬秦會大驚官兵緊緊追上秦會領敗兵退入蛇角嶺官兵已到山下四面攻圍秦會死命守住陶震霆正擬悉力攻打忽接到辛從忠破鹽山的捷報陶震霆便傳令軍士少息次日再行攻打却說辛從忠破了鹽山便委偏將守山自己領兵五千去接應鄧宗弼那鄧天信王大壽兩員賊將日日苦鬥鄧宗弼鄧宗弼天生神力轉戰不衰那二人兀自筋疲力盡這日重復交鋒鄧宗弼見他力氣已盡便大奮神威展開雙劍分明雙龍飛舞捲入賊軍鄧天保措手不及劍光撞着頭顱早已飛去王大壽大驚飛逃鄧宗弼驅兵殺上賊兵大敗王大壽逃出陣雲恰好辛從忠大隊兵馬掩來王大壽死命衝突辛從忠見了一飛鏢過去正中咽喉落下馬去鄧宗弼辛從忠合兵一處殺得賊兵一個不留忽報張應雷帶領得勝兵持着趙富首級轉來鄧辛二將皆喜忙問緣由應雷道小弟攻虎翼山連攻了七日賊人堅守不出小弟使個見識教偏將假扮救兵衝入重圍這趙富果然殺出吃小弟誘入陣中斬了便驅兵殺入虎翼山將賊兵殺盡寨柵盡行燒燬得勝回來衆人齊聲稱妙當時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合兵一處回到鹽山忽報陶震霆持着秦會首級帶了得勝兵轉來衆人喜問其故陶震霆道小弟攻蛇角嶺只攻了一日賊人說氣已盡小弟見了便策衆奮力攻關關上賊兵守不住小弟破關而入秦會情急自刎小弟揮衆殺盡賊兵焚燬寨柵得勝回來衆人都嘆服當時鄧辛張陶四人共議檄天津河北武定三府官員前來安辦善後事宜這裏鹽山寨柵亦燒燬淨盡四人統領人馬大掌得勝鼓回大營去了却說張經略在梁山接到鄧宗弼等送來賊魁宋江并擒賊有功之漁戶賈忠賈義張公大喜便教左右取出三萬貫錢加了兩套花紅賞那二人又各賜防禦職銜就以長清縣下北境三百戶封那二人二人叩謝領賞而去當將擒獲渠魁之事恭摺奏聞差康捷賈奏前去張公便與賀太平蓋天錫雲天彪陳希眞查照就擒賊目名數計在梁山就擒十三人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柴進朱仝雷橫戴宗裴宣樊瑞張青孫二娘段景住曹州府監內三人燕順石勇李立大名府監內二人張橫張順兗州府監內四人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青州府監內八人史進劉唐李忠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朱武鮑旭朱貴沂州府監內五人李逵穆洪李俊黃信歐鵬共計三十六人張公傳令提取不數日都陸續解到張公吩咐裝起三十六輛陷車把那三十六人推入釘固了傳令將忠義堂燬了伐倒替天行道杏黃旗的旗竿所有宋江偽造違禁之旗傘袍服兵符印信一切等物亦盡行銷燬前所抄出梁山之錢糧金帛一半入官一半當賜隨營効力將弁兵馬并陣亡家屬被難人民然後與賀太平蓋天錫雲天彪陳希眞統領大兵押解三十六賊并一切俘虜首級盡出梁山駐屯曹州一面等待鄧辛等四將捷報一

面恭候聖旨發放。且說天子自二月二十日郊踐大經略張叔夜出師之後。自四月初一日起。便日日命鑾駕登朝門一次。以望山東。躬自禱告。皇天深仁。祖宗厚德。保佑此番師出成功。狂寇殄平。士民安樂。到了七月初十日。天子正在朝陽門。忽遠遠望見一張紅旗。須臾流星掣電般到了面前。正是經略報捷本章。天子大喜。傳旨取張叔夜奏章進覽。黃門官領旨下城。把那奏章呈上御前。天子覽畢。龍顏大悅。命駕還官。差官隨駕入城。城中文武大臣及衆官士民俯伏道旁。齊呼萬歲。天子還宮。先命具儀。恭詣天壇太廟謝恩。各大臣恭賀。同日又接到康捷費來擒獲渠魁的奏章。天子愈喜。即日傳出來褒嘉張叔夜等的恩旨。着康捷先行費去。所有一切慶典。着該部查明具奏。俟奏凱之日。一體施行。按下慢表。且說張叔夜統大軍到了曹州。當日即逢康捷費着恩旨轉來。張叔夜率領諸將跪迎。恭聽開讀畢。所有賞賚恩典。悉遵頒照。叔夜等舞蹈謝恩。各官散訖。賀太平。蓋天錫雲天彪陳希眞等同在曹州。與山東制置使清萬年辦理善後事宜。一面等待鄧辛等四將捷報。到得八月初旬。忽報鄧辛等四將蕩平了鹽山虎翼山蛇角嶺。領兵轉來。張公大喜。衆將皆喜。此時山東河北一應強梁盜寇。掃除盡淨。四方道路平通。商旅行李。遊行無礙。一應城鄉村落。士民老幼。共享昇平。安居樂業。所有營汛兵弁。個個韜戈束甲。從此不復用兵。萬姓三軍歡呼動地。張叔夜又拜本章命康捷上京報鹽山之捷。康捷費着恩旨轉來。叔夜與諸將恭迎開讀內載。所有臨陣有功各大臣一體來京候朕施恩等諭。張叔夜謝恩畢。宣諭各官知悉。即日張叔夜率領諸將一齊起身。奏凱還朝。只因這一去。有分教。放牛歸馬。共成王室功勳。跨鶴騎鯨。表出天曹來歷。不知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八回 獻俘馘君臣宴太平 湖降生雷霆彰神化

却說張叔夜在曹州聚集平滅梁山文武各官。擇了吉日。班師回朝。中軍參贊大臣并各隊領隊大將及二十萬天兵。均從曹州起行。雲天彪陳希眞率領部下督隊的文員武將。隨從當時發砲起馬。第一撥左營十二員軍將。雲天彪傅玉雲龍劉慧娘風會聞達哈蘭生歐陽壽通畢應元龐毅孔厚唐猛。分領天兵六萬。第二撥左營十二員軍將。陳希眞劉廣祝永清陳麗卿苟桓欒廷玉祝萬年欒廷芳眞祥麟劉麒麟范成龍劉麟。分領天兵六萬。第三撥中營軍將十二員。賀太平蓋天錫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靈金成英楊騰蛟韋揚隱王進李宗湯康捷。分領六萬人馬。三撥共軍將三十六員。人馬十八萬。第四撥張經略率領二子伯奮仲熊。分領中營親軍二萬人馬。解着宋江等三十六賊一齊起

身大小三軍齊掌凱歌。鼓樂喧闐。隊仗紛紜。戈甲莊嚴。旌旗明麗。正當天晴日昃。秋風高爽之時。大隊得勝軍馬。耀武揚威。浩浩蕩蕩。出了曹州南門。山東制直使清萬年率領所屬文武官員。肅具儀注。出郊餞送。張叔夜辭了清萬年。率領衆將軍馬。奏凱東行。清萬年自在曹州辦理善後事宜。張叔夜大軍一路向東京而去。地方沿途迎送。說不盡那一切威武榮耀。那數十員功臣大將。幾十萬得勝天兵。按站行至九月初一日。到了東京。天子命駕郊迎。在京大小文武各官一齊隨駕出城。只見威儀嚴肅。禮制輝煌。那些神龍衛士。金鎗班御林軍。一切威嚴儀仗。扈從聖駕。齊到東郊。張叔夜率領出征諸將。已在東郊恭候聖駕。只見三軍分列。隊伍整齊。

中軍將校一十六員。經略大將總督三營軍務張叔夜。參贊大臣賀太平。參贊大臣蓋天錫。中軍第一隊左將軍張伯奮。中軍第一隊右將軍張仲熊。中軍第二隊左將軍鄧宗弼。中軍第二隊右將軍辛從忠。中軍第三隊左將軍張應雷。中軍第三隊右將軍陶震霆。中軍第四隊左將軍金成英。中軍第四隊右將軍楊騰蛟。中軍第五隊左將軍韋揚隱。中軍第五隊右將軍李宗湯。中軍第六隊左將軍王進。中軍第六隊右將軍康捷。左軍將校一十二員。經略左軍大將軍雲天彪。左軍參謀官劉慧娘。左軍副參謀孔厚。左軍第一隊副將雲龍。左軍第二隊左將軍傅玉。左軍第二隊右將軍風會。左軍第三隊左將軍畢應元。左軍第三隊右將軍龐毅。左軍第四隊左將軍聞達。左軍第四隊右將軍歐陽壽通。左軍第五隊左將軍哈蘭生。左軍第五隊右將軍唐猛。右軍將校一十二員。經略右軍大將軍陳希眞。右軍參謀官兼副將軍祝永清。右軍第一先鋒將軍陳麗卿。右軍第二隊正將軍劉廣。右軍第二隊左將軍劉麒。右軍第二隊右將軍劉麟。右軍第三隊左將軍苟桓。右軍第三隊右將軍祝萬年。右軍第四隊左將軍欒廷玉。右軍第四隊右將軍欒廷芳。右軍第五隊左將軍眞祥麟。右軍第五隊右將軍范成龍。

當時齊在東郊。天子法駕到來。齊呼萬歲。大經略張叔夜先行進見。拜跪禮畢。天子降座。親與張叔夜解甲。親賜御酒。慰勞叔夜。謝恩。天子單敷恩禮。遍勞三軍將官。衆將各各謝恩。此時鼓樂悠揚。儀文炳悠。那些贊禮官司。儀官都侍立御前。一切內官侍臣。趨走御道之旁。宣召賞賚。紛紜絡繹。非常熱鬧。那宋江等三十六賊。都反剪細縛。遠遠跪在御道之外。那班城裏城外的百姓。早已邀張喚李。挨挨擠擠。都來看熱鬧。前番征平方臘。奏凱時百姓都已見過張經略的威風。今番再看。愈覺驚異。又不知宋江怎樣一個三頭六臂的模樣。都要來瞻仰瞻仰。有的說宋江可憐。被官府逼得無地容身。做了強盜。今番却又吃擒拏了。有的說宋江是個忠義的人。爲何官家不招安他。做個官。反要去擒捉他。內

中有幾個明白事理的說道。宋江是個大奸大詐的人。外面做出忠義相貌。心內却是十分險惡。只須看他東搶西擄。殺人不轉眼。豈不是個極凶極惡的強盜。衆論紛紛不一。不多時。天子回鑾。經略率領功臣進了城。各盜犯盡交刑部監禁。各官員朝請聖安。畢回寓。次日。天子便冊封張叔夜爲開國郡王。初三日。論功行賞。各功臣有爵者晉爵。無爵者賜爵。初四日。大犒從征軍士。撫卹陣亡家屬。初五日。庭訊三法司及大將軍彙奏。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元凶渠魁。罪大惡極。其餘三十二賊。柴進爲逋逃淵藪。李逵劉唐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石勇。段景住。怙惡不悛。李俊穆洪張橫張順。刁猾猖亂。朱仝雷橫史進戴宗。吏胥通賊。黃信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身受皇恩。忍昧本良。李立朱貴張青孫二娘。僞爲市儈。潛蓄異謀。裴宣歐鵬燕順朱武樊瑞鮑旭李忠。嘯聚山林。倡爲盜首。均屬罪無可逭。合擬凌遲。天子依議。卽於初六日。恭詣太廟。獻俘畢。卽將宋江盧俊義吳用公孫勝柴進朱仝雷橫史進戴宗劉唐李逵李俊穆洪張橫張順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朱武黃信宣贊郝思文。單廷珪魏定國裴宣歐鵬燕順鮑旭樊瑞李忠朱貴李立石勇張青孫二娘。段景住。一齊綁赴市曹。凌遲處死。首級分各門號令。羣臣齊慶昇平。天子分官受職。遂頒恩詔。大賚天下。舉行一切慶典。又詔將那平定梁山泊的文臣武將。從始至終的功績事實。發入樂部扮演。天子御天章閣。賜筵。率羣臣觀劇。觀至某臣建功之處。便賜某臣酒一杯。天子又親灑宸翰。歌詠詩章。贊羣臣之功。諸臣中有善吟詠的都恭和奉旨。頌揚天子功德。天子命羣臣必須盡歡。羣臣謝恩。無不遵旨。醉飽。次日。張叔夜率出師諸臣。同在朝文武官入宮。謝恩。天子道。朕欲圖畫三十六臣。入徽猷閣。以張叔夜爲領袖。張叔夜等謝恩畢。天子遂傳旨。着該部圖畫功臣。不日。部臣將張叔夜及二子伯奮仲熊。并賀太平等三十六臣的眞容獻上。天子見了甚喜。便親提御筆題籤。

中書政事府同平章事殿帥府掌兵太尉開國郡王張岱仲（字而不名。仿麒麟閣霍光不名之意）左龍武大將軍輔國公張伯奮。右龍武大將軍定國公張仲熊（三臣爲領袖）中書政事府參知政事吏部尚書魏國公賀太平。驃騎大將軍知樞密事越國公雲天彪。輔國大將軍同知樞密事魯國公陳希眞。鎮軍大將軍河北留守司順誠侯劉廣。眞軍大將軍山東留守司壯勇侯傅玉。冠軍大將軍京畿五城兵馬大總管智勇侯祝永清。忠孝武烈一品夫人陳麗卿。雲麾大將軍京畿五城兵馬副總管果勇侯雲龍。忠智英穆一品夫人劉慧娘。輔國大將軍兵部尚書南陽侯金成英。端明殿大學士刑部尚書宣城侯蓋天錫。忠武將軍兼領左龍武大將軍建威侯鄧宗弼。壯武將軍兼領右龍武大將軍揚威侯辛從忠。宣威將軍兼領左羽林大將軍懷遠侯張應雷。明威將軍兼領右羽林大將軍定遠

侯陶震霆。山東鎮撫將軍宣化伯風會。河北鎮撫將軍懷化伯苟桓。定遠將軍兵部侍郎宣威伯楊騰蛟。龍圖閣大學士刑部侍郎濟陽伯畢應元。西城兵馬司總管忠勇子祝萬年。南城兵馬司總管平南子龐毅。河北天津鎮總管歸化子哈蘭生。山東馬陘鎮總管長城子劉麒。左龍武副將軍高陽子章揚隱。右龍武副將軍中牟子李宗湯。山東兗州鎮總管襄武子欒廷玉。河北大名府總管忠毅子聞達。衛尉兼煥章閣直學士任城男眞祥麟。大司農兼天章閣直學士范陽男范成龍。東城兵馬司總管協忠男欒廷芳。左神武副將軍武陽男劉麟。右神武副將軍武定男歐陽壽通。殿中侍御史諫議大夫昌平男孔厚。振威將軍致忠男王進。游擊將軍奮武男唐猛。遊騎將軍新城男康捷。共三十九幅功臣圖像。御筆又親題讚語。都送入徽猷閣。以垂不朽。羣臣慶逢非常際會。感激謝恩。各歸職守。過了數日。天子忽憶今春出師之時。見天上慶雲瑞兆。朕會訪問於張天師。據奏稱此番出征諸臣。皆係雷部神將。上帝勅令降生。輔佐朝廷。殄滅妖氣。今日果然羣凶掃滅。四海昇平。其言驗矣。遂傳旨到江西龍虎山。宣詔張天師入覲。備問雷將來歷。以詔天恩。而誌盛事。着侍制指揮司官費詔前去。指揮官費旨。即便領詔赴龍虎山去。不日到了龍虎山。張天師恭迎詔敕。開讀訖。將聖詔恭奉了一面。接待欽差。一面吩咐道。衆收拾行裝。因係特詔宣召。不敢怠緩。次日便同了欽差起程。路上州縣迎送。不必細表。不日到了京師。欽差官入宮覆旨。此日天子御天章閣。召見天師。稽首請安。並賀聖喜。畢。天子賜坐。天師謝恩。就坐。天子開言道。今春朕命張叔夜征討梁山。爾時卿會奏禱。此番命將。皆上天致令降生之雷部神將。出師必然大捷。今妖殄滅。海宇昇平。卿言果驗。仰見昊天覆育之仁。祖宗積德之厚。朕涼德藐躬。獲承天貺。敢不祇懼。所有雷部神將。諒卿必深曉來歷。可一一具奏。以昭天恩。以彰聖化。天師躬身答道。恭蒙清問。臣謹具奏。天子道。且慢。着宣天章閣侍制進來。備錄天師之言。須臾侍制進來。鋪紙階前。磨墨拈筆。候天師奏來。天師奏道。張叔夜乃是雷聲普化天尊座下大弟子。雷靈總司神威蕩魔霹靂眞君。降生張伯奮。乃是雷聲普化天尊左侍者。青雷將軍降生。張仲熊。乃是雷聲普化天尊右侍者。石雷將軍降生。此三人在雷祖座下。不與三十六宮之列。其餘三十六人。乃是三十六雷府中神將。雲天彪。乃是正心雷府八方雲雷都督大將軍降生。陳希眞。乃是清虛雷府先天雨師內相眞君降生。鄧宗弼。乃是太皇雷府開元司化雷公將軍降生。辛從忠。乃是道元雷府降魔掃穢雷公將軍降生。張應雷。乃是主化雷府陽聲普震雷公將軍降生。陶震霆。乃是移神雷府威光劈邪雷公將軍降生。龐毅。乃是皓帝雷府雷師皓翁眞君降生。劉廣。乃是廣宗雷府五雷院使眞君降生。苟桓。乃是昇元雷府報應司總司。

眞君降生。畢應元乃是希元雷府幽枉司總司眞君降生。祝永清乃是神霄雷府五府都判將軍降生。陳騰卿乃是瓊靈雷府統轄八方雷車飛罡斬祟九天雷門使者阿香神女元君降生。雲龍乃是慶合雷府威靈普過萬方推雲童子降生。劉慧娘乃是焚炷雷府驅雷掣電照膽追魔糾察廉訪典者先天電母秀元君降生。風會乃是左罡雷府先天風伯次相眞君降生。傅玉乃是王靈雷府雷部總兵將軍降生。蓋天錫乃是洞光雷府雪冤辨誣師使相直君降生。金成英乃是安壇雷府萬力威應招財賜福眞君降生。哈蘭生乃是極眞雷府靈應顯赫扶危濟急眞君降生。劉麒乃是歧陽雷府九壘總司威靈將軍降生。孔厚乃是丹精雷府調神御氣燮理陰陽司命天醫眞君降生。眞祥麟乃是青華雷府祥光瑞電天喜眞君降生。欒廷玉乃是紫冲雷府嘯風鞭霆天衝眞君降生。康捷乃是符雷臨府傳奏馳檄追妖攝怪九天雷門律令使者降生。范成龍乃是變仙雷府總司九龍眞炷神變普應將軍降生。楊騰蛟乃是歷變雷府總司五龍眞炷飛騰顯應將軍降生。祝萬年乃是昇極雷府延壽保命輔聖眞君降生。劉麟乃是元宗雷府水官溪眞驅邪使者降生。歐陽壽通乃是元冲雷府水官溪眞攝魔使者降生。韋揚隱乃是定精雷府火部司令五方顯應將軍降生。李宗湯乃是保華雷府火部司令中山眞靈將軍降生。唐猛乃是天婁雷府五方蠻雷將軍降生。聞達乃是景琅雷府元罡斬妖將軍降生。欒廷芳乃是妙果雷府元罡縛邪將軍降生。王進乃是輔帝雷府雷部總兵使者降生。賀太平乃是敬皇雷府侍中僕射上相眞君降生。

天師奏畢。侍制一一錄就。進呈御覽。天子覽畢大喜道。原來如此。仰見昊眷洪深。莫可名狀。便諭侍制道。你可將此張雷將封號。用鳳尾箋錄好。就藏天章閣。用詔來茲。以誌盛事。侍制領旨。又傳諭禮部。擇日具儀。恭詣天壇謝恩。天師又奏道。尚有一事。未曾具奏。天子道。何事。天師道。玉帝因這夥妖魔力大。又去十洲三島。閻浮世界。得道高眞數內。召集十八位散仙。齊來協助。這三十六員。共成大功。這十八位中。也有願轉輪迴。忠義捐軀的。也有遁跡山林。留形住世。指點籌劃的。功勞大小。各有陞賞。恭候玉旨定奪。一切英賢。輔佐陛下。蕩妖滅寇。非偶然也。天子道。此三十六臣。朕已知悉矣。更有那十八位客星散仙。是何人。現在俱存何處。天師道。

山陰道上通一真人。陳念義。山陰道上遊戲真人。徐和。湖山三竺五橋藥上真人。徐槐。鑑湖東浦普天歡喜真人。召忻。清原法界指迷筍冠真人。劉永錫。貴陵深處保虛無上真人。任森。西陲蜀道純陽真人。顏樹德。蓬萊仙闕正覺真人。張鳴珂。紫霞仙闕妙明元君。汪恭人。琉璃法界淨修元君。徐青娘。紫羅仙島鎮海真人。李成。峨嵋山下縛邪真人。

苟英九華金闕降魔真人王天霸青華仙府妙正元君賈夫人太行洞府定光真人魯紹和青龍峯下保勝真人梁橫兗州甌山佑正真人魏輔樑曲阜島山輔正真人真大義

天師迹散仙來歷畢又將各人事實略述一番天子聞奏愜喜待制錄單呈覽天子諭待制與雷將封號一一繕寫供奉天章閣內待制領旨去訖天子問天師道想天下從此永遠太平了天師道陛下敬天法祖聖明邇治億萬年太平無疆惟那夥妖魔身雖就戮而業魂冤障未平終須百年而後方就收伏也天子道如此生靈塗炭何時得了天師道與生靈決無妨礙請陛下勿憂聖慮陛下記臣此言百年之後臣言自驗也天子退朝傳旨賜天師玉如意一柄道服一襲黃金二百兩諭令回山次日天師入宮謝恩辭駕回龍虎山去越數日天子恭詣天壇謝恩傳諭諸臣諸臣競贊盛事恭頌聖德天子又傳旨將那一十八位散仙均加勅封

陳念義封傳忠度世真人徐和封守真度厄真人徐槐封神功廣濟真人召忻封和中聖化真人劉永錫封覺迷醒世真人任森封元功贊化真人顏樹德封純陽翊化真人張鳴珂封靖和端化真人汪恭人封妙明靜正元君徐青娘封慧明妙悟元君李成封真靈顯應真人苟英封保真解厄真人王天霸封保真救急真人賈夫人封佐命佑國元君魯紹和封報國淳佑真人梁橫封報國顯佑真人魏輔樑封正修密跡真人真大義封協修密跡真人其無住處可稽也就此遙加封號其有住址者均遣使實勅去訖天子復思盜衆雖獲餘黨尙恐未盡翌日復召張叔夜雲天彪陳希真進見商議只因這一議有分教普安疆域立功者闡發儒宗永奠蒼生老成人退修道術畢竟後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六十九回 雲天彪進春秋大論 陳希真修慧命真傳

話說天子召見張叔夜雲天彪陳希真三人問道宋江等巨寇已就蕩平四方安樂但奸人潛匿何處無之朕恐此輩乘間再發所宜預定良策以圖永奠張叔夜等一齊俯伏奏道宋江之亂因文臣失御於下武臣翫寇於後因循坐誤遂成大患今陛下聖明文臣武將盡選賢能治法精嚴教化大行從此金湯鞏固盜賊消除如陛下治益求精應如何加意辦理之處臣等謹遵天子道朕意欲查明從前各盜佔踞深山窮谷之處再行勘明基址隨地制宜設官備兵如有後起宵小俾知國法森嚴無從聚跡且兵爲民之衛足兵亦政之大經朕意欲着雲天彪前往各地相機辦理務期

章程盡善而止。張叔夜等均稱聖議。至是天彪謝恩領旨。隨保刑部侍郎畢應元。天章閣直學士范成龍。諫議大夫孔厚爲參贊。天子准奏。叔夜希真與天彪一齊出宮。先查明前經用兵。及疊次聚盜各山。開單奏明。天彪帶領畢應元。范成龍。孔厚。辭駕起行。在京文武各官出城相送。天彪先將北門外元陽谷形勢查勘一番。元陽谷經張叔夜辦理。一切燉煌炮台。營兵額數。無不如法。應無庸再議。天彪遂與畢應元等同出京。一路按站行止。地方官迎送。不日到了梁山泊。先坐落鄆城行臺。原來梁山前面水泊。經徐槐填平。大半盡爲陸地。此時梁山平定。這一片地畝。任居民業。那些居民。却在鄆城縣具呈。請仍復開通各灣。以爲漁業。府縣持議不決。適逢欽差雲公到來。查勘地畝。府縣官便將此議上稟。天彪聽畢。便與畢應元。范成龍。孔厚同去踏勘。天彪叫范成龍丈量了地畝。便命吊提從前梁山泊漁戶租稅冊子。交與范成龍核算。范成龍細細較算。便對天彪道。此地若改爲田畝。其租稅正與漁戶相當。天彪道。是了。從前梁山所以多盜寇者。爲水泊內又港太多。奸人易於藏匿。出沒無常故也。今改爲田畝。其利相當。而無藏奸之弊。又何苦而必欲開港業漁哉。便命那班居民。開墾地畝。又爲他們相度地勢。經理溝渠。不數年間。良田萬頃。民賴其利。因呼爲雲公田。且說當時天彪經劃田畝畢。便同三位參贊。進了梁山。只見那三座關門。及左右等關樓垣。盡皆毀損。一切燉煌炮臺。亦皆殘缺。當時原擬削平地址。因兵役勞頓。而此又係不急之務。所以置之不動。天彪將前後細細的閱視了一遍。便道。此關不但無須毀拆。而且可以再加修理。畢應元請問其故。天彪道。我看此地。大宜建營設官。以杜盜源。既要設營。這些關樓燉煌。都是有用之物。了畢應元稱是。便道。此處地形遼闊。既要設營。必須多置兵丁。須得先將糧餉先行籌劃。天彪便與范成龍。將裏裏外外所有出產。通盤查核了一番。便與畢應元。孔厚。共議將梁山泊改爲梁山營。設兵馬都監一員。防禦使二員。提轄四員。兵丁三千二百名。又設督糧理事通判一員。巡檢一員。所有關內寨柵。大兵進勦時。已焚燬大半。今俱爲補築。後水泊未經壞塞。仍聽百姓捕漁爲業。梁山經劃已定。先行恭摺奏聞。又教畢應元分往鉅野縣。去閱視麟山。孔厚分往兗州。去閱視枯樹山。不數日。畢應元從麟山轉來。對天彪道。麟山一區。離鉅野縣城四十五里。地形遼闊。却與滿家營相呼應。可於此處設提轄一員。置兵四百名。可以永遠奠安。天彪依議。又不數日。孔厚從枯樹山轉來。對天彪道。查得枯樹山一區。山形險阻。雖爲聚盜之所。但未能容受多人。又且逼近州城。苟營汛兵捕率真辦事。何至疎虞。爲今之計。可酌撥兗州兵一百二十名。屯扎於此。以便呼應。天彪依議。當即奏聞。訖。便將梁山營裏應如何修理之法。交代了曹州府及鄆城縣。天彪與畢應元等。就從梁山起行。繞道過紫蓋山。查看紫蓋山形勢。

四面孤懸，乃是小盜出沒之所。大盜斷難容足。笑火萬城王良當時佔據此地，毫無見識。便議置立幾處燉煌礮樓而去。路經對影山，天彪遙遙望見山形險峻，便道：「這山是大盜盤踞之地，倒須細細閱看一番。」當時一行人馬徐徐前行，到了山邊，天彪吩咐儀從退後，自己與畢應元輕騎簡從登山，四面觀看，果然崖谷崢嶸，地形險要。天彪看了一回，便與畢應元等議設營弁，議畢，便再去相地安營。原來這山地形雖險，水口却老大不便。若使一月不雨，千軍萬馬可以活活的渴死。天彪道：「如此看來，比山亦非要地也。」便罷設營之議。僅於四面要道置設燉煌，添汛兵數十名。當時辦理已畢，一行人馬離了對影山，向東進發。早有青雲新柳猿臂三營官員出來迎接。天彪進營，到三處逐一觀看。所有一切寨柵關門土圍城郭炮台燉煌，經陳希真辦理妥善。惟當時爲防堵盜寇起見，三營兵丁額數合計八萬有零。及泰安新泰萊蕪三處平定之後，陸續裁汰，尚有二萬名。天彪因與畢應元等商議，就此抽出三千二百名，移署梁山營，以充兵額之數。此地尚有一萬六千八百名，猿臂寨設兵四千名，青雲營新柳營各設兵三千名，餘六千八百名分置沂州府各屬縣下，編收統俟瘡痍平復，再行陸續抽退。查得青雲營有磁窑一局，先歸青雲營徵收租稅，後劃歸沂州府蘭山縣徵收。今將各窰戶編查清楚，特設巡檢一員督理窰務，官名理窰巡檢。餘俱悉照舊章，無須更改。天彪等卽日起行。不日到了青州清眞營，此時清眞營內所有登萊青三府戍兵已盡行撤回。天彪查點了本營兵丁原來這些兵丁，當時原係各路招募的鄉勇充當。今日查問內中有願歸農改業者聽之，其有願充兵卒者收入兵丁冊，共計得八千名。便議清眞營置設兵丁二千名，營中原設有防禦官，今仍其舊，便與畢應元范成龍孔厚分巡。二龍山白虎山清風嶺桃花山巡視畢，四人會議，二龍山設防禦使一員，兵丁八百名，白虎山設提轄一名，兵丁五百名，桃花山亦設提轄一員，兵丁六百名，惟查清風嶺舊設文武知寨各一員，今已廢。天彪便議復設置知寨一員，兵丁一千二百名，其文知寨一缺不必復設。此四營兵丁卽以清眞營餘額之兵充數，尚有餘額兵二千九百名，就分置泰安之秦封山，新泰之望蒙山，萊蕪之天長山，其召家村正一村兩處俱已撤散，無庸復議。哈芸生沙志仁冕以信均分發各營授職。安派完雲天彪等就從青州起行，一路上觀看形勢，凡遇山林險阻，可以藏奸之所，雖未經盜賊據佔，亦爲經理一番。順路到登州府，查勘登雲山臺谷却是海疆要害，便議改爲登雲衛，設防禦使一員，撥登州兵四百名駐扎防守。就將海疆各衛所一齊整頓一番，所有營汛燉煌，一一修理復舊，便駕海艦巨舶出海口，渡洋面，但見各島嶼星羅棋布，洪濤萬頃，蛟宮鯨窟出沒煙霧之中。天彪一路觀看，長風迅利，直達天津，又將各衛所閱視一番，順道至遼疆經略府去謁見。

种師道。師生相見。有何不喜。當時种師道以欽差大臣之禮待天彪及畢應元諸人。設筵相待。席間說些天子聖明。四海清平的話。天彪將現在奉命查勘各處地址。今已將山東一區。如此如此的經劃說了一遍。便請教老師指示。种師道都一點頭稱好。衆人暢談一切。盡歡而散。次日。天彪辭別了种師道。率領畢應元。范成龍。孔厚一同起行。便往欽馬川去查勘地址。只見青山迴抱。綠水灣環。當時大盜盤踞。此刻遊人玩賞。說不盡那樓閣連雲。人煙繁集。天彪看了一番。便對畢應元道。我看此處無須置兵。只須設立巡檢一員足矣。應元稱是。便將欽馬川改爲飲馬司。置設巡檢一員而去。便到了鹽山。只見兵燹之後。敗壘遺柵。木焦石裂之狀。彷彿猶存。天彪與畢應元等巡視一番。又派范成龍去分巡蛇角嶺。孔厚去分巡虎翼山。不數日。都轉來一同會議。便將這三座山。都改爲營寨。各設立防禦使一員。兵丁六百名。因將河北所有一應山林險阻。都查明了。或設汛。或置營。繞轉大名府。跨過黃河。到了江南。先將徐州芒碭山一區查勘。芒碭山岡巒起伏。雲氣聯綿。實爲險阻之地。便議於此設立遊擊一員。兵丁二千四百名。天彪便教畢應元去巡視黃門山。孔厚范成龍去分巡名山。天彪親去巡視冷豔山。只見冷豔山四面燉煌營寨。一一如法。原來是雲太公在日。稟明當官設的。天彪見了。不覺愴然。便一依太公的經劃。又添設了三座燉煌。將冷豔山改爲冷豔營。置防禦使一員。兵丁一千二百名。不數日。畢應元自黃門山轉來說起黃門山形勢。議於此處建立五座炮台。設提轄一員。兵丁三百名。管守天彪依議。又不數日。孔厚范成龍都轉來將江南各山形勢。一一說明。天彪與畢應元等會議了。各處都如法安排訖。公事已畢。天彪由冷豔山回風雲莊去省墓。那雲氏族中故老子弟。并鄰舍親戚。齊來迎接賀喜。東家請酒。西家設筵。眞個是錦衣歸里。說不盡那些榮耀輝煌。天彪應酬了三日。因回朝覆旨。要緊便不多停留。辭別了親友起身。已是宣和四年二月。天彪與畢應元。范成龍同行。不日回轉東京。差孔厚往少華山查勘。天彪與畢應元二人先進京城。入朝見駕。天子已陸續收到天彪的奏議。此時天彪見駕覆旨。又將所有情形面奏了一番。天子大喜道。朕固知非我越國公不能也。朕於去年十月初十日。有第宅賜卿。卿可就第。天彪方知出使之日。天子已有恩賜。即忙叩頭謝恩。天子又頒內府器玩。賜與天彪。畢應元。范成龍三人。三人均各謝恩而退。天彪回到新賜的第宅。地方官早已打掃鋪陳。煥然一新。天彪到了私第。各官都來慶賀。三日筵宴。非常的鬧熱。不數日。孔厚自少華山回來。先見了天彪。將少華山形勢。告述了一番。便同去朝見天子。將少華山形勢奏聞。天子便准少華山設遊擊府。置兵一千六百名。又重賞了孔厚。復歸本職。單說雲天彪朝罷回第。雲龍劉慧娘及一切眷屬。都移居住在第內。天彪吩咐就第中打掃精舍。

排列羣書。每日早朝罷回。就在精舍內博觀羣籍。因想歷年戎馬倥傯。所有手著春秋大論一書。尚未脫稿。今天下太平。朝野無事。便於退朝之暇。取出那卷稿子來。細閱一遍。周十四王魯十二公五霸七大戰。俱有成論。只須改易數行。便可無疵。其餘會盟征伐。亦有論斷。便博採先賢名論。補輯參訂。書成之後。攜去請教於張苞。仲細閱一遍。擊節稱賞。便勸天彪速將此論。恭呈御覽。天彪依言。便回第。每日親手繕錄。約計一月。有餘錄成。訂裝。親自費獻御前。恭呈聖覽。天子見天彪有著作。欣然首肯道。卿之手著。必大有可觀。便收入宮內披覽。果然議論崇闡。斷制精確。天子大悅。臨朝。見天彪道。卿所著書。朕已披覽。具見學力宏深。真儒教中之功臣也。此繕本可收入四庫。卿家所藏副本。可速付梨棗。以廣流傳。天彪稽首謝恩。而出。當時遵諭刊刻。張苞仲恭紀聖平。并諸簡端。賀太平。蓋天錫陳希真都贈序言。刊刻刷印。天子傳諭頒布天下。天子士子無不欽佩。家家傳誦。不朽。天子又賜天彪功崇學正匾額。天彪謝恩。謹將賜額懸釘新第中堂。原來此第係是蔡家的舊宅。極其宏敞。當時天子賜宅之際。同日以童貫之宅賜張叔夜。以高俅之宅賜陳希真。此時天彪出使未歸。叔夜與希真一齊出班謝恩。叔夜受賜遷第。惟希真跪奏道。未出師之前。臣曾奏過皇上。臣成功之後。不願富貴。只求入山修道。已蒙天恩俯准。今臣暫時棲止。求恩免賜第宅。天子笑道。卿當真要如此。希真磕頭道。辜負洪恩。天子又笑道。卿何須這般性急。且待雲天彪出使轉來。大功告竣。你再去罷。希真道。既蒙聖恩。暫留。敢不凜遵。臣自有房屋。在西大街辟邪巷內。那年因高俅陷害。抄沒入官。天恩浩蕩。察臣無罪。賜還臣故居。臣私願足矣。天子便叫查出原案。即速賜還。不必覆奏。又諭希真道。高俅之宅。朕言已出。卿不可違。你那故宅。做了別墅罷。希真叩頭謝恩。感激退朝。回到智勇侯府來。祝總管同陳夫人一齊接入。二人請安畢。希真道。我兒今日承蒙聖恩。賜還了辟邪巷的故宅。又另外賞一座宅院。天恩浩蕩。言語難盡。麗卿歡喜道。爹爹我們何不今日就先到故宅看看。希真道。我正爲此來叫你們同去。二人大喜。當即起身。只帶了隨身的僕人親隨。同到西大街辟邪巷來。進得巷時。先有幾個虞侯都在門前候着。希真吩咐開進去。就去把那封皮揭開。打斷那鎖。原來那所房子。被高俅封鎖之後。發官變賣。那個敢來買。高俅要送與幾個親友。都是怕裏面有鬼。不敢去居住。所以還封鎖着。三人都跳下了馬。麗卿想那年乘霧逃難的時節。父親從那邊牆上跳下來。如隔再世。三人一同進去。看那裏面。好不淒涼。庭上庭下。天井牆邊。青草莓苔。長得挨擠不開。梁上倒掛塵垂滿。許多鳥雀在裏面做窩。見人來都飛了出去。傢伙什物。半點都無。窗門稿子。有些都倒在地下。希真道。你們如此。我去探望鄰右。那年官司。都累了他們。須得去謝謝。麗卿引永清。那了那樓上。指着對永清

道。這間是我的臥房。外邊這間還有個養娘住的。你看塵土這般厚了。口裏說話。止不住眼裏滾下淚來。悽惶不已。永清勸道。我們如今大仇已報。富貴功名俱已成就。不要只管傷感了。強如我家片瓦都無。麗卿收住淚道。玉郎。我同你到箭園裏去看看。二人下樓來。那些都管已督押夫役。在那裏打掃拔草搬土。二人到了箭園裏。看時。只見那些桃樹也有枯死的。也有跌倒的。剩得不過一半。那三間箭廳和那座亭子。都精空的一物俱無。麗卿和永清在那亭子扶欄臺上坐下。嘆息了一回。侍從人來稟道。公爺拜客轉了。二人到了外面。希真道。我們去休。讓他們打掃鋪陳好了。再來三人同出。又到了御賜的宅第內賞玩了一回。當晚父女翁婿。都息在新宅內。希真就在虛明閣歇息。不數日。親隨來稟道。舊府第已修理鋪陳完畢。希真大喜。當日便吩咐舊宅內準備酒筵。酬謝高鄰。那日正是十月十五日。遂帶了麗卿。各坐大轎。同往故宅裏。果然鋪陳得煥然一新。原來都是祥符縣知縣官極力辦理。派得力公人體己。幹辦收拾得無微不至。麗卿十分歡喜。文武各官都來賀喜。散去後。陳希真不脫公服。挨門逐戶去啓請了衆位高鄰。那個敢不來。有幾家搬去的。都搜尋了來。須臾之間。老的少的。貧的富的。廳上坐滿。希真朝上拜倒。說道。陳希真那年深蒙衆位高鄰提拔。脫離大難。累了高鄰。感謝之至。衆人連忙回拜道。相公折殺我們。希真都依年齒讓了座位。衆人都說道。那年高太尉尋事害相公。我們憂得你苦。大家都不伏氣。今日天可憐見。做了大官。正所謂皇天不負善心人。希真謝道。全靠高鄰福庇。首坐一個龍鍾老人。腫着兩個眼泡。掬着一嘴白鬚子。說道。我早說提轄必然發跡。今日果然做了大官。像提轄這般人。能得幾個。希真只稱不敢。衆人都笑。親隨人擡上了金帛物禮。按着人數。一人一分。希真親手送過去。衆人起先那裏肯受。只聽得滿耳朵都是呵呀呀的聲響。推讓了好半歇。纔得定了酒筵。擺上階下。奏動鼓樂。大家坐了。酒至數巡。一個親隨稟道。郡主出堂。只聽得環珮丁東。六七個使女。擁着麗卿出來。鳳冠霞帔。玉帶禁步。金裝的命。服走上庭前。朝上立着。希真道。我兒。可與衆位高鄰見過禮。嚇得衆人跌跌踵踵的。避了開去。都說。什麼道理。階下細樂奏動。麗卿依次都道了萬福。衆人都拜下去。麗卿也連忙跪倒回禮。希真道。這不是折殺她也。回拜了。麗卿告辭進去。希真極其殷勤。勸衆鄰舍。只是拘拘束束的。都不終席。紛紛告辭了。希真只得送出。又叫每一家另送一席去。希真隨退入後軒。與女兒說話。聽得外面開道之聲。麗卿道。想是玉郎來也。須臾報進來。到郡馬到。希真甚喜。祝永清進來。拜見道。泰山小婿叩賀。希真呵呵大笑。連忙扶起。夫妻都見了禮。希真道。如何這般晚。永清道。官家在天祿閣叫儒臣講書。講畢。又觀武臣校射。故此歸遲。希真吩咐家宴。便對永清道。賢婿今夜歇在這裏。永清回顧那員裨將道。發放

他們回去，看看月光上了，驪卿要到箭園亭子上擺宴。那座箭園收拾得比前更好，只是不開桃花。當日父女翁婿在亭子上開懷暢飲，說起從前的一番事業，大家都嘆息了一回。永清道：「卿姐可還記得那年我同你在猿臂寨演武廳上步月飲酒，也同今年一樣月色。」驪卿道：「可不是麼？真是光陰如箭，日月穿梭。今夜月亮同那年的一般。」永清對着那片清景，怎不動情，便起身對希真道：「小婿酒前放肆，欲歌舞一回。希真道：『應得請教。』永清便攬衣下了亭子，在月光裏舞了一回。端的階下玉山傾倒，樽前素影翩躚。舞罷下來入座。希真、驪卿都喝采侍從之人，無不暗暗稱羨。永清抗聲歌一篇五言句道：『人生無百歲，朱顏能幾何？斗酒爭芳夜，清光搖婆娑。感嘆古豪傑，俱已歸山河。當其矍鑠時，自命一何多。拔劍擊大荒，開邊萬長戈。經綸捷雷雨，法術奠山河。再有巖居子，獨寐發寤歌。金筋并玉骨，歲久終消磨。何如天上月，互古揚清波。』希真聽罷，擊節嘆賞，暗暗點頭。驪卿笑道：『我近來幾年被玉郎纏障死，永清笑道：『怎的是我纏障你？』驪卿道：『沒來由，你捉定了我要我學做詩，我又不好拂你的意，胡亂讀下些。今我對此良辰美景，吃你害得擺佈不下。心裏想了幾句，要說出來，你却不許笑我。』永清笑道：『便請教些何妨？誰敢笑你？那驪卿酒遮了臉兒，也不怕不好意思。』便頓開喉嚨，鶯囀燕語的吟道：『明月照桃花，依然還我家。永清大笑道：『直是高的，還不謝我師父。』反要怨我，真沒良心。先罰你一杯。』希真笑道：『你不要打岔，聽她吟下去。』驪卿道：『明月照桃花，依然還我家。回想猿臂寨，又在天一涯。』永清喝采道：『真好。』驪卿接下去道：『去時何悲傷，歸來何歡喜。歡喜與悲傷，只在這片地。永清道：『意思實好，可惜地字不叶韻。』希真笑道：『不必管他，只顧做下去。』驪卿道：『今日歸故鄉，故鄉空斷腸。怎比深山裏，仙家日月長。永清聽罷，也不覺悽然下淚。說道：『姊姊真是夙根人，在干戈戎馬之間，略一沾脣，出口便恁般風雅。只是章法字句，尚未磨琢，然已虧你。』驪卿笑道：『正要與我琢磨。』永清道：『怎比二字？』詩家少見，不如改了何如？二字只得這片地，不如改了只此風光裏。泰山可是否？希真點點頭，聽他二人的詩意，都是物窮思變，知他們原機已動，因緣已到，便默坐定神，觀他二人的根基。暗喜道：『到了，且消停月餘，定有機會到來，好點破他們也。』當時且不發言，大家談說別事，盡興暢飲，直到二更方纔吃了飯，收拾歸寢。次日，希真依常早朝，與張叔夜賀太平共議軍國重事，朝罷歸來，入靜室趺坐，修觀內丹。原來希真於金丹一道已有一半工程，雖歷年戎馬，空忽未暇修煉，但根基已十分堅固，所以在千軍萬馬叢中，真性凝然不動。今當太平閒暇之日，便先將那丹經秘笈參究一番，將前進的路程探看熟悉了，再等機會。這日，希真來在靜室默坐，外面忽投進一個名刺，希真接來看，乃是王子靜三字。希真大喜，忙教請入客廳。希真換了衣服，出廳相見。王子靜已在廳上。

希真唱喏道：賢弟遠別多年，此番光降，大慰關懷。師父安否？現在何山？王子靜答揖道：小弟正奉師命來訪師兄。希真遜了一坐，待從獻茶。希真開言道：賢弟親炙師長，邇來功業定然精進，可煉養些甚麼工夫？子靜道：承蒙下問，慚愧之至。師父雖不棄蠢頑，惟小弟憨拙性成，毫無長進。希真笑道：賢弟何其過謙，將來同養玄功，正是自己兄弟。一面吩咐備酒，邀入內花廳坐地。俄頃酒筵齊備，希真相邀入座。席間希真又問：師父現居何山？遣吾弟前來，有何見諭？子靜道：十年以前，小弟從師父隱入廬山。那時師父會說起師兄，尚有七年世緣未了。今屈指已屆其期，不知這七年中，吾兄事業如何？希真道：那年小弟為高俅陷害，正欲訪尋吾弟，同避深山。不料魔障未盡，世緣相牽，七年中竟有如此如此大事業。便將怎樣落猿臂寨，怎樣與宋江作對，怎樣恢復了兗州，獻誠歸誠，怎樣平定新泰濮州，怎樣從張經略平滅梁山的話，細細說了一遍。并道：此刻獻俘奏凱，大功已定。小弟早已在天子前辭職告退，擬到師父前侍從學道。惟是聖恩深重，留我暫住幾時，只得遵從。看來不久，就可入山矣。子靜道：師父遣小弟前來，正為此語。師父說金丹真傳，吾兄俱已領會，無庸多囑。就是功成之後，急流勇退，吾兄諒亦能之。惟修道之處，師父為吾兄選得嵩華兩山，可以安身。又令愛亦是道器，可副真傳。吾兄努力進修，勿負師父囑望。成道之後，再應聚會。希真連聲諾諾。酒筵已畢，又敘談一回。子靜告辭，希真相送出門，寄請師父道安。子靜相訂後會而別。希真送別了王子靜，仍入靜室修觀。這日希真正與承清麗卿同在辟邪巷舊宅箭亭上飲酒歡談，忽報猿臂寨知寨官差人到來。希真即命喚入，看官你道這差人為何而來？原來麗卿到京之後，記念那猿臂寨這磁床，適因雲天彪奉命出使，范成龍隨行。麗卿因囑成龍到猿臂寨時，教知寨官着人昇這磁床來京。成龍依言到猿臂寨，吩咐那個知寨，所以此刻有差人上來呈遞。知寨官的裏摺，希真拆開看時，內寫着某月日，西廂房忽然坍塌，將磁床壓為齏粉。麗卿大吃一驚，連稱可惜。不覺吊下淚來。希真急忙勸諭，只因這一番有分教：玉闕瑤臺兩父女飄然遠引，安邦安國一部書告厥成功，究竟蕩寇志怎樣完篇，且看下回分解。

第七十回 辟邪巷麗卿悟道 資政殿嵇仲安邦

話說陳麗卿聞知猿臂寨磁床壓碎，大驚垂淚。大有不忍棄舍的意思。希真急忙勸止道：吾兒何必如此。萬物無常，人生有盡，就是天地也有毀壞之時。何況這點點玩好麗卿道：這磁床是最難得的。如今壓碎了，豈不可惜？希真笑道：既已壓碎，你待怎的？不要癡想了。且吃酒罷。當時便開發了來使，重整杯盤。三人再飲。麗卿又自言道：這班男女真是可

恨。難道牆要倒了，不留心看看。永清道：這也不關他們不小心，自是成毀有數。如今既壓碎了，多說亦是無益。只好罷休。麗卿道：罷休是只得罷休。永清忙接口道：卿姐，我們且說別件事。希真看他二人說話，只是撚髭微笑，不發一言。只見他們二人，你說我談，有時同希真拔談，希真只是隨口答應。永清不覺說了猿臂寨，便提起那年怎樣的經營。某處有砲臺，某處有燉煌，某處有磚城，某處有土圍。如今却歸他們在那裏鎮守。麗卿又說到寨內怎樣的華麗。某處是亭臺，某處是樓閣。如今也歸他們受用。希真聽到此際，便叫侍從人退去，便對二人道：你們都隨我到箭廳上來。夫妻二人，人都隨了過去。希真居中跌坐，便問麗卿道：此地是何處？麗卿道：是箭廳。上何須問？希真道：你那年割高衙內的耳朵，在何處？麗卿驚道：爹爹怎的健忘？一面指着亭子道：就是這裏。希真道：你殺魏景王，耀在何處？麗卿笑道：爹爹幫孩兒，在廊下動手。今日好道醉了，都不記得。希真道：我是不醉。我因坐在此地，不見遊廊，故問你。你既說遊廊，遊廊在何處？麗卿大笑道：爹爹既不看見孩兒，領了你去。希真道：飛龍嶺、冷豔山、風雲莊、猿臂寨等處，我同你在此地，都不看見。你可領了我去看看。麗卿道：此刻也到不得。希真道：爲何的？遊廊要領我去。麗卿道：路近。希真道：路近爲何吃飛龍嶺等處，一般不看見。麗卿道：我的爹擺在眼前，自然看見。隔了一層，自然沒處看。我們此刻都到遊廊下，便連這箭廳亭子都不見。豈不是一樣。希真道：却又來。你此地不見遊廊，想到那遊廊，不見此地一般。然則與飛龍嶺同一不見。何故去分他遠近？你們二人方纔說話，忽想到猿臂寨，就在你眼前。你何不由猿臂寨想到此地？麗卿道：我的老爹，怎地這樣纏不清。身子到的所在，是真的。想的所在，是假的。想到那裏，都在眼前。分他什麼遠近？希真喝道：倘沒有你的身子，何處是真的？麗卿永清都吃了一驚。永清道：卿姐，泰山點化我們洗耳恭聽。希真道：你們都不要執迷了。你道這箭廳，便是你的。那日玉郎說得好：人生無百歲，這箭廳却不肯同你都盡。怎見便是你的？且不必等到百年。你到了遊廊，這箭廳亦在天涯。與你無涉了。不但此。我們三人在此，都是因緣遇合。你深恨高衙內，他如今已死。與你何涉？你同玉郎打得火般的熱，一旦大地分裂，他不能顧你。你不能顧他。那時與高衙內何異？恩仇豈不都是假？又不但此。玉郎還隔你一層。他人打玉郎，你身子不知痛疼。殺玉郎，你未曾死。至於你這身子最親近的，你使刀鎗，諸般服你使喚。一旦地水火風，各自分散。他就不來理你。你今年二十五歲了。你想二十五年之前，你在何處？那時曉得什麼是梨花鎗，什麼是寶劍弓箭。什麼是空手入白刃的諸般武藝。顛倒說我醉，你們却一世不會醒。夫妻二人聽罷，冷汗如浴，說不出話來。希真又道：當年高衙內調戲你，受過的悶氣，何處去了？逃難時受過的驚惶，何處去了？一切戰場鞍馬，汗血風霜，受過

的辛苦。何處去了。可見已往之我。都已變滅。只剩下今日的榮華富貴。今日的榮華富貴。豈就永不變滅了麼。茫茫浩浩。造化無情。電捲風馳。誰拉得住。略眨眨眼。我們三人都不知歸於何處。如今這張磁牀。你們看他成功。今日忽然消滅。就是眼前一個式樣。夫妻二人都恍然道。我們也時常念到這裏。只是沒擺佈處。強他不過。只好由他變滅。所以我們在先。推鋒陷陣。不顧性命。料得終必變滅。落得變滅得好些。希真冷笑道。戰場上不過變滅得轟烈。富貴中不過變滅得安耽。同是變滅。分甚好歹。我如今自有不變滅的妙道。你們不來問我。叫我怎說。夫妻二人大驚一齊跪下哀求。希真道。同是會中人。不必瞞你們。色身終須變滅。法身萬劫不壞。何為法身。真性慧命是也。呂祖云。命須傳性。可悟入聖超凡。由汝做。三教雖然並立。而儒教最大。儒能入世治世。又能出世。仙佛二家。只能出世。然以打破生死為事。則仙佛家最切近。故好長生者多歸二家。不知儒家亦有長生之術。其法身與仙佛無異。人不留心。孔孟二聖悲憫天下。後世性理而外。只論經濟。其經濟仍從性理中流出。而真性處。間或流露一二句。見仁見智。令人自悟。看官須知此段言語。並非希真嚼舌。亦非仲華杜撰。但此中之理。一二句也。交代不了。今日說此書。只獨把這話說下去。知音者謂我是深談。不知者以我為迂闊。不如把希真的言語權且收起。只說當時祝永清陳麗卿夫妻二人。只顧哀求不已。道求大仁大慈。與我等做主。希真道。做主要你們自己。我不能代勞。我只好與你們引路。我如今已入仙教。此條路熟。請引了你們進去罷。但只是天律嚴重。不敢妄泄。我今看你們二人都夙根不凡。因緣已到。我亦何忍隱諱。待選個吉日。焚香告天。再告了我的本師張真人。我將周天道退火符抽添都傳了。你們便從慧命先入手。但是你們慧命成功之後。切須了悟真性。務要十分圓明。不可稍有懈怠。致再墮落。夫妻二人叩頭頂謝不已。希真又指着麗卿道。只為你這孽障。誤了我七年的路程。這也是前定的數。今日大家休息也。麗卿道。秀妹妹恁般聰明。她夙根如何。爹爹可否指引她。希真笑道。用得你憂哩。她從性功入手。常對我說七層寶塔。只少一頂。你們記得那日功臣宴後。她無故死了七日的事。麼。二人都道。這是沒幾日的事。如何不記得。希真道。那日雲家老少惶急。劉家也從山東遣人來問。你們也相幫着忙。我只說不妨。如今你們猜着是甚緣故。二人都道。不曉得。希真道。這是禪門七日大定的工夫。已得了。如來正法眼藏。再不數日好道了。當也。永清麗卿都恍然大悟。驚駭不已。永清又問雲天彪等。日後如何。希真道。雲天彪已得仲尼宗旨。不由仙佛這條路。將來他到無聲無臭地位。廣大不可思議。張岱仲當從精忠大節上解脫。也不由仙佛這條路。所為殊途同歸。及其成功一也。其餘諸人皆守儒門枝節。將來俱不失人道。大小不同。各有正果。祝永清陳麗卿。被希真

一番點悟之後，身心冰冷，一切富貴功名，外慕之相，俱已消滅。希真道：夜深了，大家吃飯，睡覺罷。三人入席，從人去，溫了殘齋，又吃了一回，都收拾歸寢。希真仍歸那間靜室安身，永清、麗卿夫妻二人，都到樓上一同進牀去睡。看官：原來他們夫妻二人，一向不以色慾爲事，今又經希真一番點悟之後，益發正經，都安魂定魄的熟睡。辜負了良宵美景，也說不得。正是：仙家自有真夫婦，何必形骸接後天。過了幾日，希真教二人同進密室，希真焚香證盟，步罡踏斗，都畢，便升座，跌坐，祝永清、陳麗卿都參拜畢，希真便將大小周天火符都傳授了二人，拜謝出了淨室。外面忽報進來道：越國府差虞侯來稟緊急事。希真道：着他進來。那虞侯進來，稟道：忠智一品夫人劉於昨日三更歸天，麗卿放聲大哭，希真喝住道：你又糊塗了怎的。麗卿笑道：真個忘了。希真對虞侯道：曉得了，你先回去。虞侯去了，三人緩緩的吃些飲食，慢慢的換了衣服，都到越國府來。此時天彪出使已回，正在府內，聞希真到來，迎入裏面，聽得哭聲聒耳，只見那劉慧娘梳妝嚴肅，垂眉閉目，面色如生，端坐在當中，許多人圍着，哭做一團。糟雲龍含淚，迎着希真道：周身還火熱的，那日的事，老伯說不妨，今日還可不妨麼。希真笑道：她大事已畢，你只管要她活在這裏做甚。雲龍聞言，甚爲駭然，想道：恁的，同他有仇。希真上前止住了衆人啼哭，叫她頭髮打散，兩路分開，露出顛門，希真拱手笑道：賢甥女恭喜，你時常對我說七層寶塔，只剩一頂，今日完功了，可喜可賀。又見她手裏還拿着日常用的一把鉗兒，一柄錘兒，希真劈手奪來，丟去一邊，喝道：你還把持着他，則甚。遂說偈曰：無丹無火亦無金，拋却鉗錘沒處尋。還你本來真面目，未生身處一輪明。說罷，麗卿上前拍她的顛門，叫道：秀妹，化也，化也。那慧娘端坐不動。希真道：咦，又對她念了些真言，慧娘只是不動。麗卿又要去拍，希真擋住道：不要只管催她，我知她的意了。遂喝道：賢甥女聽我的話，此地不是你賣弄陽神的所在。你要去便去，不可驚了大衆，弄得他們如醉若狂。將來一盲引衆盲，將入火坑，都是你的罪孽。你可省得麼。只見慧娘的屍身，把頭連點了好幾點，衆皆大驚。麗卿又拍着叫道：化也，化也。只見慧娘顏色頓變，豁地顛門十字分開，霎時間身體冰冷，氣息俱無，果然化了。希真對衆人道：你們這番只管哭罷，衆人被希真一番做作，倒弄得哭不出來。都問希真道：這是何故。希真道：什麼河故井故。賢甥女頓漸兩路，都了盡頭，她已虛空粉碎。只等我來，她就要大顯神通而去。是不許她如此地悠悠的走了。個個人能學得她來，還說甚麼衆人方纔明白。轉悲爲喜，只有雲龍兀自痛哭不已。永清上前勸解，雲龍一面哭，一面說：縱然昇天，人世却不能再見，何不就教她顯了神通，也教我好放心。希真未及回答，天彪高叫道：癡兒子，不要着迷了。什麼相信不相信，你也不必悲傷，也不必欣羨。你讀儒書，可曉得孔子曳杖，曾子易

實的故事。雲龍道：「曉得天彪道，却又來，你能做到那個地位，豈遜於他們？他又來驚大衆，各人走各人的路，由她去。休希真回顧永清麗卿道：「我那日說的話，何如？」永清麗卿都點頭。天彪稱謝希真道：「費仁兄盛心，但小媳如此全歸，棺木不便感殮，只好用佛龕罷。」希真道：「也不必，我教她自來收拾，便走入天井，高叫道：『劉慧娘，你自赤洒洒地去了，這幻殼還留着，他做甚？不多時，只見慧娘的幻殼，口裏鼻裏，眼裏耳裏，都冒出來，燄騰騰的，把四肢百骸臟腑毛髮，化得乾乾淨淨，歸於太虛，一毫不見，却又奇怪，周身衣服，做一堆兒脫落，連線脚都不焦。這叫做戒火自焚。』後來的和尚道士學他，不來，只於死後堆起柴來，硬燒，這叫做死屍該晦氣。」天彪具棺木，將衣服殮了，率衆人舉哀行禮。希真等辭別回去。天彪一面申奏天子，只說病故。天子亦震悼不已，降旨追封忠慎淑惠楚郡開國縣君，忠智一品夫人，又賜御祭一壇，墳墓准用禁器。又遣公主賜弓，天彪雲龍都上表謝恩。過了幾日，希真上表，再三乞休入山。天子留他不住，只得問道：「卿要入何山？」希真道：「嵩山。」天子道：「乃祖陳希夷先生華山成道，你却爲何愛嵩山？」希真道：「嵩山近帝都，天子歎息不已，遂傳旨飭令該處地方官，擇嵩山吉地，建造一座忠清觀，送希真到彼修鍊。希真謝恩，就天子前繳了輔國大將軍魯國公的印信。次日，祝永清陳麗卿亦上表乞休，隨希真去。天子不悅道：「陳希真有言在先，朕已應許。祝永清年正富強，正當報效，何得亦要退閒？」朝臣都如此效尤。成何體統？傳旨申斥，永清不敢再奏。麗卿又上前表奏道：「臣妾係女流，戰陣之外，一無所長，叨沐聖恩，過分逾格。今臣妾父希真老而無子，臣妾不親侍朝夕，實爲魂夢難安。臣妾夫祝永清哀臣妾之請，亦無異言，伏望天慈，聽許烏私，設或天威有事四夷，臣妾犬馬餘生，報效有日。臨表涕泣，天子念其誠，恧竟批准了。希真麗卿都入宮謝恩，辭駕轉來，收拾行裝。祝永清歎道：「泰山與卿姐都得脫離塵俗而去，只有我無此緣福。」希真道：「非然也，官家如此倚任於你，你豈可負恩？雖要出世修道，也不可乖背倫常大義。如今你已受真傳，只須刻刻不忘，先將已鍊工夫做起來，因緣到了，自有脫離之日。」永清領諾。次日，希真麗卿都束裝起行。天子諭衆公卿，祖錢那麗卿已改道姑，打扮衆人都道：「他們年少夫妻，不知怎樣分別，那知全然無事，都喜笑顏開。此時郊外一片熱鬧，自不必說。衆人送別回去，獨天彪父子，又送他們父女一程，到了地頭，各自分別。天彪領了雲龍回去，後來雲天彪匡輔，天朝三十餘年，治績昭彰，享壽八十四歲而終。史館中名臣儒林兩傳均載其名。雲龍從父闡揚儒教，亦名列儒林。祝永清勤王事四十餘年，告老退歸，隱入浙江西湖，輅光山，修養丹道，終成正果。話中單表希真同女兒陳麗卿，朝起行，身邊隨從只有一個尉遲大娘，其桂花佛手玫瑰薄荷四個丫環，在京中服侍永清，都不同去。當時兩主一僕取

路嵩山所過州縣一切迎送禮儀不必細表。不日到了嵩山，只見那所勅建的忠清觀，已在那裏併工建造。希真、麗卿且在就近道觀中暫住了。不一月，忠清觀告成，希真與麗卿進去，只見三間三清正殿，兩帶遊廊，進去三間精舍，兩座廂房，後面一所小園，一副廚房，基址不大，却裝摺得十分精雅，都是地方官照旨遵辦的。希真嘆道：「天恩深重如此，真無可報答也。」地方官送希真父女進了觀，又撥二名道童來觀服侍，縣官回去，希真自與麗卿在觀安息。道童擔水挑柴，尉遲大娘料理廚下，青山綠水之間，別具幽閒逸趣。希真在觀內日日修煉，內丹根基既固，傳授又真，精進勇猛，十月之久，大週天火候已全。麗卿親受指示，路程早已熟悉，且只修習些築基工夫，有時出觀外觀玩山景，蒼松雲樹間，逍遙閒遊，端的是白雲深處，隔斷紅塵，一切擾累，摒除淨盡，心境安閒，工夫自然純熟。希真見她如此用功，也甚歡喜。光陰迅速，條已三年，希真早已功成行滿，便對麗卿道：「我明日將去也。」麗卿道：「爹爹到那裏去？」希真道：「我去廬山訪本師張真人去。」麗卿道：「爹爹去了幾時再來？」希真道：「我來則決定來，到則實不到。」麗卿吃了一驚，恍然大悟。希真便攜了書劍，離了忠清觀，飄然而去。從此杳無消息。且說陳麗卿自送她父親希真去後，不上半年，便遣去那兩個道童也，辭別了忠清觀，攜帶尉遲大娘到天柱峯下，築一茅菴隱居。除侍僕尉遲大娘外，只煙霞作伴，猿鶴為鄰。先是嵩山南首有一離宮潭，潭內有條赤龍，作怪時常出現，傷人性命。希真在時，麗卿會請希真用法斬除了他。希真默觀因緣，知此龍須女兒來驅除，所以自己不動手，及至去廬山時，將符籙大法，乾元寶鏡，大周天火候，盡傳授了女兒。那麗卿又費了許多苦功，祭煉了那把青鐔寶劍，方才去到離宮潭，揮飛劍斬了赤龍，除了一方大害，衆百姓感激，都稱他為救苦真人。到忠清觀裏，布施供奉，絡繹不絕。麗卿恐累了道心，故此避居天柱峯下，一意修持，遂圓滿大周天火候。聖胎已成，嬰兒已能出現，她却把細不敢遠行，只在草菴前後演習。行那三年乳哺，以待陽神堅固，忽被人蹤跡到來，原來天柱峯有一條小徑，兩邊都是怪石雲路，灣環接到一座溪橋。這日，尉遲大娘出來臨溪汲水，忽見一老婦人在溪邊一面哭，一面尋覓物事。尉遲大娘認識是忠清觀的舊施主，正欲閉避，已吃那老婦人猛回頭看見，急忙拖定了，問麗卿去處。尉遲大娘不會說謊，便老實說出來。那老婦人只道麗卿仙去，忽聞得她還在山中，喜出望外，便隨着尉遲大娘直到天柱峯下茅菴裏來。一見麗卿跪下，磕頭無數，放聲大哭，口裏只叫「活菩薩救救麗卿，忙問甚事。」那老婦人帶哭帶說道：「活菩薩還在這裏，求活菩薩慈悲救救麗卿。」道：「端的甚事？」老婦人道：「老身年紀七十，只有一個孫子，只他一脈相傳，如今患病要死，起課的說要到這裏溪邊來尋株九死還魂草，方好救命。如今沒處尋，可憐那些醫士先生都說

大命只有三日了。求活菩薩救救麗卿道。呵呀。老奶奶錯了。我又不曾醫病的。那老婦人只哭着磕頭。口裏不住的菩薩救救。師父救救。麗卿老大不忍。却又沒擺佈處。便叫老奶奶你且起來。便想到符錄大法。本有呪水治病之法。只是不會見父親用過。自己又不曾試驗。想來却只有這條路。便對那老婦人道。我救便有一法救你。如果靈了。却不許外面聲張。老婦人聽了。歡喜非常。磕頭不迭。麗卿便叫尉遲大娘取碗淨水來。念動真言。噓了生氣。着老婦人持去。次日。那老婦人歡天喜地的進來。磕頭拜謝。原來孫子竟忽然全愈了。麗卿也代為歡喜。不料此事一傳兩。兩傳三。哄傳開去。不消數日。那班鄉民。老的少的。男的女的。一齊哄到。天柱峯來。張家求保福。李家求保壽。把一所清淨茅菴。忽變作香火神廟。麗卿嘆道。我此刻還未到。普濟衆生的分位。如何在這裏與他們打混。萬一自己真性。把握不定。忽然失足。悔之晚矣。當下且任衆人兜纏了幾日。這日。那溪橋東村有一富戶。為其亡父設醮追薦。想到麗卿是個真修成道的人。所念的經卷。必然有益。便來求麗卿念些經咒。麗卿應承。忽又道。難得你們這般敬重我。我明日親自來一遭。那富戶喜出望外。口裏說道。要屈動師父親身。勞駕實在罪辜。如何敢當。麗卿道。這有何妨。富戶拜謝而去。麗卿對尉遲大娘道。我壽限已終。明日黎明。我要去也。你可去通知溪橋西村那些施主。好教他們來安殮我。我無可保佑他們。如今與你一顆丹丸。你可投在溪澗中。教他們飲了。這溪水。都去病延年。說罷。便取出一顆丹丸。付與尉遲大娘。教她出去報信。尉遲大娘聽罷。大為驚訝。一面接了丹丸。一面問道。姑娘方纔說明。日要親自到東村去。怎麼又教我西村去報。這個信。麗卿道。你休要問我。我明日決定要去也。尉遲大娘道。姑娘。還是真話。還是假話。麗卿道。我說甚麼假話。尉遲大娘聽得。麗卿是真要死。止不住淚如泉湧。麗卿道。你何必如此。你服侍我多年。情分深重。我教你一個養形法兒。你回東京去。虔心修煉。倘能道心堅勇。可以證得小果。若是只不過泛常修習。亦可壽登百歲。盡終天年。尉遲大娘跪下聽教。麗卿細細教了他一番。尉遲大娘叩謝了。當時走出溪橋。將那丹丸投入水中。便取路到西村去。到得西村時。已薄暮。尉遲大娘左一家。右一家的。去報得來。早已掌燈。尉遲大娘回去不得。就歇在鄉村次日。西村人家。一大羣男婦。隨着尉遲大娘。到天柱峯茅菴來。只見茅菴門只是虛掩着。衆人推進去。直進後楹。只見麗卿換了新衣服。枕着右臂。臥在牀上。面色如生。衆人看了。都疑惑起來。走近前去看。早已氣息全無。渾身冰冷了。尉遲大娘放聲大哭。衆人中。有幾個老婦人。也哭起來。有一半人都駭異嗟嘆。便商議市棺殮殮。茅菴中亂哄哄的忙了一日。到了傍晚。已將麗卿屍身完殮入棺。尉遲大娘哭拜了。衆人都個個叩拜訖。各自回去。只留着兩三個人。同尉遲大娘伴靈。到了次日。尉遲

大娘對衆人道東村人家也須得報信與他衆人稱是。尉遲大娘便去東村。先到那富戶家裏報信。那富戶聽了駭然道。奇了。她昨日親到我家來。誦了七卷清淨經。又用了午齋。午後還往各處一轉。方纔去的。怎樣說清晨就死了。尉遲大娘聽了。也是駭然道。奇了。昨日靈靈清清。送她入棺。西村人都在那裏送殮。敢道是做夢不成。登時一村人。圍集攏來。都道。昨日午後。尙兀自看見她的。怎樣說清晨已死。個個不相信。便一齊奔到天柱峯茅菴裏去。只見西村人。已都在那裏跪拜祭獻。兩村人相見。各道緣故。互相詫異。西村中有幾個不相信的。說道。怕她是假死不成。東村人道。我們敢是說謊不成。兩邊爭執了片時。便道。我們且開棺來看。大家都說有理。便開棺一看。只是衣服宛然。並無尸骨。大衆驚異。以爲成仙成佛。議論紛紛。便去縣裏報信。縣官據實上詳。轉奏朝廷。天子諸臣。一番嘆息。遙加封號。都不必細表。只說當時東西兩村人。共將麗卿衣服入棺封好安葬了。又將那座草菴地址。改造了一個觀院。供奉麗卿神像。香火不絕。尉遲大娘不願入京。就終老觀內。後來兩村人家。都個個壽考。無八十以內之人。皆飲麗卿神丹靈泉所致也。看官。陳麗卿一生事跡。交代已畢。若務要追究仙跡。且待蕩寇志完了。再看百年後結子。且說張叔夜自平滅梁山之後。位晉三公。秩隆太傅。天子十分隆重。一日。聖駕御資政殿。特謂張叔夜道。朕藐躬涼德。賴爾等臣工。匡扶不逮。前次梁山盜起。橫擾有年。幸卿等爲朕分勞。掃除匪跡。但子孫坐享承平。積久須防生玩。况高俅童貫蔡京等。在朝日久。難保無引進餘流。倘日後故智復萌。豈非貽患。趁此整飭之時。賢卿尙須籌劃萬全。俾國家景運常新。蒼生永奠。叔夜奏道。臣才本疎庸。性兼拙滯。荷蒙聖上優容。寵加拔擢。清夜自思。愧無報稱。前次梁山弭患。實賴該武臣雲天彪。陳希真等。勇敢有爲。該地方官徐棟。首先拔幟。臣叨陛下洪福。隨衆成功。濫邀賞賚。今蒙聖諭。壽及萬年。仰見睿鑒。洪深無微不燭。臣世蒙寵渥。敢不竭盡心忱。伏思君者。民之歸也。民者。國之本也。觀民心之歸化。由君德之建元。陛下天縱聖明。勵精求治。私暱不干政柄。則朝廷無佞位之臣。玩好不擾聰明。則左右絕夤緣之路。本慈祥以總庶獄。則囹圄之冤。抑無聞。尙明察以簡羣僚。則朝野之賢能競進。此誠夙夜宥密。以爲億萬年之丕基也。一人建極於上。則庶尹承流於下。仰承聖德。共肅官箴。勿以昇平久享。而學校視爲具文。勿以寇患久安。而操演漸成虛務。勿謂國課宜充。而頻謀加賦。勿謂下民易虐。而苛弊煩刑。凡百臣工。各勤職守。率真辦事。知有貪酷。聞茸之官。責令該上司。立時斥革。大員互相參劾。不得稍徇私情。亦不得藉詞滋累。所貴責成。各宰臣。遞相查攷。振刷精神。毋自暴棄。至於保甲之法。弭盜之方。各宜率由舊章。認真辦理。應請聖上申諭中外。卽以梁山事務爲前鑒。爲武員者。當以雲天彪。陳希真爲式。爲地方官者。

當以徐槐爲式。其或藐視曉諭。仍前闡草。立予重懲。臣鄙俚妄議。伏乞聖裁。天子聞奏。大悅。道。卿言實爲國家攸賴。速着京外各地方。遍行示諭。實力遵行。叔夜謝恩退出。不數月。內外頒詔。聲震海隅。共見聖君賢相。郵治無爲。從此百姓安居。萬民樂業。恭承天命。永享太平。

結子 牛渚山羣魔歸石碣 飛雲峯天女顯靈蹤

話說那嵇仲張公統領三十六員雷將。掃平梁山泊。斬盡宋江等一百零八人之後。民間起了四句歌謠。叫做天遣魔君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又殺不平者。殺盡不平方太平。這四句歌。乃是一個有才之士。編造出來的。一特京。都互相傳誦。本來不是童謠。後來却應了一起奇事。這事乃在江南平南府城北面。燃犀浦上。原來這浦名牛渚。浦上的山名爲牛渚山。山有一谷。盡爲亂石。大者五六尺許。縱橫谷內。有那些好事探奇的。務要進去。往往跌得頭破血出。因此名爲不平谷。這不平谷。雖是人跡難到。却無甚鬼怪。自梁山一百八人傷缺之後。這谷內出了一團黑氣。後來漸漸大來。及至梁山破滅。宋江正法。這團黑氣。竟大如山。谷有時冒出谷外。却是在陰夜裏。至於青天白日之下。並無影跡。只嚇得那班居民。日日提心。時時吊膽。原來這牛渚山。本是名勝之地。向來遊人玩客。絡繹不絕。自有了這團黑氣。都怕來了。這谷口緊對一個磯頭。附近村莊漁人。向來都聚集於此。今番也沒人敢來。那黑氣出谷時。散漫各處。却是以這釣磯爲界。釣磯對岸一個市鎮。名叫繁昌鎮。乃是人烟稠密之所。當時見了對岸有這團黑氣。人人畏懼。年復一年。這黑氣却從未會冒過。釣磯只是黑氣中漸漸有腥惡之氣。繁昌鎮上行人坐賈。都有些聞得。忽一日。時已傍晚。隱影未成。那黑氣忽地冒過。釣磯來。直到半江上。裏面那股腥氣。播散開來。這鎮上街頭市尾。大小店面。沒個不叫苦。連天掩鼻不迭。足足的一個時辰。方纔散去。黑氣亦退。次日。鎮上大小人口。無不患病。本領強的。還能帶病做事。本領低的。早已呻吟牀蓐。羣醫莫知其故。有一樵夫。住在東市頭的。傳言道。你們都是中了蛇毒也。衆人問何以知之。樵夫道。我們夥伴六七人。時常到那對面牛渚山南峯去砍柴的。近因有了這黑氣。我們便不敢多逗留。這黑氣雖不到南峯。我們却深怕他。一到申酉時分。即便回來。數日前。我在南峯山砍柴。日已沉西。夥伴皆回。我不合仗膽大。逗留少刻。忽遙遙望見這谷口黑氣。已汨汨都冒出谷來。黑氣中現出一條庭柱粗細。五花斑斕的錦鱗大蛇。那蛇昂起頭來。好一似丹青彩畫的寶塔。張開那血盆也似的巨口。仰天噓氣。忽見天上一羣烏鴉飛過。離那蛇有三四丈遠。便一隻

雙的投入蛇口裏去。那時我心膽嚇碎，幸而不被那蛇看見，急忙抽身逃回。又幸而我在上風，雖聞得些腥氣，却不怎地。此刻衆位聞了腥氣，個個害病，怕不是蛇毒麼？衆人聽了，個個駭然。因想到雄黃能解蛇毒，便家家戶戶吃些雄黃酒來。次日，都漸漸起來。內中有受毒深重，急救不及的，已死了二十多人。衆人都嚇得魂胆消滅。登時那些臨浦的鋪面，都盡行關起，避入後街去了。鎮上里正去稟知了太守，太守也躊躇無計。因想此蛇怕雄黃，更兼他日裏不敢出來，使收買了數百斤雄黃，親自督視差役，乘白晝裏直到谷口，將雄黃鋪滿了。從此那蛇腥不復出來，連那黑氣也不出谷口了。百姓皆喜，競頌太守之賢。從此浦上店面都漸漸開設出來，依然復舊。光陰迅速，不覺又有三年。衆人都習以爲常，毫不覺得了。忽一日天色未晚，那谷裏陡然起了一陣大怪風，滿谷震動。登時衝出谷口，捲砂飛石，一條路開到釣磯上。那黑氣一齊隨着大風，翻翻滾滾的捲出來，直過江面，撲到鎮上。黑氣中猛聽得震天震地的一聲狂吼，早嚇得那班人鑽房入戶。牀下就是牀下，桌底就是桌底，紛紛的都躲了進去，並不曉得吼的是甚麼東西。抖數數躲了許久，聽得外面聲息漸無，方有幾個膽子略大的出來一張，見那黑氣已退去了。衆人漸漸出來，只聽東邊西邊紛紛的覓爺尋子，失去的人不計其數。漸漸定來，方知嚇死的有十餘人，不知去向的有三人。衆人都不知道是甚麼物，却有幾個在後街高樓上的說道：遠遠望見黑氣中亮光一閃，現出一隻吊睛白額的大蟲，渾身錦毛斑斕，其大如象，豎起那斗大的尾巴，正似一枝大桅竿。我們也幾乎嚇殺後看他退去了。方纔心安。衆人聽了這話，方曉得三人是被大蟲拖了去也。個個叫苦不迭。里正即忙去稟太守，太守大怒，即便移知營裏，裝載了兩門紅衣大砲，會同營弁兵了一同前來到了鎮上。將砲位擺好，對準了照星，裝了火藥砲子。只見那黑氣在谷外蓬蓬勃勃，慘若密煙。這邊衆人無不畏懼。太守喝令開砲，衆兵只得動手，只聽轟雷霹靂的一聲，砲子直向黑氣裏打進去。那黑氣只是不動。太守怒極，再命換那一門砲打去。兩砲輪打，接連打了六砲，只見黑氣裏忽然湧出一大團紅光，有如初出旭日一般。衆人皆驚。那團紅光徐徐行出釣磯上來，嚇得衆人跌跌踵踵，都逃了轉來。太守也目瞪口呆，罔知所措。只得同着衆人收了砲位，慌忙避去了。回頭看那紅光，漸漸淡去，現出一個老婦人來。衣衫裝束皆古亭亭的，立在釣磯上。太守和衆人也不敢轉來，一直回去了。那鎮上人都收拾物件，挈帶眷屬，紛紛移去。只聽那婦人忽開言道：「要不要收鎮上人如何敢回話？只顧自己慌忙收拾，盡行移向後街去了。自此臨浦一帶地方，廢爲墟落。那後街離釣磯雖遠，亦不過兩箭多路，但有高樓高臺處，都望得見。那婦人一見這面有人，總叫一聲：『要不要收？』這邊人那裏敢答應。內中有幾個自稱有識見的，都

道她望見這裏。只叫要收。必然不妙。據我看來。這裏後街都住不得了。此時人心惶惑。一聞此言。個個都怕紛紛。又復紛紛移去。內中有幾個不肯移的。夾在大衆隊裏。也不能不移。從此後街又廢爲墟落。那羣市人都聚集在後面三里路外。名爲繁昌新鎮。遂與牛渚山鈞礮隔絕。年深代遠。故老消亡。所有蛇虎作怪之事。也不過傳爲閒談。惟有那黑氣還在谷口。婦人還立鈞礮。有幾個探奇好事的。親到舊鎮墟落上去看看。都轉來作一件奇事談說。又各各相誡。那婦人問要不要收。千萬不可答應。不覺又是五六十年。已到了理宗皇帝淳佑年間。那些人有到故鎮墟落上遊玩的。切記了故老傳留的囑咐。見那婦人叫要不要收。終沒個人去答應她。這日有一牧童騎着一頭青牛走過。那婦人又叫聲要不要收。也是天降奇緣。合當如此。那牧童戲答道。要收話方畢。天地風雲忽然變色。雷電齊至。猛雨奔騰。嚇得牧童屁滾尿流。把那牛連鞭幾鞭。沒命逃去。那婦人也不見了。只見滿天烏雲壓下。將那牛渚山團團圍住。數萬雷霆。砰中無數龍吟虎嘯。足足的三日三夜。方纔雨止雲收。一天晴霽。衆人漸漸安定。便到牛渚山去探看。只見那鈞礮上已鑿成一條平坦道路。直通進谷去。那谷口所有亂石。盡行剗削。裏面一片鏡面也似的平地。那團黑氣。絲毫全無。衆人料知無害。便一齊走進谷去。只見谷內正中。立着一個石碣。約高五六尺。下面石龜趺坐。前面都是龍章鳳篆。天書符籙。無人認識。那背後却有四個大字。鑿着永鎮妖精。衆人看了大喜。道原來百餘年妖精。今朝收伏。從今這不平谷。可改稱太平谷了。當時報了太守。此時太守姓任。雙名道亨。四川重慶府長壽縣人氏。爲人極有孝行。博雅能文。當時聞報。甚喜。便親到牛渚山來踏勘了。便將此事緣由。詳報都省。都省擢奏聞天子。大悅。便傳旨改平南府爲太平府。卽今之安徽太平府也。那太平谷內。有了這件奇事。四方遠客紛紛而至。咸來觀看。有些好事的。各將天書摹搨了。攜去分贈親友。那符籙端的沒有一個人識得。只是極有威靈。懸之凶宅。妖怪都紛紛潛避。所以人人珍爲至寶。三年之後。太平谷忽然又是一夕大雨。竟將谷口封閉。那石碣便從此永藏。且說任道亨蒞任太平府。勤敏稱職。是年奉旨陞任龍圖閣直學士。入京供職。不上數月。奉命出使嶺南。聞知羅浮山仙境極佳。公事已畢。也不央別官陪奉。換了私服。帶了幾個僕從。入山尋勝。行至飛雲峯所在。果然神秀天生。詞異凡世。喝采不迭。說那飛雲頂上雲氣縹緲。似有神靈往來。嘆賞不已。忽聞雷聲殷殷。雲影裏颯颯地大雨點灑下來。任道亨對從人道。山雨將來。怎好。數內一個侍從。乃是嶺南博羅縣派來伏侍的公人說道。前面不遠。就是洞真觀了。好去避雨。主僕們緊走。那知已是奔不及了。大雨漸緊。

各人衣服都淋濕，只見路左一叢古松林裏，面露出幾間白茅草屋，主僕只得奔那裏去。到門首看時，却是個草菴上，面橫着一塊白粉匾額，寫歸元菴三個字。衆人齊去叩門，裏面一個人出來開了門。衆人看時，乃是一個龍鍾老婆，問道：衆位官人何事？一個公人道：這是御前欽差相公，到你處避雨的。老婆道：請進來。衆人早已開到草廳上。老婆隨彼進來，衆人看那老婆，僂僂着背，白髮蓬鬆，面黃肌瘦，雞皮褶皺，身上十分襤褸，相貌十分儂，催衆人道：老婆，我們一者避雨，二者借杯茶吃。那老婆聳着耳朵，又問了一遍，說：茶有，官人們請坐。一面說，一面扶牆壁往後面去安排。從人們道：茶葉好些，多賞你幾錢，不打緊。老婆應了一聲。任道亨道：菴裏只你一人麼？老婆道：便是。任道亨倒有些不過意，等了片刻，雨倒不落了。任道亨看那菴裏，却也精緻，寫着宣和元年儀封祝永清書。任道亨驚道：這字却像他的真跡。爲何埋沒在此？又看上面有宣和御府小印，益發駭然。只見那老婆捧着個補盤，七個八玳瑁的泡了好幾碗茶出來，放在桌上，叫道：官人們吃茶。當中有一個玉杯，兒道：婆取來，雙手捧與任道亨道：這杯好茶，與衆不同。是老婦人奉承相公的。任道亨忙接過來，看那杯時，果是羊脂白玉，雕刻得玲瓏剔透，心中大疑道：看她這般貧窮，却怎的有此珍玩？又看那杯兒裏，却是一杯白水，並無茶葉。任道亨向老婆笑問道：爲何我這盃兒沒茶葉？老婆笑道：比有茶葉的高多哩。你吃吃看。任道亨一來口渴，二來省得換取來一飲而盡，咂咂舌頭，也不過如此。放了玉杯，衆人都吃了茶。任道亨道：兀那老婆，這幅字那裏得來的？老婆道：是我家裏的。任道亨道：曉得是你家裏的，你從那裏得來的？老婆道：是祝永清寫的。任道亨道：怕不省得？你總有個來處。老婆笑道：甚麼來處去處，便是祝永清寫了，親手送我的。任道亨聽罷，哈哈大笑道：你這婆子，倒是個古董鬼兒，教了你的乖罷。那祝永清，乃是宣和年間人，款上明明寫着現有御府小印，乃是宣和墨寶，到如今一百四十多年了，你縱然壽長，也會他不着。這謊太撒得決裂了。老婆笑道：你看我有多少年紀了。任道亨道：不過八十歲，再多些，就算了。九十道婆大笑道：估不着，估不着。我老實對你說了罷，你道我是誰？我便是祝永清的家武烈一品夫人陳麗卿也。任道亨吃了一驚，半晌道：你當真還是作耍？老婆道：我同你要甚？我等三十六員雷震上將，那年奉玉旨，隨霹靂真君降凡，收伏了衆妖魔，只有五員不歸本職。吾父陳希真在廬山羽化，我丈夫祝永清在浙江西湖，輅光山內羽化，劉慧娘明性見心，已皈依西方蓮座，證果妙應，廣慧菩薩。雲天彪直入儒宗，他們四人都位臻無極，不歸本部，永不降他們的員缺。玉帝另選仙官補授雲龍劉廣鄧宗弼，辛從忠，張應雷，陶震霆，傅玉

風會祝萬年龐毅荀桓劉麒劉麟畢應元真祥麟范成龍金成英楊騰蛟變廷玉樂廷芳歐陽壽通哈蘭生孔厚唐猛蓋天錫聞達章揚隱李宗湯康捷王進賀太平都歸本位候玉旨遷陞前年聞得雲龍已選入披香殿侍奉劉廣在世忠孝無虧合眼已得天仙證果今又高遷我因那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一班魔君尚未收伏特留在牛渚山監管他們今已收得本要飛昇只因愛戀之心絲毫未盡願留此山昨蒙玉帝勅我爲氤氳使者專管世上男女姻緣和合喜慶彌補人間恨事役滿之後便陞遷離恨天宮亦永不再來了只有那張叔夜精忠大節的因緣已了還該受人間香火二千五百年圓滿之後超昇常靜天宮伯奮仲熊也亦隨父親爲左右侍者我等形神俱妙變化無窮歡喜多留幾年甚麼稀罕這幅字你既說官家的我便送了你帶去說罷取下來一束兒捲了遞過來任道亭聽畢大驚失措僕從伴當也都驚駭任道亭接了那幅字拜謝道夫人原來留形住世弟子何幸得識仙顏正要哀告皈依忽然又疑慮道功臣圖上我會見過陳麗卿是個絕色女子即使老了也不至這般憔悴莫不真是這道婆婆搗鬼着她撮弄豈不可笑待我再盤駁她看便問道弟子聞得夫人當年英雄無敵平定梁山泊的功績并那當年的諸將事實可約略說與弟子聽聽否道婆婆笑道已過的事只管提他做甚本待同你細談一者仙凡路隔二者與你萍水相逢你又公事匆忙得緊那段因緣一二句如何說得盡你要識得底裏五百年後我去教忽來道人俞仲華撰一部蕩寇志與你們大家看我不是陳麗卿那陳麗卿從巷外來了衆人都不信都到山門外看時道婆婆把他們誑了出去撲的把巷門關了任道亭怒道這婆子好沒道理這般搗鬼演樣我們再敲進門去還了她茶錢問她一番正要打門忽然刮喇喇的起了個大霹靂山嶽振撼紅光輝目那草菴變了片綠蕪空地衆人大驚只見那空地上現出一員女將依然玉貌花容頭戴閃雲金鳳翅冠身披猩紅連環鎖子黃金甲騎着那匹素駒火炭飛電馬掛着那口青鍔寶劍貫弓插箭右手倒提那枝梨花古定鎗左手攬着轡韁高叫道吾乃陳麗卿也任道亭我念你孝行可嘉特賜你靈霄九轉瓊漿一杯你壽可二週花甲可惜你無仙緣當面錯過你進京見官家可與我代請聖安我去也說罷把馬一拍一聲長嘯騎着素驄潑喇喇的往那疊嶂層巒之上輕雲漫霧之中憑空飛去好似一條電光霎時不見但見松濤哀瀟澗水悲鳴靈雨空濛雲氣奔走那四面的山光圍繞空翠欲滴而已是人仙是真是夢是筆是墨都不可解衆人呆了半響只是望空禮拜懊悔不慰慢慢的下了山去任道亭回京面聖據實將這事奏聞并將祝永清的墨跡恭呈御前理宗看了驚道這是宣和內府之墨寶那年朕懸寢宮被雷雨憑空攝去今日却回來真仙家之寶也賞了任道亭那任道亭果活到一

百八十一歲。直到元順帝至正末年。還有其人。仁宗會封他爲故宋遺民。人咸以爲忠孝之報云。仲華又曰。那梁山上一百零八個好漢。便是如此了結。正應了那年盧俊義之夢。在下聽得施耐菴金聖歎兩先生都是這般說。並沒有甚麼宋江受了招安替朝廷出力征討方臘。生爲忠臣。死爲正神的話也。並沒有什麼潭江龍李俊投奔海外。做暹羅國的說話。這都是那些不長進的小廝們。生就一副強盜性格。看着那一百零八個好漢。十分垂涎。十分眼熱。也要學樣去做他。怎奈清平世界。王法森嚴。又不容他做。沒法消遣。所以想到強盜當日的威風。思量強盜日後的便宜。又望朝廷來陪他的。不是一相情願。嚼出這番舌來。在下又聽得一位高明先生說。那一百零八個好漢。並非個個都是光棍。人人沒有後代。當時未必殺戮得盡。傳到日後子孫。知他祖宗正刑之苦。所以編出這一番話來。替他祖宗爭光輝。替他祖宗出惡氣。也未見得。這話也在情理上。看官。在下的蕩寇志七十回。結子一回。都說完了。是耶。非耶。還求指教。

詩曰。續貂著集行於世。我道賢好太不分。只有朝廷除巨寇。那堪盡賊統官軍。翻將僞術爲真跡。未察前因說後文。一夢雷霆今已覺。敢將柔管寫風雲。雷靈神將列園邱。爲輔天朝偶出頭。怒奮娉婷開甲冑。功收伯仲紹箕裘。命征師到如擒賊。奏凱歌回頌放牛。游戲鋪張多拙筆。但明國紀寫天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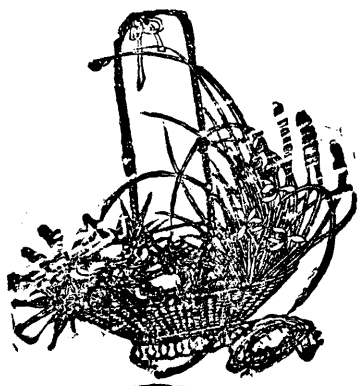
龍光謹按。道光辛卯壬辰間。粵東徭民之變。先君隨先大父任負羽從戎。緣先君子素嫻弓馬。有命申技。遂以功獲議敘。已而歸越。以歧黃術遨遊於西湖間。歲壬寅。海疆戒嚴。又獻策軍門。備陳戰守器械。見賞於劉玉坡撫軍。晚歸玄門。兼修淨業。己酉春。王正月。無疾而逝。著有騎射論。火器考。厥南塘紀效。新書。釋醫學辨症。淨土事相。皆屬稿而未鐫。而尤有卷缺繁重者。則蕩寇志。所以結水滸傳者也。感光於嘉慶之丙寅。草創於道光之丙戌。迄丁未。寒暑凡二十易。始竟其緒。未遑修飾。而歿。龍光賦性鈍拙。曷克纂修。惟憶先君子素與金門范先生循伯。邵先生最友善。是書之作也。曾經兩先生評騭。當其朝夕過從。一庭議論。所有傳中餘緒。以及應行修潤之處。龍光亦竊聞之。遂不揣譎陋。手校三易月。惟以不肯先君本意而止。書成。郵寄金陵。請資於午橋徐君。徐君爲父執中最肫熱。懇懇付梓。并慨然出貲以成之。嗟乎。耐菴之筆深而曲。不善讀者。輒誤解。而復壞於羅貫中之續貂。誠恐盜言孔甘。亂是用彰矣。蓋先君子遺意。雖以小說裨官爲遊戲。而於世道人心。亦大有關係。故有是作。然非范邵兩先生。不克竟其成。非午橋徐君。不能壽諸梨棗也。是書之原委。有如此云爾。

咸豐元年辛亥夏五月辛丑望。男龍光謹識。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2580B



傷
寇
志
卷
四
結
子

一
四
八

